

陳眉公全集





# 版 權 有 所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五 月 出 版

## 陳 眉 公 全 集

校 勘 者 王 心 湛

出 版 者 廣 益 書 局

發 行 者 廣 益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廣 益 書 局

一 廣 益 書 局  
三 七 號  
上 海 河 南 路

分 發 行 所 廣 益 書 局

廣 州 南 昌 萬 縣  
南 京 宜 昌 重 慶  
長 沙 漢 口 成 都  
北 平 開 封

洋 裝 一 冊 定 價 二 元

( 外 埠 酌 加 運 費 )

陳眉公全集 自序

大道冥寂，奚取砒訇？磔鑿元氣，點綴鴻濛，非至人所爲。然老氏滅跡銷聲，猶以五千言留世；其猶大塊噫氣，萬籟自鳴，叫者譟者，笑者咬者，調調者，刁刁者，此其不得不鳴，天烏乎知？予自弱歲焚冠，築婉孌草堂於二陸遺址，釣絲樵斧之外，借不律隄塵，拈弄送日；聞牧唱漁歌，舉而和之，響振水樾，自謂此樂與世之朝鷗絃，夕雁柱者，固自有異。若夫詩則漢魏六朝三唐，文則先秦兩漢，或離而合，或合而離，不敢與優孟比肖，壽陵較步，自有吾之詩，吾之文而已。顧平生不喜留草，隨作隨逸；一日，友人史辰伯氏自吳昌來，手捧一函，揖謂予曰：「此陳先生詩若文也，將事梨棗，唯先生輯而授我。」予笑謂辰伯：「爲我殺青，不若爲子浮白。身與名孰親？老氏能言之；予惟僭神塞兌之餘，與漁歌牧唱，答和娛。」



老，願且畢矣；使以區區做帚博身後名，寧取以覆酒甕。一辰伯俯不答，肘筮掉臂而去。

萬歷乙卯秋八月，華亭陳繼儒題於小崑山之香笛步



賦

快賦……………一

四言古詩

夏日卽事……………二

隱居……………二

山居二首……………三

游西湖二首……………三

題枯木竹石圖……………三

題東坡笠屐圖……………三

題畫……………三

題杏花鴛鴦……………四

雜咏七首……………四

秋山行……………四

小崑山聽經山僧索贈四首四

贈見無上人……………四

贈本空上人……………五

題僧壁……………五

聽經散作……………五

題桃杯二首……………五

爲周仲渭題其尊人草庭圖五

題百子杯……………五

五言古詩

夢遊仙……………五

入山招隱……………六

山居謝妓……………六

贈陳貞母……………六

和王青浦畫花作……………六

朱修能以梅花時復訪余白石

高齋因次前韻索和四首六

湖石……………七

七言古詩

賀袁振南得子……………七

秋日有懷山中舊居……………八

觀燈歌分韻得花字……………八

壽東驚項華亭歌……………八

朱明初麗歌……………九

送項東驚奉召北行……………九

山居漫興……………九

贈人……………一〇

題璩君瑕畫……………一〇

沈園與諸生讀書作……………一〇

送何師南遊……………一〇

彥平社兄以端午歸倚李戲作

歌以贈之書於文度畫扇之

左……………一一

壽詹郡侯三月誕辰歌行一一

夜飲蘆花灘歌……………一一

楊孝子歌(有序)……………一二

梅顛道人歌……………一二

秋日過師古先生草堂漫賦……………一二

……………一二

六旬雙壽爲張孝廉尊人作

……………一三

青谿王使君貽盤花詩其詞甚

悲因廣其意而反之作盤花

歌……………一三

護松篇爲馬仲良關使君作實

從趙凡夫之請也……………一三

題十峰圖……………一四

贈孫雁洲先生……………一四

送孫世聲游白門……………一四

五言律詩

題淵明蓮社圖……………一五

佘山卽事二首……………一五

園居四首……………一五

寄王辰玉……………一五

遊小崑山……………一六

薛伯起來自四明同郁太碧何

士勝集林元裕齋中……………一六

送陸君策計偕……………一六

送郁太碧歸橋李……………一六

寶劍……………一六

秋日山遊夜宿僧房作……………一六

送友之京……………一七

山中作……………一七

答天台僧寄惠藤杖……………一七

送郁太碧歸橋李……………一七

雨夜召客……………一七

贈秋潭僧……………一七

初夏同唐之微楊彥履范爾孚

董玄宰看花集酌顧中翰東

園分韻得花字……………一八

送太府李思旻解郡……………一八

壽何五泉六十……………一八

贈張慎伯……………一八

宮人鬪草……………一八

感賦孫世聲……………一八

七言律詩

送項東鰲入謁……………一九

壽吳醫士父……………一九

答遠……………一九

汎瀾登塔四首……………一九

三柳重陰贈賀項華亭課最北

上……………二〇

送方衆甫北上……………二〇

詠白燕二首……………二〇

僧佛占嘯民下山同汎嘯民善

嘯……………二一

送王辰玉……………二一

賀詹郡侯者滿并壽……………二一

賦得宮人鬪草……………二一

山中作同沈孺休孫世聲……………二二

壽朱近溪……………二二

橋李丁烈婦伏劍殉夫士大夫

卜壤葬之送者萬餘人拜墓

之後感而賦此總六首二二

新秋六首……………二二三

雪中舞鶴十首……………二二四

壽汪先生九十……………二二五

壽周崇德……………二二五

送蔡禮卿之嶺南……………二二五

春暮作……………二二六

壽丘伯畏六十時逢長至二二六

壽關使李叔玄母夫人……………二二六

贈貫蘇臺……………二二六

壽韓封君七十二首……………二二六

軒司馬首唱依韻奉和二首……………二二六

……………二二六

贈梅顛道人三首……………二二六

五言絕句

竹……………二二七

遠興……………二二八

新秋寓山寺作……………二二八

贈山友……………二二八

題扇頭芭蕉……………二二八

登煙雨樓值雨……………二二八

題畫……………二二九

題季仲舉扇……………二二九

山居……………二二九

詠古十二絕……………二二九

穆天子……………二二九

韓重答紫玉歌……………二二九

細腰宮……………二二九

五大夫松……………二二九

鴻門碎玉斗……………二二九

江臯解佩……………二二九

李夫人……………二二九

青塚……………二二九

巖下琴……………二二九

白門柳……………二二九

鄭櫻桃……………二二九

習家池……………三〇〇

玉鏡臺……………三〇〇

贈金陵汪妓……………三〇〇

詠花竹十二絕……………三〇〇

木筆……………三〇〇

山茶……………三〇〇

蘭……………三〇〇

風竹……………三〇〇

梅花……………三〇〇

蓮花……………三〇〇

芍藥……………三〇〇

菊……………三〇〇

茉莉……………三〇〇

繡毬……………三〇〇

桂……………三〇〇

方竹……………三〇〇

題淡雲山人碧挑園……………三〇〇

贈三懷和尚……………三〇〇

- 贈素雲上人……………三二一  
 題竹石茅屋圖……………三二一  
 春日山中招人招飲……………三二一  
 題翠雲上人綠筠圖……………三二一  
 題雲山圖……………三二一  
 耽隱……………三二一  
 秋郊晚酌……………三二一  
 題竹柳圖懷古……………三二一  
 相如滌器……………三二一  
 解語花……………三二一  
 重登煙雨樓作……………三二一  
 題紅梅……………三二一  
 願周草窗漢窗間讀書扇……………三二一  
 題孫侍洲東方朔圖……………三四  
 戲題范長白夫人畫扇……………三四  
 贈周草窗……………三四  
 贈五湖漁父五首……………三四  
 山居二首……………三四
- 過習靜山寮過西域釋……………三五  
 讀書村遇雪二首……………三五  
 六言絕句  
 過虎丘……………三五  
 寄居山寺……………三五  
 自詠……………三五  
 贈道南上人……………三六  
 贈雲麓上人……………三六  
 九月一日作……………三六  
 春日山居睡起即事……………三六  
 小岷山聽經畢作……………三六  
 贈龍塘上人……………三六  
 題野僧茅舍……………三七  
 題山中臨水僧舍……………三七  
 坐僧舍紫藤花下……………三七  
 七言絕句  
 題觀濠堂三首……………三七  
 池上作二首……………三七
- 題壽山福海圖二首……………三八  
 贈山中人……………三八  
 題士倩畫……………三八  
 送人還山……………三八  
 游仙詩……………三八  
 限韻香字……………三九  
 長夏訪鄉居友人……………三九  
 題趙子尊畫……………三九  
 壽朱錦林母七十……………三九  
 題壽金少愚……………三九  
 春游遇貞女墓有感……………三九  
 春閒晚起……………四〇  
 詠古二十絕……………四〇  
 湘妃竹……………四〇  
 秦王卷衣……………四〇  
 吳王試劍石……………四〇  
 高帝斬蛇劍……………四〇  
 賈佩蘭出為段儒妻……………四〇

探丸……………四〇  
 藏鈎……………四〇  
 蹴鞠……………四〇  
 鞦韆……………四〇  
 春日獨當爐……………四〇  
 七寶避風臺……………四〇  
 薛夜來……………四〇  
 清夜游西園……………四〇  
 愛妾換馬……………四一  
 若耶溪……………四一  
 北風吹裙帶……………四一  
 宮蠶……………四一  
 燕姬墮馬……………四一  
 採蓮曲……………四一  
 春閨怨……………四一  
 小峴山贈雪浪禪師……………四一  
 贈山僧……………四一  
 同郁季雅過劫菴慧川上人……………

題開一上人壁同孫世聲朱孟博……………四一  
 初夏欲往小峴山爲包彥平題扇頭紀事……………四二  
 米子華金華居士也彥平來雲間諸社友皆集鴛鴦湖頭送之渭城之句子華獨缺留以待之余爲拈此米南宮癡絕東坡謂吾從衆余亦類是耶……………四二  
 梵園……………四二  
 春日題野寺……………四二  
 得純陽焚香掃石之句偶作一絕……………四二  
 新秋雨中贈士倩女俠畫扇頭……………四三  
 同南華載菊侯士倩代題四三……………

題泐塔……………四三  
 山中寺……………四三  
 題畫……………四三  
 題瞻親圖似徐孝廉……………四三  
 春郊卽事二首……………四四  
 題壽安寺壁……………四四  
 題漁圖……………四四  
 秋隱……………四四  
 送友人游南都……………四四  
 過孫世聲園居……………四四  
 窟拂不拗韻……………四五  
 感世……………四五  
 送費孟威之金陵……………四五  
 送郁太碧歸憐李……………四五  
 初夏卽事……………四五  
 七夕晒書有感……………四五  
 同玄宰山中看梅……………四六  
 聽泉……………四六

送僧……………四六

春仲作……………四六

題鐵婆……………四六

鐵婆獨宿……………四六

題趙校書雲山……………四七

題無塵禪師立關九載……………四七

送吳君得南試……………四七

秋夜聽張女士鼓琴……………四七

贈項將軍徵父……………四七

泛舟……………四七

贈殷東臯隱士……………四八

贈殷志伊……………四八

山居……………四八

看梅作……………四八

澄鑿寺詠十二絕……………四八

九月過泖橋僧舍移竹裏梅

花種之小閣前……………四八

竹留梅花……………四八

梅蕊答竹……………四九

梅花別竹……………四九

竹透梅花……………四九

竹怨梅花……………四九

梅花答竹……………四九

竹嘲梅花……………四九

梅花嘲竹……………四九

僧爲梅解……………四九

眉公爲竹解……………四九

眉公又爲梅竹解……………四九

春日雨霽同修能泛舟作四九

試盼茶作……………四九

題蘭作……………四九

送孫世聲再游虞山……………五〇

春天雨後……………五〇

夜游煙雨樓二首……………五〇

遊煙雨樓……………五〇

漁家傲(遊吳延陵別業作)……………五〇

青玉案(答純父司馬)……………五一

點絳脣(春日同友人載妓遊泖)……………五一

點絳脣(送包彥平歸鴛湖)……………五一

點絳脣(題孫世聲金石齋)……………五一

□□□(避暑作)……………五一

臨江仙(讀書臺卽事)……………五一

清平樂(村居卽事)……………五一

一痕沙(舟中挾王六妓)……………五一

粉蝶兒(詠清明北調九首)……………五一

醉春風……………五一

滿庭芳……………五三

普天樂……………五三

詞

折桂令……………五三

錦上花……………五三

么……………五三

碧玉簫……………五四

鴛鴦煞……………五四

步步嬌……………五四

醉春風(題小濤扇頭細梅)……………五四

點絳脣(暮春月仲文振之過悟宗上人山寮題壁)……………五四

松下樂(和張伯雨)……………五五

叙

米襄陽志林叙……………五五

范忠宣公全集序(代)……………五六

三才圖會序……………五七

藏說小萃序……………五八

姚叔信先生詩集序……………五九

水上集序……………六〇

屯雲居齋言序……………六〇

鄒公履稿序……………六一

秦稅紀序……………六一

秦稅紀再序……………六二

開雁齋筆談序……………六二

臥遊清福編序……………六三

詩經註疏大全集序……………六四

栖真志序……………六五

武則天刪偽經自序……………六六

建文朝野彙編序〔代〕……………六七

建文朝野彙編序……………六九

皇明世說新語序……………六九

唐道微文序……………七〇

王節婦完節編序……………七一

趙無聲全集序……………七一

王辰玉全集序……………七二

題禁穠序……………七三

紀遊稿序……………七三

題顧仲方詞序……………七四

題筆花樓詞序〔代〕……………七四

董玄宰制義序〔代〕……………七五

評註表選序……………七五

題楊彥履稿序……………七六

序董玄宰制義……………七六

代門生跋董太史文鈔……………七七

周志齋制義序……………七八

羅合君應召北行序……………七九

題素位編序……………八〇

題李茂承詩草序……………八〇

題李茂承詩草序〔代〕……………八一

雕蟲草序……………八一

紀遊稿引……………八二

王辰玉四書義序……………八二

題陳敬夫懷椿堂稿序……………八三

擊筑草序……………八三



- 國策贈序(代)……………八四  
 東坡先生禪喜集序……………八五  
 題南遊稿序……………八五  
 靜繡齋集序……………八六  
 居廬集序……………八七  
 詠物詩序……………八七  
 鳳凰山房稿後序……………八八  
 雙魚編序……………八八  
 玉鴛閣詩集序……………八九  
 文苑豹斑序……………八九  
 谷響錄序……………九〇  
 泛泖吟序……………九〇  
 善惡報應圖說序……………九一  
 元史隱逸補序……………九二  
 范忠宣公集序(代)……………九三  
 倪雲林集序……………九四  
 陟岵瞻松圖序……………九四  
 四書證義序……………九五  
 盛明小題選序……………九六  
 高長抑玄珠館小草序……………九六  
 朗閣草序……………九七  
 代徐玄夫自序吹篳稿……………九七  
 耦耕草序……………九八  
 尙書口珠序……………九九  
 論膾小序……………九九  
 菁陽集選序……………一〇〇  
 茅孝若詩序……………一〇〇  
 陸宮保適園序(代)……………一〇一  
 董玄宰來仲樓隨筆序……………一〇二  
 古今粹言序……………一〇二  
 棘隱園漫草序……………一〇三  
 甲秀園集序……………一〇四  
 北遊草序……………一〇五  
 酒顛小序……………一〇五  
 茶董小序……………一〇六  
 蕉葉抄序……………一〇六  
 快雪堂歲寒盟引……………一〇七  
 賀那司寇毛公三載奏續序……………一〇七  
 送那侯詹澹源八觀序……………一〇八  
 賀張裕齋榮轉常熟令序(代)……………一〇九  
 賀畢白陽公祖榮滿序……………一一〇  
 送畢司理考滿榮擢詩冊序(代)……………一一一  
 賀徐寅陽大卿家孫嗣大金吾序……………一一一  
 食物輯要序……………一一二  
 壽文  
 壽宮保陸大宗伯平翁序(代)……………一一三  
 太子太保王公七十壽序(代)……………一一四

壽王相公七十序	一一五
陸宗伯壽言序	一一七
壽元輔少師申公七十序	一一八
壽涇陽顧先生六十序	一一九
壽封修撰見峰張老先生八十序	一二〇
壽胡玄渚先生姚孺人偕老序	一二一
陸仲華先生六十叙	一二二
壽孫太公七十序	一二三
壽李母袁孺人六十序	一二四
壽雪泉禪師七十序	一二四
壽碧漢金公六秩序	一二五
賀馬公一泉八十榮壽序(代)	一二六
壽包瑞溪老先生六十序	一二七

壽張光祿首峰翁八十序(代)	一二八
壽觀察使受翁張老先生八十序(代)	一二九
壽大藩憲淳菴盛公六十序(代)	一三〇
壽希白李先生七十序	一三一
壽鄭母沈宜人七十序	一三二
壽徐太恭人八十序	一三三
賀張母洪太君榮壽序(代)	一三四
丘氏壽言小叙	一三六
壽南玄韓太公七十序	一三六
許公治青浦河功告成記	一三七
占星堂記(代)	一三八
貞靜庵碑記	一三九

梅花樓記	一四〇
觀濠堂記	一四一
遊桃花記	一四一
重修蘇州范文正公祠堂記(代)	一四二
求忠書院記	一四三
韓青浦遺愛碑記	一四五
韓青浦惠商碑記	一四六
劉河將軍張公去思碑記	一四七
郡司馬尤公遺愛碑記	一四八
松郡侯情符蔡公去思碑記	一四九
綠野池記	一五〇
朱世甫楓野圖記	一五一
羣玉府記	一五二
左傳	一五二

佛氏……………一五三

四皓……………一五五

題詞

新柳詩社卷題詞……………一五六

題小峴山賦詩卷後……………一五七

題馬妓畫蘭……………一五七

燈下畫扇有題……………一五七

題董玄宰做雲林筆意圖……………一五七

……………一五七

題吳渾之印宗卷後……………一五八

題李堯卿新柳圖……………一五八

題玄宰桃林春色圖……………一五八

畫季雅扇并題……………一五八

題自畫季仲舉新柳扇……………一五九

題君釋畫扇……………一五九

爲朱孟博題研山……………一五九

題張清臣扇頭……………一五九

題董玄宰畫……………一五九

書吳君得扇頭……………一六〇

題畫……………一六〇

題布袋和尚像……………一六〇

題畫羅漢……………一六〇

題真率傳……………一六〇

題林下盟……………一六一

題梅墟屋壁……………一六一

題船牕聯語……………一六一

書蘇長公硯銘後……………一六一

書楊彥履藏莫廷韓書卷後……………一六一

……………一六一

書袁石公瓶史後……………一六二

題哀冊……………一六二

跋

跋扇頭畫……………一六三

跋蘇長公帖尾……………一六三

又跋……………一六三

跋公權真榻……………一六三

范牧之臨蘭亭帖跋……………一六四

跋朱孟元踏雪草……………一六四

跋申少師詞翰……………一六四

跋茶錄……………一六四

跋義田記……………一六五

跋鶴井記……………一六五

疏

斂賑孟直夫疏……………一六五

修梅花道人墓疏……………一六六

建陸宗伯祠堂疏……………一六六

代顧光祿立義田疏……………一六七

尺牘

答顧玄岳……………一六八

與馮文所……………一六九

與諸景陽……………一六九

與項東鷺邑侯……………一六九

李郡侯解郡復泊舟遊武林遙寄……………一七〇

上項華亭給事……………	一七〇	答錢懋谷……………	一七七	上方二府……………	一八四
與方衆甫……………	一七一	送蕭兵憲……………	一七七	與包儀甫……………	一八四
寄董玄宰……………	一七一	答茅二岑……………	一七八	與韓邑侯……………	一八五
答顧溼陽……………	一七二	答溧陽令徐公……………	一七八	寄李九巖……………	一八五
答項明府……………	一七二	與沈淮棧……………	一七八	啓	
答范長康……………	一七三	復俞瞻白……………	一七九	送虞吏部啓……………	一八五
答應天沈學博……………	一七三	上郡司理毛公……………	一七九	送饒學院啓……………	一八六
送燕二府……………	一七三	復郡司理毛公……………	一八〇	送范憲使啓……………	一八七
寄王罔伯……………	一七四	與馮父所……………	一八〇	送石郡伯啓……………	一八七
送王相公……………	一七四	上朱侍御……………	一八〇	送王太府啓……………	一八八
答南文選許公……………	一七四	上朱諭德文甯……………	一八一	送陳相公啓……………	一八八
與萬二愚……………	一七四	與許郡侯……………	一八一	送李撫臺啓……………	一八九
答陳穉登子……………	一七五	與顧山谷……………	一八二	上王相公啓……………	一八九
答朱虞封少卿……………	一七五	答趙無聲……………	一八二	答耿邑侯啓……………	一九〇
答劉志遠……………	一七五	與陳戶部……………	一八二	送沈蛟門啓……………	一九〇
與項都諫……………	一七六	與董玄宰……………	一八三	答周撫臺啓……………	一九一
答范光父……………	一七六	答項楚東……………	一八三	辭越中古侗周先生……………	一九一
答吳子野……………	一七七	與申玄渚……………	一八三	辭周先生乃郎聘幣……………	一九一

與唐抑所……………一九二

上王相公……………一九二

上王弇州先生……………一九三

上王鳳州(代)……………一九三

與王問伯……………一九四

與郁季雅……………一九四

又……………一九四

上王相公書(代)……………一九五

東潘星海……………一九五

東包彥平……………一九六

報友人……………一九六

復包襲明……………一九六

東米子華……………一九七

上王相公……………一九七

與徐長孺……………一九八

答恩公……………一九九

范牧之小傳……………一九九

李公子傳……………二〇一

陸文定公傳……………二〇三

玉峰道人傳……………二〇六

吳伯實傳……………二〇七

劉母錢淑人傳……………二〇七

貞懿吳母傳……………二〇九

贊

四先生贊……………二一〇

越范少伯……………二一〇

周魯仲連……………二一〇

韓張子房……………二一〇

唐李長源……………二一〇

彌勒佛像贊……………二一一

接引道師贊……………二一一

釋迦牟尼佛贊……………二一一

長耳定光佛贊……………二一一

觀音贊……………二一一

又……………二一一

又……………二一一

達摩贊……………二一一

又……………二一一

又……………二一一

文昌贊……………二一一

雲長贊……………二一一

喬方伯像贊……………二一一

觀察張受所像贊……………二一一

十峰般先生贊……………二一一

范象先贊……………二一一

陳少隱贊……………二一一

無瑕僧像贊……………二一一

周草窗像贊……………二一一

又……………二一一

幼科俞見垣像贊……………二一一

東坡笠屨圖贊……………二一一

周叔夜先生像贊……………二一五

印空像贊……………二一五

書畫金湯

太學心字楊公墓誌銘……………二二三

周梅顛贊……………二一五

一善趣……………二二一

大學何俟菴配馬孺人墓誌銘……………二三四

張雨懷像贊……………二一五

一惡魔……………二二一

貴州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瑞

銘

木香爐銘……………二一六

一落劫……………二二二

溪包公暨配誥封安人曹氏

筆筒銘……………二一六

語錄

墓誌銘……………二三六

又……………二一六

誌銘

鴻臚寺序班海亭包公暨配陸

墨銘……………二一六

陳空青先生墓誌銘……………二二五

孺人合葬墓誌銘(代)……………二三七

龍尾硯銘……………二一六

光州判守柏山董公墓誌銘(代)……………二二六

圖書匣銘……………二一六

鄉進士張九夏暨配顧孺人墓

表

琴匣銘……………二一七

誌銘(代)……………二二七

包學憲墓表……………二三九

飲食起居銘……………二一七

馮母馬太安人墓誌銘(代)……………二二九

贈戶部侍郎南野顧公暨配錢

斷妄想銘……………二一七

江州吳公暨配夏孺人墓誌銘

安人合葬墓表……………二三九

贈吳伯玉銘……………二一七

誥封一品王夫人墓表……………二四〇

吳孺人墓表……………二四二

雜著

讀書十六觀……………二一八

孝廉霽宇吳公暨配凌孺人墓

誄

醫俗禪

誌銘(代)……………二三一

范牧之誄有序……………二四四

附陸平泉先生問疾書……………二二〇

陸百之誄……………二四五

行狀

尚寶司丞龍海顧先生行狀

.....二四六

書陳穉登交情始末

.....二四八

祭文

祭徐澤夫

.....二四九

祭吳母文

.....二五〇

祭張母文

.....二五〇

祭王和石

.....二五一

祭高旭崖文(代)

.....二五一

祭徐相公文

.....二五一

祭王元美先生文

.....二五二

祭包心韋文

.....二五二

祭朱月溪(代)

.....二五三

祭王弘宇

.....二五三

祭王亭伯文

.....二五四

祭何太老師文

.....二五五

祭震野楊公文(代).....二五五

祭徐孟孺(代).....二五五

祭徐孟孺(代).....二五六

祭王和石(代).....二五六

祭徐金吾.....二五七

祭沈石樓(代).....二五七

祭唐抑所.....二五八

祭楊石閻.....二五八

祭袁微之.....二五九

遙祭李知府.....二五九

祭歸季思.....二五九

祭王逸季.....二六〇

祭陸君羽.....二六〇

祭學憲包瑞溪.....二六一

祭張完柏.....二六一

祭相國王荆石.....二六二

祭朱養淳太史太孺人文(代).....二六二

祭徐長孺母王孺人文.....二六三

祭黃母太恭人文(代).....二六三

祭郁太夫人.....二六四

祭王澹生母魏夫人.....二六四

祭橋季丁烈婦文.....二六五

祭陸宮保.....二六六

祭馮烈婦文.....二六六

祭餓死張烈婦文.....二六七

再祭張烈婦文.....二六八

祭王太夫人文.....二六八

賦

快賦并序

余夙世坎壈。離憂日薄。吟平子之四愁。諷思王之七哀。愴然悲心。益增牢落。乃作快賦。以自暢焉。

吾生有涯。日月寢馳。之子不淑。衷如結轡。百憂并集。鼠思莫揆。槁形樵心。鄰于鬼魅。曷不排愁。獨恣。撥苦杜悲。遶芳辰以瑤吟。撫昔時而解頤。於是僕本快士。忻然愉怡。叙述往初。用據厥辭。在昔帝遊西山。爰奏清角。六蛟嘯車。畢方觀幄。風雨載駢。鸞鷲咿喔。宮商遏雲。邈矣大樂。楚武雲夢。實從安陵。結駟星繞。旌旗雲蒸。轡車彌谷。虎嘯犬騰。下獫狂咒。上弋搏鵬。野火燭天。射夫畢能。王乃大笑。其樂何勝。平王蒙讒。奮尙亡幸。伍君吹篴。盛蹙靡騁。慷慨投吳。猷臧氣猛。駟師如風。朝食破郢。奮烈士之肝腸。踐離君之頭領。范叔遊說。橫羅煩寃。折脅褶齒。莫排天關。亡命間關。一朝執尊。庭折須賈。蛇伏鳴躑。激困魏齊。鳥舉獸屯。漢高成王。戚姬被眷。翹袖折腰。翠鈿韓面。吹出塞其旁。皇喝望歸。而捲繯。習六宮之妙音。于九霄之璀璨。又如時當七夕。商飈徐披。膽朱斗之插漢。然龍膏之九枝。迎青雀以唐突。鵝阿母以來思。御承華兮窈窕。服晨纓兮歲蕤。攬袂廣歌。綢繆委運。人間娛樂。何以方斯。季子拜相。歸自洛陽。高懸供帳。車塵沸張。位尊金多。足高志揚。又若腐皮魁奇。肆探禹穴。騶衍談天。雕龍辨舌。韓嫣挾彈。金丸如雪。長安小兒。蟻隨車轍。夜深研吏。劍花濺血。月落霜寒。歸馬蹀躞。若夫籬捲明霞。樓夾螭嶺。春草既碧。秋蘭鬱鬱。左擁綠珠。右挾翻風。躑躅以歌舞。援玉佩之滌滌。步香塵兮婀娜。耀珍珠兮矚矚。舒巧笑兮可悅。麗芳澤兮房櫺。又若光武雄心。既定河北。饗士懸弧。張酒大竹。開閭闔。施冕服。臣皇皇。君穆穆。簫鼓漸闌。寶篆方馥。歌道風之昌明。修日月之回囑。平原養士。珠腹滿堂。纍蘭芷於玉案。鬱琥珀於金觴。鑄聲若雷。燭影挂床。進舉盛德。公子敢忘。孫登大隱。披髮徜徉。登



北山以長嘯發天籟之清商。置宇宙於寥廓。從林壑而猖狂。又如北海高賓。竹林羣義。傾座上之清尊。澆胸中之磊塊。聲咳吐珠。抽毫散屢。才截河源。氣壓海岱。赤壁之戰。吳蜀奮策。金鏡鏡明。銀濤屋立。風駛火揚。萬艘擊阬。偃旗仆鼓。濡頰焦額。青天黯乎無光。鮫人失其故宅。自以爲虛噬而莫當。曾不知其狼籍而無獲。用能褫彼醜之強梁。章我師之有赫。它如五陵慣子。三河俊兒。鬪鷄逐犬。吹竹彈絲。六博蹋鞠。毳錢滿達。白蛤青衫。羅襪紫綬。飲馬春津。樹鳴黃鸝。脫貂貫酒。坐調胡姬。田家作苦。終歲憂劬。載獲載穡。彌圍盈途。招攜伯旅。炮羊烹鷄。垂袖楚楚。倚楹烏鳥。燕飲若狂。罔知日狙。又如兩南三三。娉婷少婦。駕松舟以出遊。相與期於河之口。採青蓮。搖碧柳。魂蕩漾而忘歸。忽已見明月之在時。漁父風波。醉舣蛟窟。蘆花爲裳。沙草爲裘。白首自擲珠。顏自醜。文章憎命。聿逢賞音。吹匣中之死劍。出囊下之名琴。睽彼蛾眉。薄處璇宮。掩金鏡而嘆息。把珊瑚以宵終。君王放赦。適我狡童。仰三星之在天。瀉憂心於忡忡。至於遂臣。羈子。棲暹海濱。三尺空隨。千甲亡鄰。方岑寂兮孤憤。遇故交兮如新。把酒驩兮叙鄉曲。歌嬾轉兮瑩梁塵。或丁喪亂。肉骨晉秦。平楚榛蕪。舉目路人。宿露草兮台側。匿山曲兮逖巡。望行塵兮乍近。適對面兮所親。共破涕兮以爲笑。因攜手而長嘯。嗚呼。機有必宣。氣有必壅。快事萬端。快心萬狀。吾乃信神仙之匪真。知譴樂之無量。

四言古詩

夏日即事

吾乘小舟。避暑避客。高柳之下。密蔭之側。卷簾焚香。施簾布席。閒拂靈觴。或遊翰墨。酒罷科頭。山前月白。

隱居

十畝之園。數椽之屋。旁列圖書。隨意花竹。召客有酒。耕田有犢。晚厭娥眉。餌藥獨宿。

山居二首

高梧修竹。隱者之居。金瓢不鳴。夢亦清虛。客至有酒。客去有書。且醉且歌。且樵且漁。披裘種花。着屐采蔬。南山雪霽。北牖風初。如此不樂。歲亦云徂。

遊西湖二首

孤艇一尺。躍於中流。酒在船尾。花在船頭。旅旅酒亭。落落水亭。紅衣者客。白衣者僧。

題枯木竹石圖

新篁含粉。古木生苔。一讀道書。清風徐來。

題東坡笠屐圖

無雨無風。戴笠戴屐。此老童心。也消不得。

題畫

車塵馬足。續續紛紛。吾獨竊處。青山白雲。

題杏花鴛鴦

春水瀾瀾。杏花初香。拍而來者。五色鴛鴦。

雜詠 七首

春風娉娉。楊柳之陰。林有黃鳥。如歌如吟。  
十畝之郊。菜葉齊花。抱甕灌之。樂哉農家。  
春水漸寬。青青者芹。君且留此。彈余素琴。  
板橋之上。宛宛蘼蕪。誰將輕舟。弄此春波。  
遠觀諸山。春陰欲雨。風雨之朝。惟予與汝。  
場頭平平。鋤棘及草。留此好花。以待春鳥。  
春日款款。春風洋洋。予寧匪人。而自翺翔。

秋山行

落日澗壑。瑟瑟紫楓。野人獨往。淒其以風。

小崑山聽經山僧索贈 四首

萬法既無。從何處見。若欲見之。石火間斷。  
(贈見無上人)

新剪松枝。縛作談塵。曾悟如來。客來無語。（題僧塵）  
一雙秋雁。飛度空中。空不留雁。雁不留空。（聽經能作）

### 題桃杯二首

東方獻桃。玉女承漿。酌言嘗之。萬壽無疆。  
瑤池桃實。千年一生。東方獻之。以作壽樽。

### 爲周仲渭題其尊人草庭圖

棘人樂樂兮。霜草萋萋。殘月印庭兮。有鳥吐噓。

### 題百子杯

天錫之祥。蘭桂承芳。飲此酌矣。以世其光。

### 五言古詩

#### 夢遊仙

我無休糧方。但餐北斗漿。修髮披兩肩。燁燁生紫光。稽首拜上帝。玉女笑其傍。授以三皇書。坐以七寶床。謹侍不敢譁。神氣元飛揚。拜謝出天門。鶴羽刷如霜。骨冷何可言。明星在衣裳。

入山招隱

昔負五嶽圖。持饑入岩去。但聞狐兔鳴。陰風戰秋樹。不知英雄人。渺渺在何際。我來非採藥。要以訪國器。深山寂無聞。豈其避時忌。網羅彌空谷。慷慨鬼置句。且鑿石窟根。而以陰符秘。落落瀑泉寒。樂饑有真味。

山居謝妓

春柳鵝兒黃。春水鴨頭綠。春衫燕子青。有美顏如玉。倚棹杏花梢。清歌入修竹。竹裏白茅茨。先生巾一幅。反戶讀道書。見者欲退縮。至德不可言。君平初能卜。

贈陳貞母

鳳凰忽分飛。雜毛雲五色。辛勤哺其兒。孤影當四壁。朔霰與寒風。操抒不停織。挑燈掩柴扉。嘆息繼以泣。雙鬢任飛蓬。容華豈施澤。苦節甘如飴。堅心固乎石。願言百歲姿。清風挺松柏。

和王青浦盤花作

盤花本何常。如人在所處。春枝故織織。春意自團團。綰結白露薄。天嬌朱霞舉。錯列羣芳中。約束類芣苢。退就孤石畔。簡踞似巢許。非屈亦非伸。解笑不解語。彈指一拈花。咄哉誰縛汝。

朱修能以梅花時復訪余白石高齋因次前韻索和 四首

春山春尚寒。撥火煨黃獨。有客犯嚴霜。就我勸耕築。東嶺移短松。西窗補叢竹。豁達虛其中。前見平疇綠。柴柵與鹿眠。岩壁付僧宿。農社無愆期。僮約頗如欲。種秫兼種花。採藥先採菊。常守庚申神。不離子午谷。去年君出山。樹與老夫獨。獨荷三尺鋤。草草自營築。種梅白如雲。高者透庭竹。紫纒紅銷旁。萬斛吐珠綠。月墜參星橫。徘徊未能宿。且落還且開。留汝花亦欲。對此不盡觴。空期就叢菊。相彼鳥嚶嚶。聲聲在幽谷。短策多因緣。相隨往來獨。得子成三人。起臥在新築。桃萼參差紅。灼灼亞深竹。竹迸石叢虛。疏剔破空綠。險勢如墜崩。猿獮不敢宿。而我好奇者。頗愜平生欲。坐上北海樽。離下南山菊。何必窮仙源。况乃尋鬼谷。逃名在深林。林僻良難獨。小結黃茅茨。半假赤壤築。有納清如泉。詩骨瘦于竹。瞠目霄漢中。坐徒松蔭綠。招汝下關齋。我留一覺宿。伯夷去未遠。至人本無欲。銚鼎屑梅槽。鹽薦苗菊。此味難具陳。永矢考槃谷。

## 湖石

我遊太湖山。遂載太湖石。危橋張他帆。蓋致如重譯。七十二芙蓉。片片忽狼藉。何意水中雲。遠作堂下客。愧無雲與樹。委頓臥空澤。何當松竹友。錯列衆蒼壁。坎者窪我櫺。坦者施我席。老夢洞庭秋。秋陰滿窗碧。

## 七言古詩

### 賀袁振南得子

昨夜長庚落如日。光芒射地馬驚樞。團團已作五花紋。翻身使踞獅王窟。奮宅張牙氣食虎。將種從來自能武。他年攀矢射天狼。桃花酒酬燕山左。

秋日有懷山中舊居

秋衫蕭疎倚山屋。霜根半印麋與鹿。水寒溪潮凍不上。瀑泉雲中自連續。連連續續衝石花。半帶殘冰下空谷。何時解落瓢共笠。抱月其間伴鷗宿。

觀燈歌分韻得花字

明河欲墮天沉冥。湘簾月冷竹枝青。入門疑坐琉璃界。滿堂亂插芙蓉屏。風流吾愛張大夫。夜深不問城上烏。鸕杓香浮紅琥珀。龍膏光映碧模糊。使君謫下飛天仙。手揮如意獨翩翩。五色卿雲走筆底。百斛驪珠瀉錦箋。奇文自足掩星辰。妙歌何用驚落塵。况有高堂座上客。擊筑吹簫盡酒人。人生得酒即丹砂。不須石髓與胡麻。吾醉欲扶雙屐去。方知轉眼是空花。

壽東鰲項華亭歌

括蒼之顛多醴泉。中有大令稱神仙。胸中盤礴千里之雲夢。舌端紛吐十丈之青蓮。靈龜玉舄飛翩翩。昨飛巴蜀今雲間。雲間竹馬羅郊原。拜祝明府前致言。自言昔日水旱若。朱雀縱橫射玄武。福星一夜臨東吳。鴻雁嗷嗷翔樂土。潢池水清劍不腥。百里旗亭靜鳴鼓。千村萬巷社酒香。醉來擊壤追羲皇。麥雲初秋柘竹暖。家家誦讀兼農桑。太平如海問誰賜。有脚陽春項侯是。四月欣逢壽域開。琉璃杯泛霞光紫。考巖鼓。炙鳳笙。赤松黃石董雙成。白雲之曲歌長生。河陽滿縣花正明。滄和棠樹啼新鶯。君侯樂矣康且寧。手招黃鶴下華亭。銀驄鐵多聲冷冷。星幡寶幢兮負靈書而朝帝京。黃金如斗肘後橫。御展歲歲題榮名。

# 朱明初麗歌

括蒼之山南明水。峰巒削出芙蓉紫。聞有真人棲其中。上騎黃鶴下朱鯉。清風吹送到華亭。忽見東方懸歲星。案前柱笏九峰近。隔簾峯泐當門青。兩年水旱太無賴。賴有明項侯在。絃頌聲傳里井中。農桑綠遍郊墟外。君侯端冕坐琴堂。一片冰心秋月光。桃李紛紛滿潘縣。人言疑是錦河陽。河陽正屬朱明麗。竹粉生衣蘊吐穗。此日壺中景最長。鸞雛燕子啼芳樹。紫芝之曲白雲謠。翠管銀璫碧玉簫。笑進南山十石酒。丹顏赤輔仙王喬。王喬雙鳥生羽翰。還看鳧舉飛天平。金貂織多五色驄。千秋長侍明光殿。

# 送項東鰲奉召北行

潘岳宰河陽。但栽一縣花。葛洪乞勾漏。但煉千年沙。何如侯下車。教我以桑麻。桑麻雨綠田膾膾。犢兒晝眠雉媒舞。籬卷香清淨撫琴。鶴鳴吏散松陰午。里巷疊絃歌。江亭偃旗鼓。璽書不可留。揚帆渡前浦。楓葉點桑林。芙蓉映秋塢。父老拜雙旌。陳辭亦良苦。君不見西北徵兵似蝟毛。東南催賦如猛虎。安得三年杜母與召父。項明府。

# 山居漫興 余以秋季比冬末避喧山中漫賦此歌以卽事并寄懷云

西風捲出山雲寒。雲端瀑飛如急湍。此時殘楓碎于錦。但坐溪閣靜且看。閣中凍硯墨花冷。捲簾密雪盤朱闌。擁裘撥火酌新酒。不堪着爾竹葉冠。細焚梅檀篆煙白。宿灰露火紅若丹。長安塵沙撲馬足。笑他奔走空辛酸。不如高枕聽山鳥。只愁壺燥詩腸乾。



贈人

人間十九倚塵堵。五濁紛紛不堪數。隙中駒影門是非。誰向青霄夢千古。羨君策足踏烟雲。嶺頭笙鶴遙相聞。醉鄉遨遊日復日。醒來落花滿襟膝。世事齷齪不足言。且須一夜傾千石。碧天秋月君爲心。洞庭夢澤吐且吞。浣盡斗餘俗子腸。松前箕踞彈瑤琴。墨雨晴池蕉葉綠。咫尺市頭如空谷。簷阿棊韻響丁丁。散入東窓一林竹。有樂如此亦矣。此心莫向江頭洗。吾心亦自空無塵。同摘芙蓉看秋水。

題璩君瑕畫

與可寫竹枝。日觀寫葡萄。半與無法通。落落風簫簫。仲玉之畫多晉骨。雨窗幻出青山色。仔細看來不是山。却是南宮米顛筆。

沈園與諸生讀書作

沈郎池邊有荒土。九分池塘一分土。年來催盡百花枝。唯有垂楊秀楚楚。吾從春風掃屋坐。茗椀熏爐與茶磨。但將池水作藩籬。橋斷那容俗兒過。十二時中何所爲。洗竹澆花是功課。諸生莫向階前行。白鳥驚飛碧苔破。

送何師南遊

秋來冉冉雲滿谷。叢桂繽紛飛萬斛。丈夫趁此宜壯遊。人生相聚豈塵鹿。道傍半熟棗與梨。餉篋雜沓村墟堤。農歌聲入棹歌裏。夕陽房屋拖殘霓。山市下車初及燭。鷄鳴馬槽霜樹綠。行行望見城上宮。紫草飛來何陸續。吊古還

登李白臺。吾師不減青蓮才。題詩潑墨鳳凰石。風風雨雨生蒼苔。人家丘園龍柚橘。杯底泉流吟蟋蟀。六朝金粉不見人。萋草萋萋沒雙膝。幸有絲筆吐詞源。相逢騷客能扞言。白門紅板鳥啼夕。他日歸來知夢寐。

### 彥平社兄以端節歸樵李戲作歌以贈之書於文度畫扇之左

查平峭帆欲歸去。文度爲寫米家樹。秀水從來無片山。此山還是九峰處。峯頭月出尙可呼。君乃笑踏鴛鴦湖。揭壺新開麥芽酒。剪刀細刷灘邊蒲。蒲花初白葵花紫。掠簷點點雙燕子。懸門絡索半桃枝。入夏風光從此始。老親醉倚籬下棚。君試過訪秋潭僧。眉公歸後衡門閉。棹入湖中樓未曾。樓當楊柳秀楚楚。堪作清風銷夏塢。莫老是鄉須早來。休畏內家如艾虎。

### 壽詹郡侯三月誕辰歌行

春風吹動海門潮。鮫宮珠媚珊瑚嬌。安期手拍綠玉板。雙來奏出金雲璈。翩翩前爲君侯壽。擊鱗炙鳳東方桃。君侯軒然進三酌。鷓鴣之杯鸚鵡爵。堂上垂簾草庭青。冰絃再訪松筠薄。君侯爲政卓無前。誰爲渤海誰穎川。雙魚五響隼旗翻。始知陸地多神仙。仙期况當春季月。海棠垂絲柳垂葉。燕子倉庚貼地飛。滿地桃花擁車轍。行車隨處問農桑。前騎竹馬後壺漿。願祝君侯百千壽。春風歲歲紫霞觴。

### 夜飲蘆花灘歌

蘆花作主我作客。蘆花點頭我拍膝。白鷗啣在綠衣。使其欲行行不得。我醉欲倩蘆花扶。蘆花太懶可奈何。不如呼出青天月。大家躍入金葫蘆。

楊孝子歌 有序

蕭廟時以諫死者。有兩楊先生。忠愍公與抑齋公是也。忠愍之子。以遺詔恤錄。有聞於時。而懇延君先抑齋公。斷食死。故獨里人至今痛悼之。而天下士大夫。猶罕傳其事。君子孝忠。裕上書於朝。將以次表其忠孝大節。以示天下之爲人臣子者。儒野史也。于是爲短歌志之。

男兒何必封公侯。但願名節傳千秋。猿眉不挂人間羞。况肯消歇沉蒿丘。立朝暗啞關其口。無乃纓冠化爲婦。黃門簪貂獨鳳鳴。白日羣羊怖獅吼。叩闈竟無聞。含沙暗相射。天子好長生。求芝向山澤。崖巖窟葛不可梯。毒霧蠹煙猿夜啼。腰纏負銷心淒淒。有藥莫獻空傷悲。空傷悲。絕粒死。忠孝名照青史。彼譏者誰乃如此。七尺之類豈無此。嗟哉紛紛狐與豕。君不見楊孝子。

梅顛道人歌

白苧鄉。桃花里。鴛湖如鏡。霞如綺。道人散髮望梅墟。手挾飛仙弄煙水。鸚鵡千言擅藝壇。魚腸三尺驚都市。鷓冠鳩枝任道遙。笑指西山白雲起。饑來羞貸監河糧。生平懶着平原履。墨池筆塚琅玕箋。摹得黃庭貫堪擬。羽衣兩子扣松扉。春色年年只如此。吹笙炙骨亂飛觴。天酒霞漿石中髓。鳥啼客散茶灶寒。月上窗紗半成紫。有時一夢破羅浮。疏影清香飛帳底。巧綴宮妝覺大妍。烹羹丹砂盡今死。何必安期棗。韓終李。

秋日過師古先生草堂漫賦

湖水綠。蘆荻黃。有客來。初斜陽。斜陽半漏欲織雨。船頭載花接船尾。竹簾布幔橫短鉤。菱葉蓴絲滿篋筩。秋烟斷。

秋空晴。隔灘漁父呼先生。蟹肥稻熟村醪清。三三兩兩隨風行。羊裘何必逃其名。黃沙撲面長安去。馬蹄波浪人難住。吾曹坐此夢亦安。捲棹前門繫紅樹。

### 六旬雙壽爲張孝廉尊人作

吾聞親在不稱老。君家阿翁髮皓皓。短筇挂瓢兼挂錢。年少場中去偏早。歸家呼婦復呼兒。倚壁吹燈理詩草。轉眼俄癡六十人。短褐風霜共綦綰。孝廉已成天下士。門徑蓬蒿尙堪掃。今朝生日昨花朝。繁李纓花坐黃鳥。九月清霜秋一籬。黃花更比花朝好。有花有酒春與秋。不惜尊前醉傾倒。鹿門夫婦老萊妻。人生何必中書考。

### 青谿王使君貽盤花詩其詞甚悲因廣其意而反之作盤花歌

使君寄我盤花詩。夜靜惟聞花嘆息。強項難教易擾馴。折腰轉從疑遷謫。年年舊蕾發新枝。每恨生花晚生核。拘束東皇不自由。却使花神困資格。解粘釋縛是何時。且與先生伴花癡。招以小山之叢桂。嗽以仇池之綺石。鈴索何須特護持。剪刀休遣輕攀滴。紙窗茆屋有名姝。細雨清風非暴客。君不見長安街頭春可惜。兩肩桃李如薪積。徧走王孫及內家。論短論長無定額。賞花人少賣花多。擔出都門半狼籍。

### 護松篇爲馬仲良關使君作實從趙凡夫之請也

長松落落支硎側。屈曲礫柯橫復直。直幹數圍橫百尺。十里濃陰半山黑。野火不敢燒。精魅不敢匿。村翁年依稀。傳是支公植。支公愛此秀而野。松邊調鶴還調馬。皮皴髻禿化縛龍。誰知後有屠龍者。寒山居士住東山。無計留松淚盈把。發書告急關使君。一朝脫濤爲君主。捐金贖取十八公。歲寒孤節仍摩空。空山爲君下明月。海濤爲君生涼

風。兔絲未斷伏蒼老。漢君壽與青松同。

題十峯圖

真人棲三山。羣帝鎮五岳。君居季孟間。九峰在掌握。九峯落落成列星。迴合紫翠排空青。海色晴驕柳吞吐。松蘿數里烟冥冥。煙消綉出芙蓉鈿。半露僧樓與仙閣。處處年年我獨遊。三尺飛簾似飛鶴。曾向崑山偶築台。客尋又避千將來。秀林寬得一杯土。杏花繞屋堦生苔。漢陽聞之結幽屋。朱欄高下千竿竹。公觀經營白石莊。亦有瑯玕媚幽綠。吾師高敞當鳳凰。修梧叢桂生清涼。君策宛轉多曲室。花源回抱如滄浪。洗石穿泉剪荆棗。黃金頗費愚公力。何似如君作主人。十峰坐領煙霞色。主人胸中數萬兵。東山未肯屬先生。不如剪取畫圖裏。峰外白雲長迎碧。

贈孫雁州先生

孫山人家負郭。桑枯不養蠶。松短不養鶴。縛茅結屋臨水濱。短洲清淺蘆花薄。蘆氣欲白雁欲歸。磯頭涼露侵  
衣。水陰淡薄寂無影。鼓聲長帶秋雲飛。飛去飛來聲不絕。月色紛紛冷如雪。夜深何似更悲鳴。愛與山人助高潔。山人聞此亦欣然。竹枝高懸一百錢。酒後逢人下驛去。吾與沙洲白雁眠。

送孫世聲遊白門

秋江之水如苔綠。白葦黃蘆橋數曲。棹頭蹲坐長鬚奴。驚起鴛鴦與屬玉。峭帆擊鼓浪拍空。鼓聲蓬聲俱飽風。有客大醉嘯歌去。只在金焦烟樹中。樹中煙銷露山色。紫翠空青馬頭織。白門霜落烏亂啼。朱樓月冷知相憶。相憶故人金屈卮。琵琶凄咽宜不宜。梧桐颯沓井欄靜。板門嘶斷王孫羈。登高吊古方及暮。吹簫更上桃葉渡。六朝金粉秋

夢殘寒鳥聲聲問前路。孫郎鵲冠復鹿裘。傲骨那肯干諸候。惟將三寸禿班管。却以風流王爾收。年來余絕遠遊興。雙屐付君濟勝。他時同到三山顛。五岳圖文照魔鏡。

五言律

題淵明蓮社圖

吾聞謝在山。出入每扶掖。三人挈衣裾。四人提座席。乘口廡阜前。遠公顧不釋。何如藍輿翁。肩頂風蕭肅。

佘山卽事 二首

種花先種藥。買山先買泉。泉流茶灶下。藥繞竹溪間。高齋列圖史。賓主各頽然。相看不忍別。松月共床眠。幽花開徑後。卷石化名山。岩戶轉如畫。雲谿不口灣。籬疏花窈窕。松冷鶴高閒。祇是詩僧至。先生一啓關。

園居 四首

一自謝塵鞅。春風殊好顏。焚香觀夜氣。隱几夢青山。曙鳥已喧樹。門生爲啓關。日高桑蔭下。耕者正閑閑。花木滿城闕。先生一室寬。春衣風力弱。香艸雪痕乾。中山多唐突。投竿獲喜歡。何如行役者。僕僕望長安。買得城隅圃。新題寄寄園。水扉青棹抱。板屋白茅存。經受蠻僧譯。風傳野老言。何時解瓢笠。借此負朝暄。方朔餓欲死。淵明飢所驅。慚余伏藜藿。高枕臥菰蘆。春雨生蝌蚪。池花礙燕雛。晚來風日好。信杖立斯須。

寄王辰玉

明月在高樹。遠庭歌考槃。谷風自容與。古調太清寒。念子令人遠。勞心及夜闌。平生不識路。何以夢長安。

遊小崑山

支公不可見。空有支硎名。佛壁生陰火。僧厨臥酒罍。夕陽猶在屋。怪木半成癭。惟有山前地。年年好種耕。

薛伯起來自四明同郁太碧何士勝集林元裕齋中

勝客垂軒至。空庭鶴款扉。城烏寒自語。霜葉凍還飛。醉擊芙蓉劍。寒生薜荔衣。聚星占太史。莫問故鄉非。

送陸君策計階

陸賈裝如水。蕭蕭但莫邪。將軍涉遠道。策馬任寒沙。北地雖雨雪。東風多杏花。况聞關塞上。青草不鳴笳。

送郁太碧歸樵李

紫玉龍髯塵。青蘿鶴鬢衣。登船揮手去。對月釣魚歸。煙雨樓中酒。鴛鴦湖上磯。朝朝讀秋水。夢挾浪花飛。

寶劍

黃金裝寶玦。白玉琢文琉璃。結託豈無客。飛鳴定有時。靈光離匣走。生氣作龍悲。貧若思酬價。乾坤正可疑。

秋日山遊夜宿僧房作

土室秋如許。繩床夢亦輕。竹深多刻句。花亂不知名。一鉢青菰飯。半窗黃葉聲。鐘殘午鷄後。馴雀送人行。  
送友之京

山中作

一卷天人策。秋風獨遠征。黃河霜後月。紅樹驛邊城。馬足春冰薄。鷄鳴關吏迎。前途更風利。向晚莫貪程。  
話隱愜中年。山廬枕墓田。心空鄙章句。骨傲薄神仙。花露一隻鶴。松風十五絃。名僧兩岳至。永夜獨安禪。  
答天台僧寄惠藤杖

僧寄天台杖。支予獨上台。借他時黠綴。不是老相催。打果驚黃鳥。疏泉破碧苔。秋聲破松壑。并與夕陽來。  
送郁太碧歸構李

野火照積雪。枯冰粘渡船。此時游子夢。但與暮雲連。沙白鴛鴦凍。霜晴湖水鮮。歸來解裝橐。棠棣有新篇。  
雨夜召客

殷殷南山雷。闐闐北風雨。歸鳥去且停。行舟去還止。我開床頭瓮。去約山中侶。莫憚石苔滑。黃昏幸相許。  
贈秋潭僧



人與寒雲淡。身如秋葉輕。非關住禪寂。兼欲遺詩名。蘿月辭潭影。松風遞茗聲。爲憐苔蘚碧。不敢下階行。

初夏同唐之微楊彥履范爾孚董玄宰看花集酌顧中翰東園分韻得花字

柳杯當淑景。移步就名花。漾白看飛雪。搖紅散落霞。醉鄉喜無稅。酒畔卽爲家。不覺青山暮。歸鳥□淺沙。

送太府李思弦解郡

借寇不可得。御李今何之。紛紛父老淚。零落柳花時。直道三黜黜。清風百世師。心營離別外。立馬故遲遲。

壽何五泉六十

蕙帶支荷裳。朱顏髮未霜。門辭長者轍。酒共少年場。有子皆鸞鷖。隨兄尙雁行。百年行樂健。秋月藥欄香。

贈張慎伯

五岳歸來後。一燈跌坐時。長留副貝月。重補看花詩。積蘚生屨鉢。殘蕉覆墨池。夕陽藤底望。白髮歲寒姿。

宮人鬥草

宮樹綰游絲。池風約鬢枝。笑迎知種別。徑轉誤人疑。翻袖各含態。遺芳如有思。還餘斷腸恨。消向鬥棋時。

感賦孫世聲

我不奈何我。卿應自愛卿。老餘肝胆在。閒覺世途輕。獨坐修花史。訛言付墨兵。近來蝴蝶懶。未肯化莊生。

### 七言律

#### 送項東鰲入觀

昔年鳧舄影翩翩。仙令華亭度紫烟。縣底依然桃李色。囊中幾賦筆花篇。朝天重拍一雙鶴。指日還調十五絃。共說弱華今入洛。劍光高逼斗牛邊。

#### 壽吳醫士父

君自延陵季子儔。黃花酒熟今當秋。閒來共客扶鳩杖。醉後憑人整鹿裘。茶碾就烹蕉葉下。藥瓢斜挂杏枝頭。仙郎更有長生訣。海屋新添七十籌。

#### 答遠

經旬隱几廢簪冠。不住深山得考槃。酒德未能通草聖。兵符或恐在蒲團。吾從屠釣才應老。手卷風雷夢亦寒。却笑古人窺此意。題書千里勸加餐。

#### 汎柳登塔四首

明河秋水浸長天。倒影奔流瀉百川。地脈空虛浮色界。波光搖蕩入村田。江清霜氣酣紅葉。月暈寒濤白吐烟。酒後乘潮弄歌去。浪花不動老龍眠。

湖上扁舟酒一瓢。蘆花影裏衣雲遙。風吹大澤生陰火。天入平沙斷野橋。神女弄珠乘夜月。支公飲酒弄春潮。茫茫烟雨無尋處。鷗鳥飛來欲聽簫。

寺門楊柳聚栖鴉。塔上寒燈落葦花。水月平臨空作觀。烟波縈遠樹爲家。鐘殘鳥食施荒草。日午龍髯曝暖沙。一片石台秋色裏。老僧時出浣袈裟。

四面空波捲大荒。中州有寺繞重陽。水屏風送青蕪色。石塔煙籠白寶光。虹氣吸雲疑海市。神登騎浪渡魚梁。臨流無限懷人意。愁殺蒹葭一夜霜。

三柳重陰贈賀項華亭課最北上

月明花影滿河陽。奏最曾聞達建章。十道徵書隨風下。五雲飛鳥化鳧翔。珠簾不捲絲桐靜。寶篋猶藏諫草香。遙想懸門垂柳色。他年應擬似甘棠。

送方衆甫北上

司馬乘春向北平。陰符在匣寶刀橫。莫因雨雪愁行路。聞說關門欲解兵。芳草未銷殘燒迹。黃河直壓飽帆聲。到時爾知烽燧淨。好爲題書慰耦耕。

詠白燕二首

□□淡蕩若爲容。□□翻憐粉黛工。傳信不隨青鳥□。忘機時狎白鷗中。踏殘玉樹晴還雪。飛傍珠簾色是空。別院春光更無限。梨花夜月柳花風。

紛紛白水滿春塘。淡雨微烟更渺茫。新壘桃花紅粉薄。隔樓芳草雪衣涼。舞翻掌上明珠色。零落釵頭片玉香。正是懷人太無賴。忽驚殘月照空梁。

### 偕佛占嘯民下山同汎嘯民善嘯

下山廻棹晚春和。扇底魚吹樹底波。欹枕臥看山氣好。焚香靜覺鳥聲多。青天渺渺仙人笑。白石粼粼漁者歌。歸去只愁車馬路。板扉何日長深蘿。

### 送王辰玉

歧路徘徊淚欲潛。臨行折贈菊班班。秋聲霜煖未聞雁。日落草枯未見山。幾向斷橋鞭款段。何時修竹坐潺湲。欲知別後愁如許。滿籥新詩爲爾刪。

### 賀詹郡侯考滿并壽

百里陽和大海東。循良今喜得文翁。治先禮樂兄先最。邑有絃歌識魯中。春郊馬帶桃花色。寶篆香隨柳絮風。御屏已自親題姓。千載還知勒鼎鐘。

### 賦得宮人鬥草

內家結隊鬥春光。雜坐花茵笑語忙。歷盡夜來金輦路。不禁扇底畫衣香。羞拈游女尋常種。試問宜男若個藏。莫戀幽叢候新月。後宮卷耳未盈筐。

山中作同沈孺休孫世聲

鑑輿礙滯便貪眠。彝鼎圖書自在緣。洗耳尙逢高士笑。折腰肯受小兒憐。白駒谷口花迷路。黃犢廬邊稻滿田。雪色後槽新壓酒。客來不費杖頭錢。

壽朱近溪

幾年蹤跡嘆飛鴻。歸隱攜家泗水東。回憶兒童騎竹日。漸隨長者看花筵。心閒未許催頭白。客少非關借酒紅。四壁雖貧書萬卷。衡門紫氣已成虹。

樵李丁烈婦伏劍殉夫士大夫卜壤葬之送者萬餘人拜墓之後感而賦此總

六首

欲罷招魂調偏哀。傷心今古自徘徊。等閑白骨成秋草。爾獨黃金築夜台。照鏡孤鸞隨影盡。讀碑下馬幾人來。雙旌莫遣經羞墓。怨霧愁雲黯不開。

孤墳半畝枕蒿萊。一點冰心若個猜。老樹叢祠狐鼠泣。百花香土鳥啣來。永傳幼婦江邊石。不作秦王劫裏灰。寂翼千秋誰弔古。短衣白髮掃蒼苔。

伏劍從夫亦大奇。清風百世汝其師。鏡分地下終當合。兵解人間未可知。名士如雲爭上塚。使君不日起專祠。玉兔金雁豪華墓。卜盡空山沒字碑。

蕭條露屋度年華。女史何曾授大家。不分紅顏輕白刃。却勝青塚怨黃沙。血痕點淡凝啼竹。燐火微茫照績麻。松

柏凌寒高尺百。嚴霜休打女羅花。

撮土雖新骨尚香。行吟到此盡沾裳。劍花血濺千年碧。墓草陰局六月霜。正氣盡能駭魍魎。清魂春不化鴛鴦。道傍古塚壘壘者。誰采溪蘋荐一觴。

少年慷慨激潑波。綦縞今朝勝綺羅。有鳥求凰別求侶。生男如虎不如他。英雄半向烟花死。仙骨須知節義多。化鶴夜歸華表上。令威消息空蹉跎。

### 新秋 六首

夜來秋色到梧桐。片葉分飛禁苑中。鴻雁一聲長塞北。驢魚七月大江東。青梅少婦調砧杵。白馬胡兒問角弓。大火西流寒欲近。授衣誰復念幽風。

一片秋聲入野塘。西風蕭瑟響寒螿。馬嘶大漠川沙白。鷹下平原草木黃。疏菊籬邊如待酒。菱荷池上可爲裳。懷人萬里情無限。隔岸兼葭夜未霜。

悲秋無奈獨高歌。歌罷其如秋色何。金屋佳人啼素扇。玉門老将枕瑠戈。玄蟬咽霜驚飛葉。烏鵲披星欲渡河。聞說洞庭湖水闊。朝添新綠漾微波。

西望瀟湘秋水長。大風初捲白雲揚。銀河夜落機中錦。玉露朝侵陌上桑。螢渡空梁栖燕幕。魚翻靜渚戲蓮房。亦知此日行吟者。一段愁心挂夕陽。

暮雲縹渺大江邊。搖落秋風又一年。古屋啼烏星欲暝。荒臺遊鹿露初鮮。陰陰樹色暹清夢。杳杳鐘聲兀懶禪。多少天涯遊子在。劍花彫盡苧衣單。

門掩秋風正寂寥。荒原落日草蕭蕭。羆猴趁月窺山果。烏雀驚人下黍苗。華尾珠籠嬌白苧。疏燈角枕怯冰綃。閒

來偶渡前溪口。柳葉菱花一尺潮。

雪中舞鶴十首

舞鶴曾披鮑照文。雪中妍態更紛紛。碧空搖曳仙人馭。縞素騰驤君子軍。響作瓊環敲夜月。影翻簾幙卷晴雲。寒鷗飢聽空相妬。雲漢孤踪自不羣。

秋暮遙聞警露悲。凌風獨傲歲寒時。六花玉剪青田翮。三樹珠縈碧落姿。北海霜鴻猶避弋。西離雲鷲可爲儀。從今清賞銀屏夜。不遣紅兒按柘枝。

同雲黯淡景淒淒。密霰低翎高復低。妝罷臨風梅墮額。袖長垂地絮沾泥。貞姿不羨彈珠雀。清影如調吐綬鷄。開說越裳來白雉。鳳池春暖好同栖。

雪花輝映鶴澄鮮。上下參差兩鬪妍。丘壑自誇孤翮健。風塵不作折腰憐。竹岩墜響頻迴步。茶灶飄香欲避烟。聳翻直憑高處望。何人乘月剡溪前。

九臯逸格杳難攀。更喜冰霜爲洗顏。四望流光真淡宕。一回弄影亦高閑。鮫人風動蹙珠箔。羽客春酣倒玉山。多少雕籠雪衣女。羈心空託隴雲還。

籠籠佳氣曉氤氳。掠袂低鬢屢顧羣。碎羽滿空遙莫辨。清音摩漢始相聞。纏頭點綴紅香錦。酒翰淋漓白練裙。蕙帳依然明月在。夜寒休怨北山雲。

霜紈冰繭疊輕茵。有鳥來儀小院春。穿入梅花搏素彩。撲殘瓊樹落香塵。御風玉洞肩高頂。弄月珠籠影似人。太史望年方表瑞。兩階千羽莫辭頻。

飄蕭松竹偃雕闌。頂颺桃花只未殘。洗刷但教塵土淨。翩翩不惜羽毛寒。冰絃凍拍雙飛雁。玉鏡春描對照鸞。疏

嶺月明多故侶。溱野無好莫盤桓。

瑞葉玲瓏映綺疏。蕭蕭仙鬪戲庭除。花林索伴騰猿影。苔砌尋踪印鳥書。寒色離披珠母障。春風蕩漾玉人裾。當年有客呈鷓鴣。誰信冰山化子虛。

兔園春動物華新。靈羽聯翩顧影頻。欲逞華姿全驕翅。不禁寒豔巧迴身。電飛俠骨雙丸劍。風捲蠻腰獨步塵。殘霧一庭如積素。莫教齊付掃花人。

### 壽汪先生九十

滿肩雪髮老南華。九十春光日未斜。鳩舞杖頭啣綠玉。鶴隨屐齒啄丹砂。新詩帶月題蕉葉。清嘯臨風入澗花。長飲一杯廉吏水。不須洞口問胡麻。

### 壽周崇德

年年初傳卓魯名。德星遙傍歲星明。綵毫曾冠三千牘。綠綺新調十五聲。花縣雲開鳧舄近。萱城雨洗鵲橋清。天孫漫說支機石。爭似神君製錦成。

### 送蔡禮卿之嶺南

雕弓虎韞好橫行。年少江東久著名。不獨韜鈴無對壘。從來詩句亦長城。寶池印月珠胎動。犀火燒雲海怪清。試壓荔枝千石酒。臨流一酬伏波營。



春暮作

朝來風雨頗支吾。花事於今尚有無。終日捲簾通燕燕。一春高枕唱烏烏。村深客饌供櫻筍。水落魚竿挂荻蘆。莫笑迂疎長閉戶。誤人頭白是陰符。

壽丘伯畏六十時逢長至

清時乞得五湖身。自許烟霞嶺外臣。金却四知無暮夜。酒逢千日有長春。鳴琴堂上絃如綺。舞袖尊前錦更新。玉綰陽和生氣轉。夜來還送石麒麟。

壽關使李叔玄母夫人

關門使者最稱賢。更喜高堂引大年。繡佛齋前持偈久。麻姑海外有書傳。官清乞得五千字。道遠難將第二泉。獨寄一廉堪壽母。行裝不在水衡錢。

壽貫蘇台

菱荷衣冷葛巾斜。人說當年季子家。片片金山落君手。年年白髮買煙霞。杖頭錢挂中千酒。籬下菊留重九花。來去扁舟有秋水。逍遙應不讀南華。

贈韓封君七十二首

宮袍遙接酒雙斟。畫錦堂前樂意深。玉軸帝深頒紫詔。彩毫文學到鷄林。齊眉案有長春酒。洗耳門無暮夜金。舊說龐公借老處。可曾朝野猶謳吟。

蕭蕭華髮未盈冠。百歲松筠傲歲寒。晚節到頭成蔗境。雄心斂口付蒲團。青山甘隱封侯骨。白日難銷不老丹。有子名高循吏傳。恩綸咫尺下長安。

### 軒司馬首唱依韻奉和二首

節旄零落朕時名。白髮黃柑酒對傾。下士不辭虛左席。何人堪入汝南評。啼烏樹老悲風動。羅雀門深夜色明。聽罷艱危各惆悵。梅花寒笛起高城。

英雄垂老未藏名。念載深心向客傾。樵牧誰收文苑傳。聖賢還付舊鄉評。老梅約束香中韻。凍月虛驕格外清。自倚冰霜詣歷盡。不愁寒色動江城。

### 贈梅顛道人三首

講來塵劫度年華。仙府詞臣第一家。五岳峰高睇綠髮。六銖衣曉繡丹砂。新詩帶月題蕉葉。清嘯隨風入澗花。骨相從看似山鶴。終將野性傲煙霞。

黃冠白屨最清閑。家在沙青水碧間。竹籬門。蕉葉參差見。樅爲牆草閣茅檐。酒腸鬆。詩債畢。彈一曲高山調。讀一行秋水篇。笑呵呵。如醉如顛。

蓑衣竹笠最清閑。只在沙青水碧間。蓼花深。蘆荻兼葭淺。舞雙槳。撥破雲烟。山月下。溪樹邊。看一幅天然畫。結一生自在緣。聲長久。白魚鮮。

五言絕句

竹

直竹寧爲竿。曲竹寧爲杖。莫以不韻人。題詩粉花上。

遠興

涼雲如水流。遠度鶴巢去。林葉歷亂飛。仙人嘯高樹。

新秋寓山寺作

禪誦晚風前。風微遞暮禪。起來池上坐。洗鉢證青蓮。

贈山友

長安諸大人。夢逐車馬足。誰能坐山亭。隔橋望空谷。

題扇頭芭蕉

芭蕉大於扇。覆君之古書。門外有客來。買得新鱸魚。

登烟雨樓值雨

烟。烟。識。湖。光。半。露。垂。楊。樹。却。笑。來。游。人。翻。因。烟。雨。去。

### 題畫

我愛虎頭筆。能做雲林子。十日畫一山。五日畫一水。

### 題季仲舉扇

秋高木葉丹。月出水容白。吹笛看飛鴻。我是煙波客。

### 山居

我欲鞭白驢。往來山木杪。頭上有殘雲。足下有飛鳥。

### 詠古十二絕

白雲滿瑤池。爲爾歌且飲。三年復來翔。何以娛樂朕。  
(穆天子)

鴛鴦飛差池。載鳴還載悲。情知有張羅。到死不相離。  
(韓重答紫玉歌)

朝來不飽粟。夜來倚君宴。妾腰如柳絲。東西任風捲。  
(細腰宮)

咸陽一炬火。宮殿成荒蕪。瞻彼山上松。猶稱五大夫。  
(五大夫松)

咄哉啖孺子。乃爲漢所誘。玉玦爾無成。玉斗爾何有。  
(鴻門碎玉斗)

相見不相識。可望不可呼。明月照空水。猶疑遺珮珠。  
(江臯解佩)

金屋網流塵。露風吹錦茵。珊瑚環珮聲。欲去還逡巡。  
(李夫人)

一自埋胡土。荆棘掩墓門。至今明月夜。青艸語黃昏。  
(青塚)

軫以白玉絃。塗以黃金徽。寧知爨下材。清音世所稀。  
(爨下琴)

苑彼白門柳。垂條近左肘。夜月宿宮鴉。春風對別酒。  
(白門柳)

婉孌鄭櫻桃。無奈此狡童。挾彈長安街。賣珠館陸宮。  
(鄭櫻桃)

渴取明月鑿。醉取浮雲眠。安得習家池。忽然化酒泉。  
(習家池)

### 玉鏡台

遺妾玉鏡台。白色那可比。偷視溫家兒。兩鬢亦如此。

### 贈金陵汪妓

新燕才命子。水桃初着花。王昌爲主舍。宋玉是東家。

### 詠花竹 十二絕

春雨綠窗紗。辛夷弄影斜。曾窺江夢裏。彩筆忽生花。  
(木筆)

少竹倚朱顏。嬌妮山園裏。何如玉川翁。松風煮秋水。  
(山茶)

誰將清淨水。完茲根與塵。幽香不出戶。本色住山人。  
(蘭)

藤枕浚高眠。窗頭忽驚寢。不是故人來。風弄新篔簹影。  
(風竹)

開時。在。花。始。盡。時。在。花。終。名。遂。乃。身。退。汝。乃。善。居。功。(梅花)  
吾。欲。採。蓮。花。安。坐。如。車。輪。吾。欲。採。蓮。葉。酌。酒。弄。明。月。(蓮花)  
上。已。臨。滌。浦。春。風。贈。一。枝。枝。頭。花。落。後。留。意。結。想。思。(芍藥)  
桃。李。領。春。色。黃。花。點。秋。容。萬。物。各。有。時。而。况。真。英。雄。(菊)  
美。人。新。浴。罷。團。扇。慵。無。力。月。白。香。風。來。倚。闌。空。嘆。息。(茉莉)  
白。玉。琢。花。文。紛。紛。復。似。雲。休。教。獅。子。吼。擾。亂。一。團。春。(繡毬)  
有。人。夢。廣。寒。叢。桂。數。千。樹。宮。門。鎖。不。開。留。在。眉。公。住。(桂)  
外。方。而。內。虛。得。道。已。無。上。不。願。漁。郎。竿。還。願。仙。人。杖。(方竹)

### 題淡雲上人碧桃園

寂。寂。倚。春。風。但。伴。竹。與。石。禪。心。淨。如。水。洗。盡。朱。顏。色。

### 贈三懷和尚

有。一。大。比。丘。能。持。菩。薩。戒。長。讀。南。華。經。青。松。燈。影。下。

### 贈素雲上人

每。到。山。中。來。山。僧。潑。殘。墨。何。時。拂。衣。去。長。嘯。看。天。色。

題竹石茅屋圖

此色冷于泉。泉聲響于竹。有客對山僧。幽吟白茅屋。

春日山中人招飲

醉舞春山中。雙袖如飛霞。倦倚白石根。遠見櫻桃花。

題淡雲上人綠筠圖

手書華嚴經。已得三四卷。鷓鴣啼竹中。說偈自清遠。

題雲山圖

山高鳥不巢。水清龍不住。至人冥是非。一味模糊樹。

耽隱

醉鄉真太上。高枕亦何言。我意誰能解。青松暗暮泉。

秋郊晚酌

漁郎不採魚。維舟在高柳。日暮浦沙明。秋霞落杯酒。

題竹柳圖懷古

竹以招伯夷。柳以招靖節。安得同此人。踏殘滿庭月。

相如滌器

有婦顏如花。有酒色如銀。擁婦復飲酒。長卿不自貧。

解語花

喚妾解語花。不解語所以。所以君王前。常呼爾與汝。

重登烟雨樓作

樹色度平沙。鷄聲在空水。高秋獨上樓。風晴亦烟雨。

題紅梅

十月衆芳歇。寒風更凄咽。一點漏春光。紛紛落紅雪。

題周草窗草窗閒讀畫扇

不逐車馬塵。幽懷託空谷。開窗讀素書。雨餘春草綠。



題孫侍洲東方朔圖

吾聞上元桃。其核及徑尺。持贈孫山人。同作東方客。

戲題范長白夫人畫扇

一幅鵝湖絹。裁作白團扇。非以比妾容。聊以障郎面。

贈周草窗

老遲因性慢。無病爲心寬。紅杏難禁雨。青松耐歲寒。

贈五湖漁父 五首 吳興周叔隱

風風雨雨中。新得老漁父。長嘯不驚鷗。花溪蕩雙櫓。  
月出浦沙明。掀蓬望高柳。痴筆寫青山。換得烏程酒。  
醉披白鷺箋。撥入寒山影。模糊雲在頭。蘋殘笛聲冷。  
樵青與釣童。響人後安在。周郎三尺竿。補公煙雲債。  
閒來自洗硯。愁來長讀書。却笑陶柴桑。二子荷藍輿。

山居 二首

我築讀書台。滿種芭蕉樹。夜聽風雨聲。閑來寫詩句。  
飛瀑界桃花。幽雲幕修竹。門外無人來。家中有書讀。

過習靜山寮遇西域釋 卽翠微深處

不講生公法。不譯蠻僧偈。枝頭春鳥啼。如來親授記。

讀書村遇雪 二首

名僧與韻士。翁集我山家。鳥亦頗不俗。雪裏餐梅花。  
羣鳥鬧枝頭。不避風雪冷。我亦如鳥忙。欲立高峰頂。

六言絕句

過虎丘

雨過石生五色。山餘雲度數層。時有炊烟出樹。中多隱士高僧。

寄居山寺

且從山水去來。莫問是非今昨。衲僧掃地焚香。童子開籠放鶴。

自詠

若非睥睨乾坤。定是流連光景。半瓢白酒初醒。一卷黃庭高枕。

贈道南上人

達摩踏西而去。誰知此道南來。了却本無住着。請看鹿印空苔。

贈雲麓上人

雲去雲來空谷。壁苔暗生茅屋。日斜一卷法華。坐對飛泉自讀。

九月一日作

籬下黃花看把。城頭風雨初來。欲問重陽消息。不知何處登台。

春日山居睡起卽事

手持斑竹鋤頭。睡起刪花理草。忽然走入深林。驚散一羣黃鳥。

小崑山聽經畢作

聽罷一參法語。散堂三僧五僧。塵尾却歸何處。月明山頂松棚。

贈龍塘上人

每欲一挑山月。笑尋大小龍湫。何似寒塘半頃。寥花白鳥清秋。

### 題野僧茅舍

剪得白茅縛屋。半界山涯水粉。嬾向軒前補衲。衲破自有殘雲。

### 題山中臨水僧舍

石橋忽斷空沙。垂楊影帶蒹葭。客至一鑪新火。半是門前浪花。

### 坐僧舍紫藤花下

曾訪雪公到此。藤間一坐殘花。花落山僧掃盡。客來惟有新茶。

### 七言絕句

#### 題觀濠堂三首

楊柳垂枝掃落花。花飛起處是誰家。曲城新築觀濠室。十里桑麻五色瓜。  
城頭人向樹頭行。半聽歌聲半鳥聲。此日觀濠堂上客。何星不是白長庚。  
粉糊珠廊透曲城。花枝竹篠水痕平。此中幸有吾師在。日日雙柑醉聽鶯。

### 池上作二首

一溪樹色一簾煙。茗椀薰爐秋水篇。正合香山居士句。芙蓉開在臥床前。  
曉起科頭臥竹邊。無聊挂頰更高眠。何來瑟瑟松風度。却是花開沸茗泉。

題壽山福海圖 二首

酒甕嘈嘈祀菊香。解衣松下月清涼。年來數畝山田熟。半作花殘半鶴糧。  
蕭蕭綠髮映朱顏。買鶴修琴不記年。門外客來無酒器。鐵冠長吸杏花泉。

贈山中人

松邊老鶴雪爲翎。三尺磁爐數卷經。彈罷桐絲過山去。風吹芝艸滿藍青。

題士倩畫

翩翩俠骨校君才。才寫殘山未點苔。爲我并收圖書裏。秋風載酒送花來。

送人還山

一片空青遞遠鐘。鐘聲出處冷雲封。採得黃花送歸棹。臨行又贈白芙蓉。

遊仙詩

閑將虎子浴前池。有女如花坐弈棋。贏得一雙紅玉板。逢人便唱踏歌詞。

限韻香字

簷鳥初喧午夢長。荷花開盡白蘋香。鈎簾撥出爐頭火。募得黃庭一兩行。  
長夏訪鄉居友人

槐樾疏疏急暮蟬。看人洗馬月初圓。博山沉水香煙靜。楊柳灘邊刺小舡。

題趙子尊畫

老後支筇已不勝。興來猶上最高層。長松落落微陰裏。卽少斜陽掃葉僧。

壽朱錦林母七十

五色雲綃白髮新。前身原是魏夫人。一從鶴別西池後。猶有青蓮花在中。

題壽金少愚

海上仙人髮亂飄。醉騎玄鶴上青霄。此來欲渡金安壽。贈得千年斗大桃。

春遊過貞女墓有感

濯濯新楊破水痕。壘壘孤塚瘞貞魂。烏啼深竹藤花落。落日輕煙罩墓門。

春閒曉起

一簾晴色養花風。鸚鵡馴人不閉籠。曉起恰當殘月白。握壺親自洗梧桐。

詠古二十絕

翠筠點點滴珊瑚。帝子春魂若可呼。夜半洞庭風雨過。不將清淚滴蒼梧。(湘妃竹)

雲錦霞綃五色輝。卷來香霧襲人衣。龍陽只解新承寵。夜月流黃不下機。(秦王卷衣)

空山片石護蒼苔。醉倚秋風一劍開。荆棘蕭蕭零露白。夜深麋鹿下荒台。(吳王試劍石)

王氣千年屬至尊。劍梢星古赤花昏。陰陰大澤黃雲起。空望咸陽哭帝閭。(高帝斬蛇劍)

天上人間不可期。扶風月色淡娥眉。御溝一片楊花水。曾入深宮百子池。(賈佩蘭出爲段儒妻)

夜行曾不問金吾。走馬探丸意氣粗。斫吏歸來明月落。劍花寒澱血模糊。(探丸)

隔牆楊柳似章台。花濕胭脂帶雨開。若個巧藏鈎在手。盈盈含笑誤人猜。(藏鈎)

繡陌花明草色繁。綵毬飛處萬人看。不禁香汗羅衣濕。其奈輕腰錦帶寬。(蹴鞠)

紛蝶朱闌挂綠楊。春風飄宕綵絲長。只緣睡起嬌無力。落地花泥滿繡裳。(鞦韆)

石榴裙帶映春風。酒幕高張綠樹中。脫下金貂須醉飲。何郎騎馬獵新豐。(春日獨當壚)

太液春風絕可憐。朝來吹綠一池烟。雲耕錦障當空起。千尺金台九品蓮。(七寶避風台)

紅粉三千獨擅名。暗縫龍袞目分明。六宮減却驪珠價。神女新來不夜城。(薛夜來)

蘭葉疏疏白露溥。珠簾銀燭夜光寒。西園公子風流甚。千古才名屬建安。(清夜遊西園)

紅顏豔淡被新裳。紫燕翻飛服上襄。總愛桃花分五色。寧憐柳葉淚千行。(愛妾換馬)

苧蘿山下住西施。昔在吳宮今在誰。流水無聲村徑隔。小桃新柳坐黃鸝。(若耶溪)

一鈎斜影上茶蘇。羅帶飄風不自持。背却小姑私拜月。水晶簾外又來窺。(北風吹裙帶)

女桑新綠映宮槐。三月春風戴勝來。織就鴛鴦錦千疋。金刀先取合歡裁。(宮蠶)

十五妖姬鬢似鴉。金釧鞞面玉釵斜。驕騎忽墜珊瑚鐙。燕子低風掠杏花。(燕姬墜馬)

雙雙齊唱採蓮歌。十里荷花暗綠羅。不怕溪頭秋水闊。由來少小慣風波。(採蓮曲)

寶鏡春風灑畫眉。紗牕明月鬪彈棋。閒來偶向池邊去。楊柳青青又幾枝。(春閨怨)

### 小崑山贈雪浪禪師

曲水迴舟渡九峰。座來窗外落疎松。何緣二陸干將地。無限藤花蔓草封。

### 贈山僧

薤草澆花老比丘。焚香對坐最高樓。年來蹤跡厭城市。不向鄰家借釣舟。

### 同郁季雅過山菴慧川上人

牕中榆柳映繩牀。野色蕭疏納晚涼。却笑城邊僧寺裏。叩門遊客送迎忙。

### 題聞一上人壁同孫世聲朱孟博



樹色周遮護水西。竹扉花落小橋低。庭中不獨馴飛鳥。鷄爲聽經不肯啼。

初夏欲往小崑山爲包彥平題扇頭紀事

當年曾築乞花場。花事闌珊二陸堂。今日棹歌山畔去。新蘆高柳半斜陽。

米子華金華居士也彥平來雲間諸社友皆集鴛鴦湖頭送之渭城之句子華獨缺留以待之余爲拈此米南宮痴絕東坡謂吾從衆余亦類是耶

湖頭舞棹入蒹葭。空望鴛鴦拍浪花。臨別不曾留半偈。數行空待米金華。

梵園

梓樹新移綠蔭門。凡中獨坐了無言。藤花堆裏鐘聲出。却合山僧號梵園。

春日題野寺

城隅澗水帶斜暉。如雪楊花照客衣。犬吠客村烟暖暖。僧樓孤榻樹霏微。

得純陽焚香掃石之句偶作一絕

掃石焚香過此生。隱居亦自有動名。猶嫌剝啄驚門雀。何日峰頭坐月明。

新秋雨中贈士倩女俠畫扇頭

翩翩俠骨校書才。才寫殘山未點苔。獨坐小窗停筆想。畫中添却載花來。

同南華載菊候士倩代題

斷橋茅屋點秋沙。楓葉林端是妾家。曾記重陽新雨後。扁舟有客送黃花。

題泖塔

泖上空波疊亂沙。寺門橋斷半蒹葭。何從一借風帆力。醉挾飛鷗拍浪花。

山中寺

一天秋色淡松花。獨鶴歸來帶落霞。石洞草深人入定。白雲飛出護袈裟。

題畫

秋氣叢叢撲暗沙。紅梅獨冷聽琵琶。曉來憑几看秋色。隔浦芙蓉未着花。

題瞻親圖似徐孝廉

當年堂上舞衣鮮。此日瞻雲思惘然。底是蛛絲網書篋。涕餘愁見蓼莪篇。

春郊卽事二首

十里松陰水上流。晴沙細草臥江鷗。過橋欲看春山色。一片寒雲落杖頭。  
桃花春色鯁魚香。帆影飛來挂綠楊。一帶平沙似圖畫。醉聽口鳥濯滄浪。

題壽安寺壁

灌木陰陰殿角斜。寺門一帶好人家。春潮退後溪流急。破網無魚掛落花。

題漁圖

擊磬坐釣秋江滯。沽酒容易求魚難。世間好物不在速。三尺鱸魚晚上竿。

秋隱

芙蓉如樹不開門。水氣冷冷花氣渾。長日山扉無一事。蕉陰滿地門鷓鴣。

送友人游南都

長干明月酒如泉。叢桂紛紛撲畫船。匹馬踏開紅板月。綵毫題帶白門烟。

過孫世聲園居

出郭行遊日未斜。尋常筍蕨稱山家。枯藤半挂疏籬畔。一道香風罌粟花。

### 窟拂不拗韻

老梅一枝着地窟。佳人走過紅裙拂。忽然一層香風來。正欲聞之却又不。

### 感世

兩丸日月催名利。一片乾坤夾是非。試聽中峰道人偈。不如簑笠上漁磯。

### 送黃孟威之金陵

孟威唐元微甥也

紅板月明桃葉冷。白門霜薄柳枝黃。從來甥也多如舅。此去何人敢雁行。

### 送郁太碧歸樵李

楓葉紅時滿屐霜。歸家新就酒花香。何時撥却蘆花棹。烟雨樓前話夕陽。

### 初夏卽事

梅雨晴時處處蛙。尋常家釀不須賒。老親醉後盤餐散。瓶裏初開夜合花。

### 七夕晒書有感

竹館香清鳥下初。辛勤頭白老潛夫。兒曹空恨成陽火。焚後殘書讀盡無。

同玄宰山中看梅

酒瓢隨意坐山家。陝後重扶上小車。不是向人驕健骨。春遊誰忍負梅花。

聽泉

五色離離石子班。誰開新霤試春泉。泉聲如此聽不盡。多買桃花種兩邊。

送僧

臥遊同汝到天台。瀑布懸崖百道來。夢裏泉聲還滅夢。不如真個到天台。

春仲作

杏花如雪自星星。病骨支離一草亭。三月芒鞋猶挂壁。簷前山爲阿誰青。

題鐵婆 吳中妓也

一種風流若個猜。綺心俠骨最憐才。依稀記得曾相見。乍向楡康鍛處來。

鐵婆獨宿

清霜片片勸儂歸。香氣籠衫酒力微。賺入梅花魂夢裏。禁寒蝴蝶獨驚飛。

題趙校書雲山校書妓也

儂家住。在百花灣。理瑟焚香靜掩關。好倩春風翦雲去。開門先見望夫山。

題無塵禪師立關九載

達摩九年唯面壁。無塵九年日夜立。請師試叩骷髏頭。可曾採得真消息。

送吳君得南試

龍文五色齒新奇。何處行空汗血蹄。八月松風少年酒。滿堤叢桂孝陵西。

秋夜聽張女士鼓琴

高館疎燈露氣清。黃花人瘦獨含情。長卿不避臨邛令。挑出簾前綠綺聲。

贈項將軍徵父

駿馬名姬結隊遊。杏花如雪滿紅樓。千金買得秦時劍。但斬奸雄不執仇。

泛舟

池上新開白杏花。半藏燕子半藏鴉。缸頭載酒頻呼友。夜抱蕉桐入酒家。

贈殷東皋隱士

櫻桃花開春可憐。何處游人不放船。却羨白頭殷處士。鷓鴣聲外獨耕田。

贈殷志伊

一領青衫五尺鋤。日斜櫺葉護茆廬。歸來濯足城邊石。曲彙牀頭讀晉書。

山居

四面羣峰集草堂。尙餘竹木遶迴廊。莫言處士無功業。種得秋花滿地香。

看梅作

種梅已過三百樹。月下紛紛落香雪。英雄忍作負心人。斷應難負梅花月。

澄鑒寺詠十二絕

竹壓梅花鶴不來。呼童鋤出傍僧台。花神若解移花意。好向小春先借開。  
(九月過泖橋僧舍移竹裏梅花種之)

小閣前

莫教荷鐮入林來。留取疏花香滿台。別後情知無百步。迢迢如隔隴頭開。  
(竹留梅花)

歸去衆香國裏來。瀟湘化作望鄉台。若逢驛使書堪寄。得報平安信早開。(梅花答竹)

儂出筠簍谷裏來。獨憐君立妙高台。到門看竹知誰意。不是子猷休浪開。(梅花別竹)

清風送汝出林來。獨領羣芳最上台。汝有素心儂有節。晚香珍重歲寒開。(竹送梅花)

香風冷淡月空來。清影蕭蕭獨倚台。翦取竹枝裁作笛。落梅吹散也難開。(竹怨梅花)

分攜何處夢重來。回首清陰尙滿台。有日彈琴修竹裏。爲君絃上落還開。(梅花答竹)

相依相傍此君來。綠萼仙人綠玉台。素質紅顏總非昨。巡簷却索老僧開。(竹嘲梅花)

誰向此君醫俗來。共誰嘯咏共登台。渭川千畝侯千戶。醉日知花開不開。(梅花嘲竹)

一枝春信出牆來。留伴山僧舊講台。梅有暗香吹不斷。何曾與竹兩分開。(僧爲梅解)

笑將梅竹小參來。非色非空共一臺。竹影不辭牕月冷。先生帳底有花開。(眉公爲竹解)

梅花道人一笑來。爲爾寫竹清涼臺。更添長松十萬樹。雪裏月明相對開。(眉公又爲梅竹解)

### 春日雨霽同修能泛舟作

柳葉沉沉蘆笋肥。碧湖青草鷺鷥飛。桃花一樹三月天。不醉月明船不開。

### 試啣茶作

明月啣茶真快哉。薰蘭叢裏帶雲開。一甌花乳非容易。常伴深山虎穴來。

### 題蘭竹



世人寫竹如寫帚。蘭竹紛紛又如韭。吾寫幽蘭別有神。莫教誤入樵兒手。

送孫世聲再遊虞山

歸來雖下菊花香。摘得黃柑又帶霜。夢到虞山秋未老。又籠雙鶴渡斜陽。

春天雨後

溪山雨後綠初齊。移個扁舟西更西。茶塢竹扉人不見。深松細影叫黃鸝。

夜遊烟雨樓二首

散盡遊人夜欲闌。但聞烟外落鐘殘。芙蓉半醉秋風裏。鶴在雲中月在灘。  
籠香挾茗弄孤舟。不學人間委浪遊。寂寂僧堂關夜月。一聲鐵笛水雲秋。

遊烟雨樓

秋老蘋花帖岸開。雪鷗一點夜飛來。相逢但說遊烟雨。月白何人獨上臺。

詞

魚家傲 遊吳延陵別業作

虎丘南去溪流曲。牆頭露出黃茅屋。打掃新場堆舊穀。雞犬熟。估船慣伴漁紅宿。  
轉個小廊松簇簇。小橋淺瀨

拈修竹。好水好山綃一幅。看不足。雪花酒嫩梅花綠。

青玉案 答純父司馬

五湖傲吏山中相。又道是羲皇上。歸後人間多孟浪。金懸如斗。玉卮無當。老眼何時放。誅奸短劍平戎帳。願盼生風氣悲壯。夢裏回頭真幻妄。鷓鴣蠻曲。桄榔村釀。晝取投荒像。

點絳脣 春日同友人妓遊湖

河口虛無。小舟點點如飛燕。遠山難辨。又隔垂楊線。浪拍空花。欲釣心情倦。佳人倩。花枝飄散。未許僧雛見。

點絳脣 送包彥平歸鴛湖

凍浦烟沉。荻蘆蕭瑟花如絮。雁兒成字。霜白人歸去。歲逼青陽。無計留儂住。儂未知。黯然別意。殘燒斜陽樹。

點絳脣 題孫世聲金石齋

水上人家。子雲草閣相如壁。空虛生白。雲氣封金石。經案茶床。一縷香煙織。風無力。床頭樹色。遮斷遊人屐。

避暑作

有個人家。半藏山翠。楓丹裏。獨坐屏風。消受煙雨縷。檢點生平。默默常無語。何妨避暑。但思量秦山松。峨眉雪。渭川萬竹瀟湘雨。是誰共與嵇阮。真爾汝。

臨江仙 讀書台卽事

婉孌北山松樹下。石根結箇岩阿。巧藏精舍恰無多。尙餘簷隙地。種竹與栽梧。高臥不須愁客至。客來野筍山蔬。一瓢濁酒儘能沽。倦時呼鶴舞。醉後倩僧扶。

清平樂 村居卽事

東墟烟綠。茸得黃茅屋。短短竹籬楊柳禿。時有鳧鷖來浴。從來拋俗。况有兒能夜讀。夢後一編閒一局。空笑世人碌碌。

一痕沙 舟中挾王六妓

記得去年穀雨。柳醺鵝黃春水。水上奏琵琶。一痕沙。曲罷留儂歸去。家在竹西溪住。古樹挂籐花。吃新茶。

粉蝶兒 詠清明北調九首

啼鳥。天付吾曹。浪神仙短歌長嘯。醉模糊批判花朝。任他風。任他雨。將花囉哝。這春光似酒難銷。肯付與落紅時。一羣

醉春風

紫燕貼風飛。黃鸝試雛巧。粉牆門外賣花人。一聲聲道。道穀雨新晴。禁煙乍歇。清明來到。

滿庭芳

家家祭掃。畫船容與。白馬超遙。提壺挈榼。沿村到。難畫難描。青竹杖。半挑山色。紫藤筐。亂插花梢。紅衫粉面。爭調笑。高呼低喚。齊渡小溪橋。

普天樂

北邙山。東陵道。英雄氣盡。松柏蕭蕭。太極兒。虛囿套。一片斜陽。閑花草。到如今。白骨堆高。紅顏粉銷。狐狸來吊。野鳥悲號。

折桂令

一場扯淡。滿眼蕭條。舊墳兒却翻了新墳。短蒿兒却變了長蒿。老農也難曉。把三尺白泠泠的短鋤。來犁着唐龔兒。不分茅草。漢陵兒。任意蘇樵。麥飯誰挑。椒酒誰澆。蒼兔青蠅。夜夜朝朝。

錦上花

粉塑的骷髏。十分輕俏。泥塑的皮囊。百般喧鬧。蟻穴裏。肌肉浪薰麝腦。鴉啄上。肝腸枉弄花巧。

么

牛羊眠一回。牧童睡一覺。兒孫們在那一處耍笑。七尺碑。向神前路踉蹌撲倒。龜背的文章。拈不出了。

碧玉簫

酒淚荒郊。天地總虛泡。挂劍松梢。凡聖總衰草。忒懊惱。紙錢飛。鬼磷號。風雨又飄。行人又勞。杜鵑喚道歸來好。

鴛鴦煞

彈丸世界多煩惱。轉輻心地多顛倒。名利何時了。陳中駒。夢中鹿。空中鳥。恨只恨聖賢拘緊的急。造化提戲的巧。坏土。忽忽草草。空博得滿地桃花紅。零星沒人掃。

右余作北曲。每於花影月陰時。自歌自飲。梁伯龍云。老子見之。當低首攢眉。不獨喚醒俗兒醉夢也。

步步嬌

遙憶去年橋上。會上多少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

醉春風 題小濤扇頭紅梅

道是桃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曾記曾記。恰似小濤初醉。

點絳脣 暮春同仲文振之過悟宗上人山寮題壁

春草如雲。夜來繡出生公石。鳥啼山寂。送盡遊人屐。有一沙彌。獨掩毗耶室。茶煙碧。峰頭月出。床上松花白。

松下樂 和張伯雨

年來何事太清涼。跳出鈎人名利場。滿園林竹樹。紛紛長。舉杯時。細草斜陽。掃蒼苔。拂白石。說一餉逍遙話。供一爐清淨香。要眠時。藤枕繩床。

敘

米襄陽志林敘

予讀陸友仁米顛遺事。恨其故實未備。嘗發意排續江東好古收藏之家。所遇襄陽書畫。小有題識者。輒手錄之。而范長康多讀異書。蓋討米事。尤醜類而詳。因題曰志林。請予序。余惟古今僞人多矣。惟米氏以顛著。要之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後人喜通脫而憚檢括。沓拖拉攏。沾沾藉藉。米顛氏爲口實。夫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書初摹二王。晚入顏平原。擲斤置削。而後變化出焉。其雲山一一以董巨爲師。詩文不多見。顧崖絕魁壘。有深往者。而公之顛始不俗。兩蘇黃豫章秦淮海薛河東德麟龍眠劉涇王晉卿之徒。皆愛而樂與之遊。相與跌宕文史。品評翰墨。而公之顛始不孤。所居有寶晉淨名海嶽。自王謝顧陸真蹟。以至摩詰玉陵金題。幾埒祕府。而公之顛始不寒。陪祀太廟。洗去祭服藻火至禩職。然潔疾淫性不能忍。而公之顛始不穢。冠帶衣襦。起居語默。略以意行。緝不用世法。而公之顛始不落。近代奉敕寫黃庭寫御屏。奮毫振袖。酣叫淋漓。天子爲捲簾動色。撤賜酒果文具。甚則僂視御前。研以歸。而公之顛始不屈挫。寄人尺牘。寫至芾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而公之顛始不墮狡獪。嗚呼。米顛曠代一人而已。求諸古今。張長史得其怪。倪元鎮得其潔。敷文學士與高尚書得其筆。滑稽談笑。遊戲殿廷。東方朔李白得其豪。故曰。一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沒於淮陽軍。先一月。盡焚其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舉拂。合掌而

逝。吾視其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其聖門所謂古之狂歟。洙泗之時。楚狂在接輿。濂洛之時。楚狂在芾。其顛可及也。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

## 范忠宣公全集序代

昔韓忠獻之稱范文正也。文武兼備。乃靖王室。不幸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其言格而未行。而行而復格者。凡十四五世。莫不咨嗟嘆惜。甚則委天之不克盡究其用。及讀忠宣集。而後知文正生平未了之事。蓋忠宣補之也。文正集傳者寥寥。而忠宣則有皓首經生。不及一見者。松司理毛君合梓之。遂成完書。余卒業反覆。嘆曰。文正忠宣皆名臣。第所遭有難易耳。慶曆中四賢一不肖。而元佑執政八人。奸邪居半。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慶曆勇于進善。而元佑勇于去惡。慶曆無法可更。元佑更而議法。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文正一忤夷簡。再忤夏慄。然較之蔡確蔡卞章惇。那恕何如哉。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文正論劉后。不過御政受朝。忠宣抗言。皆宣仁高太后垂簾廢立之事。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文正當仁宗景祐之初。而忠宣再召。當徽宗建中之始。治亂首尾。實管天淵。則文正易而忠宣難。嗚呼。忠宣所遭之難如此。及讀其箋表與夫竄謫流離之詩。意簡而韻淡。語和而氣平。有詩人溫柔敦厚之氣。而無俳人怨士。俏岸黷獨。不得志之意。此真古之有道君子也。忠宣初孕時。其母夢兒自月中下。以衣裾承之。明日得公。既就學。夜坐帳中。帳頂如墨。其後賦汝水篇。讀者已卜公爲公輔器矣。公生而受文正之訓。長復與孫秦山石徂徠友善。既入朝。司馬君實蘇子由劉元城韓持國皆相與倡和。及議論古今成敗得失。公卽不執政。當儼然爲一代儒家。况其出持使節。入踐諫垣。詞章彪炳。不愧文正之將相者乎。宋時幹蠱者。張魏公有敬夫。文正有忠宣。然魏公不可無敬夫。而忠宣不必有文正。則爲文正易。爲忠宣又難也。余撫吳中。謁義澤書院。恨文正忠宣集不廣行海內。今幸毛君克成全書。故序之簡端。且以望世之爲人子者。

### 三才圖會序

學憲洪洲王公。與其仲子太學君思義。博討羣書。纂三才圖會。以問序陳子。陳子曰。甚哉。王公父子之嗜學也。古之學者。左有圖。右有書。圖者。書之精神也。自龜龍見而河洛興。河洛興。倉頡造書。史皇制畫。圖與書相附而行。周官敎國子字學。首曰象形。形不能盡。而後諧聲。會意指事。轉注假借之法。助之。書者所以濟圖之窮。圖譜絕而三才之理無所考。雖有書與瞽瞍等耳。是故圖鐘鼎而燭神玄。圖旌章而昭軌物。圖幽風而知稼穡之艱難。圖王會而見蠻夷之率服。圖引裾鎖諫以勸忠。圖凌烟麟閣以志報。講學圖文翁之壁。禁酒圖旭己之屏。張牧寫成都周公禮殿。王右軍恨不見之。戴逵繪南都賦。范宣曰。畫之有益如是。甚則五經皆有圖像。如唐一行之圖大衍。成伯璵之圖毛詩。嚴彭祖張傑之圖春秋。夏侯伏明梁正之圖三禮。郭璞之圖爾雅。韋表微之圖九經。以至兵刑算數。井田鹵簿。喪服鄉飲鬼神藝術之類。莫不毫髮畢具。燦然可觀。圖譜之學。厥惟重哉。後世帝王將相。藏於禁府館庫者。非不充棟委地。然書存而圖亡者多矣。余嘗嘆息而深維其故。漢初典籍無紀。自中壘創意。中括分爲七略。收書而不收圖。一厄也。武帝置祕閣以聚圖書。明帝別開畫室。董卓之亂。軍人裂縑布爲帷囊以去。二厄也。梁太子綱數夢秦始皇。更欲焚天下書。侯景于謹高善寶相繼焚劫。圖籍二十四萬餘。悉化灰燼。三厄也。陳之圖史。隋得之。隋之圖書。唐得之一。覆于揚州。一沒于砥柱。四厄也。劉裕楊堅。惡符命識諱之書。凡有圖者。皆指爲圖讖。發使四出搜焚之。爲吏糾者至死。五厄也。徽欽建繼古博古尙古等閣。錄所藏大小禮器。哀至萬餘。南渡而後。象尊牛鼎。龍甌雁鎧。悉輦虜地。卽高宗好寫五經。宣付畫院補圖。而所圖幾何哉。六厄也。王濬平吳。應廢破蜀。皇甫真之定新都。辛術之克淮郡。不取秋毫。但收圖籍。此曹好文。寧可多得。卒付之搶攘狼藉而已。七厄也。任宏王儉之圖譜。阮孝緒散而歸之雜部。已自可恨。然總計內外篇當存圖八百七十餘卷。鄭樵去古雖逃。通志所記。亦不下二百三十二圖。經勝國而胡與漢。文字



不相知。八厄也。吾朝藏書。遠遜蓬山。近亦不及宣和。幸賴累葉以來。神聖當乾。奎壁無恙。祕文逸典。次第出。而所謂圖者。寥寥十不得一焉。此王公三才圖會之所由作歟。夫經天緯地。治人。儒者之能事。待是圖而後書與事。皆有所貫穿根抵。如明醫之洞見五臟。大將之布按六花。凡所以行變化而通鬼神者。于是乎在。即使絲繡平原。金鑄少伯。米狀山川。管窺星緯。豈若一披圖而博覽之爲快哉。昔張華問以建章宮制度。千門萬戶。陳引無遺。武平問以魯鄭族系。三相七穆。應對如響。余嘗疑史書或無是事。及觀此圖。乃知王公去古人未遠。且喜王氏之有歆向父子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 藏說小萃序

藏說小萃者。江陰李貫之所集本鄉說部凡七家。如湯大理之公餘日贊。張司訓之官遊紀聞。張學士之水南翰記。朱太學之存餘堂詩話。徐山人之暖姝由筆。汗遊錄。唐貢士之延州筆記。而其祖戒庵老人漫筆皆附焉。貫之刻既成。輕舟五百里。問序于余。余惟海內藏書之家百不得一。卽有之。非卷帙浩大。則多收宋刻。以角墨楮之精好而已。其實皆耳目所恆及也。書之難難在說部。余猶記吾鄉陸學士儼山。何待詔柘湖。徐明府長谷。張憲幕王屋。皆富于著述。而又好藏稗官小說。與吳門文沈都祝諸先生往來。每相見首問近得何書。各出笥祕。互相傳寫。丹鉛塗乙。斲砻不去手。其架上芸囊。細襲幾及萬籤。率類是而經史子集不與焉。經史子集。譬諸梁肉。讀者習爲故常。而天廚禁樹。異方雜俎。咀之使人有旁出之味。則說部是也。第小說所載。其中多觸而少諱。子孫之賢者。局矧不敢行。而不肖者。愕然如坐雲霧中。不解祖父撰述爲何語。間有詣門而求之。彼且狡掩掩匿。詫以十覆之藏。遂以千金之享。轉展一二傳。而皆已化爲鼠壤。蠹夾中物。或轉授灶下婦。截翦繡材。甚則付酒家。如靈武告身。僅博一醉耳。李貫之有道士也。孝友忠信。沉深讀書。獨能收合先輩之遺編。補殘訂訛。不惜餘力。頓使延陵諸君子之風流標格。亡之子孫。

而傳之君手。其亦有功於鄉之文獻矣。當今好古者。若不見嘉。則蓬山三館四庫之藏。而訪書之使。如漢之謁者。各道御史。皆無專命。則搜求隱籍。不得不屬之二三弘覽博物君子。貫之非其人哉。貫之祖戒庵老人好著書。垂九十不少衰。而貫之又善繩祖武。正如談遷。世爲史官。向歆校讎天祿。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書。令其弘覽博物。代有本原。非世之剽竊家。可同日論也。若使倣貫之例。推而廣之。鄉決際所謂因代而求。因人而求。因地而求者。其他盡在乎。是他日異書輻輳四面出。史臣且將籍手焉。毋獨以延陵一鄉之文獻求之乎。

### 姚叔信先生詩集序

余讀青峨居士詩。既已序而傳之。居士姚叔信先生之女孫也。已欲訪讀叔信先生集。其孫爾肅出之襲錦中。爲一奏。余始知姚氏子孫之騷雅。蓋自先生始。先生當時倡和者。皇甫子循。豐存禮。周公瑕。文休承。項子瞻。戚希仲。吳少君。六人。此一時詩壇之老耆宿也。先生與子循輩。皆已物化。其碩果不食者。僅一金華吳少君在。少君如病猴。警鶴。不與世相馴。而少年走名之士。喜躡朱門。亦遂不復物色之。今支離蕭寺旁。與破瓢短杖相語而已。少君每謂余。秀水有姚叔信者。真詩人也。今老死。其人不可得。余聞少君語。退而按先生之詩。清真恬和。溫雋安雅。其唐人矩矱哉。三唐姚氏。最以詩名者。惟姚合與鵠而已。以合之閒居二十首。鵠之縣州諸篇。置叔信集中。莫辨也。先生詩。獨詣深解。可以肩隨古人。旁睨時哲。乃掩仰藏匿。不肯噪目前區區尺寸之名。至爾肅出。始能爲先生名。姚氏一家言人之不可無。賢子若孫如此。吳少君無子而鬚髮尙在。故錢懋毅趙汝師尙能梓其詩以傳。如周公瑕八十而後無聞。度生平著作。非并入筆冢。便作泰山無字碑矣。可嘆哉。余以是益重爾肅之能不忘其祖也。爲序之以告詩人之有後者。

川上集序

敬陽先生既成進士。特爲海忠介公疏劾言者。出爲南陽教授。久之擢禮部郎。則又極諫。皇上闕失。又以東事彈論。當路三大僚。直聲震天下。請告退。居十餘年。間作制科文字。日課羣兒。及遠近門生輩。無他嗜也。夫先生未第時。得失燒中。商徵換聽。仰寄鼻息於主司。俯循步趨於時彥。卽高才宿學。往往轉喉觸嗔。百不吐胸中之一。惟林居士大夫。不忘本業。又能不諱臨文。則雖含毫戲游。而實有與古聖賢意旨相發明者。若敬陽先生是已。先生心事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故其文光華洞達。而絕纖翳之累。遇事敢發。如黃河無返勢。雷霆無遺聲。故其文剛大而有餘氣。清虛絕俗。如無瑕之璧。辟塵之犀。故其文純雅高潔。使人不敢以褻視。好別是非。君子小人不遺力。如鏡在空。如劍斷髮。故其文議論濯濯。條理精明而不亂。憐才獎士。急難解紛。遑遑惟恐失之。如春生等於秋殺。故其文宛轉綿麗。嬌花嫩草。無所不有。蓋嘗論之。讀先生之文。卽使白首應甲乙科。又應童子科。度所向無前。若進而與之談。及考其行事。則古所謂魁梧大人君子者。當不肯屑屑爲此經生語。而予獨於神情間求之。其人與文。真一一皆相肖。夫至於人文相肖。而後知先生。非苟爲言者也。豈惟言哉。盛德大言。在其中矣。慕先生者。請卽於是編求之。

屯雲居寤言序

余草堂多任九峰間。鹿車魚剎。獨往獨來。間挈一二通客自隨。往往以事逸去。客笑曰。安得武陵源。朱陳村。鷄犬花木。耕釣婚嫁。至死不出鄉耶。余曰。寧望是。是山數里內。倘有高流韻人。翦茆椒。築岩戶。絃誦詠歌。而余得負琴腰。笛而從之。不勝許由東家隣乎。孝子沈報。余曰。張伯復先生。近且經始細林。斧石而驚嶺出。鑿路而鳥道見。不風而濤。松有萬章。不速而至。峰有數點。台可捫。月溪可釣。雪。它橘。柚。花。藥。叢。篠。偉。儼。四面輔之。堂垂成。而鄰父老來觀者。

嘆息曰。不意王屋張公舊遊。而今果俎豆於此。公而有靈。鹿窩鶴館。月潭雲洞。庶其曳杖而來斯乎。余聞而大喜。追往視狀。如孝子言。而至奇更有不盡吐者。得伯復子襄子念父子之記若詩。而山之奇始無憾。自古祖孫文士。惟謝玄之於靈運。杜審言之於子美。不聞子而孫。孫而又孫者。組織烟霞。點繪泉石。一家麗藻。將與簡文古碣。素雲仙蛻。共傳於無窮。而余亦得往來此中。所謂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今且實允蹈之。第未省武陵朱陳。曾有此素心兩人不。

### 鄒公履稿序

吾松峰九。僕得其四。縛茅種樹。弦歌其中。與一二野納逸民。共結人外之遊。高座授經。非余好也。然又不欲爲矯分抗情。門外屢至。輒便引內。間日流連。如所謂斗酒相娛樂。奇文共欣賞。此語僕誠有之。往歲鄒公履來訪。以文奏余。余灰心此道久矣。讀之不覺橫挑伎倆。蒲團之上。眉飛肉舞。噫。君之文乃能奪我乎。夫越石却胡。劉根召鬼。此以聲奪也。趙娣入宮。邢夫人望而泣下。此以色奪也。漢徙新豐市。不失尺寸。卽鷄犬亦認識其家。此以格奪也。謝玄以八千人當符堅九十萬之衆。楊玄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此以氣奪也。高孝珩鳩選畫鷹。黃荃鷹掣畫雉。李伯時寫殺一川花馬。此以精奪也。又其至者。如魯陽揮日。錢鏐射潮。神仙奪陰陽之數。忠臣孝子奪君父之心。變化窮極。不離方寸。而况區區文章之小技乎。公履筆有口。文有膽。江東之才。無出其右。而又沐浴于家學珠玉之淵。其文馨香味色。與夫格調神情。種種奇幻。殆不可以知知識識者。卽不佞灰心道人讀之。且無所不奪。則其能奪主司之鑒。與造物之權可知。僕傍觀人。當自不妄。無已請質之君家學憲先生。

### 秦稅紀序

御史持國余公。在台中鉗勒諸璫甚法。皆莊憚御史。御史巡關中。關中稅者梁。先聲攝之膽落矣。曰。是嘗以司薪窳小黃門者。是常案某養子某奴者。是嘗械四方進金亡命兒者。于是欲說中公禍。無短長。則陰結左右。置蠱潛毒。公公發其奸。嘔惡血。蠱蠱如菽者百餘。數昏督欲死。得不死。公之子震伯見公跽日夜泣。挺劍躍馬。欲執仇西入秦。交遊遮止之。不果行。因慷慨作志感詩。未幾。則梁璫撤回。又作志喜詩。詩不能盡者。盡載之。先後記中。讀之悲憤交集。涕笑橫下。真忠臣孝子之志哉。嗟乎。執法如御史。幸而勝爲公。不勝爲膺爲滂。爲浮爲球。大則五屬。小則髡鉗輸右校耳。勝則震伯幸爲子。不勝非斬仇祭墓。則含笑詣獄。豈肯出龍氏娥羅氏玉兒女子下哉。賴天子神聖。臣不死難。子不死仇。戰勝而肥。發之歌詠。卽日御史西秦還。出此讀之。父子相向抱持泣。更不知掬幾斗淚洗面也。震伯神用清審。志氣貞立。三十時。從京師短衣單綰。尋師秀州。匹騎走三千里風雪中。津吏不知爲御史兒。此可以觀震伯矣。震伯讀書破萬卷。文章如排山倒岳。要自奇男子。細事不具論。

秦稅紀再序

余讀易。後萬事灰心久矣。爲震伯題此叙。得無陳元龍豪氣不除耶。雖然。龐娥爲父執仇。申屠蟠十五歲上書外黃。合頌其孝義。蟠處士也。而少年意氣遂如此。余何忍當震伯而失之。震伯曰。某曩者不聽諸君言。脫身往何若。余曰。蠱之六四爻有之。裕父之蠱往吝。象曰。往未得也。震伯曰。然則今日何若。余曰。蠱之六五爻有之。幹父之蠱用譽。孝子討仇。志雖未行。而譽章矣。御史傷於蠱。卽以蠱卦爲震伯一洗胸中之忿忿可乎。震伯笑曰。善。請更記之。

聞雁齋筆談序

六經之支流餘裔。散而爲九家。自稗官出而九家之散者始合。蓋其說靡所不載故也。小說獨盛於唐。唐科額歲

一舉行。才子下第。白首滯長安。不得歸。則與四方同侶。架空成文。以此磨耗壯心。而薄滌旅况。故其文恍惚弔詭多不經。而宋之士大夫。獨不然。家居退閒。往往能稱說朝家故實。及交遊名賢之言行。而籍記之。有國史漏而野史獨詳者。王荆公云。不讀小說。不知天下大體。非虛語也。宋太平興國間。既得各國圖籍。降王諸臣。或修怨言。于是收置館閣。給賜筆札廩餼。使之編纂羣書。比時總計古今小說筆記。得一千六百九十餘種。吾朝文集孤行。而野史獨訕。惟楊用修王元美兩先生說部。最爲宏肆辨博。而文亦雅馴。餘不能望宋。而况唐與六朝諸君子乎。比得吾友張元長氏聞雁齋筆談。其流便爾雅。似子瞻。而物情名理。往往與甘言冷語。相錯而出。劉義慶段成式所不恆見也。元長貧不能享客。而好客。不能買書。而好讀書。老不能徇世。而好經世。蓋古者狷俠之流。讀其書。可以知其人矣。豈特奄有九家而已哉。

### 臥遊清福編序

俞使君宰華亭之三年。政潔而民蘇。絃歌之暇。手纂臥遊清福編。命陳子序之。余聞之。名山洞府。造物不付之冠劍車騎。貴人而私之隱君子。此語似有致而實否否。夫王公大人之遊。或侍宸輿。或領使節。屯軍駐蹕。問俗褰帷。小有未濟。則兵丁曹伍。腰鐮負鍤。而前導之。能使目與足兩無憾。而後止。若蓬蒿逸民。不過三尺筇。與一輛屐耳。歷覽幾何。而辱之曰。遊則不得不退。尋紙上之陳迹。而指數之曰。是某水。是某丘。若置其身心。空青純碧之間。以稍自寬云耳。則臥遊編者。冠劍車騎。貴人可無。而隱君子不可不有也。且山遊之難。我知之矣。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半出於神鬼護呵。俗子命車。則風雷雨雹。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遊。孺岩虎窟。蛟穴鼉宮。與夫族冢叢祠之林。狐狸嘯而鶻鷂啼。非有膽智者。不能遊。棧腐梯殘。葛枯蘿脫。非捷如猿鳥。而頑如樵牧者。不能遊。寒暑載途。變色而進。喘不續吁。胸與膝拄。非精爽壯旺。而好奇者。不能遊。諸遊具矣。而糾於俗務。頓於老病。左於非時。甚則興盡者。才盡。才盡者。

山川之秀亦盡。而遊不必記。記不必文者多矣。甚矣。遊之難也。非遊之難也。難於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川。幻住陵谷。變遷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即天地。且無所恃以久存。而何況山川。又何况游者。嘗試訪古今遊客姓氏於仆碑斷礎中。野艸夕陽。冥冥漠漠。而幸有一二記遊尙在。則昔人涵雲嘯月。討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所不及。臨幸者皆得與巢公一壺。壺公一壺。共縮而游之。几上比之王玄仲。舉燵爲信。韓昌黎慟哭縋書。詎爲勞逸哉。是編也。無問隱君子與冠劍車騎貴人。但有清福者。然後出此以授之。

詩經註疏大全集序

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於詩者多矣。詩三千。仲尼刪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其逸詩之重複而不可施於禮義者。抑何多也。一疑也。三百刪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矣。三百篇詎獨無恙。卽無恙而錯簡散帙。能如仲尼之舊否。又一疑也。鄭玄受毛詩於馬融。融作傳。鄭作箋。毛公之學孤行。而齊魯韓都廢。三人言則從其二。一毛公安從乎。又一疑也。鄭衛漫矣。老儒莊士。泚筆洗口而讀。不欲竟仲尼登之簡編。夫乃非放鄭之旨歟。又一疑也。說者曰。鄭衛諸詩。聖人留之。以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醕酢之間。鄭伯不賦。鴟奔乎。六卿不賦。蔓艸乎。太叔不賦。褰裳乎。子柳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車。子柳不賦。檠兮乎。則似又不得以淫聲目詩也。又一疑也。雅奏庭頌。奏廟風奏房中。其否否者。風雅之變也。吳季子觀樂而邶鄘衛鄭皆在也。則既比之聲歌矣。又一疑也。一函詩也。今以爲風。而康成割一二章爲風。三四五章與六章之半爲雅。又割六章之半與七八兩章爲頌。其說蓋祖於周禮之幽雅頌而設也。一函詩如此。而他可推已。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爲子夏。范蔚宗指爲衛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則小序者。漢儒之詩。而非子夏所傳於仲尼之詩也。又一疑也。序雖不出於子夏。漢人去古未遠。度有所師承。而朱紫陽拊擊小序不遺力。又一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第論易則二五爻

必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乎。又一疑也。昔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科斗鳥跡。垂東漢後。而篆隸更爲正楷。點畫小訛。厥旨大戾。六經皆然。微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聲之文字。今且調一人之舌。而約束曩時十五國之韻。其齟口者。盲師僮父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韻韻之。韻不叶不能揣情。情不得不能知人論也。况陰陽禮樂艸木魚禽之數乎。宜其崎嶇於文墨。而附會於訓詁也。文墨訓詁多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然則詩將終已乎。吾友陶逸則之言曰。詩非朱紫陽之詩。亦非毛公之詩。而古今人之詩也。小之杯盎池沼。大之江淮河濟。人皆曰。水在是矣。而至人蹈之以爲地。魚龍窟之以爲宮。則水豈一人所能定哉。故以一人言詩。不若以衆人言詩。詩至註疏而漢唐具矣。大全而未具矣。陶子簸汰繁冗而衷出之。小羣渙大羣合。洗發古人眼目於制科文字之外。簡者可思。精者可傳。余讀之而疑去十五。凡重經術者。所必不廢也。不特詩人之解頤而已。是爲序。

### 栖真志序

余性好山水。旣不能如焦先孫登露寢窟居。又不欲如戴逵陶宏景緇氏辦百萬資。梁武起第。月給茯苓白蜜。但于九峰間披別岩窟。發除榛莽。結艸堂藥室以居。牀頭惟老易及栖真志而已。栖真志者。孝廉夏茂卿先生所撰。大約品裁類劉子政之高士列仙。而精微雋潔。又酷類臨川新語。讀之使人心魂洗刷。眉肉飛舞。恍然振衣解帶。挾我於罡風灑氣之上矣。先生束髮負大志。精綜三氏之書。筆端寸膚。能化霖雨。願久謝春官不上。閉戶著述。闕然抗域外之思。俯仰吟嘯。神仙耶。處士耶。其英雄之退步耶。吾不得而思焉。自古英雄玩世者。進則圖像麒麟。退則聞盟猿鶴。青山無恙。丹簡尙虛。上之如范少伯。張子房。李長源。無論已。次則希夷子。無名公。其得易再深。其霸王經世之略。甚具。能悉歛生平之豪氣。雄心。栖洛陽華山以老。蓋神仙處士皆半之。茂卿先生。非其人歟。余退士無所知識。僅以丘壑烟雲自驕。而先生屬以栖真志序。正如從捕魚人問武陵源。知有鷄犬桃花而已。居者之爲秦。爲晉。爲仙。爲隱。



漁父不知也。

### 武則天刪僞經自序

余於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抄。既已序而藏之矣。已於藏字函得隋衆經目錄五卷。宗字函又得隋衆經目錄六卷。秦字函又得則天氏刊定衆經目錄十卷。而僞經之目附焉。夫月印印水。水水相同。心印印經。經經相似。今前寫後譯。私增僞滅。蘭艸混於東薪。鳳鳥雜於鳴鳩。是非頗謬。一至此乎。然而且有疑焉。武曩佛氏之所訶也。戕殺國母及君之子三人。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勝紀。犯佛之殺戒者一。改旂幟。易服色。更廟號。窺竊昭陵之神器。幾至不祀。犯佛之盜戒者二。鸚鵡聚塵。穢德章露。北門出入。非至白馬寺主蓮花六郎而已也。犯佛之淫戒者三。武氏既不知有戒。又烏知有經。雖建佛造寺。自敕爲金輪皇帝。吾恐當時刊定者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大抵武氏以蛇虺性。現乾闥婆形。以羅刹心。作比丘尼施。此亦無足怪。而余獨怪隋文帝與唐文皇。皆以振世之威。而獨委心帖膝於黃面老子。是豈有宿本耶。隋文帝嘗云。朕興由佛法。而好合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少時在寺。至今樂聞鐘鼓之聲。史曰。帝故同州般若寺尼所抱子。那羅延也。唐文皇亦輪王十善化世者也。隋智周等資梵經自西域還。敕付有司。選人翻譯。帝且親爲撰序。又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金琉璃瓶。侍者二人。散香百二十斤。分道送往三十州。州境諸官。步引四部大衆。共以幢蓋台輦。種種音樂。供養闡遠。而唐柴大師抵屬賓大林。以至麴闡國。與胡商八十人。渡狹伽河。至中天竺。窮探大乘。以象馬馳還。文皇迎見於儀鸞殿。敕入弘福寺譯經。經成宣賜九道總管。又賜寶剝刀百金。磨立等慈寺於鄭州。破劉黑闥。立昭福寺於洛州。並官給供度。敕虞世南李伯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等。分撰新寺碑誌。當時經獅律虎。及一切人天龍象。聯瓢接錫於法官殿廷之間。而二祖之慧可。四祖之道信。天台之智者。三藏之玄奘。尤爲鬼特。宗旨明。

敷乘普。皆其力也。噫。盛矣哉。隋唐之間。經最顯。海內最太平。而幽靈變幻之迹。亦時時足以撼王公而怖士庶。如慧琳供養塑像。忽生鬚三十六莖。道遙之柩。五百異花。遶屍而生。長可一二尺許。隋文與后每食從齒下得舍利。以銀盤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化二。凡得十九粒。多放光明。即唐文皇行方等悔法。見光明中有七佛現。是古今書史之所不載。而震且國中之所罕習者。此事一二傳先朝宮監。必尙能言之。而武氏攝於異聞。且當破毀三戒之後。又數見王后蕭淑奴鬼物爲祟。如死時狀。避居洛陽。不敢歸長安。蓋妖狐之精爽。至是亦老且耗矣。日暮途遠。計無復之度。所以懺宿垢。脫重愆。當有甚於二帝者。此紛紛經像之所由造歟。乃知二帝以英雄作佛事。猶有屠沽擲刀之意。故名繙出而與之遊。若武氏非兒女子之昵昵香火情。則野姑村媪之膜拜禳祝者耳。且掖庭有懷義僧。而大德慈菴。其肯擁花座而翻貝葉之文乎哉。吾故疑曰。武周刊定之諸經。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即使果僞。猶不失東西晉及六朝筆。惜哉。悉舉而汰之。令後世無以見其短長。邢子才云。校書思詛字。亦是一適。蘇長公愛談鬼神。強謂人曰。汝試妄言。而吾妄聽之。此吾所以猶致惜于武周刊定之僞經也。雖然。存其目可也。

### 建文朝野彙編序代

自古天下之最重者。莫如綱常。此必君與臣相與主持而羽翼之。而後世道人心咸有賴焉。叔方少從先人之訓。每覽往記忠臣義士。輒正襟相對。感愴歔歔。願爲之執鞭而不可得。少長幸以柱下。忝侍聖朝。嘗以建文仗節諸臣。請諡請祠。請修治塚墓。請恤錄子孫。而交遊姻黨之波及。以世世編成者。請一體赦宥。蒙皇上俯採末議。特賜允行。蓋萬曆甲申之十二年也。近者詔修正史。言臣亦以建文爲請。皇上許復年號。并綴其事於洪武之末。噓枯吹生。繼志述事。一舉而帝王之仁孝備矣。叔方陞伏田野。無所報稱。因藥槩建文君臣遺事。以竟初志。凡朝政日繁。月月繫歲。今次第可考。曰遜國編年。臣義絕者削不書。死與去者則書之。而官閭亦附焉。曰報國列傳。聞見相沿。而是非真。

訛復相半者。曰建文傳疑。列聖之詔旨與諸臣之章疏。業已鑿鑿見諸施行。而事始大著白矣。曰建文定論。以上雖出鄙臆。而不敢增損一字。進減一辭。總名之曰建文朝野彙編。昔高皇帝既定胡服。遂命宋濂王禕等纂修元史。元將福壽戰沒。敕以崇祀。諡以忠肅。擢其子爲太僕少卿。聖祖培植不三四年。而死國者。項背相望。豈非風厲之明驗歟。夫元史且修。何況建文。元臣且旌。何況諸君子。此叔方是編之所由彙也。緬惟文皇帝入繼大統。黨禁嚴迫。凡係諸臣手蹟。卽零星片札。悉投水火中。惟恐告訐搜捕之踵及。故其事十無一存。賴有好義之士。私識而祕藏之。禁解以後。稍稍始言革除事。然聞金川失守。卽御史給舍。縋城死者四十餘人。北平省屬州縣長吏棄官去者二百一十九人。其他轉相株蔓。且竄且死者。又不勝紀。是皆泯泯無傳。惜哉。姓名之傳。止此而已。所以然者。諸君子子孫甚微。當年之史筆甚諱。後世之探奇弔古。訪求其故聞而搜揚其風節者。人又若以爲甚冷甚迂。而不知開闢以來。未絕之綱常。實續於此。愚以是不揣拙鈍。不憚綴瑣。凡國家之掌故。郡縣之記牒。以及山經地志。崖經塚刻之屬。或檢一事而反覆他篇。或覈一人而流連竟帙。或重複以證其蹟之同。或互見以求其理之近。如是者三年。而此書始成。竊嘗私幸革朝去今。雖二百餘載。其因革損益之故。歷歷尙在目前。忠賢雖死。而一腔熱血。十族游魂。上可與夷齊爭光。下可與田橫比烈。其混蹟緇黃。埋名備販。賣卜絕域。痛哭深村。斯亦殷頑民晉處士之伯仲已。大抵天子之主持綱常。在爵賞祭贈。恤錄褒異。而表章之。以已往勸將來。上之事也。臣子之羽翼綱常在筆札。進則疏請之於朝。退則哀集之於書。以空言作實忠。下之事也。叔方有仰止之念。而又幸逢聖明不諱之朝。於義無隱。則一切纂述。必使無負於諸君子。使諸君子之心迹。亦曉然無負於天下國家。而後庶爲全史。不然。當時之忠骸義骨。老人女子。猶能竊而負之。狐猿猶能泣而守之。今區區僅一空姓名耳。若不爲之收拾就緒。死者無所表見。而弔古者無所考衷。精爽銷沉。英風黯澹。此豈莫頑激貪。發幽闡潛之初志哉。用勸是編。以竟末議。他如叔方前疏所請。諡未及盡。錫祠未及盡。建子孫未及盡。錄親故之編。成籍者未及盡。除幸惟聖明。實始終之。并以俟後之君子。

## 建文朝野彙編序

余少讀史。至革除之際。不數行。輒涕洟不禁。往過嘉興屠侍御。以建文朝野彙編若干卷示余。余爲參互校訂之。嘆曰。侍御何志之悲。而慮之深也。蓋自由治世之史直。治而非治之史亦直。亂世之史諱。非亂而亂之史亦諱。革除之時之泯泯也。後世諸君子之撫拾也。與夫侍御之檢括而參合也。治耶。亂耶。可以觀世焉。吾嘗怪武王克殷。御倒戈之衆。猶諄諄告語。指天誓鬼。以明心之無他。而漢高帝剖符封功臣時。天下已大定矣。顧不能不紆意于雍齒。蓋天下之羣力羣策可屈。而匹夫匹婦之疑。不可以少蓄。如此乃革除之政。顧獨以重典刑亂國。與先代異道而同治。意者國不易姓。市不易肆。襲高皇帝之餘威。董震壓之時。有或然當然者歟。而當時執筆者。顧怵焉。遂欲以一時之諂心。抹煞千古。諸凡可悲可涕之事。悉輟而不錄。會幾何時。刀鋸尙暖。箕裘衰然。而弔湘哀楚之詞。已充撥濫溢如此。而千百世以下。遼遠不可知之人。展轉口耳之外。又當何如也。嗟乎。尙忍言哉。故與其使仇詛吾親。不若及我子孫。得引咎以謝焉。滅曲直不載。不若直陳其狀。而微示以無可增加也。斥野史爲盡說。不如互述其異同。而明見其不必盡情實也。然則侍御之直也。乃所以善行其諱歟。大哉。文皇帝之詔也。革除諸臣。且儼然賜之祠額矣。而議者尤有憾曰。建文之不備史也。不復號也。於綱常闕焉。夫綱常者。萬古之綱常。寧以區區廢置爲定闕。吾第思其久闕而乍完。水奔荳激。其所傷尤有大於備史復號者也。則聖子神孫。豫爲之計。以殺人心之不平。而關後世之橫口。是亦繼述之善者也。

## 皇明世說新語序

昔臨川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唐江州潯陽縣主簿劉肅倣之。爲唐世說。吾明翰林院孔目何良俊自唐宋以後。

博采及於宋元爲語林。而皇明闕如也。吾友李節之。性好異書。自國史郡史家史。以至山鐫冢刻。及稗官言。無不綜覽。因援臨川義例。排纂皇明世說。既成。乞序陳子。陳子讀而異之。曰。是書也。節之有數難焉。晉以清言爲宗。宋儒竊之以爲江左難端。吾朝懲咽已久。士大夫無可着塵尾處。卽有之。支許王謝安在。則甚難。郡國官師名姓位號。無一雅馴者。則甚難。二百年中。凡可笑可涕。可駭可愕。可思可記者。代不數人。人不數事。則甚難。臨川雅好文翰。名士塗集。所著有典叙。有集。有徐州先賢傳。非止世說而已。今節之撰。自獨創。能召陸展。何長瑜。鮑昭諸幕客爲助乎。則甚難。劉孝標之注世說。分引輿籍。皆出正史外。其見於高嗣孫緯略者。凡一百八十八種。則臨川所藏。又可知矣。節之藏書幾何。則甚難。臨川宗室之表。以平西將軍都督荊州。知開府儀同三司。最爲文帝所愛重。授簡傳餐。物力饒裕。而節之才且貧。尙兀兀困諸生間。則甚難。雖然。假若畏其難。懷不敢出。則吾朝之風流文采。將遂化爲子虛。亡是公而已乎。大抵著書如交友。其始也難合。則其後也必久全。吾許節之必傳者。以此節之嘆曰。甚矣。眉公之知我也。吾雖不能上擬臨川氏。然以視唐世說。則加雋。以視語林。有宋元而無皇明。則加廣。劉何二公而在。度必黜首。以鼎足許我。余曰。然。請序而著君之所難。以告峻求於君者。

## 唐道徵文序

唐道徵性地孤直。面目嚴冷。自讀書掩戶海外。斤斤如也。故其文恬靜貞潔。有古人之風焉。如其人矣。既舉廷試。第一人。海內有欲行道徵文者。于是唐子問序于陳子。陳子曰。唐子志士也。而猶欲以文行者。何也。唐子曰。爾不見瓦石之在地乎。小兒羣戲。或削以爲棋。或累以爲塔。老人長者。過而見之。則笑其穉且鄙。然方其爲棋與塔也。小兒其忍遮釋之乎。以小兒之耳目手足。悉縮而聚于瓦石之上。則瓦石尊矣。吾非欲尊吾文也。吾將以吾文爲棋爲塔。相與兒戲焉。何不可也。至于日暮羣散。一笑而已。又至於升冠戴弁。不習兒弄。儼然如老人長者。思之亦不過一笑。

而已。吾又將以吾文與天下爲棋爲塔。相與兒戲焉。以公此一笑。何不可也。陳子聞之曰。有是哉。唐子之言也。其言幻。故其文亦幻。吾乃知唐子之視富貴。必以浮雲相命者也。雖然。天下國家。非瓦石也。異日由狀元作宰相。執虛捧盈。若爲棋爲塔。惴惴然惟傾仆之是懼也。則幾矣。不然。吾懼小兒之攘袂而笑子之後也。唐子曰。善。請以序我文。以代紳語。

### 王節婦完節編序

蓋聞易著從一之爻。詩詠靡他之詩。或剋面引鏡。或滌耳用力。或斷髮告誠。或截鼻見旨。誘之吉士。而蘭茝不改其勞。說以大人。而薑桂彌植。其性啾啾涕泣。豈惟行洛傷神。慷慨從容。直使閨房砥節。厥有袁氏。實嗣徽音。袁氏者。司徒俞廷之女。茂才王賓之妻也。齟齬柔嘉。弱筭婉孌。博綜師氏之訓。柏勤符女史之箴。叶吉鳳占。通名雁幣。采蘋采藻。奉君子之清塵。鼓瑟鼓琴。得大家之雅度。千秋信誓。松柏結爲同心。二豎見殃。芙蓉損其並蒂。含啼掩抑。顧影低迷。首以還飛。心逾荼苦。玉韞施而不御。錦帶委以下垂。蟲挂明璫。塵栖綦履。跼坐膝登之側。減餐總帳之旁。無意人間。願從地下。宗親曲爲勸解。死生幸緩須臾。或趙氏之孤可存。則若敖之鬼未餒。何期兩嗣。連作下殤。龍劍入津。雌雄拆偶。螭環斷玦。子母分飛。恨鳴鳥之太殘。嗟螟蛉之卒祝。心灰意迄。淚碧腸枯。鬼伯侵尋。司命無主。嗚呼痛哉。昔阮瑀沒而魏文悼其鰥婦。任咸逝而潘岳哭其寡妻。然而穉女始孩。羣兒滿眼。非若隻鸞單鶴。驟分破鏡之中。兼之一卵二雛。復攬覆巢之下。伊誰舉案。若個牽衣。慘旣非常。命亦隨盡。倘使邦君。舉旌廬之典。天子。頌表墓之書。幼婦摘辭。貞姑賜號。流傳青史。應知骨有餘香。相見黃泉。畢竟面無慚色。敢鐫琰琬。以俟丹青。

### 趙無聲全集序

唐婉兒從報殿樓中品羣巨鷹制詩。紙落如飛。沈宋退而心服其鑿。郭汾陽子隱。集名士賞詠。昇平公主幃而觀之。李端探有佳句。內酬以異錦駿馬。余嘗笑爾時詩有定價如此。後世以趨養取士。士嘔心枯髯。畢意於公事業。往往有技成而勿奏者。豈衡文家反出兒女子下哉。曰不然。文患不真耳。苟真矣。譬如書法名畫。好古者望而見之。氣奪心死。又如照膽之鏡。吹毛之劍。神姦避。魍魎伏。則精彩相逼之極也。而何況於文。趙無聲者。當湖之奇士也。余雅知其品落落。與古人爲曹耦。而未識其人。至是從燕邸以文見示。且屬其子千里外乞序于予。予讀無聲文。所謂迷言質言。易言者。深乎秋蟲之蟄也。悠乎春絲之揚也。淡乎黃鐘之律也。迅乎馬駒之禮也。激乎孫真人之嘯也。秩秩乎王良之御。周官之禮樂也。文至於此。習者不覺而讀者覺之。即讀者不覺而文之精彩迫而覺之。古者馬仰秣。魚出聽。鷄解僧爽之經。石點生公之法。皆是物也。由此而推。律呂不足以格人鬼。則聲氣未通也。陶冶不足以鎔金土。則火力未透也。技不足以動主司。取高第。則文章之精采未真也。吾不知文。吾知以趙君爲證而已。或曰。子之持論固也。是不有命歟。余笑曰。黃葉止。小兒啼。知其爲黃葉。則更啼矣。李廣見虎不見石。知其爲石。則射不復飲羽矣。目中無文。文中無命。而後文可以造命也。噫。此即趙無聲之所爲迷言也。有大迷者。乃有大悟。迷則質。質則易矣。主司無以難趙君矣。假令易地而入唐之名士席中。吾未知沈宋悉敵何似。即李端異錦駿馬。其不落趙解元者幾希。

## 王辰玉全集序

昔人云。文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今辰玉是也。予猶謂未足定辰玉。辰玉五十六。和淵明歸去來辭。名聞京洛。二十渺然人外。借子讀書文型山。因相與訂異日楊許碧落之遊。丙戌。予入山中。辰玉以春秋擢領解額。士子傳寫其文。如錄講議。推類十年。一切愛憎口舌。都復不較。戊戌。旬旬母喪。鮮華丈夫。枯墨如削。久之。收召魂魄。粗復鬚眉。然性至孝。往往帖身束脰。檢護相國藥石。殆無遺晷。閒以膳寢之餘。給賓客酬觴。咏弄翰墨。不

知何緣。省治文書。撰述盈卷。精微光明。札札浮動。又皆附麗經典。半發性靈。度其才識。頗近於不可思議者。辰玉文成。恆輒在笥之祕。嚙臂灼骨。不以示人。曰。吾不欲以區區小技投窺人。少年如驥子爭逐。鷄雛索鬪。博山中冷眼人笑耶。意蓋嘆指予也。予惟辰玉清遠簡潔。道義重而名心輕。卽古人辛苦立言。非其所急。矧經生言哉。然言至此。自不得以經生了之。凡人之戰。一鼓作氣。再則衰。三則竭。辰玉十年不戰。何竭之有。是役也。辰玉無所見奇。但使海內知名之士。猶得伏前茅而買後勇。則辰玉故是左證。然辰玉左證既爾。何應兩度勒。次第二人乎。文有定價。毋乃欺我。

### 題禁齋序

婁江袁在心。貧而才。所居僅護軍席門。長卿四壁耳。然深沉讀書。汰選公車文。甘苦徧嘗。不妄甲乙。至是得諸名家。所爲文若干篇。文不甚夥。而雋永豐腴。心口競爽。是其禁齋乎。余嘗讀古之食經。馬琬撰者三卷。崔氏撰者四卷。齊冠軍將軍劉休撰者一卷。鄭虎臣撰者二卷。淮南王撰者百六十五卷。蓋人間之豪。幾盡矣。而以四時御食志。及梁大官食法按之。則十不得一焉。天厨所供。豈葷肉家思議所能到哉。在心禁齋名是文。意蓋出此。雖然。以神仙流濯視之。卽天子禁齋。將無腐儒之餐乎。在心笑曰。吾曹經生也。方墮功名鼎鑊中。未能如神仙不火食。第染指天禁。一嚮勝人間酸餽乎。請姑題數言。以俟世之舌頭有骨者。

### 紀遊稿序

昔遊有二品。而今加三焉。賈之裝遊也。客之舌遊也。而又操其邊幅之技。左挈賈而右挈客。陽吹其舌於風騷。而陰實其裝於稠縠。施於今而遊道辱矣。吳人遊者。始於季札。彼豈其得已哉。脫國之難。而巽迹以逃。當是時。可以高



枕而臥。季子之影。老於太湖之濱矣。今遊士非獨產吳。然出無津梁。往往藉口于長氏。以爲遊祖。馬蹄車轂。凌競道傍。甚者。青山白雲。不以稅駕。而耽長安中如深帷臥榻。青蓮有云。但識金馬門。誰知蓬萊山。遊道之賤也。甯獨今日哉。王子辰玉。以許邁之骨。挾宗炳之好。帶五湖界五嶽。欲以汗漫之觀。悉收而羅之。雙睫而緣。且小礙。今稍露一兩班于遊紀中。讀其言。可謂口爲繡筆。爲絲矣。立長安四虛之衝。耳目手足。不爲洛塵所埋。而鴻飛蟬嘯。時軒然於煙霏林竊之間。高情拔韻。何其處曠而彌靜也。余與長孺之嗜遊也。與王子同。近者。又更其嗜。而爲倦草莽。撫躬落落。有深意。意欲遠遊。則以床頭老易。及王子遊山記。展讀數行。未嘗不置我於雲梢鳥背上矣。候天下他日。遊道少清。我當從爾騎泱泱之鳥。相與窮無窮而極無極。不然。如黃冠解瓢笠。而乞外護。緇衣謝鉢下之食。桑下之宿。而托棲齋宮。遊人脫跡山中。而錯趾山外。皆余所不能解。而亦余之不敢從者焉。遊倦矣。今且解車休馬。手王子記遊一編。瞌睡半生。毋與客買肩隨而趨。爲青蓮老人所笑。

## 題顧仲方詞序

顧仲方先生。以雕龍繡虎之才。爲風閣侍從。長安諸薦紳。咸東錦交先生。片言片楮。往往爲寶。時因杯酒間。忽動鄉國之想。乃請作江南春樂府。使一片燕巖頓豁。而身遊於小桃弱柳隊中。至于詠物留情。各抒才韻。繪擬所至。生氣湊合。可以奪化工之權。結思人之涕。蓋出其餘膏剩馥。便能鼓吹詞場。遞傳千古。譜風流者。舍仲方吾誰與歸。吾謂此曲。當以司空圖松枝筆。李廷珪豹囊墨。及薛濤五色雲錦箋。各書數通。以佐花月。而又令綠珠雪兒。從步絲幃後。醉拍紫玉板唱之。則一字一絹可也。

## 題筆花樓詞序代

詞家獨元人升堂。沿及國朝。則楊用修。祝允明。庶幾攝齊耶。若近代諸家。非不有白雪聲。然核古實。則乏才情。工藻績。則鮮本色。非字懸千金。胸富五車。未易語此。今仲方先生此詞。皆從長安風沙煙塵中。以綺語破愁思。羈况。故片言落人間。買者紙爲貴。歌兒舌爲燥也。昔人有云。不恨吾不見古人。但恨古人不見我。惜哉。仲方之生也晚。藉令馬東籬關漢卿諸名家與公角逐。而赴詞壇。未知鹿死誰手。

### 董玄宰制義序

昔人有云。手揮五絃。目送飛鴻。難其豔且曠。于兼技如此。此言不可以論玄宰。玄宰於學無不窺。涉二氏之津梁。究百家之宗旨。至帖括語出。而一世人驚動。余謂茲道求其皮毛。舞象之童。亦能操牘成聲。索其神髓。白首龍鍾。寢息魚蠹草芸。茫茫然故我何限。往往號稱英雄。不克兼躋堂廡之間。天地之外。有遺憾矣。玄宰文具在皮毛中。神髓乎。毋論其他不朽。卽帖括亦竟無能朽玄宰也者。若以一第故重玄宰。此又舞象其貌。龍鍾其袖之談也。不佞與玄宰同爲諸生。互執牛耳。不佞入爲史官。玄宰以中祕起家。不佞仗命南還。攜玄宰文寶囊中。意將訂其贗者。於是嵩洛三吳之間。時有白雲紫氣。隱隱躍躍。則疑玄宰爲之。

### 評註表選序

唐李商隱屬文。每喜鋪陳檢閱。時謂之獮祭魚。李藏匿羞澁。不能解於時論。及觀今學士大夫。雖覓一李商隱。了不可得。夫公車之業。雖本於六經諸史。然使三尺之童。磨牙削吻。以習聖賢之優笑。則未有不望影而愁。思者。况肯以其殘膏剩晷。從事於聲偶四六之學哉。四六非技巧。不足以剪裁。非才美。不足以繡績。非韻習。不足以節譜。非學富。不足以運使。今舉子剽而讀之。人人種良矣。然能抽黃擷白。如運風乎。舉詞以徵實。能輻輳響應。如數十指乎。叩

之而不能容。能低眉淹而退。而遊于羣玉之府。以考其指歸乎。三者否否。第曰。是非上所急也。敢謝不敏。于是空手糶腹。博戰于亡何烏有之野。彼此相襲而莫以爲笑。蓋時俗之大陋也。夫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此豈六合以外事哉。身親其業。有弁髦之如土。龍芻狗然。曾無有蒐羅鉤索。而少涉其津涯者。故曰。覓一李商隱了不可得也。是表爲沈太史。蛟門。蘇督學。紫溪所評選。其編而註之者。則亮叔。鄭子。譬而梓之者。則叔明。葉子。二子有古書淫傳癖。每以舉業餘暇。漁吹於四遊千古之間。于書無不窺。而能冥搜醜記。字釋而句箋之。使碎金片玉。皆縮而聚諸掌上。辟之挹水於河。採火於燧。靡不有焉。靡不得焉。昔人稱胥臣爲多聞。鄭僑爲博物。方之二子。足爲聯類矣。今舉子誠能寶讀是書。則合毫展卷。豈特迷霧之指南。廣洋之寶筏哉。

題楊彥履稿序

彥履之文。三變矣。其始也。如寒潭清澗。空綠射人。已而讀書金閨。則虬噓鯨擲。往往挾風雨而上。已而至長安。則雖離肅肅。安重而寬廣。如遘伯玉之車音。蓋其文三變。而變幻多。則知者愈少。秦越人伯兄之聲不出家。仲兄之聲不出鄉。而伯樂之教子相馬也。不以千里而以百里。曰。今天下皆欲百乘百里馬者也。彥履之文神矣。乃時爲南宮所屈。彥履笑曰。我以神往。而彼以形求。我道是耶。非耶。請更進焉。我將進子百尺之竿。三寸之鉤。以遊戲而弄丸焉。於是閉門著書。日供花一瓶。碾茶一瓶。出錄中數柬文。竊異香讀之。昔張燕公搆文謁友生。時正得宮中媚香。號化樓台。友生焚以待燕公。燕公出文置香上。曰。吾文享是香無忝。蓋彥履之文亦如是。

序董玄宰制義

予與玄宰。並遊膠庠中。若宮商相生。水月相赴。大兒玄宰。小兒仲醇。世之人靡不左袒兩生。爲齊晉兄弟之國。自

子裂青衿。投檄郡長。而玄宰亦遂舍學宮鼓篋。而北遊於橋門之下。遂儼然改玉。若取諸寄。天下于是盡知有董生。然而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董生精于玄。詣于禪。黃冠緇衣之徒。往往鎖口閉舌。若飛虫之當黃鶴。而野牛之遇玄象。若至其灰燼糟粕。嬉笑怒罵。發而爲詩歌。爲法書。爲繪烟雲樹麓。則奴隸一時。而季孟千古之上。嘻。幾於不可知矣。故自舍舉子而外。海內有能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董生之廉重。不敢爲非禮非義。而薰鍊陶洗。必欲至清遠而後止。此其意兩生略相同。但三教之業。予讀書不求甚解。而董生心如墻壁。予薄乎云爾。而董生若勘懷獄而探虎子。蓋其疏密不相對。淡心淺心之不相償。此非獨今日所謂李廣程不識之兵。得之性成。非可強也。今董生龍舉。陳生鴻冥。雄飛雌伏。火燥水濕。各成其是。而悠悠之徒。或借董以窺陳。有投予以雞肋。而投予以腐鼠之肝者。嗟乎。丈夫不再辱。豈有高臥清涼之蔭。而復置公鼎俎。其肯褰裳而就哉。昔東坡欲以仇池石易王晉叔韓幹二散馬。晉叔難之。錢穆父欲兼取二物。蔣穎叔欲焚畫碎石。竟成聚訟。予請以石歸蘇。以畫歸王。若今日請以陳生歸陳。董生歸董。

### 代門生跋董太史文鈔

爲公車業者曰。文不必程古。期於利俗。如寄花瓶中。暫時適用。無慮不密成名。速得志焉。乃大雅君子。謂未盡然。直欲兼六籍。并百家。而抉其精髓。以潤色鴻裁。匠心獨造。爲往哲傳神。此即時藝垂不朽者也。施功厚而取效博。豈特振刷浮靡。先資成信。稱一時公車之業云乎哉。蓋修從事師門。欲聞緒論。諸所服膺于先生者。久而僅窺其一班矣。先生天授絕人。自髫年遊疊序。夙具龍章鳳質。識者不問。而稱神奇。故所當縉紳倒屣。有司物色。壓國士者。無虛歲。然雅性冲恬。逃虛避俗。不以一毫世利。罣諸胸中。獨好古忘倦。日夕編摩於書。歷覽成誦。凡五獄二酉之祕。靡不沉酣。至其餘力。發爲古文詩詞。直與漢唐名家。馳騁上下。旁逮臨池繪素。亦皆理解神遊。入晉元人室。蓋左援飛猿。

右格猛虎。世有兼材。何施不可。則先生所自得殊也。行文以古鑄今。以我鑄古。極其才情神識之所如。而曲盡文人之變化。始焉閎深偉麗。逸宕汪洋。信手自成絕調。而不可抱以繩約。已乃日就洗鍊。玄悟上乘。寥廓數言。收攝無盡。恢之彌廣。今則天動標流。融象會出。有而入無。殆由神工鬼斧。而運造化于筆端者。用是魁兩榜。對大廷。自館閣名公。莫不推轂先生。片語一出。爭光世界。人爲式而紙爲貴。其與異日金石諸篇共垂不朽無疑矣。至論先生遭際逢年。則雖厚養徐發。猶然三十登壇時未晚也。會賈人請文屬梓。屬命校訂。爰付剞劂。以傳大都欣賞。具在。又安知程古者之不利俗也夫。

## 周志齋制義序

萬歷戊子。上睿顧南國。乃命太宰博選賢勞不貳之臣。往蒞茲土。側聞吉齋周公。入領其任。某聞喜而加額曰。是公某。爲儀曹時。所常推爲名世其人者也。前有文襄。後有志齋。兩周公前提後挈。岳鎮海潤。東南厥惟幸矣。東南澤國。素稱繁衍。往者家汰人侈。肥消瘠存。雨師旱魃。又相與循環。而更噬其肉。此非可以區區條會文致而約束之也。公甫下車。布寬大之政。誓精一之約。蠲法外之徼。省弗經之費。於是不三月而邑郡之聲樂減。不數日而江輔之戎寇清。何其易。向烹鮮而恢若游刃耶。予始欲窺公之學。而不可得。一聞再謁公。快聞緒論。會聚平生。有加金石。公始出舉業一冊。予從容卒業。皆今之殿元焦君所謂丹鉛評閱者也。焦君茹公之華。儼然改玉。則公之出其吐珠。以治天下。易可知矣。夫文章之於經術。事功之於勳業。二者若相類。而追琢絺繪。以爲文。簿書期會。以爲例。此其通道致治。兩無當也。譬猶敝帚漏卮。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郟鼎。不亦遠哉。公之學木於六經。嫡視關洛。庶視子史。奴隸視二氏。且能使之奔走於筆端。彙而爲竹頭木屑之用。故其文淵乎其莫窮。亭乎其若豐。嵐風乎其大國之音也。夫文者通于心。與政事之間。公之文。其非聖不言。則其出而經營四方。措諸三代之治者。不猶形影之想。赴宮商之

相生者乎。公成進士于世廟之朝。于運爲午。昌厚博大之氣。公一稟之。而又生長東魯。得以鼓屐秦岱之峰。濯纓泗水之上。目饜詩書。耳飽禮樂。宜其磅礴而不散。孕而爲公之人文也。昔儒林循史。未有合傳。人故梓公之文。使天下知三不朽合而爲一人。有如公者。豈特垂式海內之多士而已哉。

### 羅令君應召北行序

羅公令青溪六年。北上計還邑。太宰按牒奏公最於朝。旋奉璽書。敦趨召公。父老子弟。相與遮留郊關。車不得脂。馬不得鳴。公爲停轍。舉帷慰勞之。涕淫淫下。自青溪有令以來。邑父老子弟。未有攀留彌道。若斯之亟者也。蓋青溪非他邑比。松爲里千四百有奇。而屬邑惟二。議者以西北一丸地。磽民瘠。捍罔嚙稅者。往往望爲逋逃。藪若窟兔。而穴鼠然。於是更創一邑。雖靜伏方隅。以比于華上。如孤臣客卿。乃兩邑委其艱難。而貽之清溪。則令君實肩之。公甫下車。曰。茲邑草昧。其民嬰而未孩。其氣驕稚。譬諸兼營之灰。旋生一陽于黃宮。未有以煩燥而急促之也。吏貴廣平。不苛。我豈矯矯擊鼓。而暴其名者爲哉。公所任。催科懸敲。朴不用。鄉賦長及期而者。堂皇之前。先後趾錯矣。未嘗緣畝而履。邑里之肥瘠虛實。若數齒指掌矣。羣胥抱牘而立。公恥爲銜笏。第南畦所燭。如明神天帝。胥且心語。不敢爲奸矣。逢掖受教者。非人人具几案前。然載色載笑。風行而雨潤矣。往歲凶。他郡邑不遑。折枝而起。幾欲遁從潢池中。博一生。公亭鼓不鳴。百姓閉戶。州守無譁矣。直指部使而下。公未嘗飾厨傳過。爲幣折以乞言笑。乃薦牘旁干。上天官民。必手屈公矣。公雖才。何以每事遊刃。即遊刃而治。何以垂六棊而略無幾微之倦于勤。公江右之偉人也。江右自陸九淵兄弟。首倡大道。匡廬白鹿之間。士大夫相與講明金谿之學者。迄今懸如日星。公茹其華。發爲高魁。而又出其精實者爲吏。以立脫青溪之額。有以也。且今之批龍鱗而廣鳳鳴者。非半公之鄉者耶。公豈素負名節。而忍自棧于鄉之先達。試觀天下漕粟十萬。無歲不仰給東南。而東南亦歲歲困水旱。甫出馮夷之腹。而投之焦釜。朝廷嗷

傾且岌岌殆也。舍親見公日夜露禱。無暇休沐且飯。狀則今日進。而所懷諫書奏牘。寧復有亟于此者乎。子友朱某。子姪某。爲公棘闈所舉士。以公師弟間。屬予爲文。請逡巡從與。一挽使君之轍。予謂爾無以情故強公。公目擊東南。族苦恨不能縮地見上。而父老請獨請賑。亦欲亟得公之一言爲快耳。且爲使君駕車秣馬可也。於是兩生開予言。不得已釋公去。從諸父老後。稽首再拜而送之河干。

## 題素位編序

昔孟蜀李司馬。以牡丹數株贈人。卽以興平酥同贈曰。俟花殘則以酥煎食之。無棄濃。豔子嘗笑此乃閨閣中兒女子事。李君者何。至攀緣花神。越尸祝而代之耶。及讀今日素位編。所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二子不忍棄其手澤。而相與阿私其所好。以公諸同調者。不得謂大夫越境。亦李司馬及春贈花之意耳。不然。以嘔心之語。委而付之子烏有先生。則十分春色。狼藉凡盡。惜哉。棄爾濃豔多矣。予不韻附庸。而與之游。二子忘其醜也。而思以我言爲冠。此何異翡翠之巢。其先甚高也。愛其羽毛而巢數從。毛更佳則巢更下。諸君之羽毛美矣。予之文其從而下乎。

## 題李茂承詩草序

詩者。千秋之物。今山人遊客。選選借爲篋篋。以通於朝士之籍。久之營二窟以居。利與名兩收之。此詩道之辱也。而吳猶甚。吳先輩如文太史。祝京兆。王徵君。及吾鄉何元郎兄弟。其人與詩。皆成一品。所謂白鶴雲中。朱霞天半者也。今吾輩風流委頓盡矣。余恥不復譚詩。而惟與李茂承焚香論茗時。少旁及之。茂承胸中灑灑。志欲爲古人。其畫師黃公望。字師王右軍。而詩則非開元大曆。不着口吻。蓋自尊公中條先生。婦翁亭林先生。皆以法書名畫。冠冕一時。而茂承身處魯衛季孟之間。遂能兼善二家。直窺三昧。文祝而後。寥寥目前。大雅未墜。僅見此人。茂承志士也。未

嘗以燿燿之光。而爭蜉蝣之譽。乃詩名已大噪矣。越間攜李許君非熊。且欲梓之以傳。只今侯巴已在。何必後世揚子雲哉。

### 題李茂承詩草代

昔人論畫。一要人品高。二要師法古。宋畫院待詔諸君。以粉墨賈寵。雖間有名家。然于米顛倪迂顏頑而稱伯仲。則難雁行。蓋兩公以清虛寥廓之意。不能有所寄。而稍稍露于筆楮之間。非俗子所得而望其藩籬者也。夫詩亦然。李茂承居恆夢寐古人。非唐響不出口。言言開元大曆間。性不喜氛垢。時復杜門焚香。如枯禪老衲。是真得大雅之滋味者。搜奇覓句。情境所合。戲作山水一縑。以代臥遊。詩中之畫。畫中之詩。茂承益兼之。余嘗謂茂承高逸。故自有種。君家大小將軍。及成而下。繪品絕代。而青蓮老人之詩。挾風雨。浴日月。空千古。無兩焉。迄不綫之傳。合而為茂承。可謂隴西子孫。不潰家聲者矣。余故三嘆而題之。

### 雕蟲草序

昔李鄴侯勳名已就。度無可談者。則托之好譚神仙。而徐眉山之才高。則好談鬼。是二公者。意得玩世。故其言可以得已而已。若制舉義。雖英雄白首。困頓於藏鈎射覆之中。而必欲援之以涉世。則其言又不在已而已者也。吾友范長白袁吉卿雷元亮。意氣飛揚。落落不能甘雕蟲業。而時一俛首爲之。皆鼎足藝苑。各秉地靈。吉卿元亮自江右。故其文如潯陽之水。九分而彭蠡爲之。匯廬岳。千仞屹然鎮之。而星渚書樟之奇出焉。白自寶江左。故文多雋勁。有東吳霸王之風。俠魄鼓盪。吞震澤者。八九三君子。畫江水而分兄弟。難操技不同。要之宮商各自爲音。孔墨各自爲始。其于詞嘯大雅。以暢所欲言。則皆千里比肩者矣。長白吳鈞也。吉卿元亮。豐城之鐔也。東南從氣。漸耗未盡。



今且鳴且躍。而出慕宮三千。與埋獄片鐵。精爽相射。不至噓風雲而合雙龍不止者。不佞以聞道人。長取兩丸。投空中。一觀其騰擲翔舞耳。雖然。三君者挾神物以遊世。而當今關右遼左之上。閔兩翁張。其尙能進而余事于賈長沙之長纒。班仲叔之禿管乎。三君奮袂曰。能。能。不者。陳先生其不以是編爲譚鬼神之神者幾希。

## 紀遊稿引

余之遊於方內也。潛若篆龍。俛若拱鼠矣。至于徜徉山水。微露本真。拾松毛。鑿泉脈。甚則跳擲巖澗。飛行樹杪。遊侶嘲爲老猿孤鶴。予不能解。每欲勅斷家事。一了名山之緣。瘳瓢螺鉢。招尋名席。採秦人之桃花。拭湘娥之修竹。庶幾謝觸道機。開豁醉夢。求之吾黨。莫副斯盟。友人姚汝觀。性故豪。狀亦修偉。所謂魁然丈夫者也。方十齡。從尊人龍山先生。賦月下梨花。遂能步武。已復從婦翁中岳戚公。遊多讀異書。稍長而交讎者。半天下士。詩日有名。居恆嘆曰。男子挾弧矢而之四方。不能裹足閭閻。作巖眉婦人也。吾視五嶽。直螺鼠之實耳。頃者暮秋。從武林。浮錢塘。逡巡山陰道中。歷禹穴。秦望。登招寶。蛟門。伏龍諸山。所至舉酒悲嘆。掃苔拂石。墨爲淋漓。余不能從也。歸而讀其詩。品奇分勝。互奏清音。抽咏數章。衆山皆響。可謂籠天地於形內。挫萬象於筆端者乎。昔昌黎遊華岳之巔。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縫遺書爲訣。王玄仲登蓮華諸峰。至約寺僧。以烟舉爲信。古人之艱於遊如此。今虛懷觀道。不杖不履。千巖萬壑。縮地於掌。虢之上。使汝觀詩益多。則余之臥遊者。日益廣。昌黎諸公聞之。未必不贍然自喪。笑余之坐馳也。

## 王辰玉四書義序

辰玉自十五居京師。有才名。落筆千言。風旋電走。其爲文奇矣。然其居恆讀書。深心湛思。冰凝蟲蟄。以候陰陽之變。又負志節。其意直欲追配太上之品。非特耦于古人而已也。乃其爲人。則斤斤檢押。一寓於庸行。而不敢爲弔詭。

以驚時俗。常曰：雉卵之伏於地也。雷彌震。人地彌深。迨數千年而後。化爲蛟龍。饕鱗動甲。衝山破石。如度織塵。人之鼓屐而登。峨肩泰山也。其山在雪中雲半。非不可以縱心送目。然蠶桑耕稼。惟甫田平隴之間。使人習而安焉。故辰玉之文。悉汰世之所爲。蜉蝣熠燿。以翕聚而後發。散爲奇。是以海內淺知王生者。異其文。深知王生者。異其人。夫生磊磊落落。天下奇男子也。豈不能冢筆焚硯。掉臂而踏白雲。而乃戀戀一蟻蟻功名哉。彼蓋有所樹立。思一見其所長。非苟而已也。昔范少伯破吳霸越。狎五湖。乃悉裝輕設。身自力作。三致千金而散之。非好高賈譽。借賈豎之行以遊戲。而呈技倆。英雄之不能挫心理志。大都如此耳。嗟乎王生。今天下而有盡知范少伯者。能幾人哉。能幾人哉。前北溟草客。僞爲生文。又僞蒙以不佞序言。茲稿辰玉從長安郵書屬余序之。故題以授之墨卿。

### 題陳敬夫懷椿堂稿序

敬夫爲諸生有聲矣。然絕無今人士執衣之好。披短裘。沉沉土牆中。僅以三寸舌爲弟子師。歲易殘糶。以事老親。歸而掩門受書。頌讀之聲。如璽金石。住往出草萊。籬落間。家益貧。神益王。厲者歲奏賢書。屈四指而問。若何口氏。則敬夫儼然改玉矣。今讀其文。筆花墨霧。言言五色也。人謂虞卿春秋從窮愁中成。子雲未爲執戟。僅以草玄淹度。餘齒敬夫有焉。嘻。此非知敬夫者也。敬夫自四歲時。已少孤。賴有母氏。以至今日。暮雪挑燈。寒風吹戶。虛絲零牘。形影蕭然。以敬夫拔俗之韻。雖恥其貧賤相仇。顧其仰而嘆。俯而泣。當必有慟於母氏之訓。慈願爲折肱。嘔肝。以一收青雲之價。揚四海而報九泉。蓋其素盟哉。昔人以親逝而廢蓼莪之詩。敬夫欲顯其親。而獨以詩起家。皆孝子之用心也。兩山魏君。繫書館穀敬夫。相懽如椒蘭。因述其所以。魁多士者。繇此。故特乞言於子。因題其文曰。懷椿堂稿。

### 擊筑草序

余嘗遇一異人譚劍曰。今天下劍術絕矣。卽鑄劍之法。世無有傳者。大抵劍探古鐵。久經數百年。土花蝕之。得土母之神而氣始完。擇日以庚辛與丁。金火德合。然後翦生人之爪髮以助之。投蜂房虎皮以毒之。劍成矣。相諸名山之巔。置萬丈飛瀑之下。日磨月盪。先芒燭天。劍乃可出。蓋烹以猛火。拭以流泉。取諸既濟。是天下之神物也。今鑄劍之客。雖不復見。然如古人之通于劍術。若范少伯。聶隱娘。張仲堅。及乘厓諸人。恐海內當自不乏。特以天子有道。不敢一露其伎倆。故耳。元裕咏歌先生。逢衣而游清明之市。何乃以擊筑名詩。元裕爲諸生。有才名志節。意無可一世。忽爲含沙所射。幾以蜉蝣而撼虎豹之牙。幸脫矣。感忿激烈。其氣未消。又不能攘袖而從荆高之後。僅以胸中之憤憤者。托之詩歌。故其聲壯而中商。悲而飲羽。酒酣耳熱。元裕一奏予詞。此何減燕市擊筑之音哉。予聞師劍術。懷十年不用。當作地仙。元裕請釋其雄心。而還之。亡是公。從吾拍雲。嗷炙玉笙乎。今元裕蓋以鑄劍之法。以鑄其詩。光明陸離。近而迫之。若夫容之色。遠而望之。若虹。元裕雖隱隱名山中。神人道士。且拍鶴而下視之矣。元裕其善寶諸。

## 國策臆序代

古今治亂。惟在是非利害兩端。經以純言是非者也。策以純言利害者也。任經則治世。任策則治亂。而古今之局定矣。昔者結繩之俗。書契未萌。天下熙熙。民如野鹿。卽殷誓周誥。聖人不得已而寢出焉。何以策爲。策之興也。無論諸侯王。從之而愚于聰。國人從之而愚于兵。卽其所自號客卿者流。三寸之舌。沸于波濤。七尺之軀。閃于轆轤。卒乃以黃金爲注。至今自狎其身。如薰骨而殘翠者。然則策安在哉。卽使策中所載。固自有一二可喜要之機心。機事。漢陰老人所掩耳而不忍聞也。是策者。其將已乎。曰。非也。夫策之爲縱橫。一童子能言之。乃箇中壘孔。衍高誘。曾鞏。鮑彪。吳師道。諸君子。參考讐校。亦使此書。附庸經術之後。蓋我道大矣。平隴甫田。不廢秦岱。清流大澤。不廢龍蛟。瓦石可以兆卜。談笑可以解紛。應用之何如耳。用而不善。則神奇化爲臭腐。醍醐化爲毒藥。用之而善。則銷鑛而爲金。採

腋而爲裘。集之瑣碎而爲竹頭木屑之用。而况是策乎哉。邑侯項公。政既成于鼓琴鳴鶴之暇。斐剌此書。傳之文章學士。亦此意也。大抵世之右經而詘策者有故。客卿攘袂。顛倒國枋。始于七雄。迄于四豪。皆以狙詐相蒙。而天下靡有寧日。此無他。高才奇士。抑鬱而不能吐。則不得不以口舌而摸國君之權。乃今家絃戶誦。士有奇上。且張彌天之網羅之。則無何以畏客而詘羣策爲也。侯今推天下治平第一。必且召而爲股肱諫臣。爲天子爭是非。蘇眉山所謂我取其術。不取其心者。侯將又以是爲諫法矣。

### 東坡先生禪喜集序

唐采而後。天下無才子。聰明辨才之士。往往竄爲高僧。如永明覺範大慧中峰。其所爲文章。縱橫自在。有今之文人不能措其一語者。然而獨網漏一眉山之長公何也。長公少年之文。與樂城先生皆得老泉法。而終未盡其變。晚而游于禪那。與佛印參寥諸子。互呈伎倆。于是掀翻寶藏。以三寸輓輻舌。顛撲半生。譬張僧繇畫龍。一點眼便欲昂首飛去。妖狐老猿。竊獲真人符籙。則千奇萬怪。跳梁于青天白日之下。而終不可以皆組約束。今禪喜集是也。此集輯自徐長孺。而唐元徵欲刻之。以示同志。且以廣諸才子之學爲文而窮于變者。長公爲五祖戒後身。其母與子由弟。皆親夢見之。祖戒陝右人。而長公七八歲。亦時時夢游關中。宋三百年。僅得此人。乃前生又爲高僧所羅。五祖逸出之。而始得爲東坡。不者。宋幾無才子矣。

### 題南遊稿序

今諸生譚詩。百姓畏而逃之。如魍魎魍魎之影也。然滄浪之歌。茅以之篇。出自童孺女紅。世不以怪。而以責諸生。諸生何負於詩哉。吾友欽之。家故貧。迺其父太守公多藏書。欽之受而讀之。春秋無輟也。而好詩特甚。秋冬之交。與

徐長孺爲白下遊。才閱月而秦中之詩草五色矣。探奇弔古。故其言感慨而傷懷。往復投贈。多騷壇酒罇。故其言嫺雅而佳麗。好談飛仙老禪之玄寂。故其言間澹而清真。欽之篤篤。奏之余卒。讀也而笑曰。夫子也。逢衣爲諸生乎。而詩若是。越樽俎而代之庖哉。雖然。庸何傷。詩調情之理。嘔肝枯鬚。以傷天。蘇轉更伐也。今典與象。方在離合之境。來遊來歌。矢而出之。譬笙竽琴瑟。激自天籟者也。一夫詩以天籟鳴。其亦有山川之助也夫。吳立夫有云。胸中無十萬卷書。目中無天下奇山水。必不能文。縱文亦兒女語耳。

## 靜嘯齋集序

予得董遐周集。讀而樂之。蓋詩人滿天下。而性情之音希矣。遐周出江東名家。氣韻清拔。不屑羣碎。伯兄儀曹。慨然愧嘆。以爲不如。十五吐句。震驚坐客。時甫帖括未暇。橫心爲之。已復善病。遂逃於詩。遊閩之後。幽怨孤憤。篇吟間作。舅氏茅水部以溺詩爲戒。不能止也。詩者。性情之律呂。當其情境相觸。如風與濤。并氣與發。雖欲不詩。而不可得者。卽作者亦不得而知也。如謂詩而可已。則必不飲不食。不言而後可。夫不飲不食者。蟬而曳爲鳴。不言者。蘇門之孫公和而激爲嘯。蓋至人能化情爲性。而不能并化性情中之聲氣。盡歸于烏有。故文士之歌詠。與匹夫匹婦之笑啼。其不能遏均也。遐周性既寥廓。動復德矩。出其兼才之餘。自能撥拾高等。克荷門業。豈以帖括故廢詩。大要遐周得性情則言。不得則止。故其言清真幽澹。高邁孤迥。不洗汰而潔。不摹擬而肖。詩賦四卷。而三楚六朝四唐之變化盡在是。此詩之丹也。每嘆近者詞家之論。謂諸體不備。集不大。通人姓字不臚載。集不行。篇什彌多。去大雅彌遠。總皆爲情性失真之故。若本之性情以求詩。英雄之心必深。吉人之辭必寡。笑啼必切。光景必新。如西方聖人。第收其耳輪目廓之位。而六根互用。神通百出。雖巧幻師望而却走矣。吾何以知其然。得之遐周氏云。

## 居廬集序

吾師芝園集業已懸國門之金。貴洛陽之紙矣。及是以外艱廬于鳳凰山下。攀松而悲。聲達林莽。聞者曰。此真何氏白楊巷耶。四方弔唁者。非磨鏡自齋。則束帛自問。三年之中。門無虛幟。而又有乞言於吾師者。踵相屬于其廬。吾師一一撤淚以應之。搃成鐵筆成塚也。某嘗縱讀其居廬集。其悽惋者。如丁鶴唳空。胥濤泣月。其痛快者。如三軍編素。孤氣飛揚。其位置嚴整。如項梁以兵法部署。其聲韻斷續。如冰山羈旅之悲。孤舟嫠女之泣。蓋異音而同悲。異聽而同絕。非吾師出之以至性。達之以兼才。觸之以實境。寄之以諸體。其誰能描寫摹繪一至斯乎。之文。喪禮者半。而其詞最工。典則辨麗。易水之歌。變而。使人涕泣沾襟。去不復顧。故曰。墟墓之間。未施哀于民。而民哀。吾師居廬集是也。昔王哀授經門人。蓼莪之詩。輟而不講。吾師情寄乎言。使某弟子輩。得因諷誦之餘。以求作者孝思之遺意。較之王氏門人。不得多矣。故退而爲之序。

## 詠物詩序

詠物如寫照。不在形而在神。亦復如臨帖。不在點畫而在波瀾。然寫照之與真像。臨帖之與真蹟。則又遠矣。夫古今詠物律詩。惟杜少陵不遠不近。若離若合。使事精敏。聲格沉往。無論中晚唐。卽六朝諸公。未有與之摩壘而問鼎者。信乎。詠物之難也。吾師富于才情。博于綜探。其名山之藏。枕中之祕。某不能窺其萬一。而時一感興。達情賦物。遂得古詩二百首。能使萬狀莫逃。六鑿翁變。色空映帶。氣韻相生。蓋言言故實也。亦言言秀可餐。翠可滴矣。東坡之爲詩。須飽參然後臭味乃同。何止梅花詩。自林和靖一參之後。參之者甚多。今不肖爲吾師下一註脚。正非拜參往時者。敢不能比于孤山處士。要之吾師之詠物。真不愧何部可外哉。

鳳皇山房稿後序

古人有云。文不容僞。以氣完爲主。韓柳之不敵。勝在氣耳。某束髮從師。旁坦席受書。蓋吾師之文。經緯相組。宮商相疊。縱橫出沒。莫可端倪。而大要以氣輔理。以筆端之甘苦。輔先輩之矩矱而行。吾師名日籍。交道日益廣。出則公卿侯門。賢者詣席。居則問字贄文者。踵相齧于門。流水之轍。如山之牘。他人分應不給。而吾師談笑整暇。以副之。暇則閉門下捷。手一編。竟丙夜不輟。或負笈裹糧。以舴舲至。風凰山寮。焚香端居。落筆如風雨驟至。烟雲爭色。今所刻諸草。特名山之副云耳。夫天下大川。莫如江河。江自岷山積石巴蜀。以及吳楚。黃河則自蠻夷荒忽之地。由崑崙星宿。伏流萬三千里。而後入中國。蓋渾淪滂礴之勢。直與元氣相爲始終。蓋非獨其氣昌。亦其源深也。吾師坦衷直腸。遇事無巨小。皆光明磊落行之。舉世當莫有摧其氣者。以拔俗不屑之韻。排衆敢言之風。翕張變化。發爲文章。經生墨士。自不得不望涯而返。卽繇此主張之爲理學。藻飾之爲詞賦。發揮之爲制誥奏議。江河擊脈。分于四瀆百川。雖善沒者。誰能測師之津涘哉。斯文也。足以行矣。故拂末簡。而爲之序。

雙魚編序

吾家護軍席門。多長者游。而其後太丘。頽川之里。時聚德星。古今交籍之盛。未有過陳氏者也。而仲舉縣榻。孟公投轄。其書往往爲人藏去。稱驚座公。故竿牘家亦未有過陳氏者也。余少而從海內先生大人遊。晚始悔之水一瓢。易一編。支離偃仰。與老農病道士。嗒然班荆。擄梧之間而已。而客之迫而述者愈甚。乃自隱於鴛鴦湖。以教誦爲樂。因得交于明甫項君。君名家子。所交多天下豪雋。其拔豪而報如山之檄。蓋小可爲晉人致語。而多可至穆之數百函。夫明月照夜足矣。何必金谷纍纍六斛珠也。然明甫之片楮出。出則人人挾以爲寶。雖欲檻不職。筆不冢。明甫能

乎哉。昔案靖東七紙。晉王平南。廩日不去手。永嘉之變。乃四疊綴衣中。度江。趙文敏以鮮于困學。名奪其上。每以已書十道。易一帖。得輒焚之。然則余與明甫。將何從也。明甫才太高。名太噪。其竿牘將日益衆。異日如余畏客。思逃而之于寂莫空山之中。而是編在。客有沿流而問津者。雙魚編又爲武陵桃花矣。

### 玉鴛閣詩集序

攜李故范少伯西子之舊游也。南湖水落。粧臺之明月猶懸。西廓烟銷。經塔之彩雲不散。遂使當年之紅粉。幻出絕代之青娥。祕枕異書。結襦名士。陽春廣和。鸞鳳鏘鏘。子夜子飛。蝴蝶栩栩。肝腸如雪。能吟柳絮之詞。志節凌霜。直擬木蘭之操。筆床茶竈。不巾櫛閉戶潛夫。寶軸牙籤。少鬚眉下。帷董子。烏銜幽夢。遠只在數尺窗紗。蛩遞秋聲。悄無言半。龜燈火。手翻貝葉。十指生香。詩嗽蓮花。不塵不染。煨煉成慧。心道骨。惟知織素流黃。洗刷盡綺語豔歌。真欲惡朱奪紫。若向公車待詔。必然金馬祕書郎。可憐洞府修文。竟作玉皇香案吏。斷腸兮。珠彈雀而忽墜。傷心哉。梭化龍前奮飛。柏子爐寒。茱萸地冷。秦簫頓咽。范叔何堪。痛丹鉛已蝕于烏絲。幸綠字尙縈於蛛網。是用收遺文于琬琰之上。掃人間粉黛三千。庶幾續清韻于騷雅之餘。振古調國風十五。縱饒寶韜妻織錦。焉用文之。卽遣衛夫人吮毫。噉其泣矣。

### 文苑豹斑序

予於峴山有讀書臺。干將山有讀書邨。秀林山居。則在季孟之間近。買艇傲山真子天隨生故事。鈎竿詩卷。往來三山中。而于干將尤數。蓋貪與沈裕父周旋耳。裕父結茅巖曲。水竹花藥稱之。而喜讀異書。每當織林月出。羣峰雪霽。與余杖履相偶。坐蘚石。臥花茵。或間出家釀及園果以佐譚。譚則裕父霏霏如屑。其言皆有根抵。貫串古今。縹緲



方內方外之事。由學博而識老故也。久之出文苑豹斑見示。索予序。予迺知裕父帳中之祕蓋在是。夫處士不讀書。與老農牧豎何異。有如裕父沉湎文苑。真能組繡煙霞。繪畫泉石。干將山以裕父重。非以山重裕父者也。陶淵明云。聞多素心人。因來卜其宅。元次山以雲陽有譚子曰。吾則往而家矣。予且老。著書已倦。但願冠釋衣。紙白牛。驂乘童子。挾文苑一編自隨。有疑義者。則質之裕父。未知天壤樂。何以勝之。淵明次山有靈。將無妬我。

### 谷響錄序

小岷山爲二陸讀書處。已更爲中峰五百人道場。晚復落落。半穴狐兔。至濂上人。剪榛洗石。具啟人天之觀。因走請雪浪和尚。演暢法華。陸宮保先生八十五歲。藍襪之迹。久削山境。至是扶筇藏閣。親與和尚激揚酬答。塵尾所及。如雷如霆。繙蔗讚觀。得未曾有。昔蘇文忠黃文節。從佛印晦堂。以箭鋒針芥之契。結方外交。今先生留此一段佳話。于小岷山。便是坡老滄翁重翻舊案。濂上人。不惜狼藉。乃以前後宰官居士。及和尚零星法語。皆從薰葉上識之。甫撒經期。遂與諸弟子共梓之。題曰谷響。留鎮山門。夫雪浪和尚。據丈八講座。說法五十餘日。直坦胸懷。儘意拋撒。如泖口烟波。峰頭藤花相似。而猶以筆尖些子。露盡瀟纖。不特塊石點頭。頓令岷山片玉無色。雖然。谷鳴響應。本自無聲。若作響會雪浪。講經翻成饒舌。若又作無聲會。則何不掩耳點聽。却又從雪浪法華會下。义手躬身。執經聽法。何也。既未能跳此南窟外。則亦能出此谷響錄中。不妨拈取。

### 序

### 泛泖吟序

梅墟先生。嗜奇好古。有道之士也。家鴛鴦湖濱。曉簷葭菼。水月澹蕩之觀。客嘯漁歌。風帆烟艇。虛無出沒。半落

几上。予以爲若欲呼野衲而泛斜陽。無過此矣。乃先生獨於甲午秋。翩然航一葦來雲間。湘簾錦瑟。所製金石古文奇字。不可勝紀。予肅入寶顏堂。雄談滿座。佐以詩歌。往往有峰頭笙鶴。霄賓霞侶之奏。曰。鴛鴦湖不堪濯纓。三御者。故秦由拳縣也。吾欲於此中擷葦膾蜜。一識孫漢陽袁相國及陳布衣。霜白酒香簪菊枝而別。吾無所復汙矣。予是吾輩皆舉觴觴先生。先生矢口長吟。言言五色。昔張志和樵青釣童唱杏花歌。陸龜蒙浮家汎宅。日逍遙於短笛殘鐘之傍。皆有題詠。顧未曾一至。泖泖今有周先生詩在。豈非山川之大奇哉。予自是手一編。枕沙上鳥聽其歌而休焉。樂哉。所謂永矢勿諼者也。

### 善惡報應圖說序

予得善惡報應圖。以授夢蓮兒。兒從先生解歸。而挑燈向祖母榻傍讀之。余復稍爲指以禍福之說。曰。小子志之。夫禍福之報。至于千變萬化。而要之不在天不在人。而在爾我之一心。古人不云乎曰。一念不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善惡之原也。曰。其心既變。其形不得不變。此報應之原也。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善惡報應自然之事。自然之理也。曰。人而爲善。雖未得福。禍則遠矣。人而爲惡。雖未得禍。福則遠矣。此善惡報應之即事。即理者也。曰。善且不爲。而况惡乎。此其說空矣。而實導不肖者無忌路也。曰。有意爲善。雖善亦私。此其說精矣。賢實塞。卿者精進門也。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此真識見也。曰。勿以善少而不爲。勿以惡少而爲之。此真入頭也。曰。他人僞惡。吾獨僞善。何爲不可。此真擔當也。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此真覆載也。曰。擇其善而者從之。其不善而者改之。此真綿密也。曰。惠迪吉。從道凶。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曰。愛人者人亦愛之。敬人者人亦敬之。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此真報應也。曰。聖賢禽獸。曰。禎祥妖孽。曰。囹圄福堂。此真圖像也。噫。此吾所謂不在天不在人。而在爾我之一心者也。

小子識之。于是不肯轉而請諸士大夫。刻之以示同志。

## 元史隱逸補序

昔陳郡袁淑。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爲真隱傳。而皇甫謐不廢名。然所撰僅七十二人。人各一傳。傳各數行而止矣。子念其風軌可懷。而文彩差祕。悉取二十一史之長篇。旁獵孝義文學。方技之具。隱德者。哀爲陳氏逸民史。旣成四十卷。卷中惟元史隱逸傳寥寥。若而人。蓋作者之言曰。『古之君子。有經世之術。度時不可爲。故高蹈以全其志。如杜瑛。遺執政書。張特立。居官之政。非苟爲隱者也。史臣義取濟時。要于表見其所長。是故負巖穴寶之寶。編草茹芝之叟。若滅若沒。收采闕如。至于感憤用壯。忠義類獨。或仕宋而隱于元。或仕元而隱于明。此與殷頑民。晉處士。何遠亦往往略而不書。元史宋文憲公濂王忠文公禕所作也。二公奉詔總修。凡天下有關史事者。下郡國長吏。博加訪輯。悉送館局。比時吏非知書。以致龐雜淆亂。其他多人。動至千數。皆溢浮而乖實。而少者。至不能一二取微。則雀逸是也。且元當宋之尾。明之首。其間弓旌輪轍之迹。寂然而鼓鼙劍戟。攘攘宇宙。一切哲人。遯士。指冥鴻以高鶩。控白駒而不返。達者棄生產。耽圖史。其耿耿者。甚則吹笛痛哭於空山之顛。脫蓑湛溺於清淵之底。世不復物色之。而亦不復自名其何如人。嘻。可悲矣。幸而不泯者。賴有郡牒墓版。與稗官諸家言在。余以是蒐討傳誌。不忍筆削其文。悉爲網羅。曰。元史隱逸補。夫上卿徹侯之勳。勒犧尊而繪麟閣。走象譯而播鷄林。即有不耀門人子孫。猶能請之旂常。或輦金輿。璧以質之當代。巨麗之手。若山稿澤。癯舍史而外。誰與賁松蘿之色。和鸞鶴之鳴者哉。或曰。諸隱非噉名者。而子補之史。無乃非其意歟。嗟乎。隱士如寒燒草灰而痕存。亦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子輯隱逸補。爲諸君子一尋燒痕字迹而已。若其獎退抑競。振廉起頑。世代非遞流音。尙微觀者。或取于斯焉。

范忠宣公集序代

驚刻范文正公集成。復校忠宣公集附之。而爲之序曰。自古父子相師者。古稱姬公伯禽阿衡伊陟漢丞相章賢玄成而已。及宋則文正忠宣最爲顯著。忠宣由文正恩起。太常太祝。歷仕五朝。出入朝野五十年。上自天子皇太后。倚毗甚重。外至田峻里婦。武夫悍卒。四夷皆知其名。公盛德大業。自不必待集而傳。第公生平銓別人材。剖斷國是。歷官元祐紹聖建中之間。凡所更物情向叛。議論譽排。以至請祠竄嶺。感愴萬狀。公一寓之集中。讀之可以觀世焉。而子又于語言文字之外。及按公之行事。且無一不暗與文正合者。初文正薨。家貧。公借官屋以居。僅庇風雨。大類文正之齋。蘭蕭寺中。以侍御史排濮議。斥大臣。納告牒歸田。名震天下。大類文正之爲諫官。自爲布衣至執政。所得俸賜。以廣義莊。大類文正之置田贍族。知襄邑。興起學校。區處飲食。負笈者輻輳而至。大類文正之捨宅建學。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歿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大類文正之推恩朱氏。經略慶陝。賑饑民。哀枯幣。勸朝廷無生邊事。大類文正之爲將。入典平章。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不宿怨。不吝過。不苟近利。不邀虛名。不立朋黨。大類文正之爲相。其他或慷慨廷論。或委蛇奏牋。引諛據經。率然而作。必歸于仁義忠恕。詩文溫文典潤。凱切和雅。卽置之文正集中。不能辨也。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忠宣之謂乎。公五歲讀書。八歲從羣兒戲。輒能正席講說。剖析如流。既登皇祐進士試館。職除著作佐郎。隱然負名。世公輔之望。士大夫不敢任子目之。而公益通顯。以作者自命。凡禁令典敕。及當代名公巨卿。金石碑版之者。悉出公手。其聲價真可懸千金而照四裔。自古父子著作之盛。未有如公者。卽韓公子忠彥。歐公子棐。富公子紹庭。紹景等。雅有才行。且不能與公抗衡。而稱鼎足。況其他哉。嗟乎。晚世父兄無識。子弟偶博青紫。詫爲成材。而晚生後進。粗紹箕裘。亦不復有臥百尺。翔千仞之意。忠宣父子相繼爲宰相。集中自警自竒。皇皇如不及。卽涉羊腸。脫魚腹。嶮巖欲死。上不懟君。下不怨友。惟恐隕越。文正之家聲是懼。若忠宣者。

是古今真父子也。或謂父有文正。忠宣故應爾爾。魯直不云乎。文王割烹。武王飪鼎。叔且舉而薦之。管蔡不食。誰謂強之。則忠宣賢于人遠矣。據公狀文集二十卷。臺諫論事五卷。邊防奏議十五卷。今合之。總名忠宣公集。附文正集後。凡五百年。而始成范氏一家言。此實籍當事者之龍靈。與共事者協贊。而成全書。驚特爲之董其成云爾。

倪雲林集序

昔秦伯仲雍。文身斷髮。奔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其後吳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已封于延陵。雲林倪先生者。稱倪迂。又自稱荆蠻。又自稱荆蠻民。荆蠻者。延陵之故鄉。而先生之所居也。先生癖人也。而潔爲甚。自秦伯季札仲雍而後。梅福潔于市。梁鴻潔於傭。而屈指倪先生矣。先生高枕臥清祕閣。洗拭梧竹。摩娑彝鼎。此見潔者膚也。試問學道人。能于元兵未動。先散家人產乎。能見張士誠兄弟。噤不發一語乎。能避世俗士如恐浼乎。能畫如董巨然。詩如陶韋王孟。而不帶一點縱橫習氣乎。余讀先生之集。所謂其文約。其詞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獨先生足以當之。蓋先生先見類梅福。孤寄類梁鴻。悉散家產。贈之親故。有荆蠻延陵之風。月清則華。水清則澄。雲鮮露生焉。下此雖金碧丹青。滓焉而已。何堪與先生並。先生殘煤斷墨。江東之家。以有無爲清俗。豈惟張我吳之勁。卽置先生于孔廡間。度無愧色。或曰。倪先生癖人也。似未聞達。予笑曰。否。否。聖人之行不同也。歸潔其身而已矣。

陟岵瞻松圖序

江右負匡廬彭蠡江山之秀。不以名郡。而故獨以材勝號豫章。其鄉有隱君子。又不以豫章名。而願獨號松峰居士。松峰者。孟修周君之尊公也。孟修以鄉進士。教授樵李時。欲迎公邸署中。公謝曰。一吾雖莖葉尉。而性好泉石。盤

桓萬峰之上。採松花。拾松實。清風謾護乎其掠子而來也。宛若置我于笙鏞韶獲間矣。翁樂甚。無以我爲念。一乃孟修終不自得。讀書隱几之暇。其夢未嘗不與公俱也。中庭有梧。據而幽吟。未嘗一日不搔首西望也。于是復繪爲一陟岵瞻松圖。一紳裾以下。咸矢歌而和之。將緘以獻公焉。余惟陟岵者。魏孝子行役之作也。其夙夜廩廩愁苦憔悴。大較與苞栩詩人同。若孟修優游清朝。何所不適。而顧自比于陟岵爲。今雖匏繫博士。藉不及歸。此不過鷓一枝。鶻一巢耳。若其進而贊筆承明之廬。濯纓清華之選。譬之于松。承沈澹。夏日月黃鵠。嗷其巔。兔絲緣其下。卽徂徠秦岱。且不得狎而近之。而况豫章之木乎。斯時也。使海內屈指名世者。推本于孟修之所自出。則公方巍然若魯靈光。蒼髯勁骨。飽霜拒雪。亭亭獨立於煙霄雲嶠之表。他日天下之具瞻公。又將寧止如孟修披圖而凝睇者乎。公布衣糲食。日不輟吟咏。居恆務依鄒魯家法。其訓孟修兄弟。必先定品。夫品孰有過於公之歲寒不雕者也。故不佞爲寫老松一幹贈之。且以釋孟修悠悠陟岵之思焉。

#### 四書證義序

予嘗謂著述之病。無以佛語著儒書。無以小慧揆大事。無以凡情參聖解。無以時制膠古局。無以奇怪駭後生。無以貶剝加前輩。大要率取已意而條達之。以不詭於作者之旨而已。吾鄉肇陽錢公。以明經登制科。文章深沉大雅。非法不言。日下幃縱讀。天下書無所不吐納。而于四書。不勝其嗜。棗啜蔗之癖。間嘗抽釋一章。冥思枯坐。務至於點胸會心而後止。卽深夜呼二子然燭書之。燕歸月餘。積有成帙。予讀之。洗發性靈。激揚宗旨。如春行羣卉中。葉葉皆春。又如黃河伏流萬三千里。寸寸皆水。所謂有本者如是耳。經生得之。能使語言文字。化爲醍醐。老者舊得之一言。可以振聵聵。半部可以致太平。豈徒議論不詭於作者而已乎。士大夫場屋較藝。如小兒鬪草。皆從暗中猜摸。誰假誰真。至於身榮之後。弁髦經傳。亦如遺香殘綠。狼籍滿地。去不復省。若肇陽公孜孜汲汲。以羽翼經傳爲己任。有幾

人哉。予欲著述一家言。思表見於世。然未五十。已蒜髮蛙齒。自顧生平。從微細夾帶滲漏處不少。又舉筆往往犯前所謂六病。爲之愧懼而止。不若肇陽公言言皆孔氏廊廡間俎豆語也。予休矣。請置公一編於床頭。仰而讀。俯而思。以爲公墨守何如。

盛明小題選序

陳子未老。向九峰白石山。營一壽藏。三子負鍾隨其後。武塘佐之王君。寄盛明小題入山來。命三子且鉏且讀曰。此所謂人天眼也。夫文章如地脈。大勢飛躍。沙交水織。然其融結之極。妙在到頭一竅。譬如腹背雖大。而神明所尸。不敵心目。心與目僅寸許耳。此文之喻也。故庖之刀。僚之丸。聶隱娘徐夫人之匕首。張僧繇點龍以睛。顧長康增頰以毛。皆在微細毫芒間耳。極之須爛納於一芥。虛空生於一漚。龍藏指甲。蝸立國土。微火可以焚鄧林。寸膚可以雨天下。窮極變化。非至細之倪哉。知此道者。惟吾友佐之。佐之於奇書無所不讀。才雋而識高。采博而鑒細。此集雖小題。皆透入神竅。譬之古明師。其張子微吳景鸞其人乎。若以擬唐人詩家。卽嚴滄浪所謂法眼。道眼。天眼。孰能加吾佐之也。因題數語。而爲之序。

高長抑玄珠館小草序

予與長抑交十五年餘矣。長抑才情雋發。下筆數千言。詩歌淋漓。詞場老將。望而却走。其他經生公車言。直解衣帶結耳。自永仁爲司理。長抑杜門謝一切不急之交。善刀韞弓而藏之。其庭可羅雀。其人望之如木雞矣。已得其文讀之。震撼聳恟。則章邯謝玄軍乎。綦組相生。則鬼工天孫乎。變幻無端。出入飛度。則豈畚奴聶隱娘之劍術乎。蹤橫無礙。則黃蘗禪張長史草聖乎。噫。進乎道矣。文非小技。惟靜而深心者能得之。故至人之藏也。密。真人之息也。踵霜

降水落。迺見天根。致虛靜極。可以觀復。吾長抑之文。非得之驟而得之養也。如是高第何足以難君。吾且以韋平事業卜之矣。

### 朗閣草序

吾友吳伯霖居西湖。人不能名伯霖。所以伯霖讀書好古。鉤深致遠。類儒性。喜遁甲丸劍。及一切異人奇書。類誕慷慨急難。類俠三教之徒。順流而進。類廣或默處一室。或雄談四座。載歌載泣。載色載笑。類狂屏章。血遺替履。忘今語古。何其樂也。類隱執經問難。弟子祖席而朝者。以百數。不言而教。不肅而行。成名之士。蓋榮榮矣。類古有道者。陳子心奇之。不敢以質君。既讀其文而笑之。曰。伯霖奇男子也。而乃降心爲經生乎。伯霖曰。今天下正患無真經生耳。天無經星。則躔度愆。地無經界。則封域亂。人無經絡。則營衛爭。是故有六經之文章。而後有三代之人物。吾以文之變。當從經始。以斯文爲已任者。當從經生言始。而子笑我降心爲之乎。予曰。吾今而後知伯霖之所以伯霖。非經生也。而思以經生之言易天下。夫有易天下之心。雖不屑屑於適資逢年。而光明浮動於語言文字間者。玉潤珠輝。自不可掩。主司羅而得之。首以風海內士曰。此東越伯霖吳君也。伯霖恐不能長有西湖矣。伯霖出所居朗閣。我將踞其上。遺梅花薦醕。習鶴衛關。弟子三百餘。我代君授書。暇則援陶都水故事。敕令種藥藝花。焚香檢籙。俟伯霖青組朱綬。酬經生事畢。予然後置邯鄲道士枕於朗閣以待之。

### 代徐澤夫自序吹簾稿

不佞普少而不慧。長則無文。奇叨出於冠裳。志雅羞乎執袴。藏書在室。僅留蠹口之殘。枯管生塵。未禿兔頭之穎。於焉染指。或可嘗櫛。乃材拙屢擯於大方之家。而命奇巧弄於小兒之手。垂髫靡特。弱冠分飛。舉舌視妻。恨牛衣之



獨泣。登堂謝母。調熊胆以何人。觸目多愁。仰天長嘆。家文貞以理學龍象。而苛責末技之雕蟲。余儒子以舉業驚駭。而妄希中原之逐鹿。一牖而輒命數竄。片語而幾及千槌。侍側批評。日晷度籬緯而竟去。支頤頻蹙。燈花與更漏以俱闌。夏則股寒。冬猶心熱。豈傳瘳之敢擬。倘書債之可償。南北馳驅。歷盡羊腸之九曲。乾坤窄小。誰收駿骨之千金。對僕御以無顏。望鄉關而短氣。英雄久困。魂夢皆疑。兒女無知。笑言如故。險哉歧路。信矣窮途。自甘下里之音。匪曰調高而和寡。已抱齊門之瑟。疇云我貴而知希。帶敝宜拋。河清難俟。會奉金粟先生之戒。兼禮玉宸老子之門。綺語等之餘津。公車復爲何物。時彈短絃。一讀離騷。戊子以來。浮沉久矣。今病親稍稍健。而嚴詞凜凜。在紳撫髀未消。捫心良苦。手開故篋。憐蛛網之久繫。耳聽新聲。掄蠅鳴之可續。姑游戲於三昧。聊呈露於一斑。何異國都之門。高懸腐鼠。抑亦海濱之曲。競誇畫龍者耶。嗟乎。社中兄弟。海內交知。或濯纓清朝之上。而振鷺於飛。或脫徒名山之巔。而冥鴻不下。普進不能。彈冠相慶。退不能。漱石自娛。徒處季孟之間。終慚曹萇之國。所幸奉常伯氏。請告東還。骨肉團圓。酒杯慰藉。笑而顧我。技止此乎。牛耳奚堪。雞肋斯在。無雙遜於國士。第五不減家兄。擲地雖乏金石之音。奏樂且擬壘篋之和。無須焚硯。請供覆瓿。於是拜焉。付之梓者。半生俠骨。幾欲凌千百丈之虹。一束卮言。何日化五雲之色。謹序。

## 耦耕草序

武水莊虞卿錢抑生。習尚書家言。其文昌於時矣。虞卿深沈著書。恂恂有道君子也。抑生年小。而心綺。才高而氣下。兩君不出。出必度有所見。而乃私命其文曰耦耕。噫。可怪也。南華之言曰。鹵莽而耕之。則亦鹵莽而得之。滅裂而耕之。則亦滅裂而收之。斯二者。固而家莊先生文章法也。而予讀楚茨大田諸詩。其田野之民。遵田租而三祝之者。不過曰。去其蝥蟊。賊而止矣。尚書非三代之文哉。而經生家吹二氏之燼。旁綴而離飾之。至欲與典謨訓誥之辭。

相輔而行。其否者咻咻焉。覆以爲異。此兩君不敢強同於天下。而以偶耕自託也。蘇子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也。其源實出於王氏。而王氏之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荒瘠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草。此王氏之同也。嗟乎。若今日則豈域且及天下。豈特黃茅白草乎哉。虞卿抑生力斥其世俗所謂不典之好。悉櫛而去之。而斷以先民爲型。心相語。調相諧也。力田逢年。其在茲乎。予山冠草衣。久作松間渴睡漢。一片石中書。幾成虞芮開田。兩君不揣而問以序。無亦謂較晴暈雨老農。尙有微長歟。予則豈敢他日負耒而鋤。以觀兩君之裘馬休過而式予隴上可也。

### 尙書口珠序

猶龍王君得吳越諸名家尙書文。哀而刻之。題曰尙書口珠。以謁序於陳子。陳子曰。語有之。嬉笑怒罵之爲文章也。糟粕煨燼之爲至教也。智者得其精而遺其粗。噴烟飛沫。吹雲遡風。肝腸猶繡之矣。豈必言五色。乃稱口而珠哉。雖然。予非習尙書言。故嘗習徵珠事。士必博物強記。而後能文。則有張說之記事珠。心精靈慧。百神不能隱。則有燕昭王之洞光珠。望之其文澄澈。能照心目。則有軒轅先生之清水珠。文機聯綴。形如玉環。則有唐昭陵之琅玕珠。圓轉不停。則有閩風雀間之走珠。可以燭乘。可以盛琉璃之筐。則有太初甘泉之照月珠。文之秀可餐。翠可滴也。則有朱述之滴翠珠。甚矣。文之善類珠也。王子曰。亦甚矣。先生之善喻文也。於是題其草而命之曰尙書口珠。

### 論臚小序

予童子十三時。讀東漢書。見范蔚宗論贊。手錄一通。丹鉛其旁。至無所容筆槩處。已稍稍與曹耦學爲史論。以呈先生。先生輒津津喜爲摩頂久之。稍長。旁及他史。則侈口論說古昔。雖非性能。而意實好之。近者大宗伯馮公。首崇論學。主司間試一題。士從倥偬間。半以空拳博戰。異日立天子殿中。與諸公卿借箸畫筭。辨論天下事。未知安所置。

對門人輩就予紆誦之暇。每讀至經史。有古人曾經論述者。時一指示之。第篇章浩繁。不能刻。其國朝諸名論。雖選有成帙。然不過彙鼎之一鱗而已。童翁曰。此亦可膾炙人口。請梓之名曰論膾。

## 菁陽集選序

予於就李掌故。雖未及盡論其世。然大要後先之作。無能加菁山先生上。先生之詩文。深往獨至。最合古法。而其集乃最晚出。蓋前輩之深於藏名如此。先生少孤且貧。讀書東海之上。凡十舉始登籍。初宰蒲陽。與豪貴人梗。請教授。尋轉博士。出爲大理郡丞。落落宦轍。遂巡於荆楚燕薊。及蒼山黑水之間。登樓感物。牽帷采謠。奇游麗藻。有足與江山相映發者。竟一日投檄以去。家居三十年。杖策里社。第與門生故人。拂拭酒罍。時時觴詠。不輟。如太白之殿衆星。朱霞之媚落日。可謂老而不衰。窮且益工者矣。先生之詩。自漢魏以逮開元。故莊雅嚴重。無少年踔厲飛揚之態。其文以經術輔諸史。故上能刻畫龍門。而下亦不失河東家法。假令以一矢加遺海內。其誰不北面壇坫以從。乃過自強。慨然有身隱焉文。知希我貴之意。當是時。何李離謝。徐迪功皇甫兄弟。項背吳越。絕不與詩筒往來。迺知武宗肅皇帝朝。士大夫識定而心澹。才高而慕輕。猶能以藝文爲小事。借交爲可恥。如先生。豈非前輩一典型乎。雖然。先生軒輊城中。瞠目霄外。即詩若文。意不肯下諸君子。又何有豪貴人。宜其出入遭迴。落落卒窮以老也。今再傳而至光父。始克搜緝遺蹟。言乃大昌。不然。蛛絲蠹腹。將不與是集爭長者幾希。予以是歎先生之深於藏名如此。昔王龜齡之集。藏家塾者四十年。其子聞詩以序。屬劉共父。共父謝不敏。乃徵之晦翁。以傳。今不佞亦何敢當。請以俟當世晦翁其人者。若光父聞詩之義。不可泯也。因書而爲之序。

## 茅孝若詩序

蓋予入山如病道士。不復與燕趙客吹簫擊筑。歌徵變商。卽筆研結習。悉向化人前以綺語懺之。然海內以才品詩格著者。予未嘗不知。知之而輒能相其醜好真僞。與夫目前身後傳否之故。夫漢武帝截海嶺山以求長生。而西王母恨其胎濁。李白奏對沉香。酒氣淋漓。傍無天子及六宮貴人。而玄宗笑曰。「此酸子也。」兩人道骨豪氣。少不真。而具眼立見矣。予見書生言詩者甚多。然皆標影響以虛名相高。此不過使鶴戰與美人陣而已。如吾友茅孝若。真才子也。孝若十五。卽能奏晉魏初唐之音。今甫弱冠。其詩韻秀清華。深往沉鷲。片語無寸瑕。萬言無累句。置之古人中。莫辨也。年雖少。予定其必傳。乃孝若猶言學不博。交不廣。游不遠。此三者未能與吾詩相映發。俟他日與公恣討名山。以至猿猴神鬼絕攀之境。及天祿石渠。蕊珠貝葉。幽屋巖冢埋藏之文。而吾詩始成。嗟乎。孝若之才如此。而又深心深思。與天上與淵沒蓬蓬。乎其六月息而萬里行也。然則何可量哉。大抵才子自有真。而文人可以僞作。故有若據坐。終類典刑。日蟬被貂。猶都卿相。至于嫚罵而龍準氣奪。不襲不裘而虬髯心死。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文人才子。亦若此矣。孝若之才真。予以是斷其必傳。如否否者。君所嚴事吳允兆其人。深古具道眼。請以吾言質之。

### 陸宮保適園序

東坡云。一山川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一此善適山川風月者也。予謂園之界限。不在小大。以目與足所到爲界。假令轄者。兀者。扶攜而遊。目不及赴。足不及領。雖有園。無園矣。設以常人而埒夸父之步。離婁之睫。則園于頃刻判爲大小。非園之俄大俄小也。目與足之所到異也。然園之權在目與足。而目與足之權在我。我者不適。則雖大士之千目。韋馱之日擾。四部洲而行不止也。于目與足何有哉。先生解學士之綬東歸。治園二畝。以息躬。樹無行列。石無位置。獨一小閣。出于樹稍竹篠之間。玲瓏翕張。以收四面之勝。先生盡興造之。日借故人魚鳥。相與咏歌。以共適其中。蓋世之雕鏤奇麗之觀。先生淡而不御。如逃三公。而其雲物之變幻。草木之鬱蒸。則若先生之學問名節。

日引月長。所謂生則惡可已者也。先生以我適園。而不以園適我。故杖履所至。雖撤土卷石。宛若五岳。而五湖帶焉。今先生八十餘矣。垂老而神明不衰。其目與足。猶若少年。而又與性之善適者會。則先主之婆娑。偃仰于是間也。豈減香山之池上。司馬之獨樂哉。嘻。古今之園多矣。然皆化爲落蕃蔓草。惟二公之荒陂遺跡。至今人稱之。將無爲世欣慕者。不獨在園乎。知此而後。可與先生談適園矣。

## 董玄宰來仲樓隨筆序

吾松貞溪。故松雪趙榮祿管夫人外家。榮祿往來柳上甚數。嗣後楊鐵崖黃公望倪元鎮。以避兵多與曹雲西游。一時幽人豪客。舍文章書畫外無事矣。明二百年來。松人士此道若續若絕。獨吾友董玄宰。踵與擬議。以成變化。書法畫格。爲之一新。蓋玄宰家甚貧。至典衣質產以售名蹟。曰。此改如異人到門。何論金帛。若較量輜銖。便是田舍翁教子。豈能博尊賢敬士之報哉。予口誦其言。而心壯其胆。每與予焚香披對。各忘寢食。甚則從千里寄尺一相聞。媿媿無俗談。大約起居書畫無恙無已。玄宰裁鑑通明。展軸未半。便能批駁好醜真僞。偶一品題。懸筆立就。皆點胸銘心之語。落紙無贅。不肖懷藏以去。稍久覆視之。卽玄宰亦不自記爲己作也。門人張清臣。博雅工文騷。有侯巴之嗜。得卽掌錄。漸已成編。名「來仲樓隨筆」。玄宰有樓在南城林樾之間。以予數相過。從題曰來仲。予與清臣。遭際太平。日同玄宰商略金題玉躔之事。玄宰官有盡。而文章書畫確傳無疑。後世亦于殘縑斷紙中。想見玄宰。因以嘆羨。吾輩爲何如人。則此書亦可稍得一班矣。玄宰上能直接米襄陽。餘亦不失爲趙榮祿。榮祿流離宋尾。玄宰似爲差勝。襄陽召對。與天子共閱內府圖書。錫賞賞識。極一時寵遇之盛。則今日尙不足以酬玄宰也。清臣謂何。

## 古今釋言序

予遁峰湖間。如秋蟬翳葉。無四方之觀。又家少秘典。僅于殘書中。蠶游三十餘年。未嘗一食神仙字。惡知文哉。不佞竊觀邇來諸家。其好古者。鉤棘僻澁。剽剝奇字怪句。以爲超兩京而軼三代。然使人讀之。舌本強而不快。喉素鬱而不舒。即使作者自覆其文。至不解何語。此泥古之過也。高才生聞而笑之曰。夫夫也。何自苦。于是剖擊先輩。幾無遺膚。而悉以方言里語。雜見于文字中。蓋始于卓吾老子。而孟浪者借以野戰。空疎者借以藏拙。而庸知村社之巫祝。非禮也。市僧之嫚罵。非俠也。不文之非文。而不修辭之非辭也。此泥今之過也。泥古者如徒以史書施之金石碑板。識者曠之若撮古人之皮毛。而失古人之神理。如龍馬之圖。舌鳥之篆。响屨石鼓之文。豈能爲箋奏軍符乎哉。古有古之粹言。今有今之粹言。二者皆時爲之。而血脈條理。古今人非甚相遠也。是集自孔子家語左國秦漢唐宋迄我明先輩諸名家。稍稍哀聚。余亦未逮。校其失次失款。而門人輩已私從胡厥氏之請。輒乞序于予。曰。庶令初學者一寓目。而爲古爲今。盡在遐覽可乎。予媿然曰。聊以付童子呻吟之一助。其舛錯缺略。令賞鑒家爲之噴飯。非我也。失二子也。若夫抽其神理。遺其皮毛。而不泥古泥今。古與今盡屬烹鍊中。請以俟當代之知文者。

### 棘隱園漫草序

予昔居于將山草堂土室。半爲烟雲所埋。閉門高枕。畏聞人聲。惟刪花洗竹之暇。拾殘蕉敗柿。書古人一二可喜者。以度隙影。及讀老氏之知希。介母之焉文。未嘗不兀然自笑其勞。然落落品外之韻。時近時遠。而世願未有合者。晚得吳伯度先生。先生清明豪爽。恥談戶外事。軒擡營目。意不可一世。世亦無有傲所長。以難伯度者。伯屠之湖海。似吾家元龍。其媿于病而謝舉子。以放于四遊六合之外。返而浮沉于黃繡及山水嘯歌之間。亦太約與予調同。而嗜合。伯度之齋居也。冢宰公之藏書在焉。縹緗芸帙。映帶几上。如五色雲。而伯度坐擁其中。有書隱梅花清寒。萑陽倚之。有花隱。米海岳之二石亭。亭樹根不減鬱林池。仇有石隱。伯度挾此三隱。爲魯衛秦晉之國。相與高臥以待老。

品泉焚香。摩娑金石之文。次第成篇。其言皆法吐經術。兼綜竹書鴻寶之餘。而佐之以湘纍漆園。使人如握麈尾。披松風而聽鶴鳴之在陰也。以伯度居恆自負。上宜與鄒枚贊筆螭頭。次亦不失建安西園。鴈行班席。乃坐令鐵冷篋中。而桐鳴爨下。卽棘隱所撰。猶有漸離彈筑。王處仲擊唾壺而歌。伏櫪者。嗟乎伯度。舍子孰爲倚而和哉。雖然。千秋之業。幸物倏諸王公。而微與其權于草莽。子荆之遂初。長統之樂志。雄之玄符之潛夫。孰非隱人勳伐也。且伯度不聞而祖之。有季子乎。脫冕遙跡。翔千里而觀十五國風。至今稱宏覽博物者。非以其爲吳之隱君子耶。此可以方伯度矣。

## 甲秀園集序

予嘗讀盞彩館清課而奇之。曰。世乃有同心如費君者及是。丁未小春。君千里信使自通。且以甲秀園集乞序。陳子讀書。浩漑萬餘言。作而嘆曰。吾甚愧費君。予五十矣。自恨爲蠹書魚。而不能食神仙一字。放浪林間。如老猿病鶴。而不能飛。焉五百里外。世有不朽如費君。僅託之彼此神交。安所讀天下書。友天下士哉。大抵文章大業。與經生不同。齒欲少。游欲遠。藏書欲博。取材欲精。交道欲廣。應酬欲簡。起居欲適。興欲豪。神欲淡。而着述欲富。闕一則名不附。目前非無名。皆慶榮而弔衰。侯蟲之音耳。君綺成姻公。車言兼。綜文古詞聲。出公卿上三十三。而先後集合得一百卷。凡生平詩文。及五經翼。歷朝史乘補遺。詩學別紀。皆在焉。何言之雄偉巨麗至此。出吾愧君。君從父宦游燕臺。歷鞏洛齊魯魏衛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問七十子遺踪。又嘗登武夷。涉羅浮。渡錢塘。入吳越。所至皆感愴嘯嘯。囊惟停騎。播之咏歌。與山川相映發。吾愧君。君家自文獻公。遞至太僕。琅函錦帙。不下幾萬餘籤。君括囊大典。網羅百氏。幾于三教總持矣。吾愧君。君簡練陶汰。彌采彌精。穴必虎子。珠必龍頷。吾愧君。君交遊徧海內。其最著如吳元卿。湯義仍。張幼于。虞長孺。馮開之。徐茂吳。胡元瑞。沈箕仲。屠緯真。非晉楚之師。則惠莊之雅。吾愧君。焚香鼓瑟。罕通世俗。

陶門常鍵。管榻欲穿。吾愧君坐擁名園。可嘯可歌。可釣可弋。出有魚刀。入有鹿車。誦讀而外。靡知其他。吾愧君孝友忠信。好爲德于鄉。溝中桑下。誰不飲君潤者。而君捐貲燔券。無所顧。吾愧君悠悠忽忽。似有情似無情。似方之外。似方之內。或泫然而泣。或聽然而笑。哀樂親疎。吾不得而相焉。吾愧君是數者。皆文人才子之助也。君挾是數者。又輔之以斲輪之巧手。扛鼎之雄才。一顧生風。八面受敵。日新月盛。未見其止。顧自謂此集一傳。宿願已畢。千生輪轉。不復向綺語中作活計。予笑曰。大丈夫辭富貴。逼人易。辭文章。逼人難。君集度必傳。傳且身親見之。鷄林象譯。無翼而飛。檻鐵筆冢。方自此始。甲秀園能久臥君哉。山中清課。請專屬之肩公何如。

## 北游草序

朱孟元先生。自束髮有才名。視一第如米襄陽袖中石耳。上公車者八九。竟爲造物所蹶。然孟元片言出。人人以爲吉光裘也。今歲謁選燕邸。予病瘡不及向河干歌涓以別。旣而清秋從北歸。示予諸草。其聲格視前彌雋。彌古。無感慨牢落之意。時見于毫楮間。憂然崩墜。彈而睡壺擊也。雖然。東方陸沉。碩人萬舞。古之高才奇節。往往託傲吏以隱。今孟元亦且以鷄肋視功名。海鷗鳥視人世。州縣簿書。直與青山白雲等耳。黃魯直云。四海皆昆弟。凡有日月星宿處。無不可寄此一夢。况孟元所吏地。有爛柯諸名勝。與詩篇麗藻相映發。寥帷憑眺。拂袖品題。又將有進于燕趙聲文。孟元饒文章經術。是草特其一班。若世有大人先生物色之。以授之百里巖邑。則穆如之咏。其武城之絃歌乎。先生聽然笑曰。嘻。是也。我且以北游草爲嚆矢。

## 酒顛小序

夏茂卿撰酒顛。侈引東方酈生。畢卓。劉伶諸人。以策酒勳辨哉。無以應矣。予不飲酒。卽飲未能勝一蕉葉。然頗諳



酒中風味。大約太醉近昏。太醒近敬。非醉非醒。如愁嬰兒。胸中浩浩。如太空無纖雲。萬里無寸草。華胥無國。混沌無譜。夢覺半顛。不顛亦半。此真酒徒也。畢忘盜。末忘甕。劉忘埋。未忘鍾。俗人治生。道人學死。聖人之教。生榮而死哀。是皆猶有生。死在耳。然則將何如。樂天不云乎。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茶董小序

范希文云。萬象森羅中。安知無茶星。余以茶星名館。每與客茗戰。自謂獨飲得茶神。兩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施茶耳。新泉活火。老坡窺見。此中三昧。然云出磨。則屑餅作團矣。黃魯直云。苟用鹽去。橘用薑轉。于點茶全無交涉。今旗鎗標格。天然色香。映發。啣爲冠。他山輔之。恨蘇黃不及見。若陸季疵復生。忍作毀茶論乎。江陰夏茂卿叙酒。其言甚豪。予笑曰。觴政不綱。曲爵分慙。呵嘗監史。倒置章程。擊斗覆觚。幾于腐脅。何如隱囊紗帽。脩然林澗之間。摘露芽。指雲腴。一洗百年塵土。冒耶。醉鄉網禁。疎闊。豪士升堂。酒肉僮父。亦往往擁盾排闥而入。茶則反是。周有酒誥。漢三人聚飲。罰金有律。五代東都有麪禁。犯者族。而於茶獨無後言。吾朝九大塞。著爲令。銖兩茶不得出關。恐濫觴于胡奴耳。蓋茶有不辱之節如此。熱腸如沸。茶不勝酒。幽韻如雲。酒不勝茶。酒類俠。茶類隱。酒固道廣。茶亦德素。茂卿茶之董狐也。試以我言平章之。孰勝。茂卿曰。諾。于是退而作茶董。

蕉葉抄引

沈裕夫棲天馬山。沉沉如孤臣客卿。春時游漿。簇簇門外。酒香歌聲。唐突十步之內。乃裕父日扃戶。洗竹蒹花。不接俗客。客至從花竹間退避。如避虎子。客去但拾蕉葉。綴古人遺事。續門析品。戒若千卷。以佐高枕耳。昔人謂擁左右書。勝南面專城。今裕父身作五色齋魚。浮沉墳典堆中。使讀之者若掇明珠翠羽。零星可珍。如此書當以薛濤流。

花紙。李廷珪鹿角傘。司空圖松杖筆。暇則從石骨水滫。枯藤細草間。每一書則勝于神仙。赤符綠字多矣。雖然。山中近有大耄長老。掛搭無影樹下。方不立文字。裕父得無慧業未盡掃除否。願黃面瞿曇。洗空一切。尙不能了龍藏五千四十八卷。則謂裕父蕉葉抄。便是拈花微笑。未爲不可。

### 快雪堂歲寒盟引

沈司馬純父先生。檢衛人綱。代興藝苑。文章節義。朝野震之。解邦歸田。性耽蕭簡。樂愷墳。素以攝心魂。居貞晚節。等護頭目。德矩彌峻。風日自娛。式閭者有行廷之疑。披帷者多望崖之嘆。僅所綴接。則二三文人逸興而已。丙午窮冬。款子密坐。寢弛兵衛。心清妙香。先生解以醴酒。佐之永言。非軌正督世之談。則死生寔譽之故。回環感愴。主客泫然。旣而一變。成驩三爵。復又先集維霰。月不留行。亦忘其冬之夜也。先生笑曰。昔人論詩如玉盒。函蓋須勻。五言律詩如四十賢人。着一屠沽不得。此會庶幾近之。查託姓氏。以矢勿諼。爾時司馬倡韻。屬和則方叔般子。叔祥姚子。逸王子。孟璜項子。而陳子繼儒。以浪士來自華亭。

### 賀郡司理毛公三載奏績序

昔者王烈陳實以義行聞太原潁川間。諸有爭訟。曉譬曲直。或望廬而還。或至途而返。甚且愧而請曰。刑戮是甘。乞勿使產方仲弓知之。及宋洛陽。而猶有懼司馬端明邵先生知者。夫諸君子第不過獨行處士耳。今郡國長吏之化。其權重于處士。而諸逢掖之遵禮蹈義。行已有恥。豈忍遽出潁川洛陽細民下。然畏彼而不畏此者。何也。則刑設而禮不足也。郡司理毛公三載奏最。先後積台使慰薦。列牘以數十計。皆交口誦公有大體。有特操。有沉識。有兼才。遠近讞牒。悉繫平亭。而子獨雅重公。學文學。斷獄引經。非近代名法家所敢望者。夫古者禮與刑相爲表裏。辟雍

之。設上賢以崇德。簡不肯以絀惡。士不帥教者。以告于王。王親視之國之右。鄉移之左。國之左。鄉移之右。甚且移郊。移遂。屏弗與士齒。蓋議禮則刑後之。議民則士先之。子產鑄刑書而不忍毀學校者。正謂刑以繩中人。而禮以圍君子。士君子若有廉恥。重畏法之意。父詔其子。兄詔其弟。朋友詔其曹偶。老幼賢愚。更相告語。以足不入公府。終身不見大吏。爲吉祥善事。而刑不足措歟。輒近士不古。古所謂望廬而還。及途而返者。今且履相嚙于郡邑之庭里。父老謹畏者。竊竊指之曰。夫夫也。鄉校之雋也。而所爲若是。子與母而在。必並更徙而去之。處子賤父事。兄事者五人。姬公吐握執贊而朝者百人。度一切閉門謝之矣。毛公嘆曰。此非士之過也。有司一有輕士心。稍可緣飾吏治者。輒搖手不復道。而法吏則去士更遠。卽庭謁形神不相親。而子獨否否。公以名經術起家。分校閩棘。海內經生爭誦式之。如漢推毛公。而公又雅意人才。羣諸髦廩之宮。而時上下其文。家被冤者滿之。寔不能治家人產者。助之。其風習太甚者。倏上當路教誡之。又捐俸及贖賤以新學宮。梓文正集。創烈婦祠。簡奇權秀之外。輔之以彰教化俗。其意表甚遠。故士民之歌而誦公。不減子產。而其畏公知。更甚于畏彥方。仲弓邵先生之知也。諸博士曰。善必子言信而有徵。請以是賀公。并上之司封氏。

送郡侯詹濬源入覲序

萬歷辛卯。詹公敕從戒馭。上續書于天官氏。縉紳父老。亟請諸兩臺。留公爲保障。兩臺既已首列露章。薦聞于朝。謂公者。固天子屏御間名守也。上方虛三輔九卿。以待公隼旃熊軾。烏可無往。于是公屬邑華亭項侯。上海楊侯。青浦鄧侯。相與清道續食。載公後車。入覲于廷。因屬言不佞。以頌公之休美。予惟天官氏。按牒功最。罔良于吳。吳而以治平推第一者。孰能超詹侯之乘。而雁行之也。且兩臺之薦剡辨矣。予則烏能言項侯。楊侯。鄧侯。進而告予曰。天官氏知公以耳。兩臺知公以目。其逸于耳目之外。而人有所不盡識者。則惟吾儕得公爲最深。公以龔渤海治盜。黃額

川興化。蜀文翁飭學。鄉青州賑饑。公之爲公。東海士女。往往能言之。惟其整率僚屬。冷如嚴師。而溫如慈母。使吾儕得以肅官箴而恪吏議者。公竊有膏沐焉。夫天子之政分于守。守之政分于令。如使守挾其尊以踞下。爲伎以忤上。上下相猜。燥濕敵而水火爭。則三年之間。令斤斤救過不給。而郡大夫亦安所藉守以報上。今三君子襟裾相通。篋墳相和也。奏宓子之琴。灌河陽之花。從容談笑。臥理有餘。而公亦憑几受成。如化工陶鑄而已。公先世受經于孫忠烈公。伯仲世其業。聯翩鳩畧。出爲良二千石。其家學皆有所本。公得其實以治身。出其土直以飭吏治。故羣屬化之。而咸有羔羊鸞鳳之風。譬之于易。公以離照。而三侯以撰受。其惟鼎乎。公才名經術冠天下。乃游刃調絃。搜括研訪。必盡三君子之奇。而後已。虛中受禪于鼎爲腹。三君子誠絲以琴。御轡以佚。承睫盼胸。惟公德意之是聽。無徧無黨。于鼎爲足。若此者。天下之完鼎也。天子以明年坐明堂。開闔闔。貢者以萬國。而公與三君子。以是鼎進。黃金耳鉉。厥爲世瑞。上且享九賓而見之矣。然則貴何可言哉。

### 賀張裕齋榮轉常熟令序

癸巳二月。不佞以桐圭竣命。甫有燕山之役。而社友何士抑諸君。屬予爲文。以贈裕齋張父母。夫脂車在門。無暇理鉛槧事。而張公則曩者華亭卓魯也。父老子弟。方邑邑有去後思。而又重以士抑之請。其何忍例謝墨卿。乃命使者停歌伏軾而奏之。夫公之爲華亭令也。時郡國水旱頻疊。萬姓嗷嗷。若坐釜鬲之上。一炊而一灼之。柔者至爲溝瘠。而不逞折枝之徒。羣咻而起。公露禱請之神。洒泣移牒。以蠲賑請之兩臺。其諱者以單騎片言。散之鄉落。故下車而民相與恨得公晚也。公去而民相與恨釋公早也。未幾三載服闋。天子復擢公爲丹徒令。公治狀如華亭。而又爲省羨耗。禁勾攝。立保甲。申隱禁。濤陂塘。收骸骼。蓋期月而上下之間。宓宓如也。無何公又有常熟之命。丹徒則走相謂曰。何不以強侯永胙我。華亭則又走相謂曰。何不以張侯歸。而復更生我。乃惇史氏聞之笑曰。甚矣。兩邑之私公。

也。而亦知黃河伏脈。靡不潤乎。而亦知夫容赤精之鏗。靡不利乎。東吳海門之勢。潤州爲首。而常熟與江陰爲尾。近者賊奴唐突。鯁鬣漸張。公既用其精于丹徒。而又囊其不盡之類。將復試于熟邑。首尾鎖鑰。數百里金湯之援。卽華亭亦有仗焉。且公兩邑令。遠不過披齊梁之夕秀。近不過發平原二陸之朝華。而常熟則子游氏之產也。公得南方之學。又將採而布之。以善其鄉。則琴川卽公絃歌武城矣。他日天子召爲股肱耳目臣。公其以治狀教我。予爲續之。太史禮樂書。以章東吳循吏之盛。

賀畢白陽公祖榮滿序

今銓曹臺鎖之選。半出公縣令司理。令宰一邑。而司理間以使者檄。旁視他郡。上以下有所考案得失。俾如洞垣。則耳目寄之下。以上有所宣序疾苦。俾若痲癩。則翼齒借之。夫耳目寄之。則上恒倚爲察淵。爲隼擊。而調劑難。翼齒借之。則下恆揣爲貝錦。爲伏戎。而誠缶難。若此者。其難皆在摘隱應卒之外。非世之博大長者。未易稱也。而淄川白陽畢公。實其人焉。公年少而識老。高才而心下。蓋自爲理于松者三年。不獨薦書旁午。首推鼓公。卽父老子弟。以及子逢掖諸文學。皆一以爲神君。一以爲慈父。其勦操則淵魚也。其剴紛則脫穎也。其察奸則燭照也。其矜弱則乳哺也。其肩事則游刃也。其作人則鼓鑄也。蓋委蛇于上下之門。而均節于寬嚴之際。能使以仁見威。而以威見德。俾懷公者。口無所容其頌。而信于公者。心無所置其疑。此豈獨以敏練明潔。以才守著稱而已哉。予猶憶嘉魚李康惠公。武林胡端敏公。以司理起爲名臣。而其初皆以大受之器。聞于天下。若白陽公者。其類之矣。公既歷三載上績。司封氏既以顯庸其所自出。而不久需次公爲銓曹臺鎖。則兩公竹素之業。予猶庶幾拭目以俟焉。學博某等。屬在宇下。受公知愛深。請得一言爲賀。夫詩推魯公之視學也。曰在泮獻賦。而漢人引經折獄者。咸稱良吏。嘻。此學博之所以不能忘頌于吾公也。是爲序。

送畢司理考滿榮擢詩册序代

淄川畢公爲郡司理三年。主簿氏課績而最。天子爲賜詔以褒榮其兩尊人。于是紳裾以下。矢詩歌以彰盛美。琅乎鐘球鳴而金石奏矣。孝廉陸君第褒奏襲錦獻之。屬不佞弁一語爲之序。夫古者三載考績。凡郡國計書。先上之太史氏。而後以其副上丞相。史官觀民風。採聲詩。則納而授諸工。誓畢公之計績書第一矣。而不佞又忝詩史之後。請傲古鳴玉而贈言者。爲賡歌頌公可乎。公之司理也。宅心恕。持法平。詩有之。邦之司直是也。請爲公歌豹飾之章。下車以來。皎如冰壺。而清如蘭雪。詩有之。素絲五紵是也。請爲公歌羔羊之章。端冕堂皇之也。豪奸巨猾。以爲神明天帝。然不煩摘發鉤鉅而片言立剖矣。詩有之。遇暉雪消是也。請爲公歌昊天之章。公嘗一再攝邑篆。更其秋霜之烈。而煦爲冬日之溫。詩有之。挹彼注茲是也。請爲公歌酌之章。逢衣弟子。有控于公者。若控諸父母。有干請于公者。若徘徊躑躅于師保之訓。而不敢前也。詩有之。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是也。請爲公歌思齊之章。夙夜凜凜。恪共厥職。以徵令聞。鴈行布武。捧冠帔進堂下。大哉皇言。皇皇如矣。詩有之。無忝爾所生是也。請爲公歌小宛之章。三年而政成。薦牘旁午。上天子將需次爲銓衡。爲臺諫。詩有之。衰職有關。惟仲山甫補之是也。請爲公歌嵩高之章。歌闕乃退。藉筆志之。以授典樂。彼託管且虛。循吏傳之左。使海內知有萬歷間稱東吳治平第一者。爲我理司白陽公。而尚書所載畢公保釐篇。公實世世嗣續之矣。是爲序。

賀徐寅陽大卿冢孫嗣大金吾序

蓋肅皇帝中興。于運爲午。維時有恪共不二之臣。起自南服。爲國重臣。以佐億萬年無疆之庥命。則惟文貞徐公。實應之。穆宗嗣寶。著有勳猷。於是以九載考績。特旨加公伯爵。蔭一子爲金吾將軍。公對巖稽首。稱萬壽者三。而

因手疏遜謝。以示不敢寵利居愆之意。天子俞公旨。停止伯爵。而還金吾將軍如故。蓋異數也。公拜命以授。其四世孫次第爲大帥。而今遞襲。且至於五世矣。嗣君方脫襁褓。天子卽已詔給五品俸。優禮之。俟束髮起爲侍從。大司馬檄郡國守相。爲具羊酒。踵太常之廬。嗣君明慧。潁伏地虎拜。如成人禮。內外觀者。靡不嘆異。豔爲極榮。夫金吾古之司隸也。其所掌不特鹵簿儀仗。禁詰戎兵。爲天子爪牙。甚則直廬宿衛。侍列經筵。有視金紫至。稱官保者。其真古之親臣。世臣乎哉。前太常旣以令子起家。後太常復以進士拜。今官父子並九列。得賜與朝請。其一時光寵莫及。而今嗣君復繩繩繼美。食祿於大官。則將安所報稱。以矢之異日。昔者天子延世之典。其累疏而不能辭者。非天語所謂繼國壽命。功在社稷者乎。如是者。宗老國人。皆能深言之。而其帷幄之微謀。不獨異戴先帝。且能擁衛今上。以定萬世太平之基。玉册金滕。炳若日月。祖宗有靈。且將世世胙其子孫。爲吾國家股肱心膂。以綏後祿於無窮。而豈止今日之肇有令祉已也。嗣君神駒名騫。奕奕有奇表。他日必能以忠孝箕裘先閥。而太常君又以壯年積養。不久超拜。以盡其韋平忠宣之學。嗣君彈冠攝衣而從之。琳瑯滿朝。永爲國寶。庶幾徐氏之報。其在茲乎。予故樂而爲之序。

## 食物輯要序

天地生人。亦甚巧矣。目耳鼻共六竅。皆耦類坤卦之象。口以降共三竅。皆奇類乾卦之象。乾宜上而反居下。坤宜下而反居上。此泰卦也。坤惟居上。故濁者變而爲清。通天之氣者。惟鼻。乾惟居下。故清者變而爲濁。食地之形者。惟口。口上鼻下。是爲人中。而三才之理備矣。易頤卦曰。慎言語。節飲食。中庸又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世人病氣。病情。病腑。病臟。有脈可按。有證可揣。若飲食之病。或以曬而不覺。或以雜而不辨。或以日用而不著。不察。若孕婦小兒。益質質矣。婁東名醫雲谷穆君。著食物輯要。最爲簡明。又與諸名家訂正。然後行之人間。其用心苦。其綜覽博。

其考辨精。使賢者可以尊生衛生。卽不肯老饗。且將捫舌而懼。染指而退矣。夫醫司命也。以命聽賢。孰若以命聽我。况日用飲食。我爲政者也。若知味則自然知節。知節則自然身心俱泰。雖謂食物輯要。卽隨卦節卦泰卦之注脚可也。讀此書而雲谷之精於醫道。并可知矣。是故肩道人序而傳之。

### 壽文

#### 壽宮保陸大宗伯平翁序代

往先生八十時。天子採御史大夫言。拜先生宮保于里第。已又遣郡縣行羊酒存問禮。維時海內士大夫。輸琛輦璧。登樂獻歌。布武先生之堂。天下無不聞而豔之。去丁亥至庚寅。先生八加有三。其子伯達君成進士。以行人歸視公于家。抱錦衣舞而進觴。諸孫如玉。婉孌膝上。先生綬紫鬚白。笑更三爵。喜可知也。已丑榜。焦太史而下。凡三百人。以與公之子有兄弟懽。于是徵文獻言。前介公壽。而屬青溪使君司執殫之役。諸君則酒酒載拜。遙廣南山之詩以頌。古禮者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則卿大夫率其吏與其衆。宴國之大老。而賓禮之。以示型焉。今鄧使君儼然卿大夫也。而諸君率又斌斌以賢能起家。則今日仿古鄉飲之制。而惇大賓之享。舍宗伯先生。其誰當之。是役也。禮也。獻生晚年。幸爲先生之邦人。蓋嘗妄窺先生之學。本于六經。而公家敬興及金谿兩兄弟。則又從千古之上。啓闢端則授之。故其傳獨正。晚而游衍于竺乾之書。與裴相公白香山揖讓同堂。故其神情獨曠。謙分宜而避其濁。稅江陵而遜其橫。詔三起而三辭之。故其出處獨高。若是者。亦足以仰窺先生之萬一。然皆貌得其粗。而未覩先生之神者也。嘗聞先生居朝。高冠獨步。令人凜凜。不霜而寒。乞歸十五年。京洛之下。竿牘如山。卒不得先生片言隻字。其危峻如此。至于告政家居。召布衲爲上客。呼漁樵爲老友。所以提獎後輩。膝語而耳囑之者。靡不肯款中心。得所欲如去。嘗譬之其在朝。如秦岱峨峒。雪中雲半。可望而不可登。退而游於鄉社之間。如甫田平疇。芸夫牧豎。皆得以嬉笑而託



足焉。先生以伯夷之風兼而下惠之量者耶。夷清如秋。惠和如春。春秋相戒。萬物化生。吾于先生得壽原矣。夫至人而躋上壽。非特身繫天下安危者數十年。卽後生晚達亦得以有所觀型而銷其塵鄙。昔人有言。遇伯夷展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先生一日而在。則人人遙制。惟恐伯宗陸先生知。愧無以稱先生之子。同榜兄弟也。記曰。式黃髮下。卿法三百。諸君以之。詩曰。我有嘉賓。君子是則是徵。先生以之。

## 太子太保王公七十壽序代

太子太保婁江王公。以癸卯登七十。中外士大夫。璽珠與璧。登樂獻歌于公之堂者。履綦相錯。公鄉門生某某。不敢以篋篚進。而請得余老人一言以壽公。王公聞而止之曰。華亭老矣。天子憲老而不敢乞言。無以言溷陸公。余曰。吾雖髦業爲郡人士。與吳邑諸大夫一再佐觴矣。無已。敢效華封之野人。而祝公者三。昔孟氏論相業。而曰養氣。羅預章論王佐。而曰無欲。夫世欲不足以難賢智。賢智之難。難於名耳。故孔子之論平天下。而又本之以無他技。技者名之謂也。大凡士君子一有好名之心。則胸中決無剛大必伸之氣。視其氣之屈伸。以察其人之躁靜。卽賢愚修短禍福。十不失一焉。寧獨事業而已乎。余曩在史局。每歎公科第文章。壓倒一世。然進而逡巡。士大夫間。神清而貌溫。才高而心下。隱若出衆人後者。及新鄭柄政。公曠暗不合而出。江陵奪情。公正言面折之。又特請省侍。以愧屈之。其氣之必伸者一。江陵敗。公拜相。田間羣少年彈冠易袒。以趨公。公嶄然如絕壁斷崖。人無所附麗。俄劾其一。二借事。鼓釁者相繼罷去。其氣之必伸者二。禁詔。禁侈。禁貪。禁殘。禁撫。按無饋贖。鑿禁河工。無掩閣臣。不三月而精采濯濯矣。其氣之必伸者三。極論苑操。力翦鯨宦。其氣之必伸者四。清白一心。以風有位。有囊金壽公者。門生故吏。効無貸。其氣之必伸者五。公念皇上深宮燕居。宜使數聞民隱。河南水旱。畫圖雁糞。直達御前。上爲之親降宸翰。中宮及貴妃爲親發幣金。而公復以捐俸倡之。河洛之白骨而肉者無算。非公能感動宮禁至此乎。其氣之必伸者六。儲議未

定。皇上且疑挾制。疑樹功。疑離間。公密疏陳請。甚有手書。手緘。同官不見。左右不聞者。至是而始下出閣之命。始定長幼之禮。其氣之必伸者七。公六十移疾。請致政。上遣鴻臚內官宣示。又發金禱於藥王三日。以祈公疾。而公意終不可竟歸。其氣之必伸者八。夫匹夫負氣。不能得之平交。公入朝以來。其浩然剛大之氣。無幾微小挫。天子英明神斷。每事委心。俛首而從之。何以得此于君父哉。善乎延篤之言曰。東修以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莊周云。舉天下譽之不加勸。舉天下非之不加阻。是二者乃公養氣訣也。公方召對時。親承皇上而獎忠孝。遠而質公之生平。微獨毀譽不能撼公。即公亦未嘗以毀譽徇天下士。獨斷獨行。不吐不茹。能爲大容。而不爲小忍。能爲面折。而不爲腹藏。雖朝廷之奏牘。四方之筆札。必暢其喉吻之所欲言。而後止。譬之雷霆。無還聲。黃河無反勢。其胸中剛大之氣。鬱勃而不可遏者如此。而曾有一毫顧忌。爲市名地乎。故文章博大巨麗。而不欲以讓名。爲諫臣調護。爲地方不欲以廉名。進而入告。出而焚艸。而不欲以忠告名。辭會典訓錄玉牒之世蔭。而不欲以讓名。爲諫臣調護。爲地方請恤援解。而不欲以長者名。孝行若曾史。家法若鄒魯。而不欲以道德名。此宰相中無名公也。龍之爲物。潛見飛躍。變化無窮。然劉累氏可以豢。豫耳可以困。則以尙有龍之名在。公無名則無欲。無欲則生平無不伸之氣。氣伸者神活。神活者命固。公之壽。其可涯量哉。余九十有五。間。隱几而讀長生之書。蠕蠕神恣。似不無小證。然養氣不如無欲。無欲不如忘名。則吾於婁江王公。更有進焉。公家編修君。聞道甚早。試以吾言質之。

### 壽王相公七十序

婁江王公之七十也。公戒門者無內客。客無得內庭實。亦無多爲卮詞以譽我。諸君子謀於辰玉曰。然則壽公且禁何。辰玉曰。是必屬陳子。陳子聞而笑曰。太保公小心翼翼人也。生平鮮食寡欲。如清蟬警鶴。考鐘伐鼓而前迫之。有駭而去耳。雖然。公六十而致政。七十而杖屨如故。欲嗽不少衰。知足勇退。幸不爲少年所描畫。則乘時行樂。以無

負聖天子賜歸田里。優老閔賢之至意。其在今日乎。曩東宮未定。累疏凡十一上。內調上心。外調衆口。三王並封之間。公心胆墮地極矣。卒賴公居中調護。而後有出閣之命。而後有長幼之序。而後有辛丑冊立冠婚之典。公不樂。誰爲樂也。冊立冠婚成。辰玉以編修官。頒詔四郡。錦衣擁傳而歸。帝若擇公之子以報公者。而未幾行人奉輿。書存問。絡繹至矣。公不樂。誰爲樂也。辰玉領解額。家居不出之。若而年出。則科名高等。與公相雁行。能使世家重。能使主司重。而又使公之文章相業益重。天子聞王先生子。且爲之喜動顏色。公不樂。誰爲樂也。吾鄉陸公七十時。大行君甫十一。今辰玉嶽嶽玉立。又且謝史局歸養。公不樂。誰爲樂也。余晚生後進。未能日從公爲岩居川觀之游。數訊公杖屨動靜。及飲噉多寡。以爲憂喜。比聞公家居多畏客。犢車魚艇。放而之乎。垆莽無人之野。則太幸。返則掃圃杜門高臥矣。豈公名位高度。無可與語。卽欲語亦無往人酬往事者。審若此。直欲作無口瓠耳。姑無論往昔試與公屈指二三十年來。朝局變遷。物情反覆。中間士大夫愛排好醜。與菟枯得失之故。風雨煙波。亦大略可見。初公忤江陵。江陵敗。公起田間。爲十年名宰相。旣納相印。其次第後公秉政者。或賜櫪東西還。或謝棧車牡馬不御。布衣徒步出府門久矣。回視登鸞坡。入虎觀。雍容中書政事堂。博不得公北窗一夢。况公更耄髦及百歲外。俯仰感歎。日昃而歌。又當何如也。余以是勸公及今無畏客。彷彿方東都洛社睢陽諸老故事。相與宴會賦詩飲酒。繪圖以爲樂。公笑曰。是又期往人酬往事也。余所樂非客所知。余以布衣至卿相。賴天子明聖。沃心造膝。無所不委從。前者召對。面承忠孝之褒。及其行也。又降手札謝過。歸而不忍以蒲壁強也。世無如知我如皇上者。兒功名何所置重輕。特其讀書重廉恥。斷斷家法。又將爲王氏善人君子矣。且性又孝且溫。把搔痾癢。冷熱苦樂。不去側。古者下車里門。浣淪子舍。有是哉。烏在其多男祝也。世無如知我如兒者。公于朝則君臣相知。退則父子又自爲相知。天壤樂無以易此矣。余雖以樂樂公。公無乃俛首一笑乎。無已。請歌抑之十二章。屬諸君子進之。以附于武公國人交頸之誼。

# 陸宗伯壽言序

吾鄉宮保大宗伯陸公。天子凡兩賜存問。其九十恩數。視前加等。萬曆戊戌六月。專遣中書舍人。以羊酒采幣存公于家。一時士女傾城罷市。至膳食僦屋往觀。公率大行伯達君以下。郊迎使者。公輿而出。騎而入。金冠緋衣。白眉黃髮。端笏馬上。顧盼凝遠。從容炎暑中。灼然有童孺之色。可卽也。詔書在門。公虎拜稽首。事竣則命元孫景元。以笄童趨謝闕庭上。以敬謹嘉公。又以齒德俱尊。優答公。朝廷求舊憲老之典。可謂極矣。伯達君手錄玉音。及卿士大夫之姻于頌者。彙爲壽言一卷。公謂王言在前。禮不可以序。乃特屬繼儒記一言於末簡。余生晚。猶憶鄉父老言。公辛丑會試時。有太守王公華者。夢入帝庭。庭下數百人羅拜。口舉善人。則公姓名也。覺而召公之婦翁李問之。李對曰。「某生平不苟而已。」是年遂以春秋魁天下。入館局。會鄉衮同朝。數數引歸。自後新鄭江陵。虛揆席以待。而終不得寵。公公九十餘。距今辛丑。又垂一甲子矣。俛仰今昔。凡與公出入諷議。聯鑣並笏。悉當時號稱一代偉人名位。姓字如雷如霆。後先參差。落落與晨星俱盡。而公齒髮不衰。聰明如故。每談前事。短言可以書紳。長言可以補史。使對公者。竟不知其爲四朝以來人物。卽少年晚進。公目擊其菀枯。而歷閱其陵谷滄桑之候。又不知家凡幾人。人凡幾世。轉眼六十年。棋局屢更。國手顛頓。其神閑氣定。不着而常勝者。獨公一人耳。公未嘗典一正考。然海內正人君子。皆知以公爲師。亦未嘗受一世蔭。然舉伯達君最晚。而以進士歸養者十年餘。又最孝且賢。公淡中得濃。老中得嫩。雖蒼蒼者。有意於調停輻輳之。亦由公見道明。取數寡。生平不苟之行。通於神明。宜若是之壽且康也。公阿羅相輔。以神仙骨。天神福。約以儒者風。故無貴賤。皆幸見公。而不敢望公。無遠近。皆祝公。而不能悉公。卽載在壽言者。特澣渤之一勺。秦岱之一石而已。雖然。古人有云。「人臣上讚令德。則勒於家廟之尊罍。下叙私交。則書於宗塾之碑版。」今朝野之頌禱於公者。抑何其洋洋灑灑也。敢弗記諸。若其稍可以報公。則今諸山有繪像。龍潭有專祠。輿有頌。

國有史。或公之所以壽而不朽者歟。而終未能言公之萬一也。俟百歲當更筆而記之。

## 壽元輔少師申公七十序

禮大夫七十致政。吳門申公少師解相印。凡十餘年。而甲辰秋。始稱七十。邦君諸侯登歌者。趾錯堂下。鉛山令顧禮初束幣及門。徵文于布衣陳子。陳子辭者三。禮初曰。僕受知申公。復託太僕孝廉兄弟葭李之末誼。不可無一言。且文富公。不有布衣堯夫乎。謂毋讓儒不佞。少受太原王公聘。讀書婁江間。居恆。太原語次公。輒嘆曰。申公天人也。公隸達國事。決機應變。捷出人意表。上不時出片紙。敕黃門立索回奏。公從容裁答。溫而且理。其他號令大冊。府檄車符。及四方如山之牘。駐筆立辦。悉中甘苦。真可使人主解頤。老吏宿將。面談于千萬里之外。公每事務持大體。性不喜伉岸儂薄。挑取時譽。而一切以弘雅博大爲宗。好獎士類。而人負之。客有道其事。非笑則嘆。公相度相才。譽世無兩。而子獨謂公與太原和衷一德。此尤相業第一根本耳。兩公生同郡。同榜。同鼎甲。同詞垣。政府同奉朝請。家居同璽書存問。自卯及辰。後先稱七十。又同。此皆巧值天人之奇合。而正人君子之大同。不在是。曩江陵以名法治國。虎負不可下。龍亢不復顧。蓋陰握宮府之權。幾十年。公而繼之。權者。人臣之所不敢愛也。公委蛇巽謝。以歸人主。少年喜津。將回面悖響。太原不爲動。公無猜色。亦無猜心。凡一哺一握。一笑一顰。無不與王公揭日月而共之。如定壽宮。翦鯨宦。止內操。絕開採。扶言路。翼皇儲。內調衆心。外調衆口。寧使天知有餘。而人知不足。此公與太原之所同也。魏知古始爲姚崇引用。姚崇反銜之。韓休以蕭嵩薦。嵩更不協。自古鼎席之地。覺端易生。元和諸君。特其太甚者耳。端溪之貶。門集賀賓。襄陽之朝。口騰僞讖。雞方索門。何暇可鳴。釜且沸然。誰能調鼎。此古人所以嘆羨于丙魏也。閣臣自肅廟以來。其賢者卽不盡如唐之牛李。然物情反覆。大約可觀矣。自公與太原並領機務。謀不害同。同不傷正。凡閣中向來膠粘不縣之疑城。至二公始破。公歸而朝局已變。今且小開周公召公之言。轉思十年前兩君子同

心輔政。豈可復得哉。頃公與太原里居。相望百里。未嘗一再覲。覲則無信宿。遂別。公賓至如歸。而太原公畏客。若逃空虛。公少太原僅一歲。太原性怯寒暑。手料方藥。凜然若不勝。而公灼灼有孺子之色。太原一養三歎。躡無餘歲。公陶輿謝屐。無所不縱賞。汰寫生趣。以迎吉祥。度其神情趣舍。迥若別調。絕不能事懸合。而後知兩公之立朝。非苟爲同而已也。昔文富致政歸。悉士大夫壽而賢者。置酒相樂。圖形妙覺僧舍。賓主凡十有二人。而堯夫不與。竊嘗怪堯夫居洛中。當時士大夫識其車音。爭相迎迓。司馬公獨不爲留。著英一席地耶。豈堯夫以布衣。經經之節。恥與鄉袞躡。士大夫亦有不得而強之者耶。夫引分守道。堯夫且然。而儒則何敢以言壽公。禮初曰。否否。峨鬢金碧。幕以白雲。山龍華虫。火藻粉采。而以荷衣蕙帶。介於其間。兩相蔚映。無妨異同。且聞公花下小車。相遲久矣。予謝不敏。姑授簡禮初。而佐公一觴。

### 壽涇陽顧先生六十序

涇陽先生之學道也。不知老之將至。垂六十而先生通家子陳藝之徵文爲壽。先生將無反走。大笑而不受歟。藝之云。某聞命於先生矣。他筮篋庭。實不敢納。信以陳子言。敢不拜賜。余嘗憶己丑歲。先生儼然相訪。以不朽見屬。既明年。復邀同舟至秀州。談甚快。嗣後書間。遞至。邀入東林。而余以疾不得往。然每嘆天下有偉人二。先生與南臯鄒公。皆以文章風節震天下。望之如二曜麗天。而皆砥礪聖學。爲後進倡。先生恂恂自將。身苦不勝衣。言若不出口。退然如寒書生。而至於抗色立朝。清言格衆一時。權要能以顰笑喜怒榮辱進退人。終不得引先生以自助。而先生獨往獨來。凡所以批其逆鱗。而摧其角距者甚力。至褫官削籍以歸。無幾。徵見顏色。讀易杜門。宴如也。十五年來。國家老成彫謝。幾盡而頽。果不食者。惟南臯公與先生尙在。先生忘世。世不能忘先生。凡遠近執經問道士大夫。東西行禮于其廬者。舟車相屬。郡縣監司。以不識先生爲可恥。臺省諸曹郎。不首推先生名。則啓事皆指爲故常。而不足重。

激揚聖學。不得先生印可。則不敢自信。而私以其學術行于世。世之歸心先生。真如川之赴海。山之宗岱。其盛篋以加矣。及今甫六十。蓋孔子耳順之年。夫所謂耳順者。謂其無機有逆耳之言也。不佞請以龍德之言獻先生。壽彌名。名彌高。而責亦愈備。蓋灼然指爲天下之龍首矣。神龍見首而不見尾。非無尾也。尾之所在。卽英雄豪傑之末路也。沒者欲得其珠。早者欲得其露。噓雲御風而隨之者。欲得其騰擲變化之勢。而先生何以謝天下。六龍之爲濟。爲見爲躍。爲飛。爲亢。總之皆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爲主。武公年耄箴儆。不忘于國。召公告老敬德。猶慎于身。蓋古聖賢之致謹末路如此。而龍溪子乃謂孔子舍七十而進。必將舍矩而就規。此言似巧而實非也。佛氏圓通。以規言。儒者敬直內而義方外。以矩言。此聖賢二氏之辯也。規則少年借之以行。其無忌憚之私。而矩則約之卽爲禮。絜之卽可以平天下。日老則日知中。卽使夫子毫髮而望期頤。安能舍矩更有他適哉。何也。易之所謂乾乾夕惕若厲者。矩在是。龍德亦在是。先生居龍首。見龍尾。一惟以天子龍德爲師。日新月盛。必能挽回天下之文章。皆正脈。培養天下之風節。皆正氣。唱和切磋。皆正學。處同林。出同朝。聚頭磕膝。皆正人君子。以此壽身。壽家。壽國。壽天下。而寧知老之將至乎。先生聞之曰。善。不佞有小心齋筭記。雅與陳子之言合。小心者。乾乾夕惕若厲之謂也。陳子無事祝我矣。

## 壽封修撰見峯張老先生八十序

太史君一。以辛丑廷擢第一人。是年太子冠婚禮成。上慈聖尊號。覃恩京朝官。太史得封。見峯先生如其官。丁未。先生方八十。太史請于廟。假休沐。歸上觴。遠近束錦羞璧者。錯堂下。太史謝不內。而徵陳子一言爲壽。陳子遜者。再及春時。始得操筆而祝先生。余惟東海公以名臣震朝野。再傳爲黃門。爲侍御。其後甲第駢起。幾十輪。而九載矣。見峯先生獨不獲以經術顯。太史一鳴。以先生身親見之。父老云。山川有靈。余謂彈丸峯湖。何足當君一。要自先生長發其祥耳。先生性軒爽。當家中衰。挺身左右翼。日以孝弟恭儉爲政。自拜封典後。被服朴索。門庭蕭閒。閩史無過。

書。公府無涵。逍遙文史山澤間。丹靑碧嶼。疾步健。度其規模尺幅。蓋古之有道君子歟。陸文定公嘗謂子。吾屢仕途。見浙孫氏再世爲宗伯。其列卿佐侍從者。踵相接于朝。岡林氏三世四尚書。下亦爲郎署牧守。而嘗與孫宗伯季泉林尚書官。泉對山游。言貌厥朴。視寒酸無以異。詢其尊人則約歛檢括更過之。天道忌盈。鬼神瞰高。兩家皆無處焉。其子孫貴盛通顯根本。亦確在于此。今太史君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端靜淵潔。弘雅精嚴。惟恐隕越先世之家聲。是懼。而先生素心素風。嘿相扇助。豈惟不愧東海孫。其意亦欲教太史君事事第一也。自古父子世登狀元者。爲安氏梁氏張氏兄弟繼登者。爲陳氏孫氏一姓二狀元者。爲宋氏翁塏皆狀元及第。而年最少者。爲汪應辰張孝祥。三試而元者。幾人。膺首選而他讓者。又幾人。而惟王沂公之博大。呂文穆之寬簡。文信國之忠義。吾朝二羅之風節文章。賢者至今樂道之。君一真其人乎。君一汰雜寶核掌古。隱然以三不朽自任。而當世亦以公輔期之。若後人。邇考其所自出。如歐陽司馬公父。則先生姓字因與之並傳于無窮。其壽又孰與今日多哉。東海公若萌之始芽。侍御黃門若甲之始花。及君一則爛熳矣。栽培護愛。以收碩果之報。是在先生。昔張文孝公爲狀元。性至孝。願以已官祕書郎授父。真宗許之。父年九十餘。見子入踐樞府。宋人豔爲美談。垂五百餘年。而鮮有繼者。繼之請亦自張氏先生始。

### 壽胡玄渚先生姚孺人偕老序

余嘗纂二十一史之隱逸。并及文苑。孝義。方技中之卓行者。合爲逸民史四十卷。始自吳秦伯。斷自勝國倪元鎮。而止。因欲續取我明高士。彙爲續史。而國乘不盡書。卽郡乘書不盡實。山林之政。蓋寥寥焉。近與沈公路交。知海上有玄渚胡先生。其真逸民之流歟。先生少好古。綜覽該博。精研于六書聲律。二十爲諸生。聲籍甚。五試輒蹶。今且老。謝去逢掖。以笑歌吟詠爲樂。婦姚孺人。能安先生貧。葺衣草蔬。泊如也。庚子。先生與姚孺人皆六十。賦詩以見志。雅



自負于冀缺耕野。仲子灌園者。士大夫爭傳誦之。並有和章余未識先生。顧想其風采義味。要亦去古人何遠。余嘗記父老言。三四十。年前。儒者負奇不售。退而閉門授書。訓子整俗。雖白首有可觀者。邇來士不得意。多喜游。游多在燕邸。公卿間。蜂還蟻往。塵士掬面。甚有遺簪喪履。顛躓而歸者。其一二游道小康。輒津津誇示里中兒。或轉擲于格。博酒食。狎邪鮮怒之費。不頃刻洗手盡矣。以此自悼。自咎。自笑。自罵。繼之以涕洟。怨誦。神情忽忽。不知作何狀。此詎可令胡先生見也。先生竹牀土剉。蕭酒自得。據梧而臥。繫木而歌。歌聲如清球古理。姚鼐人以機杼韻之。二子以伊吾和之。無輪身不闖城市。卽夢亦何嘗識金馬門哉。宜公之貧而壽而康也。余視公尙壯。未五十。蒜髮蛙齒。衰相已現。反顧生平。精神魂魄。從微細中夾帶流注者不少。往歲築台小崑山。近復雜草種竹。築室於天馬之陽。凡以爲避喧練俗。收拾本分事也。有如公攜笏負書。一顧余兩山中。相與證長生難老之術。松花一盃。清泉一瓢。當以相供。并虛逸民史數行。留以續先生。何如。

## 陸仲華先生六十叙

余少好曠閒。考室山淵。覆以茅椒。將以爲灌息齋寐之所。而蹈道不固。強向人間授書。每思梁武有云。賓客簡通。公卿罕預。意嘗誦而愧之。聞於瑯琊絃誦之暇。與二三同志。行游郊墟。晚得陸仲華先生。蓋婁東隱君子也。陸氏自徽菴晉川兩公。以風流文采。照映一時。而仲華繼之。仰藉先閥。風軌穆如。孝友恭儉。信於里黨。蓋嘗隸博士之籍者四十年。而才高數奇。遂此不復與羣從漉裙爭席矣。南郭之陽。有墓田在焉。先生於是澆泥芟草。穿池引流。池不求方幅。樹不問位置。藥欄竹塢。參差蔚蒼。臨之以草堂。樊之以槿垣。紆折之以柏徑。蔬圃紅橋翠幕。綠窗素屏。先生日高枕讀書。甚樂也。余嘗一過訪。盤餐錯進。觴彝間作。奇茗異香。不速而至。倚孤亭坐盤石。出視籬落之外。江橋亂飛。田隆如織。主客俱在圖畫中。但憂老耳。先生捧腹笑曰。君非知我者。僕六十飲噉不少衰。入抱膝上兒。出對座上客。

登壇賦詩。如幽燕健將。爲人排解紛難。如關隴十五俠少年。其他掃籜買花。育魚洗鶴。殆不知老之將至。余曰。有是哉。先生者。蓋不官之淵明。不貧之榮啓期。不抱甕之漢陰丈人。而有子之白樂天也。且今甫六十。子齒肩隨。當歲歲過婁東。與先生共尋人外之樂。度手種樹已徑圍。兒亦讀父書。稱知名士矣。

### 壽孫太公七十序

余喜出東郊游。柳岸荻渚間。有衢泌在焉。孫太公侍洲舊隱處也。太公本世家。其祖好讀丹經。與鍊師游。產廢。雁洲翁授經里中。兒積糈營一畝宮。破垣敗甍。賦詩鼓琴。宛然四休居士家法也。雁洲翁多痿疾。臥輒經旬月。或累歲不起。即起輒呿頓。循牆捫壁而已。太公負抱雁洲翁出入與俱者凡十五年。雁洲翁疾漸瘳。有客策子母騾入門。食庭下蔬。雁洲翁笑曰。我得此騾。兒可弛負抱矣。客如命留母贈子。雁洲翁得乘騾游市中。每上騾背。太公如扶掖小兒狀。整鞍引韁。按衣裾置尻下。視安行數十步。始安心而入。聞牆外騾鳴歸。扶掖亦如之。挫草量水。已具棧下矣。雁洲翁多名賢之交。太公肅客。真率中禮。宛轉顧父心居恆。非分蜂釣魚。則種豆藝菊。少綜岐黃書。有異方。病而乞藥者。輒應。貧無所報謝者。昇藥復如初。子幼者。馴謹守門戶。長者世聲。妙文翰。出制丞相施狀。歸則公卿名士。呵噉坊陌。其所居花竹依然。而艸堂加腐。而新湘襲芸囊之書。加狀而屋。太公揭加綺。市沽加名釀。折芰烹瓠。加而爲築肉盆簋。太公每歎曰。有兒如此。恨不令我父見之。雖然。我以此老無憾矣。余憶髮覆額。吾師雲汀先生。率余謁見雁洲翁。比長。與太公及世聲兄弟游甚數。目見樹杪藤。拳踵蟠結。可狎坐。庭槐交陰。午不見日。皆太公手植也。太公今七十矣。負隱君子之行。而世無式廬問太公者。予故命子墨陳詞。而屬世聲侑觴以進焉。他日郡志撰逸民孝義一小傳。或有徵于予文。

## 壽李母袁孺人六十序

吾郡浦上世家。無若竹岡李氏。其兄弟以進士起家者。則自大參約齋公。與今司寇郎易齋公始。檢齋公操家柄。居季孟之間。兩公得不廢讀。而袁孺人實左右之。夫易之論揆。專起於家人。然不過二女同居耳。若使聚族而處。其食指漸繁。猜面猜心。懷色日益起。非有明識女子。調而制之。則牧兒寵婦。皆得易面反舌。而操難合之權。閱牆猜帷。猝起頃刻。分而爲塗人。戰而爲胡越者。不可勝道。易之所以反覆于家人卦也。袁孺人本出名家。雅和令聞。當大參司寇。倚辦於檢齋公。檢齋公心計手盡。無所不精。詞大要。以慎靜成兩公之廉而已。而一切妯娌間。米鹽細瑣。嗔笑取與。悉聽之孺人。孺人聞雞鳴。朝於舅姑之寢門。變夔如也。享廟獻客。新樽析俎。井井如也。大參司寇之恭人。冕而垂珈。左執照綺。右綺照紈。孺人衣褐中處。介介如也。則又油油如也。晨必先田儉。起夕必後織。婢息曰。門未闔乎。雞鶩穉乎。牛未飯乎。禾雜穉乎。熾火不息乎。釜不滌。衣不浣乎。而又呼諸子之質益曰。讀誦益乎。食噉進乎。師匪怒伊。敵乎。隣媪至。則曰。漚麻乎。而配鹽幽菽乎。而乞醯茗乎。檢括臧獲。則曰。無闕乎。無羣。飲徒手博乎。無闕戶外。玷主人翁乎。無雌慳不事。飽臥爨下乎。大參兄弟聞而喜曰。吾不復反顧矣。其出則有清白治辦聲。入則不聞有闕於市。號於門。譁於堂室者。豈盡檢齋公力哉。則袁孺人所默相多矣。古今兄弟同居者。遠推公藝。近推江浦鄭氏。其他非漢嫂。憂羹。則繆妻析產。司牝一鳴。雁行中斷。若孺人之恭儉莊智。識大體者。能一二見哉。天必且錫之大年。爲女宗。爲母師。以風示閭。範於永永。百歲觴未可量矣。士訓昆季。曠然曰。善。請書之屏。進母夫人帷而觀焉。

## 壽雪泉禪師七十序

予少慕人外之游。手公車言。攢眉不怡。得竺乾古先生書。輒避人讀之。欣然有會心處。家居近馬耆寺。行游寺中。

遇雪泉師。如獲夙契。余比時縮髮。不敢與師摩尾相難。然心知師爲龍象蹴踏中人也。徐文貞解相印歸。同陸文定耦影林下。尋法喜之樂。師以老衲介于其間。如裴休黃蘗了元子瞻。皆可入圖畫中。莫廷韓以詩道自雄。客至同集師山房。歌詠叫嘯。城烏林鳥欲驚或止。與霜月相凌亂。師絕無倦色。然香淪茗。復如初。子嘗倦而假宿。數見以爲故常。而今不可復得矣。廷韓以後。騷社寥寥。客不復訪師。師亦無所事。客日掃一小閣。六時禪誦。晚年更就閣下。耳房精修淨土。髮白齒豁。而束身戒律不少衰。每談壯年五台游。及向來酒人韻流。跌宕酣呼。如夢中相似。目前惟董太史康孝廉陸大行吾師何司理與予追隨舊游。向枯葉古殿。一再尋師。而師尚能雍容矩步。笑而送客。行不借掖。手不支筇。其百歲故可待也。師之師爲長壽佛。不拘拘世相。第吾曹喜師者。舊在望遠近。皈仰辛苦。飯僧而不欲披緇。擊鉢。爲居士宰官說法。而不欲談玄說妙。痛棒熱喝。爲窠臼禪。古有本色住山人者。非師而誰。故樂爲文以壽之者如此。

### 壽碧漢金公六秩序

蓋歲之辛巳。碧漢金公。壽杖於鄉。其賓客徵文爲祝也。言公六十矣。渥顏鬢髮。尙兒齒。行如翔鳧。而舊如立雀。不須杖而起也。意或受至人術。以恆其天年者耳。然攝形練息。如古稱安期羨門者流。此而不再得也。人固五常之性。肖天地之貌。秉靈抱和一。與造化等。而屯膏謀府。競隙中之末光。遂謂司命者得以制其算。不亦謬歟。乃今徵於碧漢金公。公自束髮時。業已彬彬稱有名聲文學之士。已游戒均輒厭罷。歲從諸名山。夷猶歌笑。以寄其寥廓之志。如武夷泰岱齊雲五臺之間。兩之幾徧矣。且摩壘向人。樂道其事。至舌燥而不能止也。無何爲南豐三尹。不期年而部史臺令之下。撤褒寵者。凡十五舉焉。至於釋冤女之獄。褫豪士之產。而民之樂有父母也。士大夫之樂有治也。蓋不敢以一命忽矣。俄遷寧遠丞。稍大其所施。而公竟解去。日與其鄉父老子弟。鵲冠鳩杖。以逍遙於無爲之業。而縉紳

先生亡不引重之。郡守進公於鄉飲。而公勿欲也。嗟乎。倖功者非仕之真。希名者非隱之情。與物委蛇。而進則有以自顯。退則有以自休。斯達人之致矣。况一丘一壑。公固有夙緣也。裹三日之糧。負千里之笈。飛鳥霞嶠。曳裾花浦。探奇麗勝。豈無至人如安期者流。出而與公撫雲烟。騎日月者乎。藉公雖倦游。其諸子皆已籍籍蜚聲於藝林。所以暴其輝光。以大公之閱閱者有日。而公又能自壽。然則揚朱披錦。高歌侑觴於杖履之下者。豈直今日哉。不佞請爲公俟之。

## 賀馬公一泉八十榮壽序 代季雁山

今天子在宥。憲老乞言。凡諸卿國一切耆頤臺耆之士。頽得概沾榮施。卽艸萊黃髮。咸奉上德以康。而攜李馬公一泉。亦以皤皤。寵佩章紱。閩里以是豔慕。而不知是未足爲公多也。公壯時負射鵰之技。曾以明經舉進士於畿試。禹山君繼起。唾手取雋。命中甲榜。而禹山之子。渥駒千里。疾無留引。會以毛錐之穎。稍露頭角。公方怡神適志。愉快遲暮。淳如也。緬公往初。其尊人味梅公。以布行義。慷慨厚施。世父則驄馬標。風柱下名家。九族之人。累累負金印。以五花稱貴也。豈不足自張伐哉。雅非公好也。門第鼎盛。瞿瞿蹈禮。不踰引年。受服郡國。隆齒恆典。公視軒若菴。而乃以此芥蒂哉。凡人韜精厚者。發祥深。種德茂者。食報遠。世宗時富於春秋。倘羨長安遊治。試其剗犀。以昂類其間。詎不逢年乎。公固養潛葆真。不盡顯其暉。以附青雲。而蘊五綵。以澤來世。齋歛以極。結爲大年。今之以八十稱老也。特上壽之始耳。虬楓勁節。不芬泄於繁華。而歲寒終古。幹柯自在。此物理大凡。異日者。庭玉交映。綸渙褒嘉。荷天子寵命。公且以其平格之嘏。享戩穀之慶。奚止循憲老故矩乎。何君俟菴公之分弟。懷梅公壻也。先是其尊人與公游燕。而驩。遂成瓜葛之好。今其子孫振振。琳瑯炳耀。原原本本。所從來遠矣。俟菴於公之壽也。雅念冰玉情。不能已。已乃郵書。乞言於余。以介眉壽。余與何君姻婭。其子進士君士抑。屬余東牀。而禹山君又余同年昆弟。交愛最深。憶昔承

乏橋李。欲登堂爲公壽而未遑。以俟今日。乃今日復守建昌。又未能親捧學爵。以從事於屏櫺廊廡之間。俟翁他日至百歲眉壽。余將進以綠玉之杖。紫霞之觴。相與採月葦湖。泛槎烟雨。從公索仙李而啖之。未必不勝安期大棗也。於是授言於士抑君。而爲余先侑南山之祝云。

### 壽包瑞溪老先生六十序

先生以癸巳稱六十矣。性簡重。不敢以牲醴鐘鼓。勒其鄉之宗人賓客。乃與甌顛子出而遊於峰湖之濱。不佞某先生之小友也。無敢以俗禮溷。遂謀之愚谷子。操空信爲壽。而折梅花與山中之鹿以侑之。夫先生自含香卽爲秉鐸憲大夫。蓋浮沈宦轍者幾十年。吾生晚不能盡知先生。自先生折節而下。不佞於委巷之廬。及相與就暱。修布衣交。然後退而少盡其奇。先生所謂天下之至人也。夫世之尊官長也。大較可見矣。非高車大纛歌舞台榭爲匹夫匹婦觀。則日促牙籌。鑿三窟以穴子孫。而久之卒落於遊閒之手。散爲飄風冷烟。而不可得。夫尊長官者。誠知其後之必至於此。曷若放而縱轡於寥廓之野。以庶幾哲人之尊生。直爲此。先生凝靜澹泊。超然出於天際。俗籠時局。不得而繫之。此何足以奇先生。而先生之奇。世人不能望其萬一者。先生居家孝友。子姪廩廩。動遵禮法。不失尺寸。而先生未嘗并以檢押人。則甚奇。賢豪借譽。饑寒借色。一諾不渝。千里必赴。則甚奇。平生經國大略。嚴若武庫。深若重淵。而有時嘿然端坐。曾不知其爲大人先生。則甚奇。喜與人同功。而至不惜與人同過。則甚奇。可以廊廡。可以山林。可以方之內。可以方之外。則甚奇。進而莊嚴於鄉老之社。退而婆娑於少年之場。則甚奇。人德之不應。或中之難曉之語。必不忍之詬。亦不應一言渙釋。解衣溼手。驩然無忤。則甚奇。起自名家。復起自少年高第。爲鄉祭酒。爲邦典型。而或布衣葛屨。或下車徒步。則甚奇。不逃禪。不佞佛。而能不安語。不宰殺。不吝信施。不膳兼味。則甚奇。孜孜爲善。自子姓而下。兒童賤隸。皆化之。則甚奇。胸中了了。明智若神。而往往絕臧否。含瑕類。則甚奇。人以此相加重。而不

忍以此相加欺。則甚奇。六十矣而不倦遊。碧嶼丹輔。行無杖。坐無几也。則甚奇。若是者。是真天下之至人也。先生蓋嘗以無咎無譽自處。以不夷不惠處人。以知足知止處造化。故有東方生之吏隱。而斥其滑。有榮啓期之健。而去其貧。有白香山之適。而無蘭消玉殞之悲。有陶元亮之淡。而無攢眉白運之苦。有蘇子瞻之達。而無流離放黜。皓首窮海之憂。若先生真可謂壽且康矣。夫先生既壽且康。則縱游五岳之期。當必與不佞野人共之。他日山冠田衣。長篋短杖。清歌幽嘯。而入松花芝艸之叢。則此鹿且百歲能負則走矣。使天下望見吾兩人。如甌頓子之從先生者。曰此青山白雲。東西南北之人也。豈不樂哉。

## 賀張光祿首峯翁八十序代

不佞受役鄭藩。里居三載。而以癸巳入竣桐圭之命。比四月。爲首峯先生八十壽辰。余業已脂車秣馬。不佞從賓客後。捧觴而歌南山之篇。及渡江。乃始操墨。卿屬一言爲壽。而勅青烏獻之。且以重諸兄弟共祝之情。因致不佞年家子之世誼也。夫張之望于華亭也。自東海公始也。公之文章節義。如黃鐘大鏞。峨帽偕岳。巋然震天下。而其後簪綬纓。數傳而至先生。先生博物宏覽。能上下漁叟于四遊六合之間。鶴立雀起。蓋張之聞人哉。先生才高不獲顯。其子龍州先生用乙卯歲進士。又以數奇。不獲具萊綵。稱千歲觴。先生笑曰。夫造化小兒。固欲調我也。吾聞長安粟可飽。金馬門可吏隱。我需次一官。婆婆自老。以待二三孫。維摩九霄而颺六翮。豈非乃公事耶。于是謁選。得光祿丞掌醢。以覃恩封其父母。如已官時未幾。長孫舉乙酉鄉試。其仲若季。皆以茂才異第廩于官。翩翩乎雁行而稱三鳳也。先生遂解綬歸。剪榛洗花。種魚呼故人。父老進而觴咏池上。經案蒲龕。筆床茶竈。先生日徘徊宴笑其間。曠碧輔丹。宛然如神仙書圖中人。今八十矣。諸孫琅玕玉樹。映帶左右。先生尙能扶持。待詔語封之榮。譬長庚太白。獨殿諸星。又若高松挺立于岩壑之表。雖中更霜雪。而虬髯龍骨。久之化爲芝苓。以自潤。則先生今日之謂矣。先生之壽辰。

與純陽子合。而又自稱首峰。以鳳凰首九峰而出也。今月屆清和。桐影新碧。諸孫捧紫觴而展白雲之曲。三鳳齊鳴。豈減鈞天韶濩哉。九峰之顛。吹笙拍鶴而來者。又安知非純陽子也。不佞雖渡江。幸救青鳥還封報我。

### 壽觀察使受翁張老先生八十序代

往太史奏壽星照斗牛分野間。斗牛吳屬也。其下主多壽。予疑星翁歷師之言。浮誇而少驗。自戊戌以迄庚子辛丑間。而後知天意降祥在吳。又獨鍾于吾吳之貴且賢者。陸宗伯九十。兩勤聖書。其次郡守蔡公。京兆馮公。相國袁公。及今觀察使受所張公。皆相繼八十。而張公猶矯健壯旺不少衰。張氏爲江東四大姓之一。莊懿公以名位勳伐冠冕一代。而公以進士起家。由司馬郎出歷藩省。典名城。凡更楚。更江右。更滇南。又更齊魯而歸。歸臥山中。二十二年矣。當徐文貞柄政。一時郭尖李錐之徒。繞指炙而揣影附聲。惟恐眄唾唾涕之不及。既而虞卿印解。翟公客散。桃李化爲蕪藜。衷甲起于入幕。閃倏變遷。莫可摹狀。而公以肺腑密戚。前不爲苟同。後不爲求異。能使仇文貞者。心無所置其疑。而諂新鄭者。口無所獻其譖。豈非公之推誠任素。信于士大夫間哉。公居家孝友。有禮法。遇子弟不肅而嚴。遇賓戚不言而信。遇出處怨恩。酬好嗔笑。不辦而誓。不習而忘。巖然如定僧高士。渙然如春水釋而秋籟解也。貌日以閒。而望日以重。後生晚進。禮之爲庚桑。而郡國守相。尊之爲祭酒。敦社飲則社往。敦賓筵則賓筵往。甚則布衣窮巷。吉凶之禮。却巾車不御。挈子弟徒步往。路人狎習之。不知爲觀察張公。卽知公亦不知公于文貞新鄭時。嶽嶽中立。有萬夫不可奪。而九折不能者。昔樂天處牛李交惡。蠶起之會。身名泰然。其退休早也。子瞻上可侍玉皇。下可陪乞院。其晚年摧折多也。公于二公之所遭。兩無處焉。而生平素風大節。則甚近之。然樂天無子。今遠公膝前者。皆賢子孫。孫且登賢書矣。古籍一編。殘基數局。所在麻麻。又無子瞻。憺耳遷謫之苦。至于八十大耄。壽而且康。又非二公所敢望也。彈丸峰。黃髮宿齒。賞相望於里中。公與馮京兆諸先生。映帶宗伯。若曉月之輔長庚。光采陸離。真是



修東南一時盛事。又何必羨者英於畫圖史策之上哉。予往矣。不及登堂。爲公祝百歲觴。乃郵文於吾友仲醇奏之。而遙望壽星在斗牛間。則請爲之洒洒三祝。

## 壽大藩憲淳菴盛公六十序代

萬曆丙申秋七月。爲醇菴盛公六十。凡鳴玉大夫。逢衣先生。咸捧扈而歌南山以壽。公爲引滿如酌。已子若孫雁行庭下。復手郵爵者三。公神益王。宗人賓客。咸退而喜曰。公壽至此乎。豈其逍遙而從飛仙者遊。故若壽。壽若康乎。余聞之曰。非也。夫修短之數。不制於司命之手。而常制於人。人能權其有餘不足。而善爲之。詘信弛張。則所謂出土直以治天下。斂精神以治身者。皆悉舉而聽至人之掌握。而造化莫得與焉。往不佞甲子補博士弟子員。而公方試邑諸生。哀然舉首。始識公於曹耦中。雞羣鶴立。不佞不敢以雁行進也。家太常重公文。更奇公貌。命予從公游。因獲稱小友。而公以是秋領鄉薦。旋成進士。作臚唱第一人。時家太師文貞公。方在政府。亟稱許。以爲犒頭虎觀之間。非公不足以爲鄉里光。會有忤者。不果用。循資授廷評數月。聲聞隱隱動公卿。文武秉衡者。爭欲得公以爲重。不數月。卽轉武庫。旋轉銓曹。家太師與冢宰楊襄毅。同心輔政。一時名流宿齒。物色殆徧。天下至今屈指。肅皇帝朝。後先人才之盛。雲興霞蔚。獨當中午。不知皆公啓事中也。已家太師解政歸。而時貴因目攝公。出僉楚臬。旋致其事。論者以未究厥用爲公惜。公慨然歎曰。主爵者實知我。是欲置之九峰三泖之濱。而逸我以老也。其囊中之穎。斂而不試。而以試於養生家。謝其所謂進賢者。而削籜以爲冠。衣之繡。更以髦。皂之囊。更以塵。其胸中之水鑑。不盡其奇。而以試於尙論古人。品儻後進。其名位不大。酬公志。而諸子皆以追風之技。干霄之羽。入麗家聲。出稱國寶。公樂哉。碧瞳丹輔。飄鬚美鬢。貌如澤而氣加冲。望見者不復知公。且六十也。藉令公資適逢年。以黃髮服官闕下。雖能談笑。而能探鼎銘鍾食之業。然烏能如今日之陸地而仙者乎。造化欲齎公之遇。而公獨惜造化之意。以齎其神。欲公拙於爲

時而不能拙公之巧於自爲婆娑歌舞。日與醉鄉及桶中老人以杓角。我固度公之算。且未艾矣。邇者天官氏奏壽星在吳會。吳人多得壽。而聖天子方且綏寧東籬海外日出之國。修呼韓故事。稽首闕廷。則江南尚有寧宇。而不佞得從公遠遊名岳。或近修香山洛社之業。相與夷猶徜徉。以咏太平。願不大愉快哉。請自今公六十日以爲盟始。

### 壽希白李先生七十序

古之隱者不在金馬門。則在橫山白雲中。今獨不然。金馬門風塵撲天。坑塹滿地。非復東方生歲星陸沉之時。青山白雲。豈無隱籍。顧妻奴僮僕。各秉異尚。往往笑薜荔而回車。噴桃花而拂袖者矣。如其季孟之間。無如隱居教授爲樂。吾得一人曰希白李公。李公名家子也。幼有至性。孝友聞於里黨。弱冠謝舉子。以句讀爲里中兒師。所成名士甚衆。與交無少長。悉御以誠。平生不知有城府岸峭之色。而人亦不忍以所長傲公。以機數籠公。坦中直腸。溫言微笑。自挾書課子而外。入閉門。出循端。視一切慧而遊大者。直秋葉之墮前耳。余爲兒時。與長公約爲布衣兄弟。拜公堂上。公懇懇竅歎。卽艸蔬豆觴。必相與斐聲終日。以爲快。雜卉滿庭。殘碁一局。甚樂也。長公之才。十倍於子。予中年以逍遙廢書。而長公猶躑躅青氈間。居恆得子弟。藉以佐公歡。諸孫大者已婉孌能文章。皆楚楚繞公膝下。故公雖家彌貧。而樂彌甚。其年七十彌老。而貌彌澤。嘻。此豈有所祕受。借靈於刀圭之助乎哉。公嘗以無咎無譽自處。以不夷不惠處人。以知足知止處造化。故有榮啓期之健。而謝其行歌入穗之勞。有許武仲之高。而汰其臨風棄瓢之僻。處不違親。貞不絕俗。公之隱居也。與子言孝與父言慈。公之教授也。予侍公二十年。除雅亦以隱操自喜。上不屑金馬門。下不能青山白雲。稍放公意。以教授他里而終。不似公能自固其經。經匹夫之節。俟公百歲。醅顏童頂。如君家遊龍老柱史。余諳授文向先生乞五千言以却老。公其有以許我否也。儒也。請從青牛而後。

壽鄭母沈宜人七十序

已酉春王。鄭母沈宜人。屆七十。遠近宗黨。上壽者。布武堂下。宜人念歲儉。勅無內觴。無刑牲。無召賓客。考鐘鼓。爲里巷觀。諸子講拜命。而錢太學陞者。宜人壻也。則遣子甲徵走雲間。徵陳子一言。踞而奏之。宜人夫世俗東鄰羞壁。多乞靈於通人之門。錢君獨否否。而屬之布衣野史氏。將無古所謂謀野則獲者歟。宜人者。鄭比部平泉公之元配。錢太學陞之外母也。嗣官甲閭。首推鄭氏錢氏。鄭以端簡尙瓊公。鐵以給諫公。皆上書極諫。忠節震天下。其子女遵禮導義。折節爲恭儉。世稱姻婭。而門行峻整。亦相當。比部旣通顯。宜人節縮佐之。浣衣疏食。衡身井臼間。逡巡女君子也。宜人難子。比部又鮮姬侍。嬖幸之好。宜人遴名家女以進。初得忠材。次得恕材。宜人鞠抱之。不離襁褓。卽二子不自知。非沈出。或語之曰。汝曹實非沈出。二子不笑則啼。不信也。稍長。遣就名師傅。溫甘相屬。其待他女亦如之。比部捐賓客。宜人綜理內外。遠近之故。通敏如意。而句唵子女益甚。裁腹約口累。而積之門戶。婚娶皆有案檢。今忠材恕材。文行競爽。稱天下知名士。其女一適劉。一適錢者。又皆江左士族之最。生女孝秀。不減曹鮑。諸甥多宅相。長者靡而飛。次亦鳳雛。鸞鷖矣。余惟易金論。睽起於二女。同女而尤莫甚於妬。妬心蠶起。閨牆猜闢。靡無不有。嬰兒竈養。皆得鼓舌而操離合之權。造端構末。投兒殄祀。如王丞相長柄。麀尾短轅。輶車直尋常小虐耳。以宜人小星。樛木之德。前匹古人。端尙如髮之祚。引之千鈞。錢氏子女成行。奇慧可念。本之太宜人。實載德焉。今春秋七十。飲噉聰明。不少衰。南家除舍迎養。斟酒上觴。如長庚曉月。分殿衆星。又如斜照夕陽。回章霞氣於青溪碧落之表。斯亦晚節之極榮已。且忠材恕材。雖未遇。宜人陳引家世。且泣且訓。率給諫尙理丞上書直諫之事。二君他日成名。必能以忠節報母。豈惟比部有子。實則端簡有孫。宜人大有造於鄭氏者。功豈在百世下哉。目前區區小年。何諠也。太宜人聞之。其亦引滿而加一觴。曩然有當於余言否。

# 壽徐太恭人八十序

往。已酉仲冬十九日。吾師徐公開府之命下。松老稱舉手加額。恨不公朝發夕至。相與盼盼望於南淮之間。公以太恭人在侍。逡巡節鉞者久之。至是辛亥春王二十九日。爲太恭人設帨之辰。稱八十矣。公正已率屬遠近文武將吏。僑公清嚴。東錦羞壁。而不得前。公且曰。吾奉太恭人訓。但飲吳水。有以一庭實及門者。無論上悖簡書。且何面目見母氏。一松老稱走相告曰。公於吾曹有并州之義。卽不敢庭實獻。寧忍嘿無一言。吾聞芘樹者知根。飲水者知源。某等芘且飲於公久矣。無已則屬之陳子。庶幾信而有徵。陳子儒却立三讓。而不得辭也。公以庚辰進士起家。松司理。嘗迎太恭人于官。司理之署淺。決罰至十以上。太恭人必知之。問爰書多平反。輒大喜。否則終日歎。故公讞獄恆加詳。而所出冤繫亦無算。比時公治最稱吳中第一。鄉衰申王二相國俱在揆府。公僅遷南司農郎以去。太恭人笑曰。汝理于大相鄉。所得止此。幸不爲有力者負之而趨。是真吾子矣。公在南都。日與鄒南阜諸君子講道切劘。官日冷而識日進。已出安慶守。其治又稱吳中第一。遂以卓異拜光祿丞。太恭人則又笑曰。理官于台省較易。而吾子易其所難。二千石于九列較難。而吾子難其所易。雖然。吾爲子懼。何以報主恩而答知己。公遵養十餘年。天子特召公節鎮吳中。公下車。去法去奢。去浮去玩。與文武將吏相更始已。而歎曰。我昔侍太恭人于松署。每念吳富穰號稱陸海。而億萬姓藍縷載道。甚有鬻子販女。流徙而輕去其鄉者。則困于役極矣。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可奈何。太恭人曰。姑待之。及聞新命。躍然曰。吳人從此甦矣。雖然。以東南數千里之積困。懸于汝手。無繫一官。且無以八十老人爲念。公拜而受教。至是檄所屬郡邑。自相國以逮一命。皆限田如法。縉紳始而駭。旣而靜。不敢譁。久之。相率奉行。惟恐後。而公所上疏。旋得俞旨。旣嚴且溫。昔周文襄之均田。以十八載餘。而公之均役。不三月。自來豪傑行事。風行電掃。未有疾于公之今日者也。公嘗有言。此法不行。吾且以官爭。爭之不得。請乞餘年。畢身奉母。課兒抱孫。以娛老人。

亦復何憾。公惟以太恭人爲重。視富貴輕。去就輕。而一切之譽誅恩怨亦輕。以此法必行。行必信。雖謂太恭人實有大造于吾吳可耳。假令循資養望。漫無短長。以貌託于坐嘯畫諾之間。脫有天幸。亦不失八座三公。如所部方千里之倒懸何。以方千里之倒懸。一朝立出之。焚巢沸鼎之內。且舞且歌。且禱且頌。其爲太恭人壽多矣。公奚必紆金佩紫。鏗然委地。親持膝前之觴。乃稱快哉。公官相卿能不阿。官計部能不染。官太守能不束于格。至今爲大中丞猶然。故吾信曰坦衷。歸于三代之直道而止。夫惟有獨往獨來之心事。而後有任勞任怨之精神。詩有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正直如吾師。天且弗違。而况太恭人。抑吾聞徐之先有諱善安者。國初爲浙臬。方正學先生難起。徐公脫方之孕婦。至獲罪斷臂。孕婦產一孤。託之海上俞氏。其後方遂有百餘丁。今皆在松郡。業已復姓立祠。而公中丞節適至。其事甚奇。徐以母授方。而天以母報徐。垂二百年忠孝正直之氣。及中丞公而始大振。皆太恭人始基之。則今日之享有上壽。又斷非偶然而已也。請以是遙進一觴。與諸父老再拜公榮戟而退。

## 賀張母洪太君榮壽序

我明州曙海張公。由西曹拜松郡守。初命下。松人士走問紹興理何士抑。士抑曰。張公事母孝。其愛我松民也必慈。且稔聞其里人云。馮方伯爲女擇佳士。識公事童中。馮夫人旣爲婦。每食輒念姑。定省惟謹。蓋公之孝刑于家如此。松得公守。屬有大幸矣。已酉。公蒞松。松大潦。公遣迎洪太君。太君曰。我方健。嗽翔視疾走。無以我爲念。汝哺饑且不暇。而暇顧我老人。爲候歲登。我就子祿養。且以觀政成也。客冬。洪太君渡江來。公端冕郊迎。扶輿就道。辟除子舍甚潔。每率馮夫人沃盥上食。太君食之甘。肩睫間津津有喜色。已。召公前曰。試爲我次第奏治狀。公謝不敏。已而進曰。松自大潦後。斗粟而千錢。兒徧謁當路。爲民請命。還發儲峙。通市糶。爲賑弭盜之備。復設粥局者十八餘所。客有言食糜多。民且斃。兒曰。斃于饑與斃于飽孰是。又有謂流民聚易而散難者。兒應曰。民以飽盜乎。饑盜乎。比時躬走

窮鄉視爨。及嘗旨否。又繼之散錢給粟。而民始無大怨。是歲。政折之命下。檄三邑平亭之。西北得其十。東南得其四。而恩澤無偏頗者。太君曰。善。歲不汝虐矣。士大夫皆自好。間有以歲時簞篋宴會相屬者。兒一切謝却之。至安于簡靜。而於造請造將。又未嘗敢廢禮。太君曰。善。士大夫不汝瑕矣。兒出西曹。頗留心讞諜。其聽訟寧速無緩。寧盡無夜。卽大吏顯人。不得置輕重出入于其間。民有犯者。無大過。第以蒲鞭示辱耳。太君曰。善。民不汝譴矣。松士子爛文學。馴行誼者。不時延見。與之討論經術。又月課其制義。定爲甲乙。使小有勸懲。否則雖名雋。詞色無假焉。太君曰。善。士不汝譁矣。里中節婦二。榜其俎豆之所。曰。女中張許。方遜志先生之遺胤在松。則爲之復姓立祠。其門生故友保孤仗義者。皆配享于燕寢之後。春秋饋祀。以爲名節倡。正學其有興乎。太君曰。善。神鬼不汝恫矣。公委蛇謝曰。孺子不敏。是皆奉母氏教。以庶幾夙夜於天子之成命。頃者三載奏考。而母適至。又適與壽辰會。無棄孺子。其尙有令乎。太君曰。吾深居官署中。烏知民間短長。度此時民且播種。而曠月不雨。幾有旱徵。民將嗷然。其精心露禱。姑靜鎮之。盍亦停半月之訟。緩舊甲之徵。而清三邑之獄乎。若是則和氣薰蒸。氓庶歌舞。政孰有急此者。而壽我孰有過此者。松人士聞之曰。嘻。此太君所以有吾公也。是天所以祚壽母。賜之吾公。而造松民福也。惟是辛亥歲清和之月。爲太君七秩有四懸弧令辰。而吾公拖金衣紫。率馮夫人暨諸孫百拜捧觴。上太君壽。而其僚屬之祝繼之。吾儕縉紳及父老子弟。和與躋公堂而祝者。又繼之。余老且耄。無能爲公役。獨因何司理諸君之請。就而賀焉。益信公之事母孝。而愛民慈也。義爲松民造福。則何敢以不文辭。謹按故事稱說。而申其祝。昔張酺位至三公。其父歲來省視。公卿大夫皆上壽。今省視獨太君在。公卽欣然承太君歡。而亦不無以此爲歎。然獨不聞張齊賢母乎。母八十餘。封晉國夫人。每人謁禁中。帝嘆其福壽。有令子。手詔存問。加賜繹絡。今有公如此。太君壽且無期。何患無此日。請以此願公。而并以介壽觴之祝云。

丘氏壽言小叙

予授經秀州。丘伯畏與予甚暱。伯畏所居近東禪寺。予愛寺門梓樹。可以招涼。伯畏攜牀卷簾。相與箕踞樹下。所謂斗酒相娛樂。奇文共欣賞。兩人皆有之。比時原禮多在侍。至樹陰轉徙猶未別。余目原禮可以歸矣。伯畏謂兒善病。且不令應舉。不若以清言陶寫之。是秋原禮入闈。名在第七。伯畏歎曰。僕性素知足。今若此。夫復何求。遂選蘭谿博士弟子師。已拜長汀令。滌除煩苛。與民休息。其治狀皆著有聲實。而以簡淡不能順當路旨。遂解官歸。閉門高臥者若而年。伯畏六十矣。而原禮成進士歸。適與壽會。原禮曰。吾父廉而某又廉吏之子。無所佐百歲觴。萊謁名公詩。若文。賜而奏之。伯畏笑曰。吾昔與眉公坐東禪梓樹下。誠不意我遂稱六十老人。又不意兒有今日。諸君言太侈。何敢當。盍請之。故人眉公一言以壽我。余謂原禮曰。君行當拜令。清慎勤是而家理縣譜也。更有進此者。曰。清不律人。慎不傷體。勤不露才。執斯三者。可以壽國壽天下。又可以壽家。夫家疇有壽於伯畏者。子舍此無所事祝矣。原禮曰。善。請弁之簡端。無敢負庭訓。且無敢負贈言諸君子。

壽南玄韓太公七十序

韓侯宰青谿。移劇茂苑。青谿人德之。爲築祠貌像。拜像者擁肩而觀。擗頰而退。欲行反顧。而不忍去。嗚呼。焉某以爲瘠。某以爲肥。某以爲維肖。抑又揣而指之曰。是得無類我韓太公與太公今辛亥。蜡月七十矣。侯以官守。不能率子姓款媚里門。又不能除道滌舍。端冕扶輿。迎壽翁於官邸。心旌搖搖。在孤竹間。謂陳子子爲我屬辭。某將遙禮而三祝焉。太公平州之俠烈偉大夫也。少以博士餼于官。兄成進士官侍御。太公謝公車。嚴藏書。教子宵聲。而侯成名早。所至以治最聞。太公自是志益益舒。而戒勉于吾侯甚力。曰。一吾囊里居。有不直者。惟恐我知相責。不復開訟。今

爲令而恐牒何若。彘飛蝗蔽天。韓氏田獨無恙。今吳屢告侵荒。政若何。蠶民飢盜。麥不入吾鄉。且庇及隣隴。今蠶脈民他。以憾盜何若。曩吾遇寒人單族。衣食之貧而負者。搜券焚之。今民有遺賦而不能償。則催科何若。吾曩創義塾。以招闔子弟之孝秀者。頗有所興起。今造士而文行嫻者。何若。曩吾告伯氏侍御云。無以刑書穿赤子。無以諫書錮賢士大夫。今誠有待矣。而刑則何若。此者皆太公之所身教里縣語也。侯奉敎治兩邑。如治其鄉。邑人氏戴侯以戴太公。亦如鄉三老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收守有子孫焉。非虛語也。侯政成矣。太公曷不匹馬南來。相與觀風問俗。徜徉霸主之墟。以盡收夫震澤峰湖之冷雲鮮月。而乃戀戀一孤竹爲哉。乃公倦遊耶。侯歎曰。非也。太公嘗以清明上塚。有羣盜操友人所縛二子。燔其廬。衆噤不敢發。太公馳往視。連發矢殪二盜。追奔數十里。奪兩孺子以歸。今里少年挑問公。太公猶勃勃有腰弧跨鞍之色。彼視五十里道路。如履綦井汲相視而遲迴不前者。恐以牛酒煩吳父老耳。余曰。太公以靜成侯之廉。某安敢強太公。則請郵一言以獻語曰。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今吳人歌舞。侯聲聞於天。天祚韓父。以及衆父。太公日引月將。迓天子之休命。斷然矣。

記

許公治青浦河功告成記

往東南三載旱潦。天子宵旰而思。所以紓萬姓之急。部臣上書。無若興水利使。而恪恭不二。明習於水利之政者。度無踰按察許公賢。於是天子顧太宰。爲敕璽書。賜公顧大司農。爲辦水衝錢二十萬。待公顧大中丞。直指使者。毋有所梗。則而務協濟。公至之日。卽召諸司。及鄉父老。計之曰。河有幹有支。幹者導江河之水。而注之海。以通漕使。商支者。壘於田。而令溝澗洩。且蓄焉。使旱不至龜坼。而潦不至於鳧脛之沒。幹母也。支子也。子母漕輸。而水道得矣。公之功。肇於戊子之歲。而迄於庚寅。踐水霜。沐風雨。凡課督於三年。而經營於四郡之內者。卽毫髮無遺力。故百姓



踴躍以聽。鑿鼓其費半而功亦倍之。某間常詢諸青浦鄧君。君謂余言公治河狀。公所濬艾祁橫歷諸浦水爲幹者凡九。其附庸於幹以爲支者凡七十有八。橫縱爲丈者三。深如之。加尺者五。金散者三千八百有奇。餘以付邑吏筭庫之鑰者百有九。公挾四千之帑藏。務爲節縮。上食其功。民食其力。彈指而成百世尸祝之業。舉青溪而他邑與郡可知也。蓋公往嘗奉上命。持節佐司空治漕。漕成。上爲賜黃金遷僕卿矣。今徙而治吳。此何異一櫛之矣。而享之。函牛之昇哉。雖然。余則歎公之於是役也。有五難。漕雖鉅。上有司空。次有御史大夫。可以借籌於諸賢。而仰成於主者。今一切拮据。公欲以身悉肩之。難一。上重國本。瞻焉南顧。悉國家之力以與漕敵。而不受內府之蓄。及數世之賞。以事功臣。今許公水衝錢二十萬。業請其半。半則部史者肩不與矣。難二。調漕事日上。天子心動。誘者抱樂羊之書。而不敢獻。今吳遠在千里外。未悉其勞苦。端末而羣咻隨之。難三。歲稔則可。歲薦饑而舉大役。議者謂疲民不可以重勞。災地不可以處衆。寬之玩生。急之釁起。難四。漕河無中制。而公自監司而上有所咨啓。其可可否。必冊報兩台。以奏繳於朝。難五。夫公負天下之五難。日夜惴惴。惟簡書書不力是懼。而不知公之深者。亦忘擬以中。中或有所梗。而未必卒竟其成。乃公以孤忠結主上。以朴誠結諸臺。而以一念之勤勞涓潔。結士大夫百姓之心。從容委蛇。上不疑。下不譁。廣於收功。而約於較費。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夫上之於河。急在北。則借公於北。急在南。則徒公於南。公之身如韃韃。而其談笑以奏功名。亦如形影之必赴。公今者。豈特獻最漕被玄圭之錫。卽往日佐漕。小中蜚語。而不得暴者。亦竟白矣。夫東南衣履天下。爲朝廷外庫。漕其喉領。四郡之支幹。譬尾閭也。尾閭淤鬱。雖有喉領。將焉用之。然則公之績存天下。豈特世世以襟帶吳之人也哉。鄧君屬余記之。雖余鄙。不容無言。稍做太史遷河渠之遺。以勒之石。

唐元微以萬歷丙戌擢鼎甲第一。以己丑奉上命。秉桐圭峻事鄭藩。旋車華亭里。里父老扶攜子弟。婆娑關門曰。是錦衣朱幡。廣皙而白者。非昔唐氏澹窩先生之子也耶。先生故長者。有子矣。間常憶往事。嘉靖間。先生之堂落成。其從弟鵬谷公。安寢而夢。有星岸浩。盤踞而走。獨垂一星。印大如斗。厥文則奇。曰勅子魁。碧睛瞳隴。朱髮葳蕤。鵬谷公心動。起告先生。召占者卜之。得鼎之六五。昇黃耳金鉉者。占曰。金鉉。印彙繫也。夫勅也。爲先生名。勅子而魁。先生其後。後者居鼎之首。天官記曰。魁在海岱。以東北也。魁且建。則指離。其在西乎。果舉元微。元微弱冠。雖時名噪起。而家中落。此堂寄他人手者。幾二十年。而今始克還舊物。一如占者言。于是綵以金書。雕以藻文。題曰。占星堂。而屬記于不佞。嘗觀古今冊書。以高科獲雋者。往往歸之讖符。使匹夫匹婦。震駭嘆羨。得以爲鬼神造化之所爲。人不得而實力焉。然元微之獲占于天。占而適與吉祥合也。易也。第亦知天下之占元微。與元微之自爲占者。益重且巨乎。當其爲諸生時。肝腸清肅。面目嚴冷。以文章節義自任。今出入中祕。讀人間未見之書。必將益大其所學。以立副中外之望。非苟而已也。夫校讐則太乙星見。繪象則十八星見。此特清華之氣。上與精通。又不見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台星者耶。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爲帝車。運於中央。三台明。天下昌。三台昏。天下極。斯固轉移於元微。心上之斗杓。而星翁歷師之所不能占者也。元微慎之哉。昔于公之門焉。而高王氏之槐焉。而三以此方澹窩先生。可謂善食其報矣。願斯言鄙。非吾鄙所望元微者。元微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敢謝不敏。安得大厦千萬間。蔭庇天下饑寒人。請因長孺之言。勉之。予喜而爲作占星堂記。

### 貞靜菴碑記

古者聖賢惟有經世法。女事內。男事外。虔修剛柔。以佐兩儀之軌。自竺乾流沙二氏之教興。於是擲儒冠而冠黃冠。裂儒衣而裹緇衣。沿流導源。甚則閨媛團秀。亦相與結伴而談。無生不死之理。施笑金以布地。剪纏錦以制幡。貝

葉蓮花。蓋半屬優姨女道矣。是菴所棲。爲諸女真焚禮禪誦之所。二六貝梵。韻於樹端。燈光熒熒。丙夜不息。可謂旃檀之香林。玻璃之寶地也。陸宮保先生。以三教龍象爲大。總持爲大護法。遂以貞靜命菴。夫堅固清淨。天地之體也。惟貞故獨立萬物之先。而不彰惟靜。故獨當諸塵之後。而不擾。既貞且靜。可以定覺海之瀾。登道岸之筏。徹無明之網。採罔象之珠。何者。生死二緣。本無實體。而妄者以識風鼓之心。慙慙吹之。勝劣頓燃。忻厭交起。故空中粘縛。夢裏山河。遞滅遞生。終無了際。此不貞不靜之所致也。諸女真苟能思惟此義。則一彈指間。金粟王宸。宛然接影。蕊珠之官。兜率之院。安知非是菴也耶。昔散花天女。欲轉女身。尋覓其身了不可得。而三山五嶽之類。如金母魏夫人。踏白雲而策青鳥者。孰非昔日閨閣之淑女哉。余故記之於此。以俟他日菴中道之藏梵笈金書。與諸上真共載其姓名云。

## 梅花樓記

王元美嘗謂余。市居之迹於喧也。山居之迹於寂也。惟園居在季孟間耳。然王氏之弇山。枕城中。朝暾噴門。遊屐震集。卽主人亦往往支門謝客。欲放而之於曠間。無人之鄉而不可得。余然後知園之與衆也。寧獨與其謀於市也。寧謀於野。吾友范象先。有園在橫澗野塘之南。去城十里而近。暄寂半之。四面榆榴。蔭翳小池。池上海花兩樹。婆娑相對。蒼枝老骨。縱橫屈曲。挑簷而上。其幹可抱。其葉可蔭一畝餘。其子可得五僧。范子謂吾見梅多。其未有如此君之老而奇者。乃結高樓以臨之。獨與一二野衲。攤虎皮。鬻猊鼎。倚樓而歌。歌曰。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已復笑曰。如李迪詩。不過得花之幽韻閒淡而已。吾家老梅。政如碧眼胡僧。修眉露額。又若毒龍怒虬。紛拏構門於廣莫之壑。攫爪迸鱗。鬼怪萬狀。度他梅詎足與此君爭席。庶幾鍾賈山之嘉樹。四賢祠之紫藤。差鼎足矣。范子樓旣成。於是廣蒔霞桃。芙蓉。來余之屬。以映帶之。池加闊。竹加徙。樓之爲觀。曰閑。以敞而陳子適來。陳子曰。吾嘗聞往年

探梅者。過壽安寺中。寺僧爲遊客所困。至折而爲薪。而其次惟光福玄墓之傍。薄雪輕雲。漠漠數里。一快生平。然村人率以種梅爲業。不復有品題護持。與梅花兩相韻者。古今梅花之知己。僅得林逋君。後迄二百年。而有范子於此。種塊焉。野處。白板赤欄。朱簾碧幄。依微獨立於暗香疎影之外。何異處士孤山。所少者童子開籠放鶴耳。他日抱鶴上扁舟。送之花下。烟沙星渚。短笛悠悠。有巍然破輕浪而出者。則陳先生至也。子其報梅花吐一枝以候我。

### 觀濠堂記

宇宙莽浮。聖賢沙聚。曾見蓬萊水淺。千年海底塵飛。虛待天漢槎來。八月河邊渡去。且尋一壑。漫說三洲。故摩詰圖畫。溯川而香山。命篇池上。坐以討天機於逝者。非止寄心賞於冷然。今有吾師。實弘斯理。偶剪蓬蒿之徑。漸成桃李之溪。止水一泓。爲山半簣。鷗磯點綴。飛鳥橫於鏡中。維蝶紆連。行人歌於樹杪。清月暎郭。鳧鷖在門。寒雲澹而不言。芳艸碧兮如染。煙籠薜荔之牆。霜醉芙蓉之渚。垂楊粉樹。疎菱紅亭。神仙於此樓居。大夫綠之賦作。名從刻竹。源分渭畝之雲。倦以據梧。清夢鬱林之石。夕陽林際。蕉葉墜而鹿眠。點雪爐頭。茶烟飄而鶴避。高堂客散。虛戶風來。門設不關。籠釣欲下。橫軒有狻猊之鼎。隱几皆龍馬之文。流覽霄端。寓觀濠上。謙而善下。同喆士之虛懷。寬以納瑕。負至人之雅量。談成君子。潔荐王公。進退合乎時中。平流類於無競。登斯堂者。盍往觀乎。眨眼見南華上真。彈指遇香嚴童子。豈止羨鬚眉之可鑒。樂魚鳥之親人哉。

### 遊桃花記

南城獨當陽城下。多栽桃花。花得陽氣。及水色大是纈華。居民以細榆軟柳。編織緝牆。花間菜畦。縮澗相錯如繡。余以花朝後一日。呼陳山人父子。煖酒提小榼。同胡安父宋實之孟宜夫。渡河梁。踏至城以東。有桃花翁然。推戶闥。

入見一老翁具鷄黍餉客。余輩衝筵前索酒。請移酒花下。老翁愕視恭謹。謹如命。余亦不通姓字。便從花板酒杯。老  
鑿一番。復攀桃枝望花叢中。以藏鉤輸贏爲上下。五六人從紅雨中作活轆轤。又如孤瀕狂鳥探葉窺果。惟愁枝脆  
耳。日暮乃散。是日也。老翁以花朝爲生辰。余於酒後作歌贈之。謂老翁。明日請具卮脯爲壽。十四日。余與希周直夫  
叔意。挈酒榼甫出關。路途得伯靈子猶拉同往。又遇袁長史披鶴氅入城中。長史得吾輩看花消息。遂相與反至桃  
花溪。至則田先生方握鋤理艸根。見余輩。便更冠出肅客。客方散踞石上。而安父賓之箕仲父子俱挈酒。偕佐之。董  
徐何三君從城上窺見。色爲動。復跟踏下城。又以酒及鮮筍蛤蚶佐之。是時不速而會。凡十八人。田先生之子歸駢  
爲十九。十一酒七八壺。觴酒屈輿信。花醉客醒。方苦餅壘相恥。忽城頭以長繩纜酒一罇送城下。客則交脚直脚  
兄弟是也。余輩大喜。賞爲韻士。時士人各爲隊。隊各爲戲。長史伯靈角智局上。紛紛諸子。餉毒空拳。主人髮短耳長。  
龍鐘言笑。時酒瀝尙餘。乃從花籬外要路客。不問生熟妍醜。以一酒澆入口中。以一枝花插入鬢角。人人得歡喜  
吉祥而去。日暮鳥倦。余亦言旋。皆以月影中抱持。而顧視紗巾縹袖。大都酒花花瓣而已。昔陶徵君以避秦數語。輸  
寫心事。借桃源爲寓言。非有真桃源也。今桃花近在城齒。無一人爲花作津梁。傳之好事。自余問津後。花下數日間。  
使爾成蹊。第賞花護花者。舍吾黨後。能復幾人。摧折如怒風。甚雨。至使一片赤霞。闌珊狼籍。則小人於桃花一公案。  
可謂功罪半之矣。

## 重修蘇州范文正公祠堂記 代陸宗伯

萬曆甲辰。御史馬君奉命按賑吳中。與賢軌俗。率先風化。乃首謁范文正公先生于故祠。仰胝棟棟。旁周門廡。咸  
摧圮不治。乃喟然愾嘆。與郡守李侯謀。所以新公祠者。於是陶甃度材。不半葺而告成。公十七代孫主奉太學士。允  
觀。十八代孫諸生必溶。率族之子姓。再拜徵余文爲記。用副御史君表章先賢鉅典。子惟公事蹟。載在宋史。若歐陽

公神道碑。考亭名臣。錄不啻詳矣。予竊謝筆硯久。則烏能記公。獨念公少而孤貧。塊處一室。饘粥不贍。進士解褐。露馬徒步而歸。及爲執政。焚黃姑蘇。僅搜庫絹。以散親戚閭里。知舊小有俸餘。損置郡田。南園數畝地。又推之以建郡學。度公平生。殆未嘗享有一日士大夫之奉者。夫同一吳耳。當時士大夫。良田美莊。與其人轉盼俱盡。卽人亡其姓名存。誰復爲之禮。一瓣香。薦一杯水者。而公之祠。至今獨存。百世而後。御史又相與撤蠶而更新之。則士大夫不當以此易彼明矣。公爲將相時。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生祠祀公。及卒。羌酋數百哭如父。齋三日而去。祠滿海內。一祠又何足爲公重。特以吳故鄉。父老丘隴所在。子孫旅食於義田者。歌哭祠下。公其貴然而來思乎。未可知也。吳中祀典最著者。秦伯子游。暨公而三。公遜田贍族。舍宅建學。有秦伯之心。以春秋授孫明復。以中庸授張橫渠。又延胡安定入太學爲諸生師。濬發道脈於濂洛關陝之前。其功又與子游學道相表裏。豈若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者等乎。御史特新公祠。蓋推本公爲宋儒理學淵源之祖。使吳人以公重。吳俗亦以公厚。凡士大夫有意收恤其族人。而加禮於學校者。過公之祠。或倘有興起焉。是不可以無記。御史名從聘。靈壽人。郡侯名右諫。豐城人。並已丑進士。而贊成其事者。公十七代孫乙未進士。今滇中學憲允臨。

### 求忠書院記

松府治之西。有求忠書院者。何爲。特祀遜志方先生而創也。先生生於天台。死節於金陵。於松何居。曰。松有先生後在焉。後何居。曰。葉公瑛。謝公鐸。張公汝弼。王公世貞。詳哉言之矣。且方氏手蹟支譜。甚覈而詳。先生血胤在松。則血食亦宜在松。此特祠之所由建云。一當先生抗命時。魏澤以刑部尙書。講寧海尉。受詔捕方氏。幼子德宗。垂九歲。澤匿之。有台人秀才余學夔者。乞食翔於市。口喃喃唱歌。以諷澤。澤心動。叱曰。扶顛子去。越南日途。遇歌如前。澤知其爲義士也。乃密托德宗於余。入松江島嶼中。歷青村諸鎮。以織網貿米得活。余又潛人郡。屬祠部郎俞允護翼焉。

時任勉爲參政。家居聞之。就見德宗。德宗初引却。怖而欲逃。勉出。癸酉。錄示之。知允與勉皆門生。乃始安。自此各爲異人。陰相往來。允妻以養女。冒俞氏。恐同姓。賈禍。旋改余。轉遷白沙鄉。而學夔亦遠。遂不得跡矣。德宗三子。娶俞者。友直。友諒。繼許生者。友竹。子孫繁衍。且居華亭。本未詳載譜。萬歷己酉。督學楊公廷筠。訪其事於司理毛公一簷。毛公訪之陳子繼。得實。楊公捐俸三百金。馳敬立祠。復其姓。衣冠其大宗之孫。顯節。而祠尙有待也。太守張公九德。適至。挺身許曰。九德先生之鄉人也。德而不任。誰當任者。天以方先生六尺之孤。委之雲間。昔日方氏之存滅。在魏在余。今日方氏之存滅。在我。有如聽其自續自絕。自明自晦。豈惟塗視方先生。實與屠剪銅禁何異。異日天子詔求先生後。其安所置對。將遂爲子虛。亡是公而已乎。古者愛羊及鳥。存大體也。子弟爲尸。迎生氣也。况以先生之血胤。薦俞先生之血食。於響相屬。夫寧不歎。於是謀之華亭。令聶公紹昌。鑄吉鳩工。莊嚴廟貌。崇祀先生。而魏公澤余公學夔。俞公允任公。勉徐公善安。配焉。構以重堂。繚以峻垣。翼以兩廡。門敞而扉。滌祭。感而田。備秋毫。皆太守張公力也。祠成之日。太守以庚戌冬。至。率僚屬迎主入祠。謁奠成禮。士民樂觀者萬人。及辛亥端午。命陳子繼儒爲之記。陳子再拜稽首而謝曰。異哉。此舉。昔者高皇帝以夏變夷。文皇帝以叔代侄。此古今一大鼎革也。先生纓麻入闕。哭聲震。闕。刀環築口。批及兩耳。收妻女。赤十族。市先生肉者。賜之金。發先生之祖骸者。投之井。此古今一大慘也。天子與孤臣爲難。豈趙朔李固比哉。子遺所在。前有賞。後有誅。跼天。墮地。晝伏夜行。千鈞引絲。所餘有幾。此古今一大險也。遺。魄不敢收。遺。札不敢藏。子孫不敢自名其祖。春秋家祭。嘿對飲泣。即有好義。吊古之士。疇敢向先生禮一瓣香者。此古今一大鬱也。今皇帝登極。首詔表章諸君子。復天台之故墟。修金陵之舊塚。請補賜諡。而未及子孫。特不知一塊忠義血。正在松耳。今二百餘丁。悉復故姓。退而耕鑿。進而絃誦。躋躋踰踰。歌斯哭斯。九重無必伸之威。而十族無必餒之鬼。此古今一大快也。忠義激而爲憤。哀洵詛楚之詞。非後史之所必及者歟。而先生俎豆。儼然箕裘無恙。以此調人鬼之不平。而關百世之橫口。此古今一大繼述也。廟貌既新。講學院中。瞻仰先生。則夷齊尙在。同難者八百七

十三人。則田橫五百義士尚在。若魏若余。若徐若任。則趙朔之杵臼程嬰。李固之王成尚在。此古今一大榜樣也。先生爲浙中第一名儒。爲國朝第一忠臣。而發替閻幽。訪求先生之後者。則督學楊公自武林。司理毛公自睦州。太守張公自甬東。又皆先生之鄉後進也。意者當年仗義共事諸公。分身應現。或抱孤於覆巢完卵之時。或報命於禁網闊疎二百四十餘年之後。誰謂浙脈可斷哉。此古今一大因緣也。嘻。此又古今一大奇也。是故陳子繼儒拜命額首而爲之記。

### 韓青浦遺愛碑記

韓侯青浦。以治狀最聞。移劇長洲。薦紳大夫。與將吏士民。合貌公之像。於學宮之西隅。與二陸先生祠相並。其祠最稱偉麗。自青浦艸昧建邑以來。所未有也。祠之像凡有二。一祀堂之前。一祠堂之後。皆自詔以爲惟肖。其春秋酌水荐蘋。亦惟謹。太學張某等曰。一侯而二祠。則可一祠而兩像。則不可。邑郊門之北倉。其土平沃。宜建厥宇。侯之漕政大有惠於軍民。請分像祀侯於此。而屬不佞繼儒爲之記。侯之德政。董太史詳哉乎其言之矣。予復何能贊一詞。竊惟青浦賦重而田瘠。其土不任耕。而下農不任爲。鄉賦長每當編審。輒惶懼徙避他所。聞有稱鄉賦長者。率皆朋小戶以支大役。幸而歲有秋。猶可稍見。水旱微粟。不能實倉之半。漕軍且騰集河下。嘗擊隨之矣。侯曰。軍之敢於噪且讐者。此其故不在軍而在民。亦不在民而在民之狡獪者。相與因緣爲奸。倚倉儲爲鼠穴。藉運兌爲免窟。陰陽其古。左右其祖。蓋兩操軍民之權者。非一日矣。夫欲大服豪軍之心。則先絕土著之狡獪者。始黠民既除。然後論倉粟粟既堅好。然後定耗贈。耗贈既定。然後革恆例。恆例既革。然後禁包役。斗解之尖聽之軍。平聽之民。民不得以賄而避強軍。軍不得以賄而擇弱民。其分派悉聽之探策。而軍民之心盡大服。侯嘗誦孔明之言曰。吾心如秤。不當稍有重輕。軍與民等王臣耳。其運兌等王事耳。平亭于軍民之間。使漕艦得過發。無守凍車運之苦。而六宮九大塞一食。



新。無粟貴翔跖之弊。此非獨利民實利軍。非獨利軍實利官。非獨利官實利大司農。豈僅僅一郡一邑之小補而已也。初青谿大潦。侯出舍省災。羣望而走。首請蠲次請貸。平糶散錢。繼以饋粥。民浸有瘳。於是造士。士與察吏。吏肅徵賦。賦清正俗。俗整始而編大役。既而建漕議。青谿之人。如脫藥石。而就梁肉。漕軍無老壯。如釋駟釋。而就嚴師保。蓋有侯而漕政有紀綱。有侯而鄉賦長有餘粟。有侯而蕭規曹隨。有後事之師。上不驢。下不譁。談笑從容。獲終譽以去。侯非青浦之福星哉。今青浦父老有急。非走控侯則百拜稽首禱侯祠下曰。願侯之靈實祐我。侯有聞必告。有忠必盡。其真與青父老盼響相接。而故漕官校出入祠所。亦往往懾囊時之德威。而無敢有越厥志。昔者見侯之貌。今見侯之神矣。祭法能捍大災。禦大患。則祀之。大災莫如荒。大患莫如漕。侯功德具是。俎豆貞珉。並祠不朽。夫誰曰不宜。父老踴躍曰。善。因諏吉創祠。鼓吹幡幢。導迎公像。分居此中。自邑出郭。萬姓擁塞。一如送侯長洲時。夫循吏而碑者。有之。碑不已而祠。祠不已而再祠者。則自青浦之韓侯始。

## 韓青浦惠商碑記

青浦之德韓侯也。蓋有兩祠。一祠城中。一祠郊外。士民肩擁趾踏。薦瀨酌水者。春秋不絕。醴商畢某等。伐石以志去思。禁碑而請之守祠者。謝不內。於是繕亭。度石而屬某爲之記。昔崔先生之言曰。今令之稱賢也。善交際者爲上。敏征科者次之。精文移者又次之。經營竟歲而於民不與焉。况暇及於商乎。商之輻輳於漕。災也。半集華上。青不濱海。其德公何也。往者。青浦之鹽。乃引票兼行之地也。鹽稅重而引票少。則害多於利。商有掉臂去耳。公請加引一千二百道。其加票亦稱是。以票之利而補引之窮。又以引之增而并得增票之數。其便一票貴則鹽賤。票賤則鹽賤。此必然之勢也。華票賤。青票貴。兩邑接壤。惟賤是趨。公請有分土。亦有分鹽。凡華商越界行鹽。與私鹽並論。其便二。朱家角最稱巨鎮。食鹽之戶。夷管數十萬家。不官之市。而官於私。不青之市。而市於華。鹽安得而不運也。公請本鎮之

鹽。悉派之本縣。私販與私買者其罪同。而澗山司日調察之。其便三。是三者。公條上當路。當路皆報可。而又嚴弓兵考成之額。與預支叩補之數。於是青浦之鹽伍始核。鹽徒始肅。鹽政始爲之一新矣。夫國家九大鎮之緩急。仰給於鹽。種鹽仰給於邊商。邊商之行鹽。又仰給於各縣之內商。故引之利易見。而粟之利難知。私販之害易見。而官賣擾越之害難知。鹽御史之專督運司之分轄。其留心易見。而縣大夫之苦心難知。縣大夫之救荒編役。造士愛民易見。而旁及於行鹽。惠商抑又難知。嘻。此衆商之所以樂爲韓公祠也。夫小民之情。挫於利而廉於義。一錢妄取。父子變色。觴豆不均。卽着艾與嬰兒沸然矣。矧是商也。棄親戚。離墳墓。朝夕營營焉。以兢刀錐鹽鐵之利。而誰肯爲已去之使君。捐一錢。施一粟者。况得其慕而思。思而碑焉者乎。則公之平日清恕近人大略。可以例推矣。此奚獨商人墮淚碑也。公名原善。號鵬南。丁未進士。以青浦治高等。移劇長洲。今推吏部。

### 劉河將軍張公去思碑記

劉河張公。以遊擊將軍。擢東粵陽電參戎。開命之日。父老將吏。請之南臺。慰留數四不得。則軹車繫馬。冀緩公行。又不得。於是公之屬。函書幣而謂曰。吾曹欲頌而短於口。惟先生之習公而詞之。嫻也。請碑道左。以志去思。余曰。異哉。世久承平。右縉紳而左介冑。文士矩儒。操空言以束豪傑。頰首裹足。而氣不振。因相與翱翔容與。飽嬉以老。甚則傲視其屬。虐使其衆。使人不敢平面視。在則赫赫。去則已焉。詎有繫思如張公者哉。公初闔阡郡。再闔真州。所至累建奇功。載在王觀察盛大參碑記。既拜劉河遊擊將軍。河當婁江之尾。大海之首。最爲東南大觚處。總戎鎮其南。備兵控其北。御史中丞建節於西。聲勢相倚。如左右手。非名將不可辦。而張公饒兵略。膽度識量。迥出人表。有八面受敵之才。萬夫不可奪之勇。初受事。先以廉次以和。而中約之以節制。往時隸尺籍者。大槪紙上空名。遇按視倩市人相欺。而軍士糧得充腹者。無幾。或遠齎於之囊。或影射於要室。伍幾空無人。公議汰議餉。士不虛廩。伍不虛士。而公

不市刻核名。請餉必以期。授餉必以額。無染指。無吮臆。自得廉將軍。而人人宿飽矣。而公不市矯激名。海多烏曠。亡命窟其間。鹽盜出沒。與波上下。公諜則殲縛之。如獅擒象。罕有偷力聞者。皆相約莫敢犯境上。而公又不市搏擊名。奏功幕府。輒以分子其僚屬。其過誤者。覆露縛。滌洗之。甚則陰爲之地。而不使聞其他。卽步卒舟師。皆與之同。醒其糲。而公又不市惠愛名。公具此數善。其廉威能令債師落胆。小兒禁啼。至於赤心白意。使人人皆以公爲親已。則不伎不求。不矜不伐。得之同野。先生家訓者多矣。公今去吳。而軍電白。電白在保界山谷中。民伺寇靖。宜無事。名將才。獨以公才守。矚然置之寶玉之地。酌泉知廉。焚玉見性。非久。皇上檢部使諸薦贖。特縣方千里。節鉞授公。赴赴桓桓。以竟韓白衛霍之業。石崖天齊。可磨可鏤。但將士畏威懷德者。不勝悒悒去後思。此峴山所以有墮淚碑也。故諸施君之請。而伐石書之。非特志遺愛。且以勸後之來者。是爲記。

## 郡司馬尤公遺愛碑記

郡司馬尤公。嘗以母老乞休。松人士請之臺使者。得慰留。旣內艱解郡。攀車曳輪者。追送幾百里外。憲副海曙朱公。大行勛思陸公曰。此古之遺愛也。宜伐石以志去思。郡大夫以上。考異擢則碑。賢司理與邑令。微入臺省則碑。若司馬確有民譽。而久之貞珉缺焉。公論直道之謂何。於是詣陳子屬以辭。且曰。往司馬郭宜人。之銘。不徵他而徵之子。謀野則獲。非司馬意歟。余惟郡之大政。實儲與戎。儲責司農。戎責司馬。司農十九在外。司馬十九在內。以其內。故無論防海。卽臺察郡長之尺一。以月至。俗黨認讞。游民白徒。闕於晝不遑於暮夜者。以時至。車馳竿牘。以日至。司馬稍見威。誹且立。至稍用械。則巧囁者。輒以械進。而弊更滋多。尤公下車。歎曰。吾無事。吊奇第。親身廉。處事簡。御物誠而已。往幕府租。自裨師至什伍。以次漁食其中。公鑄其恆例。給饌必及額。而饌亦無後時。齋居汨然。市物不外索。聞有需必厚與之。值贖鏹必贖。爲公家費。士大夫歲時。筐篚必報能。亦不置厚薄。疏數於其間。僚屬咨啓於公。必條折。

其是非。進罕忤色。退罕隱情。將吏有過者。覆露滌洗之心。不欲以一言觸人。百姓有訴於公。如訴於家。必使之盡嘔於膝前而後已。故公至之初。當路倚若左右手。久且以爲腹心矣。將吏士民。嚮若神明。久且以爲察父慈母矣。同寅昵若良友。久且以爲嚴師矣。大抵公凡事。寧使大化小。小化無。凡訟寧解無結。凡聽訟寧晝無夜。凡罪寧失出無失入。凡與人交。寧淡無甘。凡與上官處。寧緩而見知。無急而求合。凡取舍寧廉於實。無廉於名。蓋公之政事。皆從公學問中來。但性淡。不喜伐出官之績。而閭師鄉三老。又不能悉公治狀之所以。已考之輿頌口碑。及當路薦引程書。公真古遺愛無疑也。公曉暢兵事。手創海防志草。秘不示人。客歲郡大潦。公潛請賑蠲。明禁格奪。其部署荒政。本之兵法居多。那侯張公至。猶得籍手活溝壑之命者億萬人。人不忘張公。忍忘司馬哉。當公守光州。以救荒致疾。光人禱於寺。且爲公祈子。誦白衣經三閱月。旋舉一子。而疾亦頓療。今松人德公。豈後光州而公又以內艱去。所以區區思戀悲慕而忘公弗諛者。惟七尺代言之石在。故敬諾二公請。而鐫如左。公諱大治。號元約。戊子歲鄉進士。湖廣江陵人。

### 松郡侯情符蔡公志思碑記

晉江蔡公。以司農郎出守松郡。凡四載餘。著有聲實。拜江右勅兵史者。一時官師將吏。以及士民銜臚。相屬追送。三四百里外。公駐節勞數四。乃反袂拭涕拜謝。以去。久之。又釀金伐石。以志去思。而博士某等。徵余文爲記。予惟松最爲東南巖郡。第潮汐驟衰驟旺。而諸山又無刺天之峰。東地之阜。以鎮之。故士喜通脫。無遠志。縉紳大夫。譽誹自口。不衡是非。而以衆寡爲公私。無定論。百姓好訟。奸汰。外腴而中枯。無本計。大要。吳俗病輕。而松爲甚。非得當世重人。撫而鎮之。未易治也。蔡公甫下車。巍然坐郡朝。不遂爲矜章峻刻。以挑時譽。踟躕四顧。省括持衡。而後發。蓋三邑之虜。裏脈絡。隱隱躍躍。全具於胸中矣。臺使者委牒下公。公衷而裁之。下無瀆交。上無揣旨。務便情與衆。兩劑而後

已。不則百體事。不懼也。不則百敬下。不聽也。是曰慎重。催科之令。迫於羽書。至則公輒匿之。匿之不得。法下令於民。曰。民無恐我。且以官爭。公忍官。民不忍公。故逋賦往往無後期。不能禁人訟。而廷讞則寧晝無夜。寧緩無急。以聽其自倦。倦則宿胥之刀筆。健傲之爪牙。與游官之頰舌。其權兩輕。而事不得不簡。是曰安重。里閭道路。銖兩之奸。海陬江介。尺寸之瑕。文牒簿書。隻字之隙。文武將吏。纖介之善惡。與夫勾校庾藏之出沒。贏耗。公未嘗不知。知未嘗盡用。其苛與察。第密操先覺於聲色之表而已。是曰沉重。延見儒生耆老。問疾苦。退而就僚屬。咨訪治狀。開誠布公。綴接溫洽。然一步趨。一笑語。始終不以尺寸假人。而人亦無敢以私溷公者。是曰威重。公受知於學憲。叢甫方公蒞郡。拜墓去。則刑牲告像而後別。凡所以獲補方氏子孫者。靡不至。而絕不以私昵昵之。座師且然。而他可知已。是曰厚重。公自御儉薄。於三邑無旁擾。節縮俸。鍍以修學宮。以賑士之貧。無餘者。瀕行至不能治裝。而居恆又不欲以清市人。既去而始知公之囊若洗也。是曰廉重。有慎重而後可以剗劇。有安重而後可以養福。有沉重而後可以鎮浮。有威重而後可以辟邪。有厚重而後可以敦薄。有廉重而後可以正俗。公具此六德。故在則謠歌。而久則悲吟。有去後思頃者。三邑水災。士不徙鄉。吏不忍輕去其官。百姓儲一鍾半菽。骨肉相保。不至探丸揭竿。嘯村鳩。沸潢池者。皆公四載調護之元氣在也。公解郡之日。毫無所憾。獨惓惓以修郡志。澹吳淞爲念。夫河則可以乘荒寓賑。而志非物立。豐稔。人才充牣之時。未可輕議。公不敢輕議。而猶引領後賢。以成公未竟之志。此亦見公不忍遽忘松人。而松人亦何忍遽釋公哉。故勒公豐績。登之穹碑。以志去思。大抵公器局端凝。辭令簡確。張弛甘苦。多有妙裁。而獨拈重之一字。雅得公神情相近。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公之所以獲上治民也。不得而疎。不得而親。公之所以推誠御物也。以此思公。公重可知矣。既他日出處。係安危嘖笑。司袞鉞。天下翕然。稱社稷重臣。曰蔡公者。蓋自松太守始。

綠野池記

李翱論山居。以怪石奇峰。走泉深潭。老木嘉草。名花爲勝。而葉少蘊。又言虎丘池水不流。天竺橋下無水。峽山少平地。泉出無潭。則山居之樂。又若挾池而後勝者。竟山汪氏。世以科名冠冕東南鄉。其文行尤蔚。曰叔圖先生。先生所居之上流。山水交匯。決而爲渠。於是緣渠鑿池。綠池點樹。叢桂抱其陽。高梧幕其陰。翠柏黃柑。老梅湘竹。映帶左右。而主人日擁鼎彝圖史。嘯歌堂中。又有南樓半月軒。可以延素光。有北窗垂雲之木。木三章。可以清煩暑。有堂後之環碧軒。泉聲淙淙。淒絃哀玉。可以浣俗塵。至於香風微來。紅雨狼藉。錦鱗數千頭。噴波鼓鬣。與荇綠花板。離縱上下。先生願而樂之。不知身在空青冷翠中坐也。其友邵明卿題曰綠野池。而因并其堂如此。昔裴晉公解相印歸。而私丘壑以老。天下高之。然公嘗恢心忍事。霜鬢談兵。至有太原題壁之句。所謂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者。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爲無事人。綠野游豈易享哉。今叔圖先生經明行修。將以高第顯。而又華裾曷彝。幸際清朝。出無滯蔡羽書之勞。入無憂譏畏讖之苦。花明雲暗。泉甘酒香。卽晉公且不能享有今日之適。而况李翱葉少蘊之所難於諸名山者。公皆坐而置之几席之下。其樂願不大勝歟。余五岳人也。竹林蓮社。久落夢中。而世無鄙生。又不能辦山裝十萬之具。則幸竟山綠野。烟蕪秀色。燁燁如在肩睫間。而主人又以長者好士聞天下。吾將叩叔圖而訪焉。相與登高臺。漱清流。爲鼓琴。浮觴於池上。以觀游魚之出沒於衣桁間也。先生其有以許我乎。乃草記一通以訂之。而他日來爲綠野堂客。則請敕鶴雛門以待我。

### 朱世甫楓野圖記

朱之先分派徽國。其後宋工部侍郎晞顏公。封爵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論葬楓林之原。族家附焉。楓野公因以自號。志本也。楓野公捐館時。長者家祥。能受書。次家祚。字世甫。才二齡。呱呱襁中啼耳。世甫稍有知。從閱師家老問狀。爲彷彿言。公短長肥瘠。及生平孝友義俠之事。輒飲泣不自勝。躬巡丘壟。薤艸被棄。未嘗不徘徊掩袂以返。

也。於是復繪楓野圖。徵言於四方作者曰。庶幾如朝夕起居。我父云。夫感風木而興哀。讀蓼莪而罷講。世甫其有古人之心哉。朱壽昌七歲失母。長大追求。刺血寫經。四十餘年。乃得見母。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沈后。高力士以假后聞。索驗詞。屈帝涕泣。貨之曰。吾寧受百妄。冀得一真。歲月推遷。迄無影響。德宗竭天子四海之力。不如壽昌窮匹夫一念之誠。父母豈有貴賤哉。直視精神有至不至爾。朱世甫追念楓野公。方展畫圖。涕泗交下。其一刻足當四十年。此圖卽壽昌之血經也。特壽昌之母。失可復得。而世甫之父。死不可以復生。同一朱孝子。而世甫則更悲矣。後生父書不讀。榕樵忍御。素冠紅袖。哂笑錯出。始則僕妾睨而嘆。久則禮法正人。亦且比肩而爭席。甚者又加導焉。嘻。怪哉。此豈可令世甫見之耶。故感楓野圖而題數語於後。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羣玉府記

余嗜古。喜從博雅君子遊。每見三代秦漢玉。輒印而識之。偶有家藏者。亦附焉。董玄宰曰。此可爲羣玉府矣。余曰。玉非直爲玩也。聖人以玉衡占星。以玉管候氣。燔玉以事天。瘞玉以祭地。捧玉以裸廟。沉玉以告河。瑞玉以會同。鎮玉以封建。璽之玉以傳國。符之玉以召兵。秘之玉以飾刀。戚之玉以列舞。鳩玉祝老。龜玉禳災。淪玉致仙。焚玉見性。其他如環。賜還。玦示絕。執不趨。操尙左。一舉一動。一高一卑。皆可以觀禮義焉。故曰。玉非直爲玩而已。董玄宰曰。甚矣。眉公之嗜玉也。蓋其古也。佩則比德。懷則無罪。昔有褐衣先生者。眉公其人歟。余乃記之。圖左。命童子懸諸草堂。以告夫多癖而好奇者。

論

左傳

嘗聞之漢儒云。一孔子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柱下。於是春秋成。授左丘明。故左氏有左傳。公羊穀梁。受經於子夏。有公穀二傳。一三傳自漢以來。遞相掎擊。迄無定論。伐左氏則有左氏膏肓。黨左氏則有左氏釋牾。其言互有得失者。爲三傳分左右袒者也。其有彷彿周官調人。譜讎之義。撰春秋七萬餘言者。又爲三傳分鼎立者也。其後因傳以廢經。因疏以廢傳。甚則好爲新奇。如啖助趙匡者。至謂別有左氏。而非丘明。而左氏幾誣。又其後胡安定之傳出。吾明取以佐帖括。而左氏又大誣。雖然。夫左氏烏可廢耶。余方束髮時。好讀左氏春秋。考訂其全文。稍探諸家之箋註。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之。夫左氏別覽載籍。凡諸國卿佐家傳。并夢卜縱橫家書。總爲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大約如夏殷春秋。晏呂虞陸之。春秋而已。未必有意於解經。而後人強附之於經。未必有意於創史。而後人強附之於史。不知左氏特以文章妙天下。爲秦漢文人之祖。文如丘明。而攻者數起。則起於公穀專門之子弟。以左氏爲晚出耳。然二家口傳。而左氏筆錄。非晚也。劉向司馬遷之所撰述。公穀無聞。而左國援引甚多。非晚也。秦焚以後。若滅若絕。而孔氏之壁。北平之家。猶有存者。非晚也。左氏所載。賦詩者三十一。引書據義者三十九。論易者十有五。視二家獨此最有古意。非晚也。三代制度。名分等級。纖悉委曲。歷歷如宗譜家牒。非晚也。左氏之古文奇字。非特劉歆楊雄不能識。卽公穀能辨之乎。非晚也。夫左氏既非晚出。則似與春秋之經意較近。史例較合。况文章典豔。又有特出於秦漢諸儒之上者。豈惟文章。種蠡之卜筮。薰直之斷獄。平子洛下之星歷。班固范曄之輿地。淳於東方之俳諫。關壽亭岳武穆之兵法。蓋左氏咸具焉。噫。可廢耶。今天下之春秋廢左而尊胡。胡傳旣以復讎論聖經。而經生復以帖括求胡傳。支離破碎。去鑑彌遠。則不若反而求諸左氏之文章。爲可喜也。

### 佛氏



佛氏一教。歐陽永叔有正本論。胡康侯有崇正辨。此佛氏之攻輸也。李純甫有鳴道集。張天覺有護法論。此佛氏之墨守也。馬鈞陽欲驅之以充戶口。此以佛氏富國者也。丘瓊山欲籍之以實軍伍。此以佛氏強兵者也。王文康著大同論。此又爲佛氏調停者也。余獨曰。佛氏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我明設養濟院。以養無告也。然州縣不過一二百。疲癯殘疾止矣。其外少壯而貧。終身不能溫飽。婚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佛教一門。收拾此輩耳。夫今之僧。非真忍於離父母。去妻子。叛名教。而思以易天下也。大都貧賤無聊。計無復之。真所謂天下之窮民與無告者。窮漢而欲人人婚配。能乎。賴彼教設爲出家。以清淨之。人人授糜。能乎。賴彼教設爲寺院。以散處之。人人解衣肉食。能乎。賴彼教爲披緇。托鉢。以澹泊之。人人誦詩讀書。能乎。賴彼教設爲誦經設法。以曉暢之。人人裹糧以游。能乎。賴彼教設爲十方接衆。以津致之。又恐羣處易蠶。則清規以肅之。狂心易熾。則苦行以練之。血氣易爭。則慈悲忍辱。以下之。僧俗易混。則髡髮刈鬚。以別之。既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若使此等窮漢。無佛門收拾。天下還要增却得許多乞丐。許多盜賊。國家還要增却許多賑濟。許多隄防。蓋佛教得力處。正朝廷省力處也。天地所重。重在活人。活人之門。無過佛教。此若有天意主持其間。不惟學士大夫闕他不去。卽自古帝王。亦剷除此教不得。往往生出神僧散聖。激揚宗旨。簸弄神通。化愚成信。轉慳爲捨。無非善巧方便。主於活此窮漢而已。况此窮漢中。其最上者。原能打徹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行鳥飛。火耕刀種。信因果。護戒律。又其次則白頭黃項。衣食老死於其中。蠢且弱者。無殍餓溝壑之憂。強且黠者。無嘯聚潢池之禍。人相忘於僧。魚相忘於水。藏僧于僧。乃所爲藏天下於天下也。嗚呼。三代以上。聖人多。百姓少。卽王者懸法不用。而又何籍於佛法。三代而後。井田樹畜廢。而民輕去其鄉。宗法廢。而族無以相統。黨正族師之職廢。而比伍閭族無所聯。吉凶緩急無所賴。則不得不投佛教以求生路。而其徒遂至於日盛一日。非其徒之日盛一日。以百姓日多一日也。聖人少。百姓多。雖天地且不能人爲之區處。而家爲之經畫。故以衣冠文物之子弟。使儒家任之。以鰥寡孤獨之子弟。使佛家任之。道家又以長生延年之說。款動乎其間。以收佛

氏之剩餘。而窮漢依託以就活者不少。佛家分儒家之勞。道家又分佛家之勞。蓋天地之苦心。而聖人之神道設教。無以加矣。是故窮土木。飾金玉。以佞佛。非也。毀坊寺。誅沙彌。以滅佛。亦非也。以儒闢禪。非也。以禪論儒。亦非也。但曰佛門者。朝廷之養濟院也。而一味歸於天地生人之心爲主。則不惟不敢爲我敵。而反爲我用。豈非渙小羣而爲大羣者哉。至其大差別處。則東華西竺之教。判然各爲一家。如文字不相知。西方文字橫行。從左至右。東方文字直行。從上至下。是也。如音聲不相通。西方以宮商角徵羽平分五音。東方以平上去入直通四聲。是也。如語言不相入。西方從合。一音中有一合二合至六合者。東方從離。一聲唯有一字。是也。如刑法不相攝。西方以呪誓爲刑。東方以笞殺爲刑。是也。如天文不相習。西方日道從緯。以南北爲度。東方日道從經。以東西爲度。是也。由此觀之。佛自佛。儒是儒。彼而爲我。亦不能。我而爲彼。亦不易。其所同者。不過借西方眼前之粗跡。以搏區區之窮活計耳。而說者謂佛教入中國。其勢必至於率天下之人。盡化而爲夷狄禽獸。則亦視之太深。憂之太過也。夫無父無君。誠無容於盛世。然世衰民窮。不得已而假道求活於佛氏。是亦君父之所憐而許之者也。

#### 四皓

昔留侯招四皓從帝酒間。調護太子。帝與戚夫人爲楚舞。唏噓流涕。醉歌鳴鶴。數闕而罷。太子以定。俗儒謂此四皓者。良教之僞托。以刦帝者也。夫四皓者。爲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此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也。始皇驕小。目無先生。東詩書於烈焰。薦儒者于鼎俎。當時魯兩先生負禮器。輕千里逃之海。尉繚亦曰。秦王蜂準。鷲鷹豺聲。狼心得志。輕則食人。不可與遊。乃亡去。垂五百年。至晉。而猶有桃源避秦。乃知秦之迫天下之士。而老於深山。斷崖之旁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卽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少年志在報讎。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散黃金。收海內客。客有奇。伏在草莽。如四皓者。良必歡然投結。結爲死友。友天下士。而不知有商山老人。何以稱子房哉。博浪一椎。祖龍

褻魄。掉舌入沛。卒爲帝師。四皓胸中。獨不有子房在乎。水濕火燥。鐵子磁母。大丈夫意氣相感。千里神交。百年調合。四皓與子房。皆天下異人也。寧有招而不出。索而復遯者耶。圯上黃石一遇。橋下傳書三卷。赤松居崐崙。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辟穀爲采真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竟得力士。授以推法。此三人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蛇。如交人。聞人耳。不爲異。况四皓蓄松飲泉。近棲商山之巔者也。俗儒齷齪。仰視四皓。以鴻飛鳳嘯。不可網羅。卽隆準沛公。馴習蕭曹韓彭之骨。如豚犬羊。而飼鷹兔。獨難狎。一鬚眉皓白。無所事事之老叟。今子房一布衣耳。招置四皓。譬若操舟。隨左而左。隨右而右。此無他。蓋良之報讎。天下豪傑。無不諒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間關匍匐之苦。黃石赤松。滄海神人。且相與呵護而擁衛之。則四皓可知矣。西逐秦鹿。南烹楚猴。良皆爲韓。而不爲漢。皆用帝。而不爲帝。用於一旦。志行讎雪。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既借漢以報韓讎。則必欲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不出。則儲不定。儲不定。則漢之天下存亡不可知。不可知。則良之辭漢不決。四皓而念及子房。始終之心事。及子房之固以請也。亦何忍入山深。入林密哉。伍員報楚。蘆中丈人浣紗女子。至覆舟沉瀨。以示無恐。要離專諸。燔妻斷臂。死而不顧。子胥讎在父。數君子慷慨俠烈。不難殺身以左右之。子房讎在君。讎獲伸而德未報。四老人安得徘徊上車。不爲子房一出也。大抵漢事多得諸父老力。董若公及戾太子壺關三老是也。三老遮說時。子房去漢久矣。此誰僞託而劫之帝哉。吾故曰。四皓者是眞四皓也。

## 題詞

## 新柳詩社卷題詞

昔魏文帝傷懷作賦。桓司馬泣涕攀條。余夙秉心痴。獨縈春目。乃賦近體七言律十首。今社中君子。欲廣斯盟。非特呈才子之巧心。亦欲排昔人之沉悶耳。舜卿既賦新章。復羅諸繪。若使柳枝有神。便當以青眼相盼。

### 題小崑山賦詩卷後

小崑山上癸巳春初。雪浪老僧演法華聲如獅吼。雲間居士聽真義羣若雁行。甫撤講壇。旋搜名利。偶向水村江郭。放不繫之舟。還從沙岸草橋。吹無孔之笛。筆牀茶竈。具體而微。桂漿蒲帆。順流而下。遠公蓮社。雖禁酒未敢攢眉。稽叔竹林。且賡歌因之放膽。時後端陽一日。人皆藝苑千秋。綵闥筆花。豔流貝葉。機鋒銛出。猶馳競渡之龍。續命絲殘。誰馭調心之馬。莫論魏王五石。休誇船子三椽。請從此共坐團欒。看風把舵。又何妨踉蹌歸去。帶月敲門。各賦律詩。共拈天字如右。

### 題馬妓畫蘭

畫蘭不在肖。要在筆勢游戲。溫日觀葡萄通於書法。文與可竹得之左氏。此非深於繪事者不能。馬卿以閨秀名。娟畫風蘭乃爾。非特校書避席。若操筆入宋院。當昨女待詔矣。從秦淮遠寄振之。振之寶此。弗與桃李共擲渡頭也。因題一絕云。畫蘭不在肖。寄郎郎知否。非無桃李花。貴出儂親手。

### 燈下題扇有畫

攤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法也。

### 題董玄宰做雲林筆意圖

杜浣花翁詩云。高簡詩人意。又衡門詩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此雲林老人畫法也。子久叔

明梅道人與雲林皆董北苑筆。而三子猶有門庭間雜縱橫家意。惟倪翁虛和蕭淡。酷類其人。余嘗列倪畫於三子首座。玄宰甚心闢此論。今此幀可謂莊子之郭象矣。玄宰不肯爲人作長幅。又不肯爲人作雲林筆法。以識韻人少也。乃以贈晉卿。亦把臂入林之意耳。

題吳渾之印宗卷後

吳渾之得漢印三昧。叩其訣。則惟以漸入。蓋以刻時。兩剛相遇。着些子粗心猛氣不得。此巽兌之卦也。老氏以舌壽於齒。漢文以柔道治天下。皆是法耳。故曰。其道若曲。又曰。拙速不如巧遲。渾之之技。進於道矣。好俠好義。好名節。往往以剛驟入而敗。殊可嘆息。安得以渾之手中三昧。印印正之。偶有感題此。

題李舜卿新柳圖

白樂天晚年以妓楊柳枝。與駱馬俱錄放蕩中。欲同日棄擲。舜卿爲新柳作詩。極其供養。而又倩諸公繪圖。可謂於柳眼太覺情緣。與香山放置心腸。豈非天淵也。

題玄宰桃林春色圖

余與玄宰泛遊春申浦。展趙文敏桃林春色圖。玄宰摹其筆意。而又以北苑兼之。真所謂善學柳下惠者也。

畫季雅扇并題

儒家作畫。如范鳴夷三致千金。意不在此。聊示伎倆。又如陶元亮入遠公社。意不在禪。小破俗耳。若色色相尙。便

似富兒持籌握算。俗僧以鐘鼓禮懺。此何足污我筆神。

### 題自畫季仲舉新柳扇

宋侍詔蘇顯祖。以顏真卿鐵畫書法作柳幹。以游絲白描作柳枝。余亦倣此。仲舉具三昧眼。定能賞之。

### 題君釋畫扇

鼓琴動操。能令衆山皆響。此中不見抱琴者。何以山水清音。潺潺吾耳。應是畫作伎倆故也。

### 爲朱孟博題研山

此石丈也。孟博正今之南宮。請具袍笏拜之。

### 題張清臣扇頭

雲山高尙書。方道士。皆不及老米。老米以書法寫之。故蒼老高古耳。余與玄宰談及此。本嘗不作點頭石也。此扇自楚中官舍寄至。此老賈伎倆至是。大奇。大奇。

### 題董玄宰畫

玄宰居長安。不肯向人作一木一石。惟高僧逸民禪得之。此畫與余同游白石山下素堂。振衣叫快。遂潑墨歸而布色。真大奇也。

書吳君得扇頭

久不游白龍潭。新夏君得伯仲邀余輩。鳴榔那枝。小刺橋畔。黃鸝罵人。綠蕪如髮。相與褫帶解簪。盤跚無次。有客訪紅綃。遠近滅沒。且望且卜。正如水晶宮。探數丈赤瓊樹。未知落阿誰手也。

題畫

東坡生平寫疎篁古木。松雪則以飛白書法爲之。皆在格外取姿。非俗工所能夢見也。

題布袋和尚像

老漢終日荷此布袋。攘攘何處。却不如閑道人。拍掌空行。獨來獨往。如獅王相似也。

題畫羅漢

畫羅漢者。盧楞伽。展子虔最爲上乘。其次貫休。又其次梵隆。予皆見之。以粗筆作鐵鈎相似。蓋半用篆隸治也。此卷精細秀潤。往龍眠道人所在之處。尙有神光出現。宜以燈花香塔禮。

題真率傳

古今真率道人。惟管寧與陶潛耳。讀滌川公傳。實可與兩先生同堂配食。僕野馬海鷗。恨不身親見公。度公在。當亦呼我入真率齋中。必不置昔人打乖窩也。

### 題林下盟

雪廬居士夙秉幽尚。彌敦淨緣。閉戶結幟外。惟鳥聲供養而已。遂與竹林小阮。戲拈前語。以榜鈍漢。斯亦風流儒雅之一幟也。昔廬全自號癡王。陸務觀自名乖魁。方之雪廬居士。真堪鼎足。

### 題梅墟屋壁

昔鐵脚道人狂吟披髮。手搏白雪。和梅花大嚼。曰。欲寒香沁吾肌骨。余擬其三生。豈與梅花作無姻夫婦耶。往往撫掌對人談笑其事。晚得周逸人。逸人故有梅癖。亦自號周梅顛。所居環植一二百樹。雜以海棠叢桂。松蘿竹石。蓋梅花狎主夏盟。而諸卉分錯若繡。爲兄弟之國。逸人則周天王也。坐擁花城。其與游觀者。率羽衣繡衲。及茶魔酒士。花開酬以壺觴。花謝予以詩句。至于雨時月夕。以短簫老鶴助之。相與酣歌長嘯。或箕踞嘲謔其下。不知鬻盡燭空。囊橐如掃。其今之貧孟嘗。富伯夷乎。不然。終亦鐵脚道人小化身耳。

### 題船牕駢語

宋彥爲名御史孫。而貧甚早。吾黨中最少。而博學聞道亦甚早。此書皆霜降水落時語。卽宅宿虎皮。俊流塵尾。且不能箭函相當。况少年醉夢者耶。余向錄之。私爲枕祕。客有驚予談進者。出此篇授之。真筆瀉醍醐者也。宋彥往返山水間。挾蜻蜒子。焚香意得。挾片楮書投蓬隙中。故名船牕駢語。

### 書蘇長公硯銘後



公集硯銘二十九。而此銘不載。余于秀州項子荆家見之。蓋手書真蹟也。乃知老仙遺墨。流失人間者不少。

書楊彥履藏莫廷韓書卷後

臨古法書。如看寶玉磁器。不在形類相肖。要在黯然色韻耳。莫秋水自少時。便于古帖磨挃。晚更彌老彌珍。不肯爲人輕弄指爪。此卷爲彥履凡寫三道。今莫腔血已冷。彥履爲裝裱以存人琴之感。莫方伯于書獨費苦心。故秋水亦得其家傳一脈。乃公病時。諸笥零星。諸子爭鬻得之。獨廷韓先亡。不能承方伯絲粟之藏。所得者方伯一隻赤手。今此卷是也。展玩間無限感愴。

書袁石公瓶史後

花寄瓶中。與吾曹相對。既不見摧于老雨甚風。又不受侮于鈍漢蠢婢。可以駐顏色。保令終。豈古之瓶隱者歟。郁伯承曰。如此則羅虬花九錫。亦覺非禮之禮。不如石公之愛花以德也。請梓之。

題哀冊

余於元美先生家。見哀冊真蹟。頗怪其波策太佻。極類南宮老子。已於項希憲處。見元章大行皇后輓詩。如與哀冊同出一手。後讀元章海嶽書史。自記云。摹寫褚河南哀冊。行于浙中。蓋有數本。往往亂真。故知余目中有筋耳。爲建先題。

此刻在元美公小祇園歲經閣下。撲邀落葉中。正如明妃蒙塵。又若陸士衡素衣爲緇矣。真跡已售之嚴氏。元美所藏。鍾繇季直表。褚登善枯樹賦。與此寶爲三絕。今皆無一存者。子孫皆賢。能讀父書。而不能守先世之藏。何況他

氏子哉。世故有法書名畫。竟付酒家。如靈武告身。僅博一醉者。何限。乃知賞鑒收藏。缺一不可。非特古人之功臣。亦古人之孝子也。丁未臘日。建先見訪。及立春而別。信宿山寮。無一閒雜市語。種梅之暇。出此屬跋。小記數言。俟異日重來。更作百尺樓上語也。

跋

跋扇頭畫

余不解繪事。偶過希台世兄齋次。出莫方伯書扇索畫。爲拈筆一布小景。方伯詩中畫。余畫中詩。蓋兩相生耳。

跋蘇長公帖尾

吾昔借漢陰楚頌帖。欲臨摹之。及是帖從友人家三年而歸。余不知亦有楚頌在尾。既省鈎搨。復得柑橘三百。又一亭可喜也。

又跋

東坡亭未成。先取亭額。此帖在。是真亭也。他人名園。在荒藩殘臺中者。至與鳥鼠作窟。視此何如耶。余得顏魯公巨川誥真蹟一卷。欲結小閣。題曰寶顏。又取晉魏人二詩句。集爲閣上聯。長笛吹清氣。高榭隔微聲。余力未能也。書此以去。

跋公權真搨

碑板之書。歐陽詢尙帶媚弱。獨公權一種。諦是當家。李括蒼顏平原伯仲間。則此帖是也。松雪能爲李書。而不能轉公權一點一畫。顏筋柳骨。真是胎中帶來。縱服九轉。終不能變本初面目。正謂此耳。

范牧之臨蘭亭帖跋

臨摹古人書。要在聲色臭味外。若從點畫上作活計。便是臨池中能言鸚鵡耳。牧之風流。真得晉人衣鉢。生平未嘗弄隻腕。至仿蘭亭一帖。其稱量結集。大有拔韻。其子象先。乞之宋仁卿。裝爲家寶。晉趙文敏臨河南枯樹。如出一手。乃評者謂爲得虞家之骨。以此論牧之帖。庶得之矣。象先其謹持手澤。勿慕野鷺。而失家鷄。

跋朱孟元踏雪草

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獅子游行。不求伴侶。孟元是生平透徹禪種。故其詩直接大歷衣鉢。如析梅檀。片片皆香。百和波斯。皆成下品。余且繫爲衣帶珠矣。

跋申少師詞翰

王文恪吳文定之重白石翁。不惟詩也。吳中能詩者多矣。伯傳清真拔俗。詩類古人。其爲申公所重。以此。後日傳之史書。卽魏公之于蘇雲卿。萊公之于魏野。不是過也。

跋茶錄

樵海先生。真隱君子也。平日不知朱門何物。日偃仰青山白雲堆中。以一瓢消磨半生。蓋實得品茶三昧。可以羽

翼桑亭翁之所不及。即謂先生爲茶中董狐可也。

### 跋義田記

劉子成奏免青田之稅。顧文康城崑山城。請免冗賦。大臣出爲朝廷。入爲草莽。皆分內事也。文貞公義田。原非爲名。而毛君伐石頌德。尙甫命丈爲豐文以懿之。足千秋矣。以文貞公之功在社稷。宜有專祠。推廣此記之意。以周其黨族。宜有義田。皆少師未盡之志也。不無望于賢太常耳。

### 跋龍井記

東坡與太虛訪辨才。往來風篁嶺。有題名記游數行。更乞玄宰補書記後。以償龍井山靈三百年夙願。亦是快事。更乞重寫方圓菴記一通。易送來僞石。不令南宮老子受屈。近清臣既刻前記。請遂成也。

### 疏

### 歛賑孟直夫疏

友人孟直夫。中庚戌榜。孟華禮先生之仲子也。先生仕宦清廉。諸子家傳孝弟。直夫素攻舉業。雅有雋聲。時作詩歌。直凌古調。今資身無地。寄食空門。夜半校書。借佛燈之殘焰。天寒炙手。撥神鼎之寒灰。路人靡不傷心。吾黨豈無愧色。今告諸郡中大老。少推瘡痍之餘。一振縉紳之後。與其極錢宴客。孰若垂盼同袍。與其含粟施僧。孰若熱心寒士。嗟乎。人生未遇。如望穀于石田。長者好施。若取毛于牛股。所謂敵而無憾。予實望焉。倘曰愛莫助之。愚不敢請。

修梅花道人墓疏

梅花道人即吳仲圭先生也。名鎮。其墓在嘉善城中之巽隅。直一掬土耳。墓前有斷碑。鐫梅花和尚之塔。勝國末兵起。所至樵冢燬郭。獨先生之墓。疑其爲僧塔。舍去。先生嘗與兄元璋。師事毗陵柳天驥。得其性命之學。尤邃于易。故言機祥皆中。其死而獲脫於兵燹者。以此。先生節俠交游。氣誼豪天下。一時吳越之雋。楊廉夫。顧阿瑛。黃子久。倪雲林。張句曲。皆以翰墨抗衡。殘楮斷煤。人挾爲寶。今戢身掬土。市腥相匝。僅一一長髮僧。雖栖于墓傍。水啣草枯。卽狐兔且無所置其窟宅。先生剝膚可知矣。昔符載嘗以牋叩襄陽樊澤曰。故處士孟浩然丘隴頽沒。公欲更築大墓。久之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村。龍其墓。至今襄人以爲美譚。今欲封梅花道人馬鬣。敢援此例。告之邦大夫。工竣之後。酌幽澗泉以酬公。并種梅花一株於墓上。招其魂而歸之。

建陸宗伯祠堂疏

古吏于茲土而遺去思者有祠。其爲鄉先生生而社稷之者。自畏壘之于庚桑子始也。庚桑見于列禦寇之書。說或不經。其爲鄉先生生而眞社稷之者。則吾松之于陸宗伯公始也。祠之堂曰見賢。其前爲門曰高山景行。蓋某處迄于今十有餘載矣。今春某諸君子哀其直爲置田二畝餘。命寺僧復稍式廓之。將于見賢之南。敞中門。翼左右廊。鑿池沼梁。廣蒔名花。修竹之屬。而斥其餘材。結禪堂三楹于左偏。以待公之出而憩焉。公三朝之達尊也。四夷慕之。如文路公。兒童婦女知之。如司馬君實。乃其壁立砥柱之操。久而彌固。雖天子不能以蒲輪相煩。長安公卿。至欲私其片楮尺牘而不可得。則郡大夫之式廬。與遠人之僕僕焉。瞻禮于其門。而嘆息以去者。其難可知也。進無以亟見公。退而聞其餘風。猶能銷貪頑而祛鄙吝。况公一瓣香所在耶。昔東坡興參寥游。游者題曰蘇來堂。歐陽公飲泉而

列樂之。山中人遂名六一泉。復鼓琴度曲爲醉翁引賢者所至。如火獵寒原。墨滯素練。到轍留迹。而龍潭又公車音履聲之嘗從事于斯也。其宜如諸君子請。故僭題數言以倡之。

### 代顧光祿立義田疏

竊聞天下財賦。仰給東南。東南財賦。仰給蘇松。松之地方。不及蘇州之半。而供億之煩。既與蘇等。奢靡之習。又與蘇等。况蘇處四達。則各省之財源。日往日來。而松處一隅。則本地之脂膏。漸抽漸盡。是蘇松又不可以同日而語也。且無論上青二縣。卽以華亭一縣言之。差役煩多。承當辛苦。貧則僵爲饑餓。富則夷作絕戶。輕則逃亡遷徙。重則造戍典刑。近則鬻男賣女。遠則折子累孫。以上諸狀。爲仁有司勞心撫字。賢士夫踊足嗟吁。然公私兩竭。財力一空。時勢至此。蓋已無可奈何矣。此心自念。細繼祖父以來。庇蔭百年。國恩未報。叨享過福。冥責難逃。故于某年某月日。神前歃血。誓買義田。津貼流縣役事。每歲儲金四千兩。沿區逼里。買嘉靖二十三年不涸之田。四十年不浸之畝。從此年復一年。可得腴田三萬五千畝。更將買過田上八九年之息。又可置田三萬五千畝。將及十年。共可得田七萬畝。可得租八萬石。扣除歲額錢糧。淨可得租四萬八千石。以合流縣津貼之數。已於今年將田價送縣立案。訖。又將買過田畝區圖。圩號送縣造冊。訖。又將本年買過田上糧外花利送縣登記。訖。共計某年出銀若干。某年買田若干。歷歷可按也。夫田中應入之利。既年增一年。則區之中應買之田。將歲增一歲。但有田之家。出售者少。則義田之額。空缺者多。今某通同計議。自今以後。大約每戶有田百畝。請則諸公讓賣腴田四畝。有田千畝。則請諸公讓賣腴田四十畝。有奇。價平者。原以平價償之。價厚者。原以厚價償之。黎庶求讓。不敢獨求出于一人之家。田數若足。亦不敢復求買于足數之外。如是則編里沿圖。皆可灑派。凶年儉歲。皆可支持。田從義賣。則一定不移。亦無回贖加絕之說。此某所以祈請于合郡仁人長者之前也。夫以百畝而買四畝。則田數不多。以本田而貼本區。則又非私物。夫諸

公得價。不妨置產于各鄉。夫某得田。漸可責成于異日。如是舉行。應役者欣然資給。寬役者亦必樂從。一縣調停。萬民甦困。自此以後。不唯士大夫之役銀役田。可以免出。卽後世之賢子賢孫。抑亦可以坐享無虞矣。竊念某父喪之後。供役二十六年。承役二十八名。見今供役當差。是某實非借此以卸鈴也。加納百金。援例京職。身亦可容。力亦可致。不必歲出四千。其歲出四千者。是某實非借此以求官也。古人功蓋天下。其心若驚。澤及萬世。其容若怯。之此舉於不肖。僅止一鄉一縣之事。而于人情。尙在且疑。且信之間。方懼底積未能。罪戾或及。戰兢一念。無日無之。是某實非借此以沽名也。某之初念。實以上受國家之大恩。遠承祖宗之庇廕。無涯未報。魂夢俱驚。且不忍同類之人。破家亡身於當差承役之內。亦不忍同役之人。枕尸腐骨于圜圉溝壑之中。故其事若迂。其情則切。今撫按郡縣台臺。既然鑒察不肖之苦心。則合郡賢士大夫。必能助成世間之好事。待事成之後。求文立石。細刻諸公先讓美名。共持永永。其死且不敢忘報。

## 尺牘

## 答顧玄岳

往從橋門間晤語。而得足下。不謂復見長康三絕。高臺落日。虛閣清霜。載酒燃燈。襟期千古。弟一束爛骨。不得已而遊人間。揖讓莊于拱鼠。飲風馴于豢龍。聊應世緣。初非本志。足下與諸君。能以格外見收。亦傾蓋鮑子也。別足下來。從夢中得詩二語。投贈尊公先生。有白猿爲說山中劍。青鳥時傳海外書之句。亦足以見僕之向往矣。蔡君不得副足下之盟良恨。足下不記曩謔雀入大海爲蛤乎。江水盈盈。僅如衣帶。或兩君他日終當爲匣底雙虹耳。丁郎無恙否。

## 與馮文所

不肖妄庸居人間。蓋在梁之鷺耳。而門下採此溝斷。將無敬其枯木槁株。抑亦所謂仲尼謬黍之客耶。居恆自笑某之忝于公卿大夫。譬之秋山紅葉。一點畫圖而好事如門下者。復拾之以裝山冠田衣。亦可笑也。今國是蜩螻邊檄。螬螻廟堂。燕雀下民。蜉蝣若門下。着進賢朝。請攢眉時事。當更甚於柴桑之社。時今坐領桂林。鸞鷲一部。獵而東之。臺端與蒼霞白霧相映發。古人云。不讀萬卷書。不游天下奇山水。縱文亦兒女語。馮先生兩兼之矣。遠望仙吏所居。真岫樓具茨。丹青綠宇。隱隱卿雲五色中。而某不能爲公衙齋參鶴。飽啄空青。豈勝神往。

## 與諸景陽

東西羽書唐突。使得吾丈三四人。何虞無擔當世界者。蓋子路之勇。伊尹之任。惟諸先生能兼之。弟息躬海濱。飲秣啖芋。自謂足了。糟食之軀。乃四方如蝸如蟻。草衣土室。未知落於何地。王罔伯以世受國恩。忠孝誓死。懸金錢百步外。募善射者。綽有鬚眉男子氣。吾丈目擊時艱。想髮墜目裂。然沉機不露如此。此真社稷臣也。當今惟急用人一着。而用人惟藉賢者數輩。賢者之在今日。惟有以善養人。不以善服人。二語。則國是賴之矣。弟灰心已久。獨嚮慕豪傑。一片熱腸。未曾死却。暇聞幸以道義啓沃。不肖至感。至感。社友楊景南。資性明厚。時從平居。畏禪。吾丈望相與提教之。茲因沈孺休北上。附此一訊。孺休嫻於詩。文雅廉重。并望屋烏至荷。

## 與項東鰲邑侯

某草衣土室之人也。谿谷鳧雁。不足有無。而明公春秋賜胙。上計時復以兼金爲別。某未嘗踞屨而謝之謁者。夫



豈有胸無心。一至於此。蓋今之士風薄矣。淺帶縫衣。日溷胥隸中。如掃落葉。旋去旋有。至使大夫之訟庭。鶴不得鳴。而雀不得羅焉。則吾黨之羞也。男兒生不成名。亦宜斐哉自完。何至腥穢煙霞。點垢泉石。明公之門。所以絕不肖之跡者。其亦可以原矣。屬者東南苦賦。西北苦兵。皆不足爲社稷憂。其憂乃在于國是之似定而實搖。言路之似通而實塞。茲二者伏惟明公靜以待之。重以鎮之。明公行矣。方爲操柁。後諸父老送之郊外。適養疴吳山。勢與心違。欲一奏詩歌。次于折柳三疊之後。恐微類山人游客。敬遣家弟縉儒。具宋人馬遠水一軸。蘭花布二端。以辱行李。水者頌明公三年如水也。布雖纂繅。山龍華袞。豈忘布衣之交者。秋雲縹渺。望望瞻依。

李郡侯解郡復泊舟游武林遙寄

昔呂涇野之行也。送客有下涕者。因賦詩云。試聽黃河東岸哭。人生何必到公卿。明公不以此加重輕。而敵郡風俗之厚薄。正在于此。乃天理倒持。元氣盡斷。入山蹈海。向以爲過。今始知不妄耳。別後未審太夫人動定何如。六橋三竺。初月微烟。不妨遊屐。所恨禍網彌天。觸類罟足。每欲懸笠而從。斗酒黃柑之後。坐思幽繁。兩兄何以爲懷。雖今發衰畢二司理。但釜魚未脫。岫虎難撓。吉凶之識。尙勤龜卜。想臺下聞之。必爲酸鼻也。頃見俞比部識軒。知道駕尙留以待兩生之信。特此奉訊起居。比部孝廉。一邦眉目。明公有意吹其寒灰乎。幸于柳郡。侯韓參政。始終而津梁之。亦三代直道之公論也。若他人則蜂蠹鬼矢。不令矣。安敢望哉。臨楮感息。

上項華亭給事

向以竿牘屬方衆甫司馬奏之掌記。想不作般洪喬浮沉態也。當今東儲未定。朝鮮未甯。而上下無實精神相縉。以虛議論相搏。靜看思之。良可感嘆。李郡侯清而不矯。寬而不弛。頃聞大計。萬衆挽留。乃禍網所羅。至及于欽之文。

學陸宗伯云。此親上死長之民。豈悖逆作亂之民哉。臺下方司公論之柄。想能滌雪之耳。時局紛紛。不難之言。而難於言之重。今日愛人鍼諍。臣論兩者折衷而出之。則社稷有九鼎矣。茲因青浦糧長姚金陵。以糴運北上。附候台居臺下。甘棠在望。故鄉赤子。幸羽覆而口噓之。倘得當事者早收早發。豈特萬斛之陽春哉。此係密戚。而又鄉愚。不諳世務。不勝仰切之至。

### 與方衆甫

昨歲承兄手書。曠若復面見。比來人輒詢動定。知捧檄爲勞。朝鮮已復故物。藉天寵靈。鯨鯢之蠶。不指吳會。乃大幸耳。故鄉無可語。且雨雪雜沓。花事支離。惟金壇詛言。足供捧腹。長孺家日耗。無論若敖欲餒。卽青草間。一魂冷骨。何時得所。每念之。中心如水。又復湯沸。弟愧不能振之。兄厚德不待弟言也。欽之亦殊苦貧。尊大人已健。卽幸無慮。弟頃過而問之。并以相慰。

### 寄董玄宰

忽得兄所寄金牋畫十幅。如得古人手跡。其樂不支。由唐宋入元人。不如元人入唐宋。譬之宗門老宿。鑽討科儀。自與別比丘不同。今氣韻生色。而復不廢精微如此。乃真大家。文沈之筆。自文敏伯駒血戰。而氣衰矣。兄位置古雅。見之宛然者舊。吾看其價。必在石田徵仲上。所許挂幅。取徵陳惟寅例。得寄贈。不特齋中生色。卽附兄畫尾。端足不朽耳。勿謂得隴望蜀也。辰玉比相見否。問伯破家爲國。弟與兄皆重之。今伊弟之客。皆援之以自解。不知長安公論。何如。想能洞白。幸一申理之。如不開祕之可也。

答顧涇陽

不祥之人。不敢通起居。然每問西來人。知兩賢俱厄。病色方起。頗爲社稷稱慶。哀毀後無以自遣。惜史度日。讀書鏡原未成書。極多駁辯。望門下條列裁示之。求於至當而後已。庶不負惓惓請教之初心也。江南有二顧先生。海內願負笈不可得。得終歲侍大賢之傍。何幸如之。弟老父七十有九矣。頗以地遠爲嫌。以是遂妨雅念。但少年輩讀書。當令以事證理。則路生真聰明。步步得實受用。史者天地間第一大帳簿也。此帳簿皆是六經註脚。幸諸郎君留意焉。外讀書十六觀呈覽。并希是正之益。

答項明府

不肯守匹夫礪礪之節。迄三十年。始獲一謁見臺下。不特退而私喜。且於眉宇色笑間。得社稷臣矣。昔人以立朝正直忠厚爲本。視明公何歎焉。方今東西唐突。南北復立黨議。壬午而後。何紛紛也。忠義之降。流爲氣節。氣節之降。流爲客氣。客氣之弊。其始爲位望相水火。而不知漸及於朝政。其既爲朝政自相矛盾。而不知漸及於軍務。其究爲軍務自相柄鑿。而不知漸及於豪傑之解體。君父之損威草莽。鄙夫祇有長嘆而已。明公依日月之光。吐風雷之氣。其將何良策之儒南人也。憂南事。但沿海諸帶。不在將帥。而在撫按。其得良撫按。不在司馬。而在銓衡。如昔年浙直付胡梅林。淮揚付唐荆川。何虞也。誠能推此。以及於閩廣遼左山東之間。天下事尙可支。蓋及今惟用人一着。若調兵徵餉。良撫按自有苦心妙手耳。至於立儲貳以定國本。下罪己以收反側。召建言以塞人心。散內帑以壯兵勢。此在大臣格心上。相啓沃。而儒未敢深言也。承賜手筮。穆如清風。所如別論。竦不敢對。不肯向曾以兩言別李鵬岳。曰兩相期無愧心。兩相見無愧色。敢以此報知己。

## 答范長康

聞足下避人也如衛叔寶。已讀公車言。美秀而文。又如子太叔。盈盈一水。折葦可航。乃遙聞聲而相慕者數年。何以稱友天下士哉。不肖頭顱尙壯。乃五陵裘馬。千秋筆硯。俱擲而付子虛先生。獨飢渴一念。疑是宿因。如足下尤意中夢中。僕僕不憚者耳。遠辱紀綱之使。儼然先施。扶病屬草。以副來命。零星落葉不足炊。而好事者至探之以襲裘製冠。可笑也。山水一軸。請以結丘壑之緣。硯者。願贊以見。

## 答應天沈學博

伏承手札。重以佳貺。又復抄寄道藏目錄。此遠人細事。乃一一記存。亦可以仰窺門下心體之密矣。嘗記王元美先生謂弟云。曩者刑部時。與李于鱗刻志誦讀。先國家之掌故。而後旁及詩文。今吾丈弱冠登朝。正弇州策名之年也。不知亦有二三同志。相與礪清節。讀異書否。弟近撰讀書鏡。頗以古人方。醫今人病。但未竟而友人付之爨木。謹呈清覽。安得長者一卷。并祈批教。前示李白甫丈。尙未相晤。不知何時入秀州也。先此附謝。尙容修候不一。

## 送燕二府

自常州奉別台旌。目送心搖。不勝知己感恩之念。得渡江書。始知台履旋吉。安流挂帆。相與對家人父子。開欣慰久之。嗣後三年千里。音信寥落。忽見謁京邸報。真如空谷之音。豈勝蛩然喜也。方今醜夷跳梁。當事者專竟其北。安知不突犯於南。敵鄉日思台臺長城久矣。楊童二兄瀕行時。欲父老之請。借重金湯。倘得徵靈如願。豈特某輩得以再望顏色。卽東南半壁。尙何煩鎖鑰耶。茲因舍親朱某督漕北使。附候興居。尤望不惜金玉。以慰遠懷。至懇至懇。

寄王岡伯

昨見兄長安詩。皆從丞相車茵。王侯蓮花幕中得之耳。足下才情故勝。想六十部紅綃。助兄醉墨。關右水灌城版。獨海外無知小兒。呼十六州馬鬣郎。橫作虬髯老翁態。蒲團灰心人。時時蹠足而起。足下張鬚如戟。班生秃營。董子長纓。此其時也。孺休來矣。以足下爲北道主人。而足下素飽長安侯鯖。當不令東方生餓。謂沈家腰瘦如昨。

送王相公

昨于攜李見辰玉。深談丙夜。喜極而涕。幸聞尊目。比前加勝。且與李老僊。爲方外之樂。甚慰。因思老先生。不必更憂家國。惟日尋逍遙。補帖闕陷。是所望也。流星及伯王鞭。出自名手。敢奉爲除夜清驪之助。歲暮不及躬候。台居。特价專訊。候春氣晴暖。當攀謁於梅花嶼間。謹此。

答南文選許公

恭捧台札。知明公不惟折節下士。而又虛懷聽言。草茅得此。真肺腑之感矣。明公之清慎勤。而又加之以愛嘔笑。一言一動。皆可爲名臣錄中。豈地必臺省。乃重大君子耶。淮揚儀真。首尾二瓊。商賈之重貨聚其中。江海之盜賊窺其外。恐異日爲南都隱憂。明公雖暫處滄曹。幸與同志者深心籌之。駕馭調停。不激不露。是杞人之所望也。使旋謹此肅布。伏惟台照不宣。

不肯自束髮。卽不善以裘馬雕虫。墮吳兒窠臼中。居恆落落。願以一腔熱血。飛灑闕下。以附於古今忠烈男子之後。蓋其性然。前憂病中讀大疏。業纍數百言。不覺咋指。堅髮霍然爲起。卽九廟三光。實式靈之。夫忠孝名節。本於堅忍嗜慾。而又聞門下屏居清修。無異寒峻。此真海內第一流人物也。故敢介諸丁丈。以致其執鞭向往之誠。某賦性遷鯁。觸途成悔。何物雞骨。敢逐馬蹄。業移病具。疏請告矣。松菊猶存。河山非遼。願言杜門之外。行吟一編。從老圃宴息。以待風波之定。所冀仁丈不棄。時以清冷汰之。使不肯無負於萬先生交游之末籍。雖草衣土室。沒齒無怨也。所有不腆。非敢仰玷素絲之高標。雅欲私托於緇衣之攸好。伏惟大君子鑒而存之。幸甚。

### 答陳穉登子

僕授經橋李。如坐井中。絕不知尊公病狀。今且以訃至矣。痛哉。痛哉。捧讀遺書。令人閔默。不能爲情。願地下未瞑者。知有足下也。足下少有令名。居喪循禮。此繩家禦侮之本。尊公坦中直腸。雄心俠骨。可以當知己。而不可以當流俗。願足下每事以簡儉爲法。一舉一動。遠思古人。近咨二顧先生。則尊公爲不忘矣。四月中。老父八十壽辰。勢未能易衣冠赴弔。聞訃之日。適有友人高君見招。卽謝酒醴。以報孝子。其餘悠悠之懷。統惟躬布不一。

### 答朱虞封少卿

伏承明公賜吊。不肯正於初五日發行。以是失旌節。明公不顧郡國。而下一委巷之布衣。里閭交游。無不傳爲奇話。此誼何敢忘也。頃已拜謝塔下。至于尊帛。例不忍以逝者私拜寸縑。幸明公憐而照焉。

### 答劉志遠

不肖自揣拙鈍。稻納田冠。竹屋土剝。自了一生。不復敢與海內名賢。通一耗問。乃明公束帛緘素。忽飛幽岩之中。且以先君碑記見屬。不勝赧仄。莊讀雄文。金翹制雲。玉龍舞雪。蠅鳴蛙奏。何以聲爲。謹繕呈以候郢削。門下清操。飲冰直聲。如矢。海內屈指。以頤賜環之召。嫺薇豐草。此不肖輩麋鹿所私。明公安忍東山而釣北海。如先君功德二語。則隱然以宰官度世期矣。之。白香山樂天行院。蘇端明紫府押衙。鶴背馬頭。原不相礙。門下負異骨。秉素心。俟人間之殘局少完。則天際之靈槎可駕。某雖不肖。願順風而請道焉。

與項都諫

累讀臺下出山諸疏。言言關之社稷大計。矢必中的。刃必及竅。試勒之名臣錄中。與賈長沙陸中州何遠也。臺下居令則噓寒谷之陽春。居省則豁白晝之陰噎。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則明公之謂矣。不肖自奉先慈之諱。雞骨牛喘。煢然草土中。以是不敢起居大人先生之門。今之千戎馬某督餉都門。特布其咫尺之誠。蓋國士之知感子弟之去思。皆賴此以布區區。馬君曩爲不肖至戚。且明公屬吏。想臺下凡可以口噓而手援之者。又不特一屋上烏也。外具不腆。乃山澤千里之芹。敢云筐篚。

答范光父

不肖飢怒光父先生久矣。願言之懷。如慕古人。已而教授嚮李。竊于文章政事外。習知先生孝友忠信。不言而躬行。則又古人中吉德之君子也。獨以匹夫經經之節。不敢遺問長者。乃辱損書重。以賢祖不朽之業見役。得無謂田夫野叟。占歲諗候。有謀野則獲者歟。則門下好奇之過也。敢布數言。道以糠粃。幸賜裁削。某爲老親在侍。未能遁影林薄。偶爾行歌入山。卽黃犢白犬。且覺其衣膾骨垢。反而却走。乃光父盼盼望僕。以塵世之事。僕雖不能爲東海蹈。

獨不懼北山移何。且今之朝野。概可見矣。負鼎孰與墜甑。運甕孰與棄瓢。揣分度涯。惟有三家村學究。差爲安穩本色耳。伏承題詩過獎。一字一珠。擬欲廣承來美。而嬰瘞半年。支離萬狀。每思詩人伐木嚶鳴之誼。心實愧之。此不惟臣精消息。抑亦所謂侏儒一節之驗也。惟門下原之。

### 答吳子野

某驚湖授經者三年。非壁觀老僧。則廟見新婦。見客日少。閉門日多。至吳與諸賢豪。則又井底望北斗矣。此中知有子野先生。即如讀吳世家。便知有季子。今春孝若修禊之約。不佞以爲刻畫人未敢卽赴。然以此不獲與君子相周旋。大是欠事。客歲讀扇頭贈詩。味雋情永。不勝纏綿之感。每欲廣和來美。往往困瘡而止。然村謳田鼓。終當以本色勸酬。俟見時面奏耳。病中久闕報謝。謹附子華。以布腹心。臨楮不勝慚悚之至。

### 答錢懋谷

懋谷先生自束髮已知之。不獨今日也。往歲病劇中。遠辱捐書布幣。以尊公詩選命序。比時趨床而呼。捫壁而行。無暇間筆硯事。今神格甫還。始敢勒一言以獻。惟長者教之。李廣射虎。飲羽沒石。智者驚喜是石。而愚者悵悵非虎。尊公之序。門下不以屬通人。而屬之山衣田冠者流。先生得無虛發一矢耶。某故倦游。獨於鹽官有兩事。未得見懋穀先生。與觀海耳。願言之懷。何日赴之。聞尊公先生有則語四卷。不知可賜教否。并藉王先生以請。

### 送蕭兵憲

某自束髮知有先生。山谷所謂如慕古人也。不意今始幸見之。竹徑款扉。柳陰班席。每當雄才之處。明月停輝。浮



雲駐影。退而謂二三子弟。西湖靚媚。賴此英雄一洗粉澤。無不大笑。以爲知言。解纜急歸。未及把別。勤時以申向往。邇來大雅道喪。游名大人者。如飛鳥投兔。面目可憐。某氣誼男子。有求於先生。而無求於今世。念先生山寓間寂。特此相訊。讀書十六觀請教。非敢以俗態進也。秋風初厲。萬祈爲國保膏不宣。

答茅二岑

客歲遠辱手書。重以新詩見教。此時病劇。小兒輩搗靡省答。不解何語。至今思之惘然。門下故是儒林循吏中第一人物。某未承笑言。而遂獲以樸拙見賞。李將軍射虎。沒石飲羽。智者驚喜是石。而愚者悵恨非虎。門下之加遺於僕。得無以笑公空發一矢者耶。某少以筆墨從海內名公之後。晚復自悔。語尊弟孝若。吾曹胸中着意氣兩字。恐交游定不得力。着風雅兩字。恐讀書定不深心。此言微傷矯枉。而積習成弊。遂至落落諸賢之門。且門下先施而反後報。此何禮也。用是附誠子華。以布病困闕疎之狀。伏惟長者憐而三宥之。

答溧陽令徐公

客歲承惠手札。未及裁報。每起居尊翁老先生。及得張學博家書。知吾文政弊籍籍。又加太和一等。吾丈嗜欲淡。精神真。非海內俗吏之所敢望也。自古振世豪傑。惟清慎勤三字盡之。至於清不律人。慎不失體。勤不露才。非吾丈其人乎。丘伯畏蘭。大得志山水。亦可歌嘯。遠慰倦倦。弟仍授經包氏。竹牕之暇。頗有著述。恨不能一呈請教。張學博與弟三世通家。最爲親厚。忠信坦直。得恃吾丈以爲金湯。其幸何如。并爲之九頌以謝。

與沈淮槎

仁兄行後。士大夫感仰。如出一口。乃知管寧陽城。去人非遠。所恨拙筆。未能摹寫去思。碑於萬一耳。長公至宮保墓。卽刻解維。僅具惡草而別。至今歎然。十三日弔馮具老。舟泊武塘。詢知仁兄方欲宴縣尊。不敢投謁以謝。今未知何日發長安之駕。聖德日新。事事快人喉臆間。仁兄此行。自當與昌明運會。君子道長。此其時矣。吳君得博洽好修。極感垂盼。如骨起肉。何宗元已得補。獨此兄尙望吹管之律耳。范象先刻文正公書。前承許熊父母東。便聞幸一致之。此兄雋才。肯留心先代文章。不愧范氏子孫矣。弟二月可抵秀州館。極晤在卽。先此附訊。不宣。

### 復俞瞻白

前以尺書。附王晉江相聞。度不作洪喬浮沉也。甘棠舊澤。方在輿頌口碑間。而不肖儒。尤深國士之感。恨未能矢報萬一。乃辱手牋遠及。至比於布衣昆弟交。開緘捧幣。卽交游皆爲驚詫。則不肖捫心刺骨可知矣。縣中積逋。旣成膏肓。虛報亦是故套。當事者一時發弦上之矢。非忍下井中之石也。所喜南臺極爲調停。有揭至部。始雖蛇足。後亦終作蛇尾耳。若以善後屬之郡公。此喫緊一着。不審明公謂何。至於旁敲暗擊。不肖不敢不竭誠圖之。苟誅寸心。有如皦日。

### 上郡司理毛公

小人儒。仰承明公賜顧。賜薦。皆出夢想外。未知何日報恩作奇男子耳。近聞台臺救旱。停荒區之徵。清三縣之獄。萬民懷呼頂禮。號爲小赦書。仁人之陰功普矣哉。文正集謹託門生范必溶。以手訂藏本送覽。而勘校之役。洪王二博士可任也。文正生於吳。宦於嚴。臺下生於嚴。宦於吳。功業文章。兩無愧色。此集行復。真有奇緣矣。望之望之。拙作無當。巨覽。謹以新作。聊博一笑。不勝主臣之至。

復郡司理毛公

陳烈婦既辱台臺。禮之衡門。又復申之當道。立祠表揚。感動存亡。甚盛。甚盛。第真靜菴。僻枕浦上。無聞見聞。其樓房尙餘二十餘間。付僧道。則烈婦之神不安。授匪人。恐詭奪之端漸起。不若姑聽之。當作別用。擇有小菴。已卸者。移料墓傍。刻日。立就臺下。更之。賜婦立碑。近可照耀萬目。遠可激揚千秋。謹布下懇。以復明問。伏惟台臺裁之。

與馮文所

舍姪文弱。往返萬六千里。非仁人推分護視如骨肉。便當墮落於天涯之天涯矣。今年歸故廬。不知省幾斗淚。幾番夢卜也。長者陰行善。如此事甚多。恨無野史臚記之耳。頃者大水彌天。合郡成沼。田農如坐水牢中。水退之後。聚而求食。不無隱憂。今掠者且四起矣。乞臺下轉問當路。以防徼杜漸之中。寓安靜彈壓之意。倘小民無知拒傷一二。題目既大。撫揖更難。救荒定變。如虎啣子。輕則子墮。重則子死。真今日事也。至於盡數請蠲。恐大司農非大笑。則大哭。雖然。仁人動色一言。未必不勝流民圖也。江右諸賢。陸沉遼左。建夷陸梁。乾坤莽莽。藏有欲嘆。轉旋隻手。非明公又誰望哉。前承遠分冰俸。卽附報書。度郵者啓行。臺下朝天之履。已先發矣。感知之懷。未及申覽。茲舍姪父子詣門。踵謝。特布區區。新集麗天。不識肯賜政否。當盥手焚香。與金粟玉晨書並讀也。

上朱侍御

李巡檢極蒙青盼。遂受陳郡侯推分優禮。使小吏圖報無地。乃知正人一顰一笑。是有無限化工在耳。匹夫匹婦。咸知有包龍圖范文正公。不意於陳公今日見之。其救荒十款。必有別錄。乞附入野史。使他日遇災。不致杜撰行事。

雖然又安得如陳公者。神而明之。以此益加嘆息。議論孔多。羣賢久伏。但議論動極必靜。羣賢靜極必動。以理探之。度亦非遠。所憂時事艱虞。雖有經世人。究竟哭世而止。門下高臥蓮花莊。熱腸冷眼中。又不知增幾番傀儡也。詩扇一把。侑緘。玄宰已許補圖。非久當踐約矣。附聞。

### 上朱諭德文寧

客歲辱門下溫綿美袖。惠深挾纊。會附札於包。心弦奉謝。兼有松雪翁題像一軸。并信風圖一軸。未審會到否。世事如棋。此是常語。但滿盤輓輻劫。何時事了。移噴轉怒。致及局外袖手旁觀之人。則先生與陶石老是也。可嘆。乃知孫登笑而不語。使叔夜悶然而返。非出世法。是深於處世法耳。不風之波。開眼之夢。皆能增進道心。况以門下讀易高人。知命君子。當之爲賈生哭。爲接輿歌。兩者安所處焉。第空山無事。松風竹月。不解負人。近者代分哺賑之勞。覺今年救荒外無別業。利濟外無學問。陳郡侯以包龍圖而兼富范活人之政。恨不一識之。門下助之爲德。於鄉尤勝。士大夫言職於廟堂也不腆。少將鄙忱。托李巡檢轉致。深秋月白。或擎舟於蘆花煙水間。先生其許我否。

### 與許郡侯

臺下解郡時。河梁照影。兩無愧彩者。獨有小人儒耳。不意長安中顛倒。一至於此。此於明公。分毫無玷。所惜者。臺省既無耳目。做郡士大夫。又全無心肝。夫以父子兄弟最親。而同牀不免異夢。以衆生愛憎取舍各別故也。臺下第付之夢中。嚙語而已。區區之私。每欲一渡江。以謁明公。入則拜床下。相與理性命鈞弋之旨。出則從郎君。腰弧騰騎。縱獵而返。相與繫解壓酒。一吐胸中之憤。今尙未能也。年來爲先嚴下葬。經營一塊土。幼苦頭白。回視昔年。嬾霄鸞鶴之志。轉眼漸成老翁。手種松杉。風雨掬面。無足爲明公道者。第不敢作負義男子。以辱臺下國士之遇。青天獻日。

實聞此言。臺下神情精魄。固自聖賢中豪傑。必不久置閒地。幸惟爲國珍重不宣。外具不臆。聊致野人一毛之敬。幸  
繼置之。

與顧山谷

不肯仰止顧先生。山谷所謂如慕古人也。乃辱勤手札。真有飢渴下士之誠。蒲團上腸冷如冰。不覺爲感知熱中矣。長江限南北。非丈夫語。僕不敢以江水謝先生。第秋間營葬先慈。旬旬草莽。明月之期。願看異日。愈君懸孤。男子僕閉門鈍漢。先生乃欲比肩而見之。得無以飛瀑望止水乎。誓墓頗堅。入林未密。卽白犬黃犢。往往舐衣。惡其骨臭。何所施面目而謁司馬門也。雖然。三寸尙在。當望見顏色。以畢終身之願。不能卜平原十日驢。願至人一夕話耳。

答趙無聲

古有蓬聞聲而相慕者。以爲虛語耳。今乃得之尊公與門下。門下不委序於通人。而委之儒。此舍芍藥之和。而以蔬笋饌客。將無爲肉食者所略略否。是在門下更調而俎之。幸甚。

與陳戶部

杜門下令敝邑。敝邑父兄。交口而歌來暮。然門下非特彬彬稱循良也。其機神明理。高致雅韻。有俗吏所不能望萬一者。私擬門下當管筆承明。爲天子侍從臣。而主爵者乃煩以錢穀握算。又置之南戡。嗟乎。嗟乎。舉世眯目。妍醜難別。蒼爲筮而麟爲羶。自古然矣。在門下達觀。卽浮沉寂寂。豈置於靈臺。但敝邑父老。皆啜酸爲朋公抱轅耳。秣陵秋色。此地江山林壑之美。甲於東南。而六朝諸名賢。又以勝情芳翰。丹青粉飾之。卽燕雲百二。豈能勝其佳麗。遙想

門下策馬奏淮間。青袍白面與碧柳丹楓相映。豈不稱吏隱仙郎耶。

### 與董玄宰

今年館於包項二家。其子弟相師。杜門謝客。眠漸高之日。讀未見之書。不惟資輔聰益。兼事汰洗悔尤。知兄聞之。爲一開眉睫也。研北志言「子昂在長安。書畫借觀。幾重複不能了了。往往積鼻濡墨。一宛然爲兄先立小像耳。見寄願三篇畫冊。斷然必傳。傳必價文壓勝國之上。無論沈都祝也。年來勝心小耗。欲畢婚嫁。結瓢峰泖之濱。大兒已聘孟直夫女。則弟淡於人間可知矣。獨不能忘情兄之手跡。望以休沐之暇。爲擘練染繭。一寄野人。則草衣土壁。樂死足矣。此意并望與文度一及之。張清臣貧徹骨。再游燕山。人情不甚遠。豈僕僕車輶者。要爲貧所驅。兄清甚。又半掃於墨皇。惟三寸舌振之而已。

### 答項楚東

初墜客戒。如棘籬護笋。正與韻士相隔。柳花如霞。鴛鴦倦飛。小閣峩峩。殘爐尙燼。此時恨不與我丈共之。二詩正如小兒塗鴉。不堪一笑。差有米家山。少能懺垢耳。懿卜印章。直是漢手。吾丈不令作泰山無字碑。至荷。

### 與申玄渚

某寒士。春間既蒙老先生枉重舟中。近又步訪委巷。生平特達之知。無以加矣。故特奏姓名。踵門一謝。未敢亟見。以瀆尊嚴。外陸伯達。以情見委。謹致之仁丈宮保。百歲名臣。三朝大老。九月開禁之後。兩臺許會。疏請卹矣。伯達奉遺言。不敢走使禮曹。欲乞相公一書。達之宗伯九吾李公。蓋祭葬贈官賜諡。此三者朝廷所以章有德。風有位。非一

人所得而辭也。子孫以遵命爲孝。相公以錫類爲仁。特憇仁丈轉言。卽賜鼎札。以便先聞。不惟可徵全典。且得速上部覆。泉壤光榮。鄉邦踴躍。敢忘相公之所自哉。葬期已卜。吉季冬矣。適有北郵之便。惟仁丈亟圖之。專令小介待命。叩頌。伯達自當稽首以謝也。

上方二府

草堂命駕。鈴閣留談。此無論王公布衣之交。尙在天壤。老夷門得此。亦已過矣。又蒙手書。賜腆。專遣山中。明公一腔傲骨。而禮及幽人。亦時草疏而遺之肉食。此不肯所爲捫心而真感者也。細讀尊撰行狀。則上擬班氏。下不失柳河東。壺關節義諸篇。六經韓管。靡所不有。英雄之心必深。真人之息以踵。百尺進步。千仞振衣。代興文苑。非明公而誰。心問累日月而積之。可以經世。可以出世。可以警世。可以垂世。可以玩世。心口筆舌。自相爾女。自相師友。豈必南面。臯比。塵尾。送難哉。願言請教。以雋餘永。新詩深沉。陸離。當細加研檢。以復明問。臺下廉不市節。慈不市德。文不市名。蓋幽以淡矣。螭屈龍伸。此行度有特擢。彈丸不過六月息耳。晚見早別。使人黯然。當與父老追隨百里外。紅亭碧柳。有倚岸而待者。則野人之舟也。上語義皇。下及釣弋。明公其許之否。

與包儀甫

聞吾弟由浙入楚。度可錢塘江頭。一送。今聞取道京口。路遠天熱。不能握譚。悵然。弟出禮義公族。又加以數年道。養。不扶而直。不雕而鏤。無煩三祝矣。聞彼中士夫難處。不親不疎。乃處法也。聞錢糧多逋。不緩不急。乃征法也。使客若多。則打報人要遠。遠則可以逸代勞。地方若奢。則簞篋飲宴要辭。辭則可返奢爲儉。告示不當早出。左右始終以嚴。示必當機。則事簡矣。嚴不嘗罵。則人服矣。至於隨從諸人。防檢宜密。而衣食宜寬。上司之詞。訟宜先。而自己之訟。

宜後。上司虛心請教。士子勿拜門生。牌票限期必銷。則不至妄行勾攝。圈圍不時清洗。則不致獄底沉寃。祈水旱。夜宿於廟。勸農桑。親至窮鄉。商賈使之情通。同寮收之善養。假公濟私者。民情也。節外生枝者。投狀也。以上種種。皆弟所長。但無倦耳。郡尊與某知厚。幸致聲。

### 與韓邑侯

某山澤癯。此游爲客所跡。之山則山。之水則水。卽青林紅葉。不及與孤巧結緣。已度關矣。三思臺下折節之誠。真所謂敬其枯木朽株者。蒲團道人。獨有報恩心尙熱。謹以小扇及家織奉酬。一以見緇衣之好。一以結布衣之交。非有求於平原君也。近作三首請正。瀕行盼。不勝歸然。

### 寄李九巖

伯承兄至。知尊居有回祿之變。殊爲驚愕。念君實廉吏。而尊人一生拮据。惟此數椽。今忽遭此。天道夢夢矣。雖然。元亮五柳尙存。謝庭玉樹蔚映。猶可娛晚景也。僕一秋高臥湖橋。未省動定。春間或得請晤。伯承云。許作先嬾庵記。此亦藝林佳語。獻歲以此先驅何如。



啓

### 送虞吏部啓

恭惟門下。學洞玄宗。心通靈祕。左國文章。遷固史。綴六藝之英華。鄒枚詞賦。謝陶詩。漱百家之芸潤。胸吞綵筆。一時髦俊先驅。口吐天葩。千古盟壇。雄視是以翩翩其致。人稱麟轍之王。兼之翼翼厥猶。世讓經綸之手。目營海宇。輒



覽轡而志澄清。氣薄虹霓。每報衣而思澹。灌才名既著。人望攸歸。司馬旂常。方壯爪牙。霜府宰衡。樞軸旋標。冠冕子天曹。蟬佩動而左右交輝。龜組懸而縱險吐耀。是惟華秩。允藉高流。李胤以廉平著稱。山濤以清潔擅譽。裴楷通而干戎簡。謝莊笑而顏峻噴。蓋黜陟縉紳。須鑒空衡平之品。而抑揚察采。必冰堅玉潤之人。匪直羽儀。實爲領袖。雲龍風虎。有是君則有是臣。涇濁渭清。稱此才而居此位。如吾翁者。真其選哉。虛懷秉公。師往詰之。有才有地。一意舉職。微前修之正己。正人。登奇於牧歌漁釣之中。搜異於牝牡驪黃之外。若某遐陬俗吏。下邑庸才。特以驥附賢書。竊幸姓名之同籍。又以星聯隣壤。復叨梓桑而同鄉。孤鳳千仞。翺翔欣喜。有加於燕雀。神龍九天。獨奮吹噓。自愧於鷲。貽仰吏部之門。如山斗之高。敢言私請。聽天官之履。在星辰之上。徒切神馳。

## 送饒學院啓

伏以魏闕封章。慷慨素孚於朝。寧留都御命。甄陶遂及於儒林。繡斧出而韋弁具瞻。郵軒臨而冠裳交慶。恭惟台臺。龍門毓秀。壇石呈祥。神降嶽而生。萃往古來。今上天下。地未分之氣。道先明而覺。披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難讀之書。綵筆生花。桂殿名標。獨步寶刀吐夢。瑤林譽擢。先驅玉荀通班。柏臺建節。忠心體國。成百練不屈之綱。直道致君。樹千秋無前之業。允矣殿中執法。雄哉柱後彈文。故學士望之。不啻泰山喬嶽。而縉紳仰止。何如景星慶雲。時論同歸。負才望而兼德望。輦書特簡。借文星以爲使星。飛旌遙渡江頭。攬轡思澄天下。駸駸聽馬。霜凌鍾頂之雲。峨峨冠。烏向白門之柳。奎纏北斗。真人紫氣南來。冊挾西崑。太乙青藜東照。持衡以抑揚。庶品振鐸而鎔鑄。羣英收桃李。於春風吹。獻門下三千輩。置蛟龍於雲雨。鼓動池中九萬程。豈直士沾樂育。而欣欣向榮。抑且吏切飯依。而嗚嗚仰德。某分符下邑。奉職通津。搢屬車之後塵。願看秣馬。瞻驛路之前導。率爾荷戈。敬陳荒場於臺端。敢布微忱於侍左。某不勝翹企之至。

# 送范憲使啓

仰惟臺下。廬山醞玉。錦水含珠。麗藻龍雕。翩翾文雅。雄江右。高辭鳳翥。奕奕才華。冠豫章。正氣能砥柱乎中流。壯猷堪寄命以千里。廣陵含節。飛清霜於甘泉。天目之間。建業停車。歌白雲於曲阜。成臯之表。比官居刺史。乃官入潤。州誠可決隄。野獻雙岐之頌。清能嗜藥。民宣五袴之歌。雖勒石北固之巔。未易方其高操。卽溯流長江之潤。不能喻其恩波。士民翹首以向風。寮屬傾心而歸德。某也分居下吏。逢迎叨十日之知。情切通家。覆庇有二天之戴。旌旆東指。風翔齊魯。郊墟劍佩南來。星麗錢塘。江上奉朝廷之三尺。照揭覆盆。平邦國以五刑。春回陰谷。何年桑榆之地。得沾雨露之仁。惟雅念乎先君。遂隆施於不肖。多衣甫至。卽承寵錫以兼金。曷猶冕纓。未得相將於寸幣。莫道丘山之罪。難逃斧鉞之誅。敢布私悰。伏祈台鑒。

# 送石郡伯啓

仰惟門下。珪璋上質。霄漢高標。鍾赤壁之山靈。千尋直幹。毓黃梅之水秀。萬頃澄波。擬踵前修。輒居官而貞勵。棲心古烈。常任事而慷慨。曩按節於三吳。聿著聲於千古。飲冰嚼蘗。何止却絹懸牀。徵瑞標奇。不敷雙岐五袴。禁奸則明窺銖兩。馭黠則威振豺狸。而何殺青叢兼兩之疑。薏苡負懷珠之謗。如羊如粟。不改夷齊之心。一鶴一琴。方知清獻之德。惟天祚之我浙。故今錫之使君。揚州牛女之墟。福星移照。禹穴雷門之壤。時雨隨車。蓋邇者水旱相尋。飢寒相迫。每有流離。瑣尾之虞。而艾蘭同鑪。珠礫同焚。不無宴笑向隅之難。治正須於解網。民猶望於倒懸。霜草秋凋。何幸甘棠覆蔭。春旂雷動。忽來瑞靄吹。行九重寬大之條。布千里循良之政。豈直如鄧伯道之臨吳郡。自運家糧。且將如第五倫之蒞會稽。躬刈馬草。詠風蹈雅。接響於淹中。春誦夏絃。追縱於河上。某也分同下吏。情切編氓。慶君子

之得輿。恨未與竹馬壺漿之列。歌神明之在位。願遙從閭閻里巷之間。敬附尺書。兼陳葑菲。仰干台聽。并鑒毫毛。

送王太府啓

伏以福星垂耀。一方專屏翰之司。仙吏乘槎。千里繫旬宣之望。鳧鳥遙飛於閩海。星輅忽指於潤州。官屬握衣。候人負弩。恭惟太尊台臺下。含靈澤水。毓秀龍州。矯首青冥。代擅縹緗之業。傾心玄圃。家傳鐘鼎之文。坐潘縣而栽花。政歌三異。從庾樓而嘯月。清著四知。石畫從容。談笑而弭南郡之盜。英聲颯爽。指顧而銷潢池之兵。允推轂於搢紳。遂啣思於金紫。惟茲京口。實衛秣陵。譬彼西都。則扶風憑翊。方之洛下。則河內潁川。况以連歲災傷。兼之通津衝劇。向隅之於斯積。納隍之歎猶煩。自非名世之大賢。孰寄匡時之重任。俄聞簡命。延佇神君。風流王謝之間。表儀羣吏。道德龔黃之右。師帥下民。方當駕吉祥之車。臨天塹日畿之地。行且驅緹扇之馬。入尙禮習戰之鄉。鐵甕城頭。燁燁朱旗。至止。金山寺側。鏘鏘蒼珮。飛來。製錦攸階。解纆伊始。如某賦才。凡下奉職。疎慵奔走。期年未見。雖刀之脫穎。踰日。暮旋看鸞鳳之揚輝。駕轉江干。預卜歌謠之美。神馳鈴下。如聞警欵之音。先兒童竹馬以郊迎。同父老壺漿而道伏。敬陳荒啓。仰冀台涵。

送陳相公啓

恭惟相公閣下。以帝者師。爲天下宰。權衡國是。人知議論之公。黼黻皇猷。衆仰規模之大。專槐止信。喬木承家。接常平父子之謨。謀昌堯舜君民之事業。食前借箸。西陲殲跋扈之長蛇。幄內運籌。東海款陸梁之封豕。勒勳鍾鼎。著縉乾坤。禹以功。皇以謨。仗仁義爲柱石。周轉前魯拜後。續鼎鉉爲箕裘。駿烈旣播於清時。鴻休復陳於世講。念先君者。幼聞庭訓。長列朝班。正席叨侍于星卿。公論無慚於月旦。邀榮身後。灑疏御前。雨霖九天。遂下微濡之澤。雲雷九

地端由鼓舞之功。曲賜恩波。竟垂末照。邦君揚命。蒼松翠柏。遽爾其改觀。子庶啣恩。白兔青蠅。亦增其感激。雲封馬鬣。卜沉骨之未枯。風便鴻毛。愧空看之不腆。某等無任瞻仰恩謝之至。

### 送李撫臺啟

恭惟閣下。炳靈丹穴。襲吉黃裳。清已徹於冰壺。學靡慚於衾枕。諫垣抗疏。挽楚相千年墜地之綱常。開羸建邪。起吳人萬姓及溝之飢溺。聲馳繡斧。名題御屏。不曰有賜懷之榮。一朝勤倚閭之感。詠柏舟而邁辭。柏府慕烏鳥而暫解烏臺。願以鼎養。易三公之尊。亦將鍾鳴。法四時之序。所謂卷舒本諸造化。忠孝格於鬼神者也。某早迂記省。晚荷甄收。置之處囊之中。脫之漏網之外。永焉怙恃。竟爾造征。恨秣駒之無從。似飛鳥之依戀。敬攀行李。以代獻芹。賢者不可測。雖明公無棒檄之心。台佐難久虛。將聖主上徵書之命。拜瞻北斗。情結東山。

### 上王相公啟

恭惟台臺。三朝大老。一代名卿。以身關元化之盛衰。舉足係當時之輕重。徵書十道。帝懷黃髮之舊臣。銜命九重。人倚素絲之碩望。東山太傅。豈容雙屐久棲。洛社耆英。共喜中原再相。况乎白羽赤羽。烽煙雷動於邊陲。兼以千艘萬艘。旗鼓雲連於遼海。正主上旰食宵衣之會。乃忠良輸籌運策之秋。而何屢謝思綸。益堅高臥。皇華北指。遙看殿上鳴珂。綵鷁南還。忽轉天邊飛鳥。匡時之胆自赤。寧從溫嶠之絕裾。去國之心如丹。詎似毛公之捧檄。宣尼微服而過。猶謂遲遲吾行。關吏荷戈以迎。無由數數而見。雖鹿麋性野。疎曠之罪難逃。而大馬疾多。踟躕之情可念。敢馳尺牘。聊布寸忱。伏冀與時偕行。爲國強起。轉旋宇宙。飲頽世以醇風。吐納星辰。立擎天之孤柱。毋使蒼生望缺。頓令亦堦塵銷。某不勝翹企之至。

答耿邑侯啓

名山祀名賢。正二三子竊日中天之會。正人講正學。尤五百里德星會聚之時。喜鳳皇之來儀。恨狗馬之有疾。未趨函丈。敢布尺箋。恭維臺下。氣養浩然。政推卓爾。威感普著。遊刃而發新硎。文武兼長。遇錯而別利器。秦圖夏鼎。光燭神姦。周誥商盤。文團古色。著易發一點先天之祕。掃彙絕四知暮夜之金。有美種花。已遍公門之桃李。薄言采藻。獨修賢者之蘋蘩。拓子遊故祠。倡學道雅會。橫經主席。皆當代之諍友。諍臣。環堵觀風。絕方外之異聞。異見。一變至道。琴川其真武城乎。三年有成。東南亦小洙泗矣。某幼學雕虫。長慚畫虎。漱流枕石。投閒山水之間。入室升堂。未窺廊廡之末。何圖過聽。懷之好音。恨不負笈以從。竟以採薪而止。水窮衣帶。月落屋梁。仁人之言藹如。未遑傾耳。君子之交淡若。願結同心。

送沈蛟門啟

仰惟台臺。雄文華國。敏識懸河。左象右爻。探伏羲先天之畫。織經組史。燃太乙午夜之藜。夢吐筆花。泛清瀾而娥江無色。名垂汗竹。標直節而雪竇爭奇。與世作程鯨。禁久知於視草。自天降任鴻。樞仰賴於運籌。兒童慶司馬重來。大人隨飛龍利見。棘闈執法。在當時已推百練之綱。槐鼎調元。至今日更藉千鈞之力。恩覃三世。戴若二天。伏念先君者。樞廷參秩。祕掖移榮。繼正席於奉常。仍綜符於館璽。墓頭之木漸拱。雖鶴表之難攀。雍上之露未晞。尙龍章之有待。陳情一疏。錫祭重泉。既因子以及親。復因父以及母。明王錫類。敵維弘埋馬之恩。賢相推心。草屋轉及鳥之愛。陰臺不夜。宿草長春。鄉父老扶杖以觀。潛焉出涕。宗子姓捧綸至止。載焉之光。謹稽首以布哀。爰焚香而裁牋。

# 答周撫臺啟

恭惟台臺一朝王佐。百代詞臣。曰清。曰慎。曰勤。與周文襄撫巡相爲表裏。立言。立功。立德。似范文正父子無愧。顧頌表章先哲之遺文。實出藝林之勝事。特奉嚴命。草勸數行。自斷鼠技而靡窮。何意虫雕而見賞。錫以飲冰之俸。懷之空谷之音。鏡不藏形。豈南州之敢擬。雲如出岫。恐北山之見嘲。幸寬瞻衰之期。終有摠衣之日。謹恭謝以聞。疏。

# 辭越中古侗周先生

不佞讀越書。始知有周先生。蓋芙蓉赤精。發型於歐冶者耶。思襄三月糧。渡錢塘。涉警溪。得賢豪如周先生者。相與把臂促膝。爲卮之微言。遠辱損書見投。風明茂美。欲挈不佞擣羊角而上之。不知其爲遼東豕也。家大人髮短矣。常喜兒曹居七箸間。而主人亦數四錮留。不佞故非剛腸。且難強顏辭耳。某以吳下僧父。先生謬信於數百里之外。淺淺束帛。有加平生。豈直一小鮑叔哉。不佞五內已纏綿感激之矣。使者督報甚力。草布短楮。希有不恭。

# 辭周先生乃郎聘幣

不佞固居平原里。然彈丸峰泐。大雅希闕。欲挾雙屨。登名山。訪天下士如吳季子耳。會家大人霜毛。兒曹誼不忍遠游。惟閉閣作五色蟲魚。以丁殘日。適迎紀綱之僕。展函踴誦。足下居然北面繼儒也。夫士惟此心爾。足下與不佞非雅有傾蓋。徒以畫龍謬相推轂。足下固兜率位中人。欲受記於聲聞辟支。祇爲野狐所啖。不佞雖不能從。足下游已心啣雅誼如恆沙也。不佞有曜友彭欽之汝讓者。治詩有開。蓋開之衆甫輩。一社眉目。素以城闔氛垢。欲讀書山中。雖不敢望門牆之辱。足下忘其年而交之。不減絳幃之彭宣矣。幣貺安敢拜命。謹附使者旋上。伏冀統管不宣。

## 與唐抑所

故鄉旱潦如循環。然往歲禾頭短於鼉頭。今年田壤坼如龜文。東郭半頃。不復如曩時。以足下且有東方之饑。而僕安得索侏儒之飽也。息躬荒園。隱居教授。自是小河汾。第以此身宅於真人烈女之地。未免按轡徐行。不能恣縱耳。老父明年七十矣。欲徵足下文爲壽。弟涼德無他長。顧我翁之婆娑鄉社。晚季所甘。舍肉而葷。是人所難。今人浮慕足下之清華。而笑吾黨之隱操。請兄一言掃之。足下文高獲選。弟不心空及第乎。足下歌朱雁。僕不盟白鷗乎。足下擁天祿著書。弟不據虎皮談易乎。足下侍玉皇案。僕不禮繡佛齋乎。足下披五色宮錦。弟不挂四時裘衲乎。足下高車。僕不高枕乎。足下千鍾五鼎。春秋饋享。僕不有雞豚之逮親存乎。與兄比權量力。較雌對雄。此足以壽我翁矣。兄讀之。得毋繫卓噴飯。笑我爲不知漢大也。海濶君乃足下之故師。伯子以三寸舌爲弟子師。凜凜有志節。今來矣。仰視足下爲古人。幸勿令此君。炊玉餐桂。因鬼見帝。

## 上王相公

歲暮捧讀手翰。纍纍百言。計先生方在病穴中。何以得此。又辱訂以來歲之盟。若寬其罪過而不忍絕之門牆之外者。思之感戴。感戴以某之不肯。叨侍盛德之傍。兩年以來。教之誨之。飲之食之。亦已至矣。茲者惓惓相勉。又將使之左右朝夕焉。令郎名教中人也。高明直亮。竊嘗藉之以爲旂幟。而令郎亦集不肯爲竹頭木屑之用。心相靡。神相合也。辭之一字。亦何忍出口。願不肯敢於方命者。亦自有說。念家貧不能養親。勢必藉館穀。然無事而食人之食。不無少慚。偶欲開家塾。聚里中三四生徒。爲糊口計。倘舉業之暇。若以禮義廉恥。互相提撕。庶幾少存人道之一二。不肯生平恆心恆產。盡在此。舉動宛然村學究面目。老相公想噴飯滿案也。用此力辭。令郎長兄。并謝閣下之命。伏惟

台慈炤原。不勝惶恐。

### 上王弇洲先生

先生文章德行。名滿天下。不肯非有沐浴齋戒之誠。而叨侍左右者兩年。目習耳薰。受益無量。慶幸之懷。不特夢寐見之。亦交游之所歎羨也。自別以來。日從句讀中。暗度春光。不知門外有酒杯花事。此憶祇園曇觀。草綠烏啼。追隨杖履之後。笑言款洽。如此佳覲。又落夢境矣。不知先生邇來動定。亦復何如。紫花細布一端。取其素適。春衣道服。多亦相宜。長特附齋敬上。不敢遣小奴者。愧其鄭重也。仰惟笑領。幸甚。

### 上王鳳洲 代作

國朝二百年以來。文章之權。先生擅之。神僊之統。先生倡之。此無論兒童斷養。皆知有王先生。卽百世而下。得稱王先生門下士者。其爲後人景慕歎羨。亦何可勝言。某生也晚。豈不欲執鞭於大人君子之門牆。以託不朽。而遂巡至今。如羞澀而不敢見者。何也。蓋登龍附驥之徒。日集玷楹之下。有如不肯之戚施。而亦以視然面目。強溷將命。則不知者以爲攀緣。知者以爲唐突。是且懼且慚。徘徊中止。而不意先生先施於不肯者。已無量矣。雖先生平生仁恕。不惜齒牙手指。以推獎後進之人。然借譽於無良。施恩於不報。非天性長者。未肯至再至三。若此之勤勤懇懇也。某自承乏以來。罪狀日積。等於丘山。所恃者一腔心。三尺法耳。而蒙昧短淺。不妍於俗。悠悠之苦。亦復何言。舉世風波。觸途荆棘。乃先生謬爲之知愛如此。此豈尋常鮑叔而已哉。白日可匿。此誼不磨也。久抱血誠。未嘗略布萬一於左右。用此特將其感激之私。以謝知己。并薦不腆之儀。仰祈台慈垂鑒。不宣。



與王岡伯

別後不意雙屐留滯吳江間。至今寺中琉璃光。耿耿在目。秋來早鬼相虐。溷河如蠶籠之口。田禾半焦。活者皆羸。髮頭陀髮鬚耳。王先生高臥不干人。只得仰窺明霞。苦食翠柏。若弟侏儒。不能素飽。奈何。高什三篇。清風穆如。乃辱使者匍匐。酒轍上來。啣感夙誼。皆歲寒霜色也。長公嘻嘻。顧自鷗鳥。次公婆娑。宛爾兜率。何時得笑歌。傾我家釀。

與郁季雅

往別時以爲復有竟歲之盟。忽得信爲陳大夫掖之而去。丈夫須眉落地時。使以此心同長史往矣。豈若鹿豕。終日相聚。足下萬里之翮。而爲六月之息。長卿四壁。足下四壁都盡。使須尋一變。更雀之化蛤也。劍之化飛龍也。英雄雌伏而化爲九天九地也。大都醜雞秋蟲。則終止甕灶間耳。足下之腹笥五經。乃竟老於蒹大。不向陳同夫一吐氣。寧何之乎。且廣中雖古炎州。乃呈岡芙蓉。及九成臺。足供足下落日長嘯。昔坡仙謫居彼中。身負瓦石。築屋壑中。而足下讀書官署。卷簾隱几。不廢臥遊。方之東坡。又得殊勝。且時以筆花而吐池塘春草之句。卽癡煙懣霧。亦當爲足下一開滌耳。弟以野鷗之性。暫居人間。如寒蟬潛蟻相似。每思足下噴俗之韻。恨不能縮地從山。與足下焚柏子。擊竹葉消之。適捧遠札。斐然復面。古詩爛美。且見記存。以足下一瓣香。迎清風讀之。不覺煩暑之頓澆也。敬謝承別論。謹刺心腑。當爲足下圖也。使者督報良迫。未能廣和來美。愧與汗俱。

又

接八行紫纒。何爛於詞也。讀之舌爲燥。而懼其盡也。足下落筆。如束三峽之流。而入之徑寸之管。無論浙人士爲

空大江以南。其誰不望兄如騎龍鞭鶴者乎。乃兀兀短缺。天乎。尙謂有天眼天耳乎。英雄頓挫。唾壺欲缺。要之大呂黃鍾。不與瓦缶共爲雷鳴。足下試靜而俟。必有持巨槌以相叩者。不然。足下猶赤精然。且雖匿而走矣。三詩大有致。白香山之音也。青蓮赤水書若紙在家笥中。容檢出尊札。乃漢語耳。珍重。珍重。

### 上王相公書代

某自崑陽拜送于旄。已及七月。自惟下吏。不敢以尋常寒暄語。溷將命者。止於分也。然一念感激之私。自宵寐以迄達旦。實無已時。以某之不肖。老師不以鞭筆使之。而吏事之外。輒以古人見勉。若以爲可教。而欲使之澤於仁義道德之訓。此豈以簿書相期。富貴相賞者乎。言念至此。即使雕木繪土。亦當動心。蓋感恩知己。世難兩全。而今乃盡出於老師。則其所願。飯依於大人君子者。豈在御李識荆之後哉。某受職以來。日奉教言。兢兢救過。但刑獄一事。上有鬼神。下有輿論。惟明惟允。古人所難。不知老師可以提命督教之。往讀峪山持疏。定國是之紛紜。挽人心之浮競。真所謂中流砥柱。迷霧指南。而天下方拭目以望太平。而老師連疏乞歸。詞旨懇切。想仲公變後。憂心所傷。有萬萬不得已者。願聖明知遇愈厚。太夫人春秋已高。伏望抑情蠲哀。以終竹素之業。大忠大孝。夫欲名世兩全之。則神明攸相。不言而四時行。自然之理也。北望雲霄。本不宜冒瀆威嚴。以干褻越之罪。第老師方在靜養。而又當仲公之喪。不得不謹勒草狀。以將勸慰微誠。仰祈台慈。有以鑒而有之。不勝惶懼。

### 東潘星海

足下龍也。今乃化落葉暫居秋壑中。且暮有禹步吹噓。而向公者。九天九地。騎風雨而鞭霆電。直在彈指間。昔東方以歲星隱金馬門。足下吏隱首着花叢中。至人咄位。非牧豎所知。弟且以搏風望之矣。不然。寶鑿在匣。精光陸離。

且嗚嗚悲鳴。欲脫劍室以去。豈足下乃爲博士弟子匏瓜耶。沈生華以印色魯諸四方。以兄急誼。特憐爲貧人作一津梁。故鄉三泖。僅如甕口田禾活者。鑿鑿如頭陀短也。幾不能聊生。則沈生之流。澀而求諸大人君子之門。良苦耶。弟且卽日泛棹婁水。或得一叩廣文之席。使兄懸河罄辨以教我。何樂如之。

### 柬包襲明

往從諸社中。得足下大雅比傾蓋。具見足下之心矣。鴻飛蟬嘯。白屋而無朱門之慕。匏尊瓦枕。足供坦臥。恨不得造君草堂。一沸茗椀耳。大篇見投。詞旨豐嫻。此一段相憶之致。何減道安舟呂安駕也。俟少定。當勉和以酬金石。秋潭上人吾師也。弟且欲與諸社中。爲翦一塊茆居之。未知肯杯渡否。

### 報友人

甫歸百務如落葉滿除。然知客星照門矣。今爲如菜峯拉至南郭。明日候兄。并訂茆容之集也。弟兄不與秋潭俱爲恨。

### 復包襲明

前擬與兄爲累夕卮微之談。以玄宰同舟不便。且爲酒杯歌板所困。不得與兄消受蒲團清味。乃車錢馬粟。損豪多矣。曩從交游中。熟包氏有彥平舊矣。忽然傾蓋。又得底裏信哉。兄家白眉也。歲時追仄。未得少效區區。既切慚負。而行裝如秋霜黃葉。又甚怏然。因把袂紅亭。草草爲復。并謝負託之罪。

## 東米子華

前以一束生芻拜太夫人。前愧登堂之晚。後慚命駕之遲。乃四顧蕭然。苔花繡壁。落葉滿門。人爲酸鼻。願弟且爲足下頓足加敬。古所謂蓬蒿三徑。居然名士風者。正爲足下發耳。足下詩本性情。絕不作當今塗神畫鬼面目。乃就李不知有米先生。何也。且無論足下。卽秋潭一沙彌。豈平方叔兩居士。俱寂寂如木鍾石鼓。大雅凋傷。烟霞冷落。一至於此。僕爲老親。浮沉人間。既似在繭之鷹。復如鬪穴之鼠。思得清涼閒散如兄者。相與以一鉢米。一杯茗。破之亦了不可得。況海氛雜沓。吾輩泄泄與蜉蝣燕雀爭尺寸之安。何以堪之。

## 上王相公

近來天變異常。淫雨累月。自五月端午前。至今六月既望。大浸稽天矣。詢知父老。言水潦之苦。有甚於旱。而今歲之水。有甚於嘉靖四十年辛酉之時。何者。蘇松偏處東南地勢卑下。號爲澤國。旱尙可醫。水則難療。姑無論田事。卽如旱魃之年。屋廬不至塌毀。埽岸不必增修。雜作經營。可以易米而食。薙草伐木。可以代薪而炊。今則通市如河。出門卽雨。鄰里不相往來。水火幾至斷絕。披蓑帶笠。倍添衣食奔走之勞。忍濕受飢。漸釀疾病死亡之禍。此水之害。所以甚於旱也。辛酉以前。催科尙緩。風俗尙儉。民戶尙實。水勢尙殺。今則朝廷之會計。無年不增。閭閻之侈靡。無處不盛。百姓之財力。無日不消。風雨之惡聲。無刻不聞。此今日之水。有加於嘉靖四十三年之時也。且此雨在七八月間。卽稻穀漸實。可以擊舟楫而拾殘禾。此雨在三四月間。則秧苗未蒔。可以留工本而救餘喘。今不先不後。適值其時。卽使天色漸晴。而苗根已腐矣。卽欲播谷復種。而時氣又非矣。所恃者花萱。花萱化爲朽拔矣。所恃者瓜菜。瓜菜沒於草莽矣。獨有堤岸一事。男女老幼。以其日夜合併之力。或可恃爲僥倖數日之謀。而淫雨不休。泥土易敗。築於此。

潰於彼矣。成於尺。敗於丈矣。况西北大風。不時氣發。太湖蒼雲之水。滔滔東下。頃刻之間。頓至沒脛。則尙安有毫髮之望哉。京師財賦。仰給東南。蘇松小民。全仗耕織。如使旱潦節調。風雨時適。則百姓猶得偷其耒耜桔槔之暇。以從事於桑麻杼柚之間。今水變如此。舉家之中。非書厚田水。則守築河堤。赤足垢體。惟恐不及。尙有餘暇及紡績乎。紡績無暇。尙安從易薪米乎。薪米無所出。能坐而待死乎。死期將至。弱者不爲丐。強者不爲盜。盜賊四散。有司三尺。三尺相約。則進退皆死地耳。又安所他顧乎。此言之可懼可驚者也。爲今之計。聖君賢相。以蠲租爲第二義。而以賑貸爲第一策。則嗷嗷枵腹之饑。哀哀露處之衆。或可少恃以無恐。而勉強支吾。以待朝廷現年破格之恩例耳。今先生手握調燮之權。耳熟桑梓之變。必至臥不怙席。食不知味。豈有以天下爲一家。而不以蘇松爲同室者哉。今兩臺具疏請題。其恩賜在聖明。而其調停委曲。則在閣下。若少緩時日。聖誕長封。在邇。地方災異。不得上疏。如待聖誕開廟而後發旨。則會計已定。民心愈急。恐非百萬生靈。所以千里而號於父母者也。某近投影鄉村。目擊斯苦。故無忘忌諱。爲先生陳之。幸亟圖所以。上挽天變。而下救民窮者。幸甚。

## 與徐長孺

昨爲士端少君轉拜。鼓吹沸耳。東家娶婦。西鄰妻女兒。子空結七尺。無所聊賴。母氏慈悲。低迷噪泣。老父剛腸。亦復隕涕。相對夜分。竟至罷飲。足下謂僕能堪乎。僕丈夫哉。而烏所戀。戀家室足樂也。顧嫡母粗健。生母不脫床第者五年餘矣。而大公復六十有一。頽然阿翁。兒子日不進膳。歲不上壽。足下又謂僕能堪乎。僕中夜自計。竊欲從澤夫移貸三十金。而歲償十金。益以子錢。蓋三年淹也。足下謂不可。僕卽不佞。寧敢負心。第澤夫愛我。愧非深交。先生道尊。難以張口。所持足下相知。與先生商。其可否爲僕一再言之。春風漸融。桃天始華。之婦翁多病。有相趨之意。天緣或在此也。稱貸錢帛。古人所醜。然僕齒過弱冠。而尙未歌車牽之章。聞鷄鳴之警。窘歎可知。鮑子惠我。當不以我

爲貪也。唯足下留意焉。

### 答思公

昨擬枯藤怪石間。消受一餉。爲吳門故人相滯。比歸老母病。且周旋藥裹。不能遂鼓山中之屐。得手教。曠若會面。卽奉法旨。并致東溟公意於宗伯先生。谷響鐘是崑山中磬然音也。不特碎金斷珪。亦復佛法長城。勉奏數言。糠粃前導。上人如龍象。而拔俗之韻。復似政黃牛。端獅子。擺脫絡索。獨透本懷。可謂教外法王。僧中逸民矣。弟懶散之性。亦復同調。二十外當以扁舟載香煙夕照。同泛於新荻高柳之傍。吹一笛無孔曲耳。白羽扇奉寄。穆如清風。用障塵暑。

### 傳

### 范牧之小傳

余宅隣牧之。少聞牧之以情死。不敢問父老。比十年奉化人之教。略以忘情。乃始許牧之子必溶作牧之傳。范生牧之名允諱。伯父太僕。父光祿。爲文正忠宣公後。牧之以庚午舉鄉進士。生而頡。廣額頰頰而下小削。目睛清焚。骨爽氣俊。不甘處俗。華亭世家子。出必鮮怒錦衣狐裘。舞於車上。童子駢肩而隨。簪玉膏沐如婦女之麗。牧之見之。往往內愧肉動。毛孔蜩張。輒障面去。牧之居恒單衫白蛤。着平頭弁。與諸少年頰頰而游。遇豪貴人。牧之欠抑唯諾。陽謙不敢言。衆以爲是生也。寒酸不上人眼。意輕之。牧之酒快。或坐客小覺。則拂衣疾趨出。亟遣追呼者問牧之。牧之飄風逝矣。性嗜書。無所不讀。能跳梁於翰墨間。有才子之致。客非韻。斥門者不納。納必以名香清酒爲供。或宴語夜央。喜不嗜寐。童子更燭劑炙。沒張具如客初至時。屋下雞鳴。猶聞鼓琴落子聲及醉而嘯者。至是四方之客。日益集。

牧之恢張心胸。厚往薄來。故雜客亦稍稍得進。而未幾杜生之事起。杜生者。妓女也。以風態擅名。慷慨言笑。自題女俠。與牧之一遇於閨門。目成久之。退而執手嘆曰。吾兩人得死所矣。君勝情拔俗。余亦俠氣籠霄。他日枕骨葬太湖之濱。誓令墓中紫氣射爲長虹。差作面澗女兒。下指鴛鴦。上陳雙鶴。言罷太泣。衆驚其不祥。嗣後淹繫旬月。無復顧禮。毀頓精神。廢輟家政。客乃有爲文告神以絕牧之者。牧之答曰。僕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諸君子具當世賢者。僕雖不才。忝蕙莊之遇。舊矣。諸君子一旦攝齊束帶。矢之神前。緊鍾伐鼓。以絕鄙人。一時觀者莫不駭遽狂走。謂僕當得夷族之禍。以至於此。甚而造作端末。飛流短長。筆之嶺塵。付之尸祝。無煩檢考。遽定爰書。不須左驗。遂成文案。是忠告之義。同子擗觥。拊撫之過。近於文致。使僕不能含生于覆載。強息于人世。辱云甚矣。僕亦何人。其能甘之。唯有蹈東海而死耳。牧之既深情膠粘不解。而復爲諸客所絕。若圓石遇板。轉觸轉下。勢不得不與俱盡。會太守窘杜生。出辱之庭。牧之忍愧。以身左右翼。多卑辭。太守徘徊不令下鞭。然謂不許牧之以一妓女燼。黜賣杜爲賈婦。牧之伴諾。陰使人贖爲山西賈。得之以藏于別第。俄一載而與之長安。居長安邸不三月。牧之病肺死。牧之既死。杜生勸家人裝其喪歸。而以身從。杜入舟。忽忽微嘆。問雜吟笑。如無意。償范者至江心。命具浴。浴罷更衣。左手提牧之宣和硯。右手提棊楸。一躍入水。左右驚視不能救。初見髮二三尺許。沉浮旋瀾中。已鬪起紫衣。裙半褶。復轉睫問而生。杳然沒矣。余聞牧之。事光祿公秦淑人。及遇弟允臨。斤斤孝義。名教人也。因緣爲祟。卒耗俊傑。何哉。漢高項羽。英雄絕世。劍鋒淬人。眼不爲眨。乃心銷神枯。終不敢斷虞戚之愛。夫二公賴有此舉。稍足破俗。不然。項乃倔強牛革。龍準公一村亭長。故態耳。語云。天下有心人。盡向相思死。一世無真英雄。則不特不及情。亦不能忘情也。牧之也。得無老氏所謂勇於敢。則殺者與。定盟且誓。永焉不設。沉恨幽疑。泮然渙釋。兩人可謂誠得死所矣。使杜遲回獨生。或不欲生而無年。以不汗病死。寥寥千古。含怨何期。今而後知杜生之有以謝牧之也。或曰。君家蠡首唱風流。而唐杜牧之。奇宕佻達。半臥粉黛中。以老。君子牧之則諱姓。則蓋而諱名。垂三千年之合爲范牧之。嗚呼。然歟。否歟。贊曰。余與牧

之子必浴遊。生駒俊鵠抑。何其似牧之也。浴入國門。而遇平康里。則疾回其車。市有倚門而挑者。恥若面黥。惟恐唾沫形影之及。必浴少孤。心不能識牧之短長肥瘠。而能不失尺度如是。父奚必身爲教哉。夫曾子子父之相反。而趙括之讀父書也。爲人後者。其奚擇也。

### 李公子傳

李公子者。父泌爲鄴侯。侯既老。謝事辟穀。公子宜襲侯封。不願侯。願就詞制科。時肅宗新復兩京。以兩京賦試進士。御泰清殿親臨焉。公子立就萬言。未嘗加點賦上。上方午膳。輒樂讀之。愛其美也。袖入宮中。擢第一人。公子方十九。眉目清映。紫衣白馬。宛如神仙。上一見大喜。謂侍臣曰。鄴侯宣勞。再造邦國。曾不肯割粒自飽。今其子雖不願侯。授官宜與侯等。以集賢學士授之。公子謝曰。臣實不敢當此。但乞告身一通。便宜山水間。縣伯不得追呼足矣。天子奇之。御寫勅札。并賜宮嬪兩人。一以掌書。一以煖酒。郭汾陽有女曰清明。君者有殊色。喜讀離騷及陶謝詩。嘗刪詩去其鄭衛者。手錄一卷。日批註閨房中。以一小室。廟禮舜二妃。配饗以魯共伯之母。及黔婁之妻。春秋祭之。以文。其高聞如此。汾陽公難其配。一日以李南京賦視之。慨然嘆息可矣。既歸。李年少譁浪。不能定情。醉時微以誼語侵。清明君不悅。見李謝過。乃笑曰。妾之天性。栖栖藝文。固其所長。若欲濡首酒杯。從公嘲笑。聞乞煖熱。所謂蓬豆之事。則有司存。無已。願以黃金千斤。爲公子置妾數百。以任恣討。汾陽王聞之也。遣人分馳四方。四方女子有奇色。以詞名顯者。搜括幾盡。而其中曰織織。曰白娟。曰春蕙。曰鶯翻。曰紅草。曰暈兒。曰綠絲。曰醉桃。皆骨柔氣清。熟于古文奇字。而纖纖善箏。白娟善歌。春蕙善鑿古器。善笙。鶯翻善丹青。紅草善彈鳥。及鼓琴。暈兒善嘯。綠絲醉桃善種花。花經兩人手。無不活。又善騎馬。公子利之。日夜飲酒。酒必以詩。詩成諸美人起而和歌。無雜聲。其地修行清泉。細麗嘉樹。月出之時。鳥啼弦亂。相與牽衣抱袖。紅白低迷。起視草頭蕉葉之上。大都墨漬酒痕而已。清明君每候山果新熟。則



遣美人捧進公子。或讀古書有奇事可喜者。以綵線識之。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成新簾。或偶得一二佳句。不忍獨賞。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故美人得親公子也。而清明君當酒半。嘗乘紫帷小車臨焉。公子率纖纖以下。彈箏鼓琴。曼謳長歌。次第上壽酒已。則各以平日所賦詩獻清明君。清明君焚香緩坐。細加品題。稍不安者。爲改點數字。每點一字。輒以一觴罰公子曰。汝老于詩者也。不爲美人更之。乃含糊作影子過耶。是必容香火情。諸美人皆笑曰。善。誠如夫人言。是宜罰。如此者連罰數觴。公子竟醉矣。公子遊于蘇時。有新進士四五羣。選名妓浮於荷花蕩中。進士本錯大骨。驥得此足高志揚。公子更布衣坐小船中。往來覲之。有進士呼曰。是小船中秀才何爲者。汝能飲酒乎。曰。能。賦詩乎。曰。能。曰。若是汝且過我。公子岸然授其上空。執酒卮。睜視雲霧。不爲禮。諸進士以爲狂士也。俟其酒乾。欲以詩困之。及分韻。公子謝不能曰。頃固以謾語誑君一杯酒耳。實不曉詩爲何物。衆進士顧諸妓大笑曰。吾故料奴未必諳此。吾輩且自作詩。許久沉吟不成語。語出又村鄙可笑。公子睡曰。此馬糞小兒。強硬吾本作號。嗚耳。烏足驚人聽。諸進士皆大笑。轉以爲狂士也。而頃之。公子樓船適至。鼓吹大作。公子呼進士諸妓過船。羅列食案酒罍。皆以五色寶玉明珠翠羽雕鏤裝綴之。奇豔特甚。公子見之。斥曰。何以陳此俗物。亟投湖中。已命更席。則陶觴瓦鼎。無非三代之物。最近者亦秦漢銅器。隔簾作樂。曲譜皆內調。及公子新詩。人間無聞者。進士目視不敢問。使諸妓跪而請詩。欲因詩尾得公子姓名。已知其爲公子也。皆紛紛向前奪詩。公子令曰。汝輩且置酒於此。酒冷而詩不成。罰我詩成而酒熱者冠汝。往往酒未及溫。已搖筆滿紙矣。紙盡無可奈何。則裂白絹。絹盡則裂帷。簾屏擲之類。又盡則各剪裙葉。或絕長袖以進。所得片言隻字。如獲奇寶。貼身藏之。諸進士誘之以酒。多半竊去。妓有啼者。公子以爲可憐也。曰。汝輩肯從李郎去耶。吾有別院在湖山之上。門前朱樓一帶。覆以垂楊。松篁中粉廊紅榭。高臺短樹。宜雪宜月。四面遠以梅花五六十里。瀾秋之際。丹楓萬株。擁若霞氣。又有高臺數楹。其正中以奉藏經。其兩旁以貯古今異書。左有酒庫。凡天下名酒無不藏。右有泉廡。凡天下名泉無不俱。若此者。可以休汝矣。諸妓唯唯。乃盡從公子歸。公子

悉告酒人。劍客高僧。道士曉夜酣歌。浮沉此中。賦詩之暇。非細談釋部。則酬論兵符。燭盡酒空。醉而後已。賓客既散。時與綠絲醉桃。高裝駭馬。踏入瀾山中。過平原易地。着鞭奪路。拋腔如飛。樹叢中間。聞鳥聲。則命紅草彈鳥。偶不中。皆拍手齊笑。浮以半觴。轉入幽險處。美人車不得度。攀蘿挽石。欲上欲下。笑啼雜出。勿到荒岡崇嶺之上。暈兒清嘯一聲。木葉翔舞。裙裾飄脫。步立不定。公子懼其傷也。乃徐返焉。天下聞公子名。飢寒之士。輻輳集至。候其將歸。皆蒲伏道左。叩頭大呼曰。非公子無以活我。公子轉盼間。賞勞多徧。日費千金。無幾微顏色。一日就中有執公子衣者。曰。願辟人。臣有言。曰。公不憶於陵時乎。君所謂陵仲子者也。上帝憐汝貞苦。故今日置汝李家。涉獵世味。清明君卽向時辟繡夫人耳。夫日之光有短長。月之魂有死生。人之福有往還。公子宜早訣。且汝父鄴侯。婦翁汾陽王。皆爲清微天帝君。待汝夫婦久矣。言迄不見。公子大悟。以家產萬億。什急散之。與清明君入洞庭石公山修道。不知所終。後陸贄之華亭見公子常往來三泖中云。

### 陸文定公傳

公諱樹聲。字與吉。華亭人。學者尊之爲平泉先生。家世習農。公稍長。獨嗜書。族人毀其書。驅就田。跌而耕。蘆刺入足。胛中歸。則挾書避人讀之。忽從杵臼間習爲文。拾殘紙錄文。以呈族兄。驚以爲奇。勉就學。公父未之許也。公灑涕聽請。乃遣就里師授經。同舍生望見山衣田冠。媢笑之久。乃習服。出試補諸生高等。嘉靖庚子。舉春秋。應天第五。辛丑會試第一。以庶吉士授編修。久之。晉司業。右諭德。太定卿。署祭酒。再進吏部右侍郎。公筮仕至老。頻告歸。頻召起家。壬申。今上嗣統。首召公禮部尚書。凡一歲。五疏懇辭。久愈允。賜乘傳抵家。歸後臺省。交推無虛歲。上優異。賜輿廩。加太子少保。遣官詣里。第存問者三。家孫景元。伏闕陳常。特賜入監讀書。乙巳。九十七。無疾薨。手書遺命。無請卹。兩臺以訃聞。詔所司治葬。賜祭三壇。增太子太保。錫諡文定公。前後立朝。徐文貞以鄉衮秉軸。推挽天下。知名士獨不

得引公自近。其他分宣江陵。雖視士大夫。如韞鷹棧驢。繩索寄手中。公麟鳳不可馴擾。所在冥引。挺正不少下。然以名德高無所中。公退亦未嘗不心服也。公居長安時。閉門重養。日與海內正人砥礪名檢。一切車騎詩酒徵逐之會。悉謝絕之。掌國子屏去。碎以弘雅博。大爲宗。著汲古叢語。及訓條十二篇。以式士。在禮部守法嚴勁。請托格不行。大司馬議增俺答歲幣。公力主罷之。瀕行上十事報謝。公宦業鄉行。始終以敦大體。重清議。堅晚節爲第一義。其教子無趨捷徑。無匿權門。不通輦下書。不問戶外事。知足寡欲。卽臧獲皆廩廩。公尺度。公貧時。邑令朱公賙以鍍金。堅謝之。生徒從公遊。不竟業者。却其贄不受。既貴尤慎取與。不喜問生產。又不喜故爲敝衣物。食以市名。且性好捐捨。迄白首不倦。所餘山田數頃。居廬僅庇子孫而已。公豐頰。疎眉。長七尺有咫。目靜深。含光內藏。當日中抗對不瞬眩。每入闕。昂立朝行中。姿表特異。程廟登極。久趣公不赴。趙文肅公寄聲云。我輩豈敢機械務煩公。第欲主上一見豐采。知先朝培養得如此偉人耳。嘗奉旨晏朝。辭陪臣使者。望見公拱手改容曰。此陸公也。耶。垂老家居。臺臣郡邑。長首謁公。度且艱于酌對。及見公衣冠甚偉。龐眉皓白。精神注射人。更端伸引。惟吏治士風。閭師鄉三老之事。語不及私。當存問。端笏跨馬。郊迎朝使。拜趨翼如。事竣跬步無失禮。皆詫歎以爲天人不可及。公少年善病。後益神旺。疏大盪髮白加黃。兩輔如渥丹。能作蠅頭字。月下視夾注書。髯鬢間復生黑毫數莖。鼻息閉不出入者。可兩時許。且晚臥起。飲嗽步履皆有常。終身不見祖。竟日危坐。亦絕無疾。遠陂倚之色。御子弟和而莊。客至更衣肅入。和見未聽。客拜。凝視良久。乃揖。揖坐。復凝視如初。稍就溫洽。始相與纒纒道故。或旁論他事。隱若中客。膏肓無不意消而去。文章元本理學。尤邃于易。談笑題詞。必關于世教。或時以二氏微瀾助之。其稱說古人成敗得失。及本朝掌故。卽二三百。年官爵里居歲月。姓字。滾滾不爽毫髮。使人聽者。慨然踴躍。若撫其會。余每恨國史郡志不及成公手。假公三朝見聞。裁以獨斷。其是非豈謬古人也。公雅志恬澹。精力克壯。堅意求退。甚於人之嗜進。弟中丞公解節歸。尙未老。追隨杖履。人擬之二疏。公艱嗣。五十八始舉丈夫子。彥章。及見成進士官行人。乞終養歸。又及見曾玄孫者。兩代。攜子

孫出游。卽老雨甚風。俄頃開霽。每聞公至。聚觀者如堵牆。凡田童野老。以及緇黃者流。莫不愛慕而樂就之。公下車。閱耕問俗。咨便宜疾苦。間遇水旱。必移書議捐賑。民藉稍甦。生辰之日。攜香楮爲公禱於塔廟者。甚衆。繪畫公像。徧遠近。名山薄俗。好譽議。或少年趨捷。喜凌侮。責備先達。至語公。皆斂衽嘆息無間言。歿之日。悲惋交屬。會葬者萬餘人。里中幾於罷市。上牒當路建特祠於龍潭。置祭田。郡縣春秋報享不絕。公生正德。歷肅穆二廟。及今上。以身繫國家重輕者幾百年。身名俱完。父子兄弟。皆以遠聲利。樂恬退爲家法。大行君當強仕。爲文誓墓。以見志。孫五人。恂恂恭謹。有雋聲。陳子曰。余聞之。溫公云。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最愛者父子。其次祿位。人或老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舍。非勇者。誰能割之。肅皇帝端居西齋宮。大僚競撰玄文。以希上旨。公遜謝不預。是不畏天子也。分宜壽賀者。皆衣緋。公獨否。庚戌廷試。分宜謀實私人上第。公掌卷。故混之。分宜猝無所得。聲色厲。不爲動。入都。江陵首謁公。公接對殊簡。還報謁。引席正南。不少假尺寸。江陵餞公。公偃牀見之。抗手而別。其後怙勢奪情。不弔江陵者。亦終公一人而已。是不畏執政也。公宗伯求去。江陵以微言妮之。公曰。一史官二十年始出山。豈爲收門生。覬宰輔耶。公弟中丞公。則又挽公曰。兄卽倦游。宜爲孺子恩澤地。公目大行曰。吾得首丘。卽此兒行歌負薪。亦任之矣。是又非父子祿位所能動也。公真可謂大勇矣。余生晚。公以小友遇之。每相見。命几置座隅。援筆講易。圖寫爻象。錯綜反覆。皆古人所未道。嘗手書示余。願締歲寒之交。遺牘至今。爛然笥中也。及是大行君又奉公命。屬之傳。余惟公立朝大節。炳若三光。其生平勤小物。護細行。世未必盡知之。余故識其小者。以備公四時之氣而已。然無如吾友周子紹節之善狀公也。周子嘗謂。一公高風漸遠。似陶元亮。而無餅粟之窮。耆年宿德。似高伯恭。而無夷主之危。祿位名壽。似郭汾陽。而無朝恩之譖。游戲禪宗。似白香山。而無伯道之悲。潛神義畫。似邵堯夫。而無冬夏之苦。忠信篤敬。似文潞公。而無子方之辱。守正不阿。似司馬君實。而無介甫之爭。遂爲古今完人。知言哉。

## 玉峯道人傳

錢塘有玉峰道人者。世居吳山里。結茅山下。環侍水石。客至彈棋賦詩。燒茗菜間。稱引往事。滾滾不去口。風日清妍。勅童子負壺往來湖山中。經旬忘歸。歸則坐臥一小閣。讀三氏九流之書。性好菌。多名稱。當午夜臥起。不憚風露。手灌離落間。及秋。羅菊閣上。傾家釀邀賞。無所惜。父母篤老。歿。道人白髮倚杖而號。喪葬畢。得心疾。當死者數矣。編席爲龕。日夕坐不出。踵息成病。良已垂。耄。蓋顏如渥丹。黑毫生。行游市中。兩肘如風舉。與之坐。氣韻沉古。疑樛松怪石。靈巖古洞。而若有遇焉。天性恢達。恥機事。多與少取。面數人。人不爲忤。事母極孝。母曠于側室。李命逐之。道人憐其賢。局李一室中。穴壁授餐。三年。母大悔。召李歡如初。其仁孝多此類。道人四十六。長子之翰。殤。無嗣。暮月。夢登高山。可萬餘丈。下視奇峯。臚列。上有紫芝碧草。珍禽鳥無數。入朱門。歷階上。瓊宮玉几。有帝憑焉。授道人圭。拜而出。視壁門榜之。翰名。已更抹去。易之惠。遂覺。呼郎母而語之曰。帝錫圭。且錫嘉名。殆舉子乎。俄舉子咳而名之。卽天下所稱大儒鄭之惠者也。道人曾爲粵參軍。再倅太倉。會大征。縛劇賊梁仕興于新寧山中。賑饑活十餘萬人。埋俘。率骨稱是。築三水南海堤。捕煮鹽豪少年。却暮夜千金者二。所至檄署壯邑。使者上書最法狀。比去官。父老持牛酒勞送。擁馬首不得行。皆故事。寮幕所無也。道人諱炳。字文輝。于新會祀陳白沙。又從甘泉湛先生游。婁東。與王汝中。最婁。故晚年著書。類有直者。年八十有九。匿跡家居。不自名官人。而好山澤游。自稱玉峯道人如故。樵史曰。昔南陽馮良。三十爲尉。迎真郵。慨然裂衣冠。壞車殺馬遁。十年不歸。妻子至發喪制服。何其詭也。獨龔勝爲功曹。三舉孝廉。再爲尉。一爲丞。哀帝徵諫議大夫。多建白。其後不食。以謝新莽。忠節甚著。道人逢時能爲勝。不逢時亦不爲良。其古之吉人哉。之惠撰述。有測莊莊。疑老子解及它書甚衆。踰進道人。道人笑而頷之。蓋父子相師友云。

## 吳伯實傳

吳繼美字伯實休寧商山人也。少雋敏。日受書五六百言。弱冠游太學。與弟仲虛並以氣誼豪江東。所交傾知名之士。而醇謹善下。人人益稱爲長者。父母性卞急。易爲恚。君宛轉得其懽心。居恆恂恂。絕不以所長見奇。比時疾。檢水盪藥衣不解帶。口不嘗鹽酪者。跨積寒暑。居喪盡哀。祭葬衣帽。勤慮活法。間錄家政。悉具案檢。出人意表。老監以下洗手奉約。束仲虛每嘆曰。昔王濟謂汝南瑒云。汝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伯氏殆穎之矣。君遂巡好禮。與客談。咄咄不出口。及刺斷大事。雅中甘苦。卽闕師。鄉三老皆愧歎以爲不如。性恭儉。出見冠劍車騎。從大人少年游者。輒障面過。至施舍市義。以緩急告君。君掃千金無吝色。野有棄兒。收餼之。遣僕行就溺。捐金贖之。其他與衣與食。與購者無算。仲虛莊事君。君亦柔直相。靡無間言。渡海禮佛。築室供僧。兄弟必與偕。方有喪子之痛。忽聞仲虛得雄。卽時轉涕爲笑。人以窺君之真心。友愛如此。君善飲。得嘔血疾七年。德聚兄弟扶掖不去手。卒不起。德聚兄弟號慟幾絕。至是微言于名公偉人。其容益廣。而重君誼者日益重。人以爲君孝友之報云。陳子曰。余觀元嘉之世。西陽縣董陽外無異門。內無異煙。詔榜門曰。篤行之閭。獨一門租市。蓋古者孝友若斯之重也。有如吳伯實。孝不市名。俠不市權。千里誦義。百里誦德。不幸早歿。而式閭旌里之典。缺焉。非孝子德。聚請之作。者以表其幽潛。竟作泰山無字碑矣。李延壽云。晉宋以來。刻身勵行。多發畎畝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此余有感於伯實父子。而樂爲之傳也。

## 劉母錢淑人傳

淑人海鹽錢永州芹之女。按察使劉公价之元配也。錢氏自臨江公以來。纍葉簪紱。多清人賢胄。永州公與列太

公尤同舉於鄉。嬖甚相約爲婚姻。劉太公爲威縣令七年。裝不滿四十金。旣捐館。益中衰。按察公從永州公受書。永州公口時。羣從兄弟。後先成進士。諸姻姪綺紈駢坐。按察公獨否否。永州公出繒綵授之。謝不內。而衣布衣。蹙蹙如故。左右多鄉背。有輕心。臨江公聞而嘆曰。劉郎貧而才。又廉吏兒。少年不成名。吾不復相天下士矣。淑人十七歸按察公。晨朝鄭太君。太君目逆之。儀軌自如。以次委蛇起居。諸娣姒人人解頤贊賀。得婦賢。鄭太君性嚴重。造次必依法禮。少忤輒加嘗罰。每病熾。昏瞶於嘔。頭眩不得怡。淑人率衽衣。膚裏相屬。掖臥起。跣步不離側。且晚上食。無敢平面視。中裙以下。手自澣之。鄭太君心動。爲解嚴曰。新婦善事我。按察公官金幣。官留都。官臨川。皆與淑人俱。官閩粵。官默更。官豫章。淑人奉太君於家。當龍頭案。諸益起福甯。曾一本起廣中。公任事轉餉。督兵甚棘。太君憂之。食不甘。淑人曰。吾們其生平。塞進而好退。多讓而寡營。蓋恭儉吉德人也。卽置虎穴中。無死法。況其才足辦賊者。未幾。果奏捷。捷書首推穀公。公遜績不居。卒如淑人所料云。按察公居官廉。淑人肩牙署。日課童婢。種蔬績麻。尺寸不外。索司帑吏。啗公羨金八千餘。公籍錄爲公家經費。嶺南之役。明珠異香。不點歸囊。曰。少染指。恐爲吾婦錢。淑人所笑。家居門風醇淡。賓祭以外。罕聞庖聲。淑人每與公對案下食。葷肉漿酒。取給輒止。餘則分甘。旁媵亦不復少有異同。寢室中。木榻絺帷。卽按察公亦十年布被而已。此淑人之贊也。太君春秋高。淑人亦肩差稱老。及奉諱。捐悼漏哭。不勝喪。每細事。動稱先姑。縷引遺令。以勅諸子。子五人。其爲淑人出者。進士世。太學世。坊孝廉世。教而。塹坊皆前天。淑人哺其孤雛。成佳士。當淑人在堂。子孫無敢衣錦見者。及歿。各受室。始稍稍更故時衣。子孫每相見。輒頰首曰。吾甚愧淑人。吾甚愧淑人。淑人從官歸。嘗舟次沈氏里。其妹沈宜人除舍迎之。女從皆更裝。候囑屏幕間。有頃。纂編入門。單率如窶婦。問之。卽劉家錢淑人也。御僕熟視。拈口笑。怪其疎質。而沈宜人憮然歎息。以爲不如。故傳者盡稱劉氏家法。爲遠近鄉里之冠。淑人初以按察公南京工部主事。封安人。晚以伯子。延南京刑部主事。覃恩。復從公階。進今封。陳子曰。吾讀孝廉之狀。按察公也。其庚信。砲照之流乎。若淑人狀。則龍門史也。江東之家。修哀。輕鞋。薰香洗滌。此

不起單族而起於豪門。又不起有檢之縉紳。而起於一二無識之女子。同世道者。心竊憂之。有如淑人。恭儉而有禮。豈非劉氏之女。宗母師哉。劉向范曄傳列女。凡閭行皆得書。而後世非刑耳。斷髮之流。不編名於史氏。則黔婁柳下惠之妻。何人哉。此余所以有感而爲錢淑人傳也。

### 貞懿吳母傳

吳伯霖治經。稱社祭酒。別十年餘。而余與之遇。索笑軒班。坐堤上。日暮風出。白楊蕭蕭。伯霖不語而意自慷慨。余心知其非經生也。今年乙未。余經所見。爲壽吳母詩。若歌者衆。問之皆曰。伯霖有母。母之六十也。子女洗酌甚慳。而母忽嗚嗚咽者三。亟命懸中州公像。具觴豆先薦。而後嘗之。賓客聞且見者。以爲知禮。獨伯霖心動不敢言。未歲慶者舍。而唁者途矣。孺人孫氏。錢塘江游。古塘公之長女。中州吳公之配也。孺人幼工書算。喜讀史。間出臆語。課成敗多中。治家恭儉明慧。上下以諧。六年。遭內外之喪。產漸調。遂與中州公如華亭。消息數年。飽其憂而歸。歸有中州公之寡嫂。公故母視者也。迎養之。其三歲孤。故子視者也。擇同生姊之子妻之。至是。夫婦始相顧。息爲菟裘計。老矣。而中州公視前。亦日閒以止。客以壽公。公笑曰。余之病而從方外游也。孺人爲治山中裝。歷三載始克復有生。生而間闕拮据。又歷十五載。轉徙吳越之間。始克復有家。若是者。正惟吾婦之賢。孺人聞而委婉謝曰。嘻。婦職耳。此何足以侈君。君不見堦前十歲兒乎。能讀史記漢書左氏傳矣。文人行過而禮之。且有問吳氏子。引爲小友者矣。伯霖既有聞於當世。車騎填戶。孺人輒從屏幃。間密暱之。客滾滾覺豪雋言可聽者。未嘗不翦燈市酒。益其議論而去。伯霖數上公車報能。還伏牀下。謝無所逃責。孺人第緩拂綰上塵。慰勞數四。色加怡。伯霖出多長者游。入則反面以盡釋。共峭岸不平之氣。則孺人以也。孺人事繼母如父。中州公嘗三拾遺金。三返亡者。孺人往往輔以贊嘆。喜動眉睫。是皆人情所難沒之日。其子之友。及門人賢而思之。諡曰貞懿。嗚呼。婦人不稱諡。諡孺人者。以其能爲人母也。雖然。伯



霖非經生也。子伯霖。足母矣。奚其謚。陳子曰。吾聞諸人。驅車至越。而不識伯霖。不名游也。游伯霖而不拜其母。不名伯霖客也。余交伯霖十五年矣。母六十。不果觴。今及葬而始以伯霖之請。許之傳。夫傳弗可已也。則諡弗可已也。于是合而傳之曰貞懿吳母云。

贊

四先生贊有序

知希則貴。身隱焉文。雖差樹遜世之藩籬。亦半立藏拙之門戶。既爲男子。忍與草木俱灰。露盡英雄。乃以神仙退步。斯所謂進則尺寸。退非尋常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得四先生曰。范少伯。魯仲連。張子房。李長源者。各繫以贊。用存微尚焉。

越范少伯

勁吳死。殘越生。裝西子。浮海行。耕於齊。爲上卿。賈於陶。致千金。出見奇。徒成名。鴟夷子。何童心。

周魯仲連

喜高節。嗜奇策。挫秦帝。解齊厄。掉富貴。若雲煙。鴻冥冥。何慕焉。我執鞭。魯仲連。

韓張子房

秦之鹿。椎其足。楚之猴。烹其頭。漢之馬。得天下。帝借公。公借帝。爲韓來。報韓去。前黃石。後赤松。張子房。真英雄。

雄

唐李長源

辟五穀。相三帝。寢對榻。出連轡。九仙骨。一品衣。功太高。跡太奇。如龍見。如龍潛。吾師乎。李長源。

彌勒佛像贊

此老漢。弄詭譎。不誦經。不禮佛。肚皮寬。眉眼闊。真快活。笑呵呵。無休歇。假快活。假與真。且莫說。這布袋。是何物。

接引道師贊

此心緣物。如猿緣樹。四大既離。必有附處。附之失所。毛角可懼。是故彌陀。津梁西去。

釋迦牟尼佛贊

釋迦老子。來此濁世。只因心熱。拋撒文字。欲覓佛者。莫從字求。舟去劍移。盲者悠悠。

長耳定光佛贊

六根具足。何獨耳長。世人執相。遂稱定光。耳之爲門。實通腎氣。故祈男者。所獲如意。

觀音贊

南方之人。惟耳最利。所以觀音。誦者彌熾。音既可觀。色亦能聽。此何以故。見聞無性。

又

左執黃蓮花。右執青柳枝。稽首大道師。普賜弘慈悲。沃以甘露漿。令我得慧性。滌蕩三劫濁。兼持戒與定。戒定慧

亦空。永無染習境。化彼一切衆。泳游於大乘。

又

衆生墮八難。判命呼觀音。究竟能呼者。八難爲飛塵。

又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達摩贊

古樵好奇。踏殘蘆葉。人道他弄巧千般。吾道是水中第二月。

又

一葦渡江。九年向壁。開甘露門。廣羣生澤。

又

九年坐向壁。無失亦無得。若問西來蹤。般若波羅密。

文昌贊

天尊地臨。既避是非。聰明併一。專讀詩書。

### 雲長贊

封侯封帝。封王允恆人心。分蜀分魏。分吳雅非公志。

### 喬方伯像贊

卓爾道骨。冲兮素心。濯濯冰壺。皎皎玉繩。有千仞翔翮之氣。而守之以盈。有百鍊不折之才。而御之以誠。文武是憲。夙夜惟寅。其謀國也。先機于蓄艾。其居官也。後困于積薪。未老懸車。惜哉干城。廉鑑一書。作我儀刑。

### 觀察張受所像贊

人嗜巧。公任質。人騫辨。公守默。處賢愚。有容德。當權要。多定力。澹兮佛心。冲兮道骨。不特驟而謁公者。無取進名利之言。卽老而侍公者。亦終身不見喜愠之色。公蓋一代之名臣。而三代之遺直也耶。

### 十峯殷先生贊

口不掛雌黃。心不置城府。遇鄉里之孺子。而態不驕。當權柄之貴人。而色不沮。有八面受敵之才。可文可武。無四知暮夜之金。是子是父。其清白之世傳。而丹青之稍露者耶。

### 范象先贊

煙腸霞骨。遠而望之如神仙。屬衣斗笠。近而卽之如老禪。迺孝弟忠信。能讀父書。爲象世之賢。噫。范君。庶不愧文正公之傳。

陳少隱贊

生清時。享安居。抱隱德。待期頤。置臧否。忘賢愚。內浩浩。外嬉嬉。召客有醞。課兒有書。我求哲人。舍君誰歸。

無瑕僧像贊

心亦潔。行亦潔。掃地焚香。夢亦潔。這老漢。直無瑕。僧中僧。傑中傑。

周草窗像贊

與物無競。胸無荆棘。與道逍遙。窗前草色。吾何以名之。曰。濂溪之後。世有隱德。

又

口中絕臧否。胸中絕冷熱。向三乘得大自在。守一官爲小休歇。至于疎財。敦善。行文而心潔。可稱爲人之英。人之傑。

幼科俞見垣像贊

遊世于巢。懸壺于市。其和如春。其直如矢。人以爲秦越公。吾擬諸菩薩。曰。護諸童子。

東坡笠屐圖贊

東坡先生居儋耳。曾于雨中着笠。笠遇黎秀才因流傳此圖。此時遊戲中。極有感慨。予拈出作偈。稽首而贊。

問汝無風無雨。何爲戴笠披蓑。不是喬粧打扮。曾經幾度風波。

周叔夜先生像贊

豐于德。屈于齒。然伯夷下惠。合而爲公。公則不死。公之流風。能使後人行。已有恥。不知其父。請視其子。

印空像贊

一把茅蓋團蕉。數尺檣編籬落。遠公來自東林。子綦同隱南郭。

周梅顛贊

仙人之冠裳。佛氏之心腸。吾與爾歸去來。以侍于玉宸先生之傍。以遊于金粟如來之鄉。

張雨懷像贊

佛不必禮金粟。而齋戒有餘。仙不必禮玉宸。而清虛有餘。游不必裹五岳之糧。而坐嘯者有城隅之修竹古廬。文不必發二酉之祕。而手勘者有先世之斷簡殘書。口不必掛是非。交不必擇賢愚。而一杯之酒。足以入混沌之門戶。癡醉鄉之藩籬。嗚呼噫嘻。吾不知其爲誰。所謂今之貧孟嘗。古之富伯夷。

銘

木香爐銘

何居乎。形固可使槁木。而心固可使死灰乎。惟我與爾有是夫。

筆筒銘

中虛外圓。避文士之筆端。吾法子以自全。

又

虛其心。實其腹。德不辱。

墨銘

豈其翟之子。是以不盡則不止。

龍尾硯銘

鸚之眼。犀之紋。詎若神龍之宿于硯池。其尾噓風而御雲。吾何以象之。甚矣。其侶余之文。

圖書匣銘

上印如月印水。中印如足印沙。下印如馬印泥。匣而藏之。印斯無迹。五丁何所庸其鑿。是莊生之所謂立于不測。

琴匣銘

柱以玄圃之玉。屑以荆揚之金。其徽以翡翠之羽。其絃以鸚鵡之筋。張以松風。鼓以秋月。匣而藏之。爲據梧之南郭先生。爲無絃柴桑之靖節。毋狎而授之。覺下之烈。

飲食起居銘

渴而後飲。飢而後食。問而後言。迫而後出。

斷妄想銘

此心未了。端爲妄想。想旣無根。况復云妄。妄想本空。根塵超曠。聖凡如夢。生死亦誑。欲求道者。莫斷妄想。

贈吳伯玉銘

天高濤地厚重。不得已。然後動。簡御煩。寬得衆。謙皆吉。頤乃訟。先木雞。後鳴鳳。鳳利啄。鳥不賓。麟利犀。獸不臣。唯口筆。戎乃興。時語默。度淺深。古聖哲。必戰兢。真英雄。必小心。發爾覆。在典墳。多其輔。在賢人。果功行。長子孫。惜精神。報君親。慎旃哉。昌合名。

雜著



讀書十六觀

昔人嗜古者。上梯層崖。下隴窮淵。凡碑版鈔釜之文。皆爲搜而傳之。董以芸蕙。裹以縹緗。其典籍之癖如此。余也鄙。少秉攸好。頗藏異冊。每欣然指謂子弟云。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吾性樂賓容。而憚悔尤。庶幾仗此。其可老而閉戶乎。乃于竹窗之暇。抽憶舊聞。纂讀書十六觀。蓋浮屠氏之修淨土。有十六觀經。而觀止矣。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讀書者當作此觀。

倪文節公云。松聲。湖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碁子落聲。雨滴塔聲。雪洒牕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爲最。聞他人讀書聲。已極喜。更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矣。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故曰。有全利無少害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沈攸之晚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孫蔚家世積書。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讀書者當作此觀。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入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待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蹟文物之類。亦如之也。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讀書者當作此觀。

董遇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不肯教之。云。先讀百篇。而義自見。鬲城云。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讀書者當作此觀。

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齊王攸就人借書。手刊其謬。然後返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孔奐讀論深相難。乃執奐手曰。伯喈墳索。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讀書者當作此觀。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密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徂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遇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黃涪翁云。一壁書覆韻。裂史粘牕。誰不惜之。士厄窮途。陷落冤阱。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而仇腹中之文。哀哉。讀書者當作此觀。

蔡君謨嘗書小吳箋云。李及知杭州。日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郎基清慎無所營。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于此乎。惟頗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讀書者當作此觀。

陳子兼云。讀竇灌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讀書者當作此觀。朱紫陽云。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晁以道嘗欲得公毅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憎。所以讀書苟簡。讀書者當作此觀。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某生平有三願。一願讀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

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讀書者當作此觀。

顏之推云。一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衣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一溫公謂其子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今釋子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揚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讀書者當作此觀。

予寫前觀罷。投筆而夢。有老人撫予背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正爲文害詞。詞害義。處下一轉語耳。予心聞其言。問之。自稱斲輪翁。乃覺而志于紙尾。以爲十六觀補。

醫俗禪

予拋制舉後。寒熱不入于胸中者。十年矣。幸物妒之。遂以疾瘡見嫉。自夏徂冬。其寒也如凝冰。每思趙州七斤半布衫。其熱也如焦火。每思一口吸盡西江水。於是移臥讀書臺山僧野鶴時來問疾。而平泉先生八十有九。亦數數遣訊不休。以匡廬慧日禪本草。湛堂師炮製論見示。夫此方非特可以霍然起予。凡有血氣者。恐不能出兩禪漢國醫手也。予故拈舉與大衆共之。

附陸平泉先生問疾書

數日諗承道候靜攝。高居精舍。密邇僧寮。當資禪定。證大安樂矣。昔廬山慧日著禪本草。謂「禪之一味。性甘涼。能安心臟。祛邪散滯。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腦。善解諸毒。調衆病。故凡聖尊卑服之。能脫除苦腦。如縛得解。自來佛祖以此一藥療衆生病。號大醫王。而湛堂禪師復著炮炙論。謂一切藥當明其體性。如法炮製。先須選藥物。精純者。以法流水淨洗。去人我葉。除無明根。乘八還刀。向三平等砧上剉碎。用性真空火。微微焙之。入四無量白。

舉八金剛杵。杵八萬四千。以大悲千手眼飾飾之成塵。塵三昧煉十波羅密爲圓。不拘時候。煎一念相應湯下。前三後三三圓。服藥後。除八風二見外。別無所忌。此藥非世間方書所載。後之學醫上流。試取禪本草并依此炮製服之。功效不可盡述。右藥不載方書。不假炮製。若依法服之。不瞑眩。而一切病當脫然去體矣。此儂所爲嘗試。而有效者也。右上仲醇徵君先生文几。八十九翁陸樹聲頓首啓具。

### 書畫金湯

玉照堂梅品。疏花宜稱憎。瘳疾榮寵。屈辱四事。總五十八條。余與金華米子華。秀州馮鑑之。項希憲愛而讀之。爲戲傲其意。拈獎護書畫四事。題于寶顏閣。

一善趣。

賞鑒家。精舍。淨几。風日清美。餅花。茶笋。橙橘時。山水間。主人不矜莊。拂曬。名香。修竹。考證。天下無事。高僧。雪。與奇石鼎彝相傍。睡起。病餘。漫展。緩收。

一惡魔。

黃梅天。燈下。酒後。研池汁。硬索巧賺。輕借。收藏印多。胡亂題。代枕。傍客催逼。屋漏水。陰雨燥風。奪視。無揀料銓次。市談攪。油汗手。曬穢地上。惡裝。繕臨摹污損。蠹魚。強作解。鼠噴嚏。童僕林立。問價。指甲痕。翦截摺疊。

一莊嚴。

戒瑁。瑪瑙。琉璃。紫磨金。白玉。文犀。舊剔。官窰軸。帶。內庫。祕閣。寶籤。五色玉牌記。古錦面。帝王璽。奇綵裏囊。名賢題跋。女校書收貯。織成襪頭。金縷。珠母。石膏。旃檀匣。

一落劫。

入村漢手。質錢。獻豪門。翦作練裙襪材。不肖子。盜。換酒食。水火厄。殉葬。

語錄

不實心。不成事。不虛心。不知事。讀書行文者。用功不若用心。龍領下有文章。虎穴中有功業。豪傑向簡淡中求。神仙從忠孝上起。少年人要心忙。忙則攝浮氣。老年人要心閑。閑則樂餘年。慎獨尚涉虛。無慎不獨。乃是真學問也。

吾輩當作減塑佛。不當作增塑佛。擾擾塵勞。何嘗擾我。只是心蜂攢入塵勞窟中耳。龍不可爲首也。若要作龍頭。究竟將來必爲蛇尾。獅子獨行。不求伴侶。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男兒人品事業。文章翰墨。擇向今古人隊中立頭地。瞠目雲霄。擲身塵壙。如獅子壯士相類。便是還個堂堂七尺軀也。

王弼州與于鱗論文。嘗云。日新之謂盛德。予謂日新在吾舍。千里之程。舍一步。進一步。千仞之山。舍一步。高一步。是名日知其所無。是名損之又損。是名大布施。此三教日新之髓也。

見在心不可得。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試勘將睡未睡時。三者心却在何處。若云在醒。不應合眼。若云在夢。不應閉眼。若云非夢非醒。不應一心半分爲醒。半分爲夢。吾家希夷。常自稱真睡先生。恨不以此問之。留此一扣。刻畫古人。是後人第一病。武陵桃花。惟許漁郎問津一次。再跡之便成村巷矣。禪家公案亦然。不獨詩文也。詩文只要單刀直入。最忌綿密周緻。密則神氣拘迫。疏則天真爛熳。史記之佳處在疎。漢書之不如史記在密。元

畫疎。宋畫密。氣韻生死。皆判于此。

子猷稅地種竹。笑謂人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竹以虛中通外。歲寒彌堅。故昔人往往喜與把臂入林。余之愛竹。獨

愛其子孫玉立。參差捧笏而拱青雲。龍翔鳳舞。直有干霄之氣。回視一切草叢花色。僅僅脂粉媚人。一遇風雨。闌珊狼籍。不復有特出草莽之志。今里中朱門子孫。皆此類也。吾願以竹望之。庶有進長。蓋花日減。竹歲增。竹于世有實用。而花以容事人故耳。

臨帖切忌緊逼。要從字外觀之。如畫家色色相肖。止得皮骨耳。若從容玩味。咀嚼于氣韻生動處求之。便得一粒金丹。相逼而視。此身亦在籠中。安能運甕。此亦旁觀棋枰小變法耳。

梅聖俞有馬曰鐵綱。顏平原有青衣侍兒曰銀鹿。正堪作耦。入吾竹林也。

天下無不虛之山。惟虛故高而易傾。天下無不實之水。惟實故流而不腐。

登臨須風日晴爽。杖履無恙。柳花燕子。帖地欲飛。畫扇練裙。避人欲進。此春遊第一風光也。若罡風暑霧。正堪閉門手談耳。

予近買舟載書。作無名釣徒。每當草簑月冷。鐵笛霜清。覺張志和陸天隨去人未遠。

余嘗謂棋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棋類耦耕之沮溺。去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哉。希夷。深得其解。吾老睡鄉矣。

人不得道。生死老病四字關。誰能透過。獨美人名將老病之狀。尤爲可憐。李夫人馬伏波是也。夫紅顏化爲白髮。虎頭健兒化爲雞皮老翁。亦復何樂。西子入五湖。姚平仲入青城。他年未必不死。直是不見末後一段醜境耳。故曰神龍使人見首而不見尾。

日月如驚丸。可謂浮生矣。惟靜臥是小延年。人事如飛塵。可謂勞生矣。惟靜臥是小自在。朝肉暮魚。可謂腥穢矣。惟靜臥是小齋戒。智爭力戰。可謂險惡矣。惟靜臥是小三代。致子寢夢之中。見聞新遊覽多。無足而行。無翼而飛。又是小冲舉。

垂楊小橋。紙牕竹屋。焚香燕坐。手握道書一卷。客來則尋常茶具。本色清言。日暮乃歸。不知馬蹄爲何物。三月多雨。忽放新晴。遠望羣峯。積氛頓豁。綠樹紫藤。黃鸝上下。因與韻客撥棹繫田之間。就僧借沐。雜采藥草。溫以清泉。脫幘解帶。蘇骨而返。亦至樂也。

四月有新笋新茶。新寒豆。新含桃。綠陰一片。黃鳥數聲。乍晴乍雨。不暖不寒。老夫非雅非俗。半醉半醒。於是爾時如從鶴背飛下耳。

晉人清談。宋人理學。以晉人遺俗。以宋人禪躬。合之雙美。分之兩傷也。

吾欲結一草堂。南洞庭。月北峨眉。雪東秦岱。松西瀟湘。竹中具晉高僧支法。具八尺沉香板床。浴罷朱砂溫泉。投床舩睡。以此避暑。樂不樂也。

流連光景。非胸具丘壑。骨帶烟霞。未易辨此四字。世聲之詩。出入唐人長城。而三世以清白禪業草廬。枕于東郭之濱。細榆繁樅。雜石碎花。映帶左右。孫郎日扁戶。校勘古書。客至則以綠萸青葙出餉。使人頓洗俗腸。是真有靜心逸骨者。但恨雁洲先生驢鳴不聞樹間耳。

雁洲孫先生。曾手栽紫籐。僅如寸草。爲隣兒摘去。幾無萌芽。郎君侍洲公。乃復引之而上。今將六十餘年。遂能蔭及半畝。乃孫世聲。構一室于籐下。大可圍四掌。其根如瘦鉢。其枝如懸槌。其花如絳雪紅霞。其客踞而坐者。如飛猿宿鶴。其主人翻經如壁觀僧。飲酒如醉道士。橫琴如黃葛野人。肅客如碧桃漁父。往往皆借籐爲勝。余每造籐下。彌日忘返。徒倚涼陰。香欲寒而余不去。直以主人真堪晏坐。是籐又借主人爲勝也。寒山野墓。蒼藤滿林。觸轉迴車。夫豈在物。

雲林性嗜茶。在惠山中。用核桃松子肉。和白糖成小塊。和石子。置茶中。出以啖客。名曰清泉白石。

誌銘

陳空青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陳諱繼儒。自號空青公。不知其里居子姓。或云「華亭人也」。先生少好讀書。長于詩歌文詞。頌刻萬言。晚嗜緇衣黃冠之學。悉備其精華。已盡吐去。先生二十一補諸生。二十八裂其冠。投檄郡長。一郡之人若驚。郡長勉留數日。不能奪。退而結茆小岷山之陽。廟祀二陸。主乞四方名花。廣植堂皇之前。曰「我貧無以娛」。二先生請採花爲先生春秋供蘋蘩。名乞花場。修竹白雲。焚香晏坐。其間豁如也。居頃之。又就沈太僕荒園栖焉。已又謝去。浪遊人間。稱性而去。率情而止。或問先生。曷不著書。曰。自伏羲一畫之後。太極碎而文字滋興。我方吳此老。爲千古後生。釀成猖狂筆端。我何寒裳而蹈之哉。天生人而與之十指。寧盡令握毛錐子老也。曰。曷不仕。曰。仕者如梓匠焉。規矩準繩。靡不習焉。主人勿呼。則退而束手。與妻孥老于菴居之下。有如思雄技能。而身捨一椽一題。日刻而月削之。曰。吾梓工若是。而何不以召我。則非狂必愚。曰。先生曷不談長生。曰。嗜有長而短者。尋續之矣。有生而死者。尋續之矣。我師有云。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曰。曷不佞佛。曰。瞿曇弟子。善言佛者。以心爲第一義。我徵我心。十年而不得矣。心且不可得。而佛將安附。曰。曷不出而遊五湖四嶽。曰。天下之山水在耳目與足。而耳目與足在我。無我而耳目足之權去矣。目艱于遠討。足艱于濟勝。而耳又聾聾焉。曠曠焉。則山水之勝之權益去矣。且遊而之川。則多風濤蛟龍。遊而之山。則多草木虎豹。遊而之平陸。則白日而多魍魎蛇虺之屬。怒而射喜而舞。以戲我。我固不敢曰。曷不爲儒者。曰。儒至人之稱也。我學人而已。何事儒。曰。曷不他居而居于斯。曰。我貌癯削。而衣田衣。而冠山冠。以投于緇紳中。則笑其太質。以投于鹿豕中。則笑其太文。我處於不文不質之間。使緇紳鹿豕。交相迷失。而不知我爲何若人氏。我以此老矣。先生如是者若干年。諸深交先生者。或言先生有大志。有大略。狎而交先生者。以爲天下之無文。莫如先生。



也。以爲天下之無他。亦莫如先生也。先生生於某年月日時。卒於某年月日時。未沒之前三年。召子孫賓朋曰。汝曹  
逮死而祭我。不若生前醉我一杯酒。於是子孫賓朋。雁行洗爵。次第獻先生如俎豆狀。先生仰天大嚼。叱曰。何不爲  
哭泣之哀。於是左右皆大慟。或爲薤歌以佐觴。歌愈悲。酒愈進。酒愈進。歌愈合。先生喜而起舞。簪帽以花。婆娑挑達。  
不勝見態。既醉於座上。手焚紙錢。揚其灰。洒酒三灌地。乃散。及其瞑也。呼左右而告之曰。人皆言死而有鬼物者乎。  
有金銀臺沼者乎。有笙樂幡幢。連翩縹渺。從雲端而來迎者乎。我皆不要。若見皆幻也。言訖。鼓掌大笑而逝。時堂中  
有白虹一道。丐首飛指青天而去。衆莫不奇之。銘曰。昔先生賜姓以百。而蒙姓以陳。於百萬億千陳氏之中。而獨號  
空青。而若以自別於人羣。故其死也。人皆以爲空青死。其生也。人皆以爲空青生。而其死其生。皆人與我。橫執而妄  
爭。而孰知燈破而燭之光愈明。而孰知鏡破而鑒之神愈清。而孰知空青沒而死者不死。生者不生。如天河之垂象。  
如空谷之搏聲。天下可得而見且聞。終不可得而知且名。嗚呼。其斯以爲先生。

## 光州判守柏山董公墓誌銘 代

公董之聞人也。明經不獲顯脫。而吏隱光州。竟以露禱殉於官。公門人誦川令朱君。至欲取汨羅一杯水。擊王處  
餘唾壺。薦之公前。傷哉乎。其言之也。夫自古數奇之士。甯獨董公。詩人萬舞。歲星陸沉。皆軒然翺翔。以遊於世。彼且  
以五斗爲參龍。狎同曹爲鶴鳥矣。而於董公何累。公之先汴人。建炎南渡。棲海上。勝國官一者。更徙竹岡之西。而董  
氏始大。曰轉綸。以甲申進士爲名御史。御史子六人。長爲恢。恢生繼恩。繼恩生充大。領應天薦。公考也。公少慧。四歲  
能解字義。日誦二百餘言。十三出遊。邑秦文驚令之年。酌卮酒飲之。坐居尉上。尋補秀才。廩於官。先後有司。輒以異  
等視公。公以爲談笑而擷一第。若寄矣。公高自睥睨。不喜生產。願獨喜爲善于鄉。從母某與婦胡。饜而貪。公迎而養  
之。婦翁東川公。母娣支。孺人。公衣食喪葬之。其衣且食於公。不知有董也。沒而公爲紀綱其喪。不知沒者之有子孫。

也。公坐是家益落。然自檢括。不敢有所干請也。曰。吾固貧。吾穎先生故不貧者。乃十上公本而歸矣。公於是以前子秋。攜兒入棘門內。徘徊久之。曰。吾曩十度於此。今循頭顛而上。髮種種也。而向者乃其夢境耶。請謝歸。乞聞。曰。與古人肩語於蠶跡駒隙之間。何所不可。乃扞緊露堂。青藜閣。以古今圖書度焉。公仰而吟。俯而讀。燈光熒熒。晝夜不輟。其所綦紐。皆古書奇字。與牙籤口帝。映襲几上。公樂之。曰。吾之萬卷何如焉。誠一唱三歎。何如博豬奴戲哉。公嗜書。笥之。寔加實。而囊如洗。勸者曰。公子有五斗乎。奈何自苦。公笑曰。我幾忘之。遂謁選。判光州守。會歲稔。公方攝篆。欲興發。吏白有主者法。不得擅。公慨然廩粟萬石以賑之。已民又苦旱。公親祈禱。屏冠蓋。洗足赤日中。暴壇下者浹旬。始澍雨。而公病不起矣。公之廉於官也。一切贖。鍍咸報罷。脫富人子於獄。夜函金爲壽。公麾之。此事至今吏人多能傳誦。顧余聞公爲諸生。三卻金。不特光州時也。郡守相江禮公爲署客。憐其才。諷少居閒。公謝否否。莫方伯寓百金。佐公貧。方伯念年歸。而公挈金還之。封記宛然。嗟乎。公家侍郎。遭變。託公五十鎰。公遲二孤成。卒歸前金。嗟乎。公諸生乎。而樹義名。此夫一光州皆能辱公也。公死之日。刺史王公。至親視含殮。見公官邸如僧舍。囊裝蕭然。歎泣而去。夫子兮不恭。食餼伶人。東方遊戲。索死不得。而獨刺劍於社肉。以飽公爲光烟如矣。爲諸生。始終斤斤不墮清白。加於古人遠矣。公諱某。生於某。死於某。子女某。葬於某處。公性孝友。重然諾。其所交皆一代勝流。何翰林良俊歸太僕。有光相與閱公藏書。德留彌日。曰。孰謂董先生儒而貧哉。所著有某某。故曰。公董之聞人也。法宜名。余與公雖姻家。其銘匪私銘也。曰。公之生。經明行修。半刺光州。而不得與更老遊。公之歿。老而彌捷。死於王事。而不得與法合。有書如雲。公神所憑。有丘如虹。公神所通。有史之筆。如金如石。公神憚以待過。而過者之必式。

### 鄉進士張九夏暨配顧孺人墓誌銘代

海上有王屋先生。以博聞多能爲憲於時。不獲顯。而有子曰九夏。孫曰伯復。先後用經術。舉鄉進士。人以爲造化。

謂於先生。而取償於子若孫。而不知孺人實亢之。孺人者。九夏公之配。而伯復君之母也。先是張顧兩家。各以閨閣高里中。顧有御醫東川公。與張京兆文州公相姪。兩家遂不用牛酒。結爲婚姻。退而具言婚事。顧聚族而慶曰。嘻。我家得婿而才。張聚族而慶曰。我家得婦而賢。其後京兆公老。王屋先生日事古文辭。不喜問生產。且囊中裝半耗於客。若洗矣。時九夏公貧不任婚。而東川公趣無辦裝。請獨身爲贅。九夏公呼兩蒼頭負束帛。獻口詣門。而顏揚揚如也。諸妯娌綵衣狐裘。嫵笑屏幕間。孺人以葦褐當九夏公。揚揚如也。久之還歸於張。家益壁立。於是盡脫簪珥。小治產。而衣漂浣衣。與諸婦媪身自力作。囊未習紡績。至是始操緯車。未習織。至是始操機杼。九夏公丙夜誦讀。聲相聞也。已唐孺人慰勞機下。挑燈歎泣。兩婦姑又烏烏聲相和矣。所舉子必以自乳。衣必以自緝。曰。省一乳媪。足具九夏公一歲膏火。屈十指。足具堂上酒餼。故九夏公退而問囊。囊下之突加黠。進而奉杯案。上壽兩尊人。兩尊人食加籃。味加旨也。九夏公以此無內顧憂。得隸鄉書。而伯復君亦次第颺起。已名高於詞壇矣。九夏公之貴也。欲爲孺人洗囊裝羞。稍治簪珥實之。孺人謝否否。而於唐孺人喪。則謂九夏公曰。君諸仲。貧不能營葬事。毋以累諸仲。及王屋先生之喪也。則又謂伯復君曰。汝諸從父。貧不能營葬事。猶汝父時。毋以累諸從父。蓋孺人好務爲節儉。而又少時爲名家女。閑於禮法。故知大體如此。孺人爲張氏婦四十年。中間喪葬嫁娶。佐九夏公者十之三。九夏公歿。而以身主辨者十之七。乃軋軋機杼。老而不衰者。又十之五。孺人可謂始終糟糠。□於婦名母矣。孺人好禮佛。每晨起。必稽首百拜。諸子循而請曰。母得無病乎。孺人太息曰。此何足病我。我病在爲婦時耳。他無論。卽汝兄弟姐。妹六七人。吮我乳。潼不知幾斛矣。長而一衣一縷。疇非出我十指間者。汝父故書生。何知我苦。我今垂老。而後一示汝曹也。他日思否。毋忘我言。嗚呼。方九夏公往贅時。貧不治裝。夫婦緇衣相對。殷勤啣沫。顧得有今日。迨今日。而孺人辛苦復如貧賤時。是性爲勤儉者也。昔文州公一顧孺人。私自慰曰。仲女今故貧。我入其室。器物整好。諸子布衣紉履。有名士風。張其與耶。觀於伯復君。而孺人之後。何纍纍也。乃知囊者兩家聚族相賀。不虛矣。余不按與九夏公爲中表兄弟。九

夏公母爲余父姑。姑相見未嘗不津津稱孫婦賢。則孺人哉。余信而有徵。宜銘。銘曰。謂而貧。克充厥宗。謂而匪貧。貴而精潔。雲亭亭兮。氣不散者藏。霜烈烈兮。筆不刊者唐。日者卜之。終焉允臧。曰其葬也。辛卯正月之春王。

### 馮母馬太安人墓誌銘

文待詔稱二陸爲三吳文人之祖。二陸以江左綺繡。彪奕一代。然無不本諸性命。往往爲高才奴使。平原戎首以讓中清河。矯矯差班。循吏尙友者。詎焉彈丸峰溯。其靈不盡耗於二陸之手。迄千年而有元敏。今世所稱馮元敏先生是也。先生爲肅宗廟四鐵御史。南江公第八子。而其所自出。則爲馬太安人。自元敏先生以辛未進士。典兵部。卽進士。皆稱貴矣。封之日。元敏具冠紳。雁行庭下。太安人大喜。顧謂元敏曰。是冕而流珠者。非筭翟也耶。我昔侍吳孺人。孺人且死。授我以金珥。曰。勉之。而孺子必貴。已而摩汝頂曰。甯馨兒。非是母不能生。我今尙能憶孺人言。夫安分有今日。已蹙然曰。我老人也。至勤天子誥。而封我。誥多善言。顧安能當此。元敏官兵部。太安人俱。故事。兵部選吏。則大官具饌。宴選司諸郎。元敏每宴。能持酒脯歸。跪而餉太安人。太安人食畢。又北面叩首呼元敏曰。孺兒乎。其爲老人所以報塞主上者。故元敏所至。能勤其官。且以文章節義重海內。悉如母言。初。吳孺人歿。口寇內訌。御史徒家避寇沈巷。太安人獨城居。曰。我抱吳孺人主在。何忍去。倘事變卒起。誓與薪俱盡。乙卯春。訛傳寇躡入關門。邑中人恐。太安人獨坐機杼中。自如曰。寇安能遽入城。卽入城。吾有死耳。夫以死一而當寇百。何以走爲。後卒無他。其賢智如此。性好儉。身服漂澆衣。元敏四時所進錦綺。悉不御。妯娌告急。則洗橐付之。御史公會以遺金五百。鑽分賜太安人。曰。則以待而子歸。元敏未歸。先出百鑽周族之窘者。左右請曰。夫以所分金。償負責且不足。奈可。又損百鑽哉。太安人笑曰。勿復言。若吾子。豈憂貧者。元敏去兵部。有銓望。或以告太安人。太安人曰。吾兒少強項。恥工媚。性不能下人。恐以才賈忌。已而不果遷。故元敏督學貴陽者。垂期年。則解綬歸。曰。吾有古今之懷居。不能告諸友。知家有老母。

稱知己。可以歸矣。先生歸。閉戶著書。酌水獻太安人。四方遊士。有借交先生者。率不內。時獨鼓屐於名山水間。望者以爲鳳文麟趾。視先生出處。以下世道安危。嗚呼。其真不媿太安人子哉。銘曰。不知子。視其母子爲誰。元敏甫。文六經人。千古永不磨。一抔土。

江州吳公暨配夏孺人墓誌銘代

吳公卒之二十九年。爲萬曆庚寅。時余納鄭節詩。命澗州。其子吉士君民表。手勅狀。跪而請曰。自吾之聚族於斯也。與宋而南矣。顧世服賈無顯者。自清隱居士應文皇帝徵。始稱開族。迨余府君。始稍稍慕經術。用啓余小子。府君棄余小子久。明德懿行。視記不什一。而復闕焉。弗彰。余小子罪也。又曰。余小子幸同子。榜薦於鄉。又幸而辱在子榜進士。又幸而從子後。職史氏筆。侍上左右。其竊寵光吾子。實溢餘子倍常。藉寵光余府君而爲之誌若銘。則小子幸甚。又曰。吾先孺人之歿也。又先吾府君十年所矣。藉以先府君之餘。而一言及孺人。又小子幸甚。唐文獻曰。不知其父視其子。况吳公。余丈人行也。敢以不敏辭。一按狀。公諱恩。字沐之。別號江州處士。公生而長厚坦夷。舉止若老成人。公之父敏菴公。家貧。遺田數畝。若廢丘。時公僅年十二三。不能置傳。教公讀。僂僂循。公發歎曰。大丈夫豈立稿哉。吾不能結俠行賈。鑄山煮海。居奇貨。寧兀兀坐困。夫知闢則修備。時用則知物。吾其庶幾哉。於是攝公入武林。上下寧鑿建業間。心通十一而息之。旁及販脂賣漿。陂魚種樹之術。稍稍具伏臘矣。謀娶婦。娶錢孺人。數歲卒。再娶夏。以繼錢室。是爲夏孺人。孺人端凝。不妄言笑。其父處士公。心奇之。曰。之女也。而實丈夫子也。子則大我門矣。吾擇名家子壻。以大胥門。既歸公。屬大父循菴公。杜太孺人。並捐館。公生而得大父母心。時時置公膝上弄之。繼母李。勿善也。稍怏怏。公請析箸。敏菴公可其請。未幾敏菴公卒。公哀毀爲孺子慕。喪葬咸完。悉推其遺產於季弟。愈身不沾錫銖。又以已貲。時時爲兩弟償責。通人。而又爲弟子棟娶婦。曰。此猶子也。公念母李孀居。不忍異謀。於夏孺人。孺人

曰善。傾篋。脫簪珥。獻室奉母李以居。公拮据服。買如故孺人手調滌。醴醢上食。而所自儲朝夕。乃最下草具。李性辨急。時有所督過。孺人累晝夜侍立榻旁。悚息不敢退。問厥。兩鄰嫗李許請。問曰。姑善成我。實奇愛我。淚垂垂不敢下。會李孺人病。親爲浣中裙。滌廁。春湯茶粥。李大感動。手孺人好語曰。大媿負女。大媿負女。願謂公曰。噫。謂孺人首無夫。而婦孝若此。而後當有與者。而所謂兩鄰嫗者。至相顧指孺人以訓。婦曰。若獨不見吳家婦耶。李孺人既卒。公夫婦哀毀如禮。如所以喪敏菴公者。公好客。卮酒豚彘。必與客共。其治生雖米鹽果瓜。竹木瑣屑。必有度。而性嗜赴人緩急。有所稱假。至一再折券無倦色。時從子母家貸錢。隨手散盡。責進者。踵門詰公。曷不以償我。而施爲公謝曰。吾詎敢強爲德於人。第視吾眼在否。而忍坐見人困也。竟以好施故。家益落。公無聊。願視諸子慨然曰。噫。貧甚矣。有兒可教。是不困矣。吾左手種德。右手券責。而縱困我。豈養能困我。鼎祀哉。俄病就卒。是爲某年月日。長子某。次子望。卽民表。與余同年。有文章名。改庶吉士者也。銘曰。世之貴。孰與德之貴。奈何乎配身之華。孰與後之華。奈何乎家配之既良。家道用昌。乃天賜之祥。蘭桂承芳。以世其光。緊翁媪兮。千載同藏。

### 孝廉霽宇吳公暨配凌孺人墓誌銘代

余有壻太學生吳嘉徵。率其弟瑞徵。以父母之墓銘來請曰。吾父歿於癸未。母歿於癸巳。垂二十年。暴寢霜露。貌孤未知死所。頃者擇塋。諷曰。合葬於吳縣龍池山之新阡。每痛先君有言。吾死願得太原王公銘其幽。而吾母凌孺人之垂眼也。亦曰。小子爾無忘而父之遺命。用是敢稽首百拜。以祈終慰之地下。余唯唯不忍辭。吳江之吳氏。有兩大司寇。其一爲立齋公。諱洪。官南京刑部尙書。贈太子少保。其一爲訥菴公。諱山。官北京刑部尙書。贈太子少保。立齋公生訥菴公。訥菴公生德泉公。德泉公生霽宇公。德泉公有從兄中河公。南京光祿署正。老無子。以公爲後。德泉公公之所生父也。中河公公之所後父也。公娶於凌。道山府丞公之長女。是爲公配。當中河公之歿也。孺人王與太

孺人沈皆在堂。兩孺人性頗嚴。而沈尤辨急。易爲恚。左右不敢平面視。公與凌孺人每晨往朝。變變齋慄。沈孺人百端激之。氣愈和。上食愈莊。夫婦屏足鵠立者終日。命之退乃退。退而詞察無後言。沈孺人爲之破顏而止。辛酉。公登應天薦。沈孺人大喜。始命凌孺人側席而坐。久之。兩孺人相繼亡去。公與凌孺人喪葬如禮。哀毀骨立。而至是始親政。乃割腴田以散族人。凡以千計。又劑量斗斛。所歲皆租石。又以百計。其他內外強近之親。以次衣食待公。而舉吉凶者不勝數。伯父仰峰公歿。臧獲食官賦。法當按罪主名。公捐金力脫之。行游市上。有蓬跣緊累推胸而號者。公訊之以逋賦就逮者也。因問負幾何。曰數金。又問家所存幾何。人曰獨老母。我死而誰爲收。母氏骨者。公立完其逋。罪得釋。其人願納產身爲傭。以償公。皆謝而遣之。乃洒涕搏頰而去。公旣好行其德。而性又豁達辨爽。喜從四方賢豪游。隴籌轟飲。徹晝夜不絕。夫人日走鬻下。新樽析俎。唯恐後甚。則徹所饌諸盪。以佐非時。而身自享糝食。公以是愈得長者聲。公私之事。首推爲祭酒。公不難任。劇駢怨。銳身先之。又善排解紛難。酷知人痛癢。凡有求者。皆樂趨於公。歲大稔。大損穀粟。以興作寓賑。其所修隄岸橋梁廢寺甚衆。鄉人至今德之。凌孺人有子而殤。公不憚。孺人擇名家之媛進。公爲豐腆其衣食。且溫言以教其不逮者。諸姬媵皆感動愧服。久之。戴氏舉一子曰嘉徵。王氏舉一子曰瑞。微凌孺人撫若已出。而公亦悉汰聲華舊習。手一編課兒甚樂也。未幾。以癸未上春官不第。鬱鬱病。歸以歿。孺人引刀欲殉者再。二子牽衣號泣。得不死。孺人辛勤教二子成立。旣娶婦。則移公之柩合堂而居。閉門焚誦。以癸巳病卒。二子發篋。凡竄縱衾襪及飯舍之物皆具。考其歲月。即移櫬別寢時所封識也。嗚呼。孺人何嘗一日忘公於地下哉。公治經術。能文章。不顯問家人產。賴凌孺人精心營辦。檢涸籍。塞耗竇。食指千數。無一人飽而嬉者。公又能畏事。忍詢。摧剛爲柔。所遇無少長貴賤。以善氣迎之。反顧怨恩。灑然如雲霧之釋。故公歿之後。二子以孤兒讀父書。支守門戶。時獲開教於公之故人。質者不至孱弱。僱仆貽兩司寇羞。則公與孺人遺謀遠矣。初公有感於凌孺人之逮下也。旣得二子。抱而喜曰。是孺人賜我也。孺人則曰。是天賜君也。君不憶武陵遠妾事乎。公嘗游武陵。以重幣買妾。業已

迎入舟矣。察女焦然有恨色。知其已字。而父母以貧。故更嫁之。公卽遣女奴謹護別室。質明急返之。女家而不責其財。嗚呼。此去故人何遠。子孫繩繩。有以夫。銘曰。是維吳氏。合葬之墟。有丘鬘鬘。有松漪漪。穀室同穴。抱壁聯珠。家人曰宜。詹人曰祺。飲樽不盡。以遺其餘。子孫繩繩。光兩尙書。

### 太學心字楊公墓誌銘

往溯上楊氏多聞人。而諸生士修。文行尤著。嘗一顧予鹿城。半面而別。無何。則以太學府君銘請。夫人子有愛其親者。瑩金與璧。以贄文於當世顯人。沾沾耀里閭。覲矣。其後不一二傳。顯人之姓字。化爲冷煙飄風。而不可得。而况藉其文以永永者乎。於是不朽之權。轉而屬之山澤。而予非其人也。則姑銘之。以衛樵牧。吾松之秀。以峯泐爲宗長。震澤東下。匯爲三泐。而楊扇控之。其里居麟次。以挹水秀。嘉靖間。九華先生用進士起家。由大行歷官雲南憲副。而楊氏之族甲泐上。公其第六子也。已出後於仲父二華君。遂父二華而母趙孺人云。初中憲公多子。願見公少小婉孌。而性復好吟咏。輒擁抱之曰。是曠子鷓鴣。亢宗必矣。十七補郡博士弟子。聲籍甚。而性不耐有司繩尺。因入游城均六館。名流巷駟相逐。自後五試京兆。皆罷免。而有子士修。以經術爲秀才。高等。公笑曰。我素不欲與造化小兒爭權。今乃與小兒爭進耶。於是屏去故學。發中心藏書讀之。而更嫻於詩律字學。所著古人法書名畫。及瓊璧槍擗。敦鼎之屬。旁列左右。花陰竹蔭。蔭映籬櫺。公憑几援毫而賦之。不復知人間有塵土事。月白水香。扁舟獨出。爐煙釣綸。半倚於霞葵鷓鴣之外。望者以爲張志和。陸天隨其人。而公亦謬稱泐濱漁父。入則召父老諸昆弟爲醺。飛絲奏肉。頽然醉鄉侯矣。公少壯。能文章。視功名直可唾取。數奇踰蹻。不得已而託之詩酒翰墨。然終落落不自快。遂決計治裝爲長安游。游而因病歸。妻子喜懼交并。慰勞數四。公嘆曰。吾聞燕趙多異人。庶幾見之。豈碌碌馬蹄間。博難肋一官者。蓋公言甚壯。而病已憔悴不可治。然公猶整巾櫛。與故人杯酒宴笑如平時。且築室而題之曰。保閑。曰。遯意。



將栩栩六月息也。豈謂遂成千古哉。公歿之前七日。持齋誦佛號而逝。蓋萬歷己亥九月也。距其生嘉靖丁巳。享年僅四十有三。公貌癯。神理清明。與人交。斐疊無間。而辭峭岸。暴抗之色。莊事兄姊。撫諸弟。禮能逮恩。二華君沒。公推遜遺產。分潤族人。而身自拮据治喪事。奉嗣母趙孺人。惟謹。憂喜痛癢。抑搔候問。不去側。其侍中憲公。唐宜人。及生母王孺人。亦如之。婦翁卒。迎養婦之母於家。扶植其孤子。以成名。士生平不喜治生產。而好賑人之急。廩饑。嘗數百石。更轉貸以濟有貧而負公者。立燔其券。視世人齷齪。仰掇俛拾。與竈下婦持籌計算。絕薪麩粟。而不肯分。餓鼠之餘。以與宗黨共。皆公所笑也。公雖好施而貧。有子潔修。負藝林之望。海內交游。皆樂道其文行。以幸公之賢。而有後公。亦可謂不死矣。君諱繼美。字仲休。別號心宇。娶趙氏。生二子。長卽士修。娶吳江太宰恭肅公孫太學季華周公女。次士偁。娶文學寄字馬公女。後公一年卒。士偁有子弘。士修有子穎及女三。葬金澤港李方埈祖塋之次。銘曰。具區湯湯。擘流東瀉。委輸三泖。金澤維籍。匯爲靈區。君子是舍。晶英上浮。膏沐松檀。除道闢周。以俟石馬。樵牧已而。內有賢者。

## 太學何俟菴配馬孺人墓誌銘代

何孺人者馬氏。太學俟菴何公之配。子友紹典司理。士抑三畏之母也。士抑以壬午舉北畿。自後屢上春官。偃蹇一第。每歸益發憤著書。及甲辰。念孺人春秋高。冀早沾祿養。俛而謁選。非其志也。選人才。士抑得紹興大郡。士抑以板輿御孺人如郡邸。出理案牘。入澆廁牘。日告平反。幾何以娛七箸。孺人則稱引古義。勗士抑以邁種德。訖感富不以三尺養。交令部內有含冤者。士抑謹奉教。大起平恕聲。直指使者薦於朝。與新典會法。當有非時之褒。爲兩親榮。而太孺人翟車蒲裳。直須時矣。乃竟中譏。以考功法。調官他郡。太孺人聞之。無愠色。且力疾而慰。士抑曰。吾子之謂不辱親矣。是夫守法之驗也。聞者謂士抑爲能官。孺人爲能母。蓋歸十日。而孺人卒。卒之日。諸子姓成集。視舍視

殮執喪成禮。當是時。實有天幸。收考終之福。不者。扶櫬歸矣。於是士抑將治葬。而屬通家子陳仲醇。次太孺人徵言懿行。徵墓石於舊史。惟是董與何世親也。其昌又嘗升堂拜母者。不敢以不文辭。太孺人樵李人也。樵李去海上百里而遙。鮮通婚媾。而孺人世父一泉翁。與司斷蘆江何公竝遊都下。相友善。遂以孺人室其子。所謂俟菴公者。孺人十五而歸。俟菴公七十五而下世。其在何氏爲婦。爲母。爲祖母。凡六十年。閱兩世矣。而慈惠恭儉之儀。如一日也。俟菴公修孝友之政。有聞邑中。乃多謀室而獲焉。先是蘆江翁有太公九十六歲矣。治家嗃嗃。每晨起必勅諸婦。諸孫婦環列堂下。候起居。亦猶行古之禮也。孺人獨先期朝太公。太公以步搖玉搔頭賜之。曰。吾門終賴汝而起。太公沒。撫棺而慟者。亦惟孺人也。蘆江翁捐館。先業中落。孺人奉姑王孺人。展轉避寇。年荒穀貴。人不厭糠粃。何論甘毳。則才辟糲。質簪珥。上食王孺人。食不甘。退不安寢也。小不懌。從女奴屏人問故。必得其歡而後已。王孺人老而臥疾。孺人與俟菴公視床褥。進湯藥。髮不櫛。衣不解者。經年無倦色。王孺人沒。而哭之極哀。聲感行路。柩掩手澤。觸緒輿悲。歲時饋奠。慘然灑淚者。畢其世。蘆江公沒。諸昆季當析產。俟菴公自攜李歸。僅授之敝廬。寢丘室人嘖嘖不能平。欲更析之。孺人置言弗。俟菴公之庶弟三泉君者。客死於金陵。俟菴公以其喪歸。則諸弟擢其貲已立盡。時王孺人尙在。心弗能平也。欲更均之。孺人持弗應也。而里中多俟菴比之田薛矣。孺人雖與俟菴公拮据內政。親見起家之難。然不爲纖嗇。好行其德。於姻婭舊故間。事外家極有恩意。遣問相續。兄弟之子。姊之子。與俟菴公女弟之子。婚授室。嫁治裝。貧者忘困。孤者忘亡。如薛叔庚。宋啓文。最著。蘆江公之妹歸龍華沈氏者。年七十無子孫。俟菴公養於家。孺人人生而奉之。沒而喪之。祭之。皆與王孺人均禮。而期近之親。以及鄰里所待以舉火者。不知凡幾。以故孺人沒而巷哭。嗚呼。可以觀母德矣。孺人有九子。殤者四人。除子皆迎師授經。不以小慈爲愛。然俟菴公課子多謙呵。孺人又未嘗不微言解之也。里中稱善教子者。必曰何母。何母云善哉乎。陳子言之也。孺人課青衣。軋軋機杼。白首操作。而身未嘗衣重絛。客至設醴。豐殺中程。而口未嘗厭八簋。內外斬然無耗竇漏穴。而綦履不及庭。家僮千指。嬉嗃屏絕。肅

若朝典而呵謦不出巷。鍾釜圭撮。肩輿惟謹。而宗姻以緩急告者。不忍辭以褻瀝。卽古之女宗母師。何以加哉。孺人生於嘉靖癸巳年正月二十五日卒於萬曆丁未年三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五。生子五。長三畏卽司理君也。茲以八月十二日合葬於鳳凰山之原。銘曰。繡之水清且紆。方孕玉圓產珠。鏡之水清且滄。嘗君美以其子。鳳之岡鬱且蒼。劍斯合歸於藏。藏有石照彤矢千百年。其視此。

## 貴州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瑞溪包公暨配誥封安人曹氏墓誌銘

橋李瑞溪包公者。喜遊。遊多在吳中。凡松之峯泖。以及吳郡之洞庭諸山。無歲不到。嘗一至天台雁蕩。留連永嘉。及期始還。其出省資裝。却騶馭。一二童子。裹書襪。被從之。便能盤截崇峻。穿雲嘯風而去。所至喜詢謠俗。問疾苦。脫膠葉舟。故人往往不忍釋公歸。歸則手一編。高枕矣。公又喜書。聞有異本。卽僻巷環堵。必徒步相訪。得之則分命左右。繕寫。手自摘錄。垂丙夜不休。客至。散帙縱橫几案間。幾無所布席。而公了不爲異。余聞公之風高之。然公生平敦氣誼。重然諾。自宗黨故人。以至四方遊士。生死婚嫁。皆緩急仗公。而公又能酷知人痛癢。卽嫌謗有弗避者。其埋殮廩飢。藥病之事。門無虛日。日無虛晷。殆所謂吉人爲善。唯日不足者歟。公年二十三。成進士。三十督學貴陽。三十八致政家居。五十遂已析產授二子。蓋古之蚤聞道人也。公事親盡歡。居喪盡哀。與人交。不爲崖異。喜獎掖善類。而恥聞人過。胸中通曉貫穿。如九達之衢。萬家之市。而舍絕瑕類。嘿嘿如絕無知識者。居恆急難。而人負之。或寵之以機械。傲之以德色。挑之以仕進之遇。合中之以難曉之語。必不忍之話。公皆不以屑意。至於與上官風指異同。持論侃侃。則又毅然有所不欲。不爲非苟而已也。當新鄭爲禮書。公以儀曹郎執法。新鄭不悅。遂及階而止。公正色曰。尙書送屬官。具有故事。毋令他日言壞例。自某始。新鄭怒。遂以此出公貴州。尋罷官。此事公終身未嘗語人。而公行遊他所。士大夫輒能道公風節。及郎省魏縣邵武之治。初以弱冠爲魏令。擢八比部。皆以平恕稱。五日與同舍郎參詳。

法律亦不治詩酒會所平反甚多。丞郡邵武。三月平黨斗之亂。去之日。士人爭爲諸頌榜之市。老稚泣送擁車不能前。其旌表節孝。如張漢張濟及王友能之女。意皆出俗吏上。晚歲里居。識益沉。才益老。排解應酬。以談諧談笑出之。面人必解頤。事必中窾。公以此自信。覺爲善之樂。子孫以下皆化之。無不以公利濟爲念者。公笑曰。此豈我一老人所能哉。吾有曹安人。少而能治家長。而能教子。其性喜拯人之急。尤與余心相語。睦相應也。余嘗謂善人可幾。而積善之家不可得。積善而極於一家。則夫不謀婦。父不謀子。滅獲不謀於其主。孽孽汲汲。如理帛績麻。同堂共燭。時日雖勞。而久必漸食其報。則公今日之賢子若孫。是已。公美髯。眉宇刻畫。神韻甚偉。望見者無不以公爲大臣器。與公譚。汪洋有膽度。不可測識。久之。嘔肝剝腸。盡見其底裏。不惟公忘人。而能使人忘公者。英之社。少年之場。浮屠老子之宮。無所不委蛇而盡。皆以得幸公爲快。蓋公黑頭解官。其感憤用壯。峭岸不平之氣。錕冶殆盡。又淘汰之以山水。黨習之以圖史。不三十年。而其學遂成。故曰。公蚤聞道人也。雖然。公無曹安人。則必不能逍遙恬曠以老。何處無名山。何日無異書。但無賢助如曹安人耳。墓在某所。銘曰。賢哉包大夫。而有二癖。名山異書。老而不釋。繫誰成之。唯乃婦之力。以其力餘。相率爲德。子孫繩繩。以光世德于無斁。謂余不信。請視窆石。

鴻臚寺序班海亭包公暨配陸孺人合葬墓誌銘

代

肅皇帝朝。有兄弟以名御史稱者。爲華亭兩包。蒙泉公節。吳石公孝。是已。蒙泉公論寺人中。怒謫戍河湟。以沒。穆皇帝登極。特贈光祿少卿。而公其長子也。包之先。汴人。南渡後。世居嘉興之雙溪。其高祖奉政大夫禮部郎中可松。生子舒菴公。爲池州守。進階中大夫。舒菴生子吾心公。贈中書舍人。而生兩御史。前是池州貧。出費中書公于華亭。遂隸籍華亭里。赴諱杞。字孟材。別號海亭居士。余考刑部主事。贈尙公書仲女。歸公爲元配。公初童子時。聞少卿公之被逮也。泣請赴難所。吳石公撫其頂以應曰。汝誓年不堪間關爲萬里行。休矣。公制仲父命不得往。恆西望號

勵欲絕。既補諸生。遊太學。遂單車冒霜雪。走訊少卿于渙中。會聞海上夷人之變。少卿公心動。督令歸省太夫人。公不得已。洒涕就道。既歸。臧獲負義。公摘而訟之。寘諸法。然家益中落。又屢舉不第。居恆顧歎。髮種種矣。我卽不得以明經顯。然出而飲冰嚼蘖。使海內知清白吏有子。先公其不亡哉。及謁選。授鴻臚序班。時徐文貞公柄首揆。從叔武惠公以太保縮金吾帥。竝爲肅廟所尊寵。一時車軌塞門。不得望謁以去。而公與兩家有聯。數邀置爲重。謝勿往也。強之則一再寒暄。侃侃諷議而已。兩公以此益嚴事公曰。強項御史有種耶。海上唐君。挾重資遊長安。僕盜之。且縱火於室。以幸免。而唐君死。公收其尸於煨燼中。遣人護其喪以還。因貽書伊子曰。吾疑而父之死於僕手中也。唐子執之官。不拷掠而自服。公嘗得盜有梯垣以入者。知爲鄰子。釋之。其父怒。欲沉死。公給以薪米。爲溫言慰諭者百端。客曰。無乃過乎。公笑曰。吾憎唐僕之爲盜也。爲網常也。若鄰子則以貧故。吾故憐而教之。使悔焉。不然。昔陳太丘孔寺丞何如人哉。丙寅。肅皇旁晏駕。奉詔齊楚。戊辰。復命。以考績進將仕郎。會聞李孺人病。亟卽請告。而孺人霍然起。公拜堂下。且喜且泣。乃日借諸兄弟。修泆髓於左右者。彌謹。甲申。李孺人考終。公哀毀柴立。三年如孺子啼也。公性孝友。喜拯人之急。凡里黨故人。所籍以婚嫁。喪葬者。無算。季弟蚤世。爲經營卜地。不避風雨。所課諸子。十餘年。皆已成。立。雁行而游庠序中。斌斌矣。瑞溪學憲。黑頭解綬。好爲德於鄉。公實左右之。晚好緇衣黃冠。言旁及青鳥之術。焚香勸書。絕不聞外聲利事。而公又自少廉重。雖盛夏攝衣冠。而處子弟過而起居者。肅如朝典焉。居恆得人善。獎護不去口。有過輒面折之。慷慨直腸。人亦不敢以俗調望公。而公於一切帖媚柔熟。爲委蛇。譬折以行於世者。視之蔑如也。垂公沒。不及其他。謂弟與子曰。勉爲善足矣。自萬曆某年。距其生壽六十有七。公配孺人。生兆祥。不兩暮。遂先公而逝。僅年二十有六。兆祥呱呱襁褓中。不復能記母氏短長肥瘠。顧不佞猶憶公數稱。吾妹恭儉明智人也。既歸公。念不得侍蒙泉先生一日養。公西望。慟。孺人未嘗不攬衣拭涕於後也。孺人雖死。其子爲國器。恂恂稱退讓君子。將大其閥。以顯公與孺人。其不亡哉。

# 墓表

## 包學憲墓表

有明嘉興包公諱種芳字子柳年二十三而成進士三十而出爲貴陽督學使以忤權貴歸六十有三而卒公居官則百姓祠於官居鄉則郡大夫以賓禮飲於鄉生平爲德必果樂善不倦以恭儉慈和爲家法以忘賢愚置臧否馴老稚縉俗用平等爲世法以遊名山飽異書視居常爲安樂法其他陰德隱行未嘗一以語子孫而無間遠近言及公者至爲感泣流涕以幸公之賢而有後此足以觀善人君子矣余以是揭而表諸墓道之陽曰是爲學憲瑞溪包公之墓

## 贈戶部郎南野顧公暨配錢安人合葬墓表

萬歷間有兄弟後先顯名於時者曰一無錫顧君憲成允成一兩人恂恂儒生退然若不勝衣及進而立於朝又相繼得譴落其官而去然而天下顧慕說之相與喟然太息想論其父母何如人則南野翁錢太安人是也翁之先世居無錫上舍里自公徙涇里而居里人易而侮之轉徙石村侮公者厚白慚悔數招公還公乃偕太安人還修什一之業以身居織齋間而陰施其德終不肯與人競奇贏有貴買而賤賣者公償其直諸傭保雜作者公縮其贏錢息之爲娶婦婦而歸者凡數十人有買遺金去去三年復來公授之一篋賈怪問不知所以啓而視宛然囊者所遺故物也賈驚訝不敢受公笑曰君失之君得之於我何有哉性嗜義喜拯人之急貸者輒應應而或不副則期以某日時至至則先期辦錢以待且如其貸數而以細小羨之曰是寡人也善耗吾故慮之初公貧而蹶蹶而復起兩夫婦嚙半菽衣漂澆衣請句者往往囁嚅難公色及進而謀諸公公唯唯公退而謀諸太安人太安人未嘗不洗簪相

付也。公之教憲或允成也。學成。邑令周公分俸佐之。公驚曰。孺子受書。而乃煩縣父母耶。且縣父母安得人人資也。而孺子先之。立謝去。令以爲賢。舉鄉飲。首徵君爲重賓。公曰。此以孺子故榮我耳。我野人也不足以東章甫。敢辭。時有黃金私於叔李者。欲請爲居間。而以金壽公。公既斥去。而伴以問太安人。太安人曰。嘻。彼謂我兒何如人耶。夫金去可償。我兒孺子也。而本先撻。第不知從何取償耳。公立起呼酒自酌。更以酌太安人曰。吾故慕伯鸞夫婦奇節。今以我視子何如哉。相對大歡而罷。未幾。憲成允戒次第戒進士。兄弟雁行。上太安人觴。太安人捧觴泣曰。而父累辛積勤。所以教汝曹者。凡爲汝曹下今日種子也。天乎。而父安在耶。則以今日酒一澆。而父墓頭草耳。且曰。孺子欲無忘而父乎。而父業有言矣。吾不願汝爲好官。願汝爲好人。孺子勉之。叔季再拜謝母教。江陵張相國專欲置故御史劉臺死。憲成上記當道。詰諸不法狀。及江陵病而公卿相聚爲禱者踵嚙也。乃憲成獨不署名。有代以名署者。憲成馳往手削之。中外謂叔子禍且叵測。太安人聞而喜曰。此固孺子今日所以報而父者也。且兩兒皆有鐵。所爲尙不止此。而無何季子救海先生罷歸矣。叔子又以吏部郎論事判桂陽矣。兩兄弟歸而拜母。太安人喜曰。此固孺子今日所以報而父者也。太安人性至孝。曾爲姑親浣中裙。條穢器。里婦至今難之。南野公自傷少孤。每語及舜臣公。輒涕下。歲時饋享。大安人潔羞而進之。老夫婦仰而慕。俯而泣矣。南野公不信鬼。里中有靈巫。公往問之。卒不敢下。爲碎其座。一夕。巫遁去。而太安人之病也。里媪趨候疾。問有鬼乎。太安人戲曰。有之。曰。鬼何似。太安人指謂曰。大似汝媪。昨吾而退。其正直多類此。嗟乎。三代而後。禮樂不足以造士。故獨有望於家之賢父母。然患得患失。仲尼素以爲鄙。今而家庭之訓半此也。則聚國族而求子孫。甯復有品乎哉。今家有公與太安人。而生子爲憲成允戒。又聞其伯氏性成。仲氏自成。竝不有其弟之官能爲兄者也。所從來可知矣。予故表而揭之石。以告世之爲父母者。

## 誥封一品王夫人墓表

國家凡大臣有親喪者。上書乞卹典於朝。天子予祭葬如例。太原少傅王公忠孝簡上心。其母吳太夫人沒。上悼念。追卹加等。與故太子太保愛荆公得並祭。又傳諭特遣官齋捧金幣布鈔賜於家。蓋異數也。太夫人二子。長少傅公某。次學憲公某。其與故太保並受封者四。先封孺人。再封宜人。又再封宜人。又封淑人。比後太保而以閣御從封者二。先封太夫人。又再封一品太夫人。萬歷間。上召拜少傅公於田間。公以母老辭。上敦召愈急。奉太夫人以行。三年。聞仲子學憲之喪。太夫人趣命具裝歸。公累疏乞身。送母不允。尋迎養於京。又三年。太夫人先公歸。公卽具陳情疏。三日三上。上許焉。未幾。尋有詔趣還朝。視前加迫。公與太夫人復如京。上召對。喜見顏色。曰。卿扶母遠來。可謂忠孝兩全矣。公稽首謝。因論國事甚力。上慰勞久之。天下以爲自古君臣母子之遭際。未有過王氏者也。太夫人姓吳。故名家滄南翁之女。少習小學孝經。及前代名臣列女故事。事姑孝。教子以恭儉。居恒讀書。菜菔布裘而已。少傅公始垂髻爲州秀才。太夫人爲製青布履襪。躡躡前督學馮公。馮公嘆曰。有此甯馨兒。而惜一新履。天道福謙。其可量哉。旣舉進士。則歲時使人致資斧爲養。廉助。公以此立朝三十年。清名聞於人主。公爲禮部侍郎時。首與故相奪喪事相左。請原官詹事歸者。蓋以身爲諷者。愛荆公不察也。太夫人則前謂曰。翁不憶二十年前呼兒附耳語乎。比時比使前。導而過門。志願以四品官爲榮。今歸。願不勝耶。及公爰立之命下。太夫人傷愛荆公之不獲見也。以卒不以賀。我朝輔臣給假者。自洪熙金文靖公。以省母假。正統三楊及正德劉文靖公。以省墓假。自後未有得請者。請而從。自公始。公晝夜馳十七日。抵家拜母床下。母子相抱持泣。左右莫不動容。已朝命再至。虛首揆待公。使者促刺里門。公匿不使聞。已而就床間。謝導迎朝使聲。問爲何事。公始吐實。太夫人曰。兒龍極矣。若可辭。則力辭。不得使閭里怪人薰灼。又曰。匹夫猶不可狃。况偃蹇抗辭萬乘之前乎。負恩不祥。墮命有譴。吾滋懼矣。公謹對曰。天子至仁孝。兒以念母辭。未必深罪。願母勿憂。太夫人曰。夫幸上之不罪。而故嘗之。此爲何心。亟呼女奴持一僕投之。公前曰。吾裝在此。明日便可行。何不決也。于是公奉母再出。出而大本定。東師撤。遂以病壅。請上慰留不能奪。乃手批奉母馳驛。



還鄉。不三月。而太夫人以八十考終矣。公乞謝政。凡一月八上疏。其詞甚哀。讀者異之。未幾。太夫人遂以訃聞。然後士大夫乃相與嘆服之。歸爲不可及。太夫人性檢厲。私居對親戚。未嘗易冠。子孫既貴。日以盛滿爲憂。禁戢童僕。肅如朝。聞談古今事。往往臆決片言。出人意表。往楊忠愍以諫死。愛荆公爲居家。輟食流涕。慨然謂兩兒曰。忠臣當如此矣。太夫人居傍。獨曰。不然。夫人人願爲忠臣。置人主於何地。且不聞有諫行言聽。臣主俱榮者乎。至是其言始驗。少傅公之始生也。身冷無氣。有鄰嫗徐氏者。反覆諦視良久。笑曰。此俗名臥胞生。吾能活之。活則當貴。但不免多病。累阿母耳。趣使活之。其法用左手掬兒。右手攬其背。百餘逾時。噓下而醒。已公往往多病如嫗言。太夫人老垂沒。猶日夜問公。疾不休。公曰。甚哉。不肖之以病累母也。嗟乎。且以出處累母矣。余惟公之出處。正與太夫人相終始。故出不戀名。歸不潔身。卽聖主且悉公母子至情。其見于綸誥。廷旨。召對。手札之間。所以咨賚太夫人者。前後非一。故自古君臣母子之遭際。誠未有適王氏者也。而公亦以此得全其忠孝之名。且曉然示天下以大臣難進易退。不可奪之節。則太夫人實成之哉。是不可以無表。於是表其大者。揭而勒之。墓端之石。其生卒子姓。詳見銘。不具書。

## 吳孺人墓表

予友周太學之賦。自吳江叩予山中。以其內吳孺人墓表請。予曰。父爲誰。則陝西行太僕卿仰峯吳公之伯子也。母爲誰。則禮部尚書潯陽董公之女也。孺人所事翁爲誰。則太子太保恭肅公之孫。中憲大夫尋甸太守公之子。鄉進士玄津公也。姑爲誰。則吳孺人也。生卒何歲。則嘉靖之癸亥。萬曆之丁未也。葬何所。則附於本邑十七都之先塋也。婦德何若。君手狀以進。蓋淚溢於睫焉。余嘆曰。義哉周君。自梅聖俞爲南郡縣君。請銘於歐文忠。而後且寥寥矣。世不古。而夫婦之禮。輕非故輕之也。試觀江墩讓婚之表。馮衍武達之書。婦德少乖。家索立致。甚欲刊膚削髮。投山竄海。杜杜宦。絕交遊。求死不得。而何暇爲其婦圖身後之不死哉。周君悼內。聲淚俱下。不遠三百里。束幣造廬。而請

曰吾聞禮銘以藏諸地下。而表以揭諸地上。是惟吾婦之賢。非表不章。子其爲我續記之。余曰國制三品以上爲神道碑。其次爲表。婦無表。表自君始。請表其大者。當儒人奉齋歸於周氏。其會姑施夫人。祖姑顧夫人。代有家令。櫛東內外。政如朝典。儒人世家女。顧能遵其範不少衰。性淡薄簡儉。最不喜濃麗。而畜媼婦皆有恩。無少長皆矩矱待之。左右望而却立。不敢跛倚見。亦罕有笑言。聲達於臬外。奉姑孝。味爽而朝。三時上食。抑搔扶掖。曲中其歡心。晚得羸疾。目坐臥常相半。冬重裘。夏墮戶。幾不知寒暑人事。獨念君艱嗣。輒凄然不樂。數數勸君曰。恭肅公至。君皆有世德。而君又喜善事。好緩急。人凡遠近疎戚待君而濟者無算。君必有佳兒當擇宜子者輔我。傍人聞之。背地怪笑曰。獨增買妾。吳孺人豈真病耶。或曰妾車音至。必且悔恨。搥床擗壁。病懨懨如膏沃火耳。已謁見。慰勞不自勝。撫如已出。或又云。是好言謬爲煦煦。度人情豈能釋然。及君客金陵。有媼擁妓女排戶而入。則吳孺人自家勅以待。君者也。至是始皆嘆服。孺人爲真不可及。孺人少受女誡。能解大義。病中旁通內典。懺誦無虛日。而要皆以多男爲祝。姑歿。喪慕哀痛。病亦隨熾。猶自君而嘆曰。願君早得佳兒。以慰我泉壤。他無所言。嗚呼。若吳孺人者。不獨今人難。即求古人中。未易一二觀也。余嘗笑房玄齡名相也。而有姪婦。太宗賜之醪酒。則曰甯姑而死。不願不姑而生。隋文帝王中之英雄人也。而有姪后。受制獨孤。不惟不許高類。妾生男。而公卿凡有妾孕者斥之。有庶子者錮之。其尤可笑如晉時。姪婦之津。好婦壞衣柱粧。而後敢渡。不然風浪立。至人化爲鬼。而猶能巧妬若是。豈婦人之妬。無貴賤。死生一乎。故易垂戒於睽。取象於貫魚。而尤致意於坤之厚德載物。若使吳孺人而在。古昔其必錄于聖人之門無疑矣。古以士入朝。女入宮。並言。余竊以爲過。而近聞賢士大夫間。有挺而相難者。因慨然追嘆周召二南之化。能使樛木小星。化行于婦人女子。而當時小有言者。反出于周公召公。况今又不逮古人者哉。余故于吳孺人之不妬。揭而書之。以著朝野風教之所由係。而非徒重君之教義而近古也。是爲表。

## 誄

## 范牧之誄 有叙

余友范牧之。材有稜岸。駒齒未落。翦翦軼人。得其嘲笑。判爲榮辱。然獨傾交吾黨。酣肆橫溢。如張百全之軍。援厚盟堅。縱馳衡繫。已無千載矣。可否則諾。一言千鈞似俠。冲退斂約。多與寡忤似老。淋漓簸弄。縱恣觀適。以玩丁家艱。時面如深壘。骨如枯柴。溢米勺漿。存性而已。才之果毅勝堅。可與道適。孰有如牧之者乎。牧之亦雅自負。將盡展厥緒。益亢其宗。願幹局趨敏。性如俊鷗。一撲不勝。便欲颺去。落落久之。迺始爲倘恍。自放之說。慨然曰。昔者顏回夭折。蹠跖眉壽。伯夷窶貧。齊景豐厚。孔子老行。陽虎賈寵。人之賢不肖。寧在通塞間。與夫既已受造化鎔鑄。而猶爭之。將爲躍冶之金邪。時牧之意實慘黯。謬稱說以自廣耳。後稍娛意勝詠。與客陸博樽蒲。踟躕射覆。醉或長嘯大呼。激氣引聲。洩其不平。若欲爲晉宋逸人。稽阮陶謝輩者。間令吳娃度新聲。意有不懌。輒攢眉曰。鬼而粉墨。矢且中人。截袖而去。疾不及影。後遊平康。獨有所遇。淹繫旬月。無復顧禮。牧之爲此。是操太阿者。恥不當犀兕。迺薄之柱石。而繫之使化爲石也。于是吾黨咸褒衣峨冠。振纓理鬚。進而莊語。牧之不可。則又叢請聳識。目眦盡裂。又不可。則相與要之神謀。掃軌割案。以附鳴鼓。牧之適愴然自失。爲書以謝。其略曰。僕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諸君子具當世賢者。僕雖不才。忝蕙莊之遇。舊矣。諸君子一旦攝齊束帶。矢之神前。擊鐘伐鼓。焚香籲天。以絕鄙人一時觀者。莫不駭遽狂走。謂僕當得夷族之禍。以至于此。甚而造作端末。飛流短長。筆之繪靡。付之尸祝。無煩檢考。遽定爰書。不須左驗。遂成文案。是忠告之義。同于撻。拊之過。近于文致。使僕不能含生於覆載。強息於人世。辱云甚矣。僕亦何人。其能甘之。惟有蹈東海而死耳。嗟乎。牧之之言。何其悲也。易曰。憂虞莫大乎悔吝。是故從善不遂。吝之端也。蹈過知險。悔之用也。牧之既謝吾黨。乃不明言。痛斥充物。其悔吝之介乎。居無何。則買長舸。載之爲乃祖鷓夷之游。而牧之玉碎矣。

吾黨無須化之術。激而盛之。幽冥之中。負吾良友。乃爲之誄。誄者。古人以臨哀雪涕。於義當爾。誄曰。  
嗚呼哀哉。牧之之生。夙稟靈氣。金莛吐芒。瓊禾秀穗。顛角初整。骨骸亦張。眉昂氣激。詩襟禮裳。馭驥早馳。鷹隼初  
鷗。既抱介特。卑庸寡與。敦惠同好。金蘭木李。浮游商周。潮觀無始。迺風迺雅。亦玄亦史。竹間七人。濠上二子。情愔固  
優。道義實篤。循理成途。趨仁展軸。於時侃侃。先民之躋。賦性寥廓。深情必鐘。麗譙落月。狹邪春風。草映細馬。波迴驚  
鴻。渡頭桃葉。山際芙蓉。文園之戾。戾於厥躬。鬱然璠璣。惜此縹緲。危言苦辭。我用砥礪。皎日矢心。清霜隕涕。無忝久  
要。以附斯誼。吾聞攻玉。必有其方。漸摩浸假。不阿不强。憶維吾黨。適乖其常。石質頑確。玉資堅剛。力爭不勝。咄哉俱  
傷。嗚呼哀哉。

### 陸百之誄

明故鄉進士華亭陸君百之者。贈太子太保平泉公之猶子。中丞阜南公之冢孫。吏部考功中陽公之子也。長自  
世胄。不期加潤。生居淵廣。匪挹彌冲。其在舞象。則使張伯饒愧請益之功。黃子琰慚對月之敏。乃遂志擬絕編。名高  
頌薦。會北上春官。次于逆旅。勞疾弗任。遂至顛隕。痛哉。次公九之。義纏友于。恪殫後事。生死無憾。識者義之。猶復顧  
瞻斷影。哀切在原。邀作誄詞。以寫至痛。陳子爲之誄曰。

起漢季崩離。寓縣香濁。三方鼎峙。四姓名族。分胙華亭。爲吳邦陸。機雲而後。厥亂昌淑。宮保篤老。中丞莊敬。考功  
競爽。人文交映。誕生我君。清瀾淵鏡。履端初學。躬親灑汎。在聰稱敏。應對則俊。磨礪砥礪。雷豫乃奮。逮事皇考。庭趨  
輦轂。出業入寢。師資是勗。閉撻下帷。筆花帛竹。禮義之淵。既膏且沐。浣淪拂枕。盡瘁夙夜。屏攝聲氣。局跡子舍。侍疾  
彌月。解帶無暇。考功捐館。泣若孺啼。柴毀骨立。杖不能攜。相塚作丘。葑草漉泥。佳氣鬱葱。松檟迷離。孝烏馴兔。來止  
來棲。兄弟怡怡。矢言則一。棠棣念存。荆樹戒析。時雖倥傯。務殫心力。允協會同。糾難違逃。孝徵色難。沒秉遺訓。貞姑

遊養。義倉給運。助三貸七。莫非我分。名公之孫。名父之子。溫潤怡和。如璞未理。綺歲成名。才譽鶴起。曹營友邦。悉奉鞭弭。一入留都。朝霞散綺。上公掃門。國士倒屣。竟體芳蘭。雙眸秋水。迎謂陸郎。二俊未死。載塗雨雪。北上春官。間關道路。不任羽翰。寢疾旅邸。委頓而還。還無幾何。醫技告單。弱弟急難。捐廢寢餐。顛帝叩神。淚化爲丹。綱紀喪葬。雕心鵠肝。拮据一丘。其宅孔安。嗚呼哀哉。東南之吳。天下之寶。玉碎珠沉。蘭枯蕙槁。凡厥有情。莫不愴悼。矧余通家。怒焉如擣。人誰不死。子死太皓。冥路何長。生趣何促。阿閃國中。浪花風燭。來也何緣。去也何觸。芙蓉劍。埋鬼母夜哭。桃花駿死。龍種不育。天耶數耶。誰曷誰鵠。修短俱盡。君晝瞑目。蒼蒼涼涼。水枯草宿。吾誄素旂。永衛樵牧。嗚呼哀哉。

行狀

尚寶司丞龍海顧先生行狀

顧之先有仲實公。有四丈夫子。曰子富。子貴。子榮。子華。富居岷山里。仲實攜子貴。子榮。子華。徙海上而居。皆以布衣樹誼。子貴。生文彬。彬生綱。綱生懷松。公瑜。而顧宗始拓。瑜生景高。公配秦安人。生子二。伯鄧州龍山公。仲即先生。先生諱名世。字應夫。號龍海。少而歧嶷。有夙慧。懷松公絕奇愛之。曰。吾大者琳琅。小者玉樹。願其興乎。先生。年景高。公捐館舍。依母太夫人誦讀。太夫人從機絲中課之。燈火熒熒。至丙夜不輟。聲與杼韻。甫束髮。兼通今古。文名鶴起。蓋弱冠。遂補博士弟子。彌銳精討。上探竹書。下綜鴻寶。旁及諸子百家。及稗官野史。日日以五色丹鉛。手爲批註。至是其文大成。而亦往往大與時左。久困諸生間。然神愈王。讀書愈益力。終不肯少自貶損。與時俛仰。所交率天下賢豪。一言抵合。卽寒士必嘔肝折腸。不然。寧取訕詬。意揚揚強項不下也。故里中有更相齟齬。以浮語陰伺先生。而螫之者。幾中禍。會督學使馮公賞先生文。且心知其寃。得白。自後。輒試輒哀。然居首。然時時爲棘闈所壓。竊自嘆曰。吾志行非不慕古人。奈何年至此。而又局局作轅下態也。豈固命耶。雖然。伏波老矣。收功桑榆。丞相弘公車三上。取

通侯印如斗大。大丈夫誠有志。肯以千里骨坐朽伏櫪間哉。公日則倒履迎客。酒槍詩卷。闔基陸博。俛首而角少年之戲。日落客散。焚香挑燈。翛然讀書。童子軒轅几榻傍。如數部鼓吹。公琅琅耳弗聞。目弗睫也。比寢起。門者已客納。復觴詠如故矣。人以此調先生。先生笑曰。我壯夫也。雄心難降我。故以杯酒一澆鬱塊。且以詩酒三分之一足辦吾事。勿復言。無何。閩中黃公來校士。以先生冠諸生曰。吾意子久薄雲霄。今尚匏繫一老博士手中。然今秋之役。定無先子鳴奚。是歲果以詩高魁南服。公車下第還。上海受賊城且潰。先生銳然率同列登陣分門死守。賊竟遁去。城乃得完。未幾成己未進士。授工部分司武林南關。貢額外未嘗私取一贏錢。豪猾股栗不敢爲非。既去而商民思之。爲立石焉。已遷本部員外郎。歷轉武選郎中。門署如洗。一切苞苴干牘。悉屏不入。所遷序務。擇有功足驅使者。故是時邊鄙甲士號稱得人。文貞公當國。欲以銀臺處先生。先生辭。遂遷尙寶丞。奉璽書稱使者。以桐圭出封親藩府。賜賚悉珍異。非恒品。先生頓首謝曰。臣銜朝命。而敢微寵賂于外。三尺之謂何。空囊出。飽囊入。亦何顏還都門。見都人士哉。一遂不受。竣事旋車。道出鄆州。故伯氏龍山公所守也。先生相遇甚曠。飲酒酣。舉觴謂伯氏曰。弟身爲卿丞。捧符璽。引天子上殿。拱立御座側。而兄亦縮刺史綬章。稱榮矣。然兩兄弟。循顛髮而上。則種種如雪。乃腰肢僂僂。日踰踉。諸貴人前。苟戀戀頭上一冠。恐猿鶴笑我矣。青松白石。無寒此盟。未幾。龍山公投轄去。先生亦未幾請于朝歸。老兩兄弟老而抱持。喜可知也。于是買城隅曠地。累山鑿泉。種魚洗竹。亭臺橋榭。具體而微。公與伯氏。婆娑遊息其中。日無虛客。客無虛觴。天青露白。花落鳥來。杖履所至。望者以爲神仙。少喜奕。晚年則召客對奕。而身置其傍。從容指點。徐策其勝敗。如是者終身無倦容。然益簡遠。絕不敢造請公庭。至後輩以文章見投。則啓闕相覲。欣然下榻。忘其老之將至也。公生於正德丁卯十二月二十六日。卒於萬曆戊子十月初八日。娶郁氏。繼談氏。俱封安人。子三。長箕英。太學生。談安人出。娶方伯喬純所公女。次斗英。邑庠生。娶海澄尹壘永山女。次奎英。側室出。娶孝廉戴水玄女。斗英爲龍山公後。女七。長適龍江孫唐繼勳。次適恭定公子太學生潘允肅。次適沈侍御子紹佐。次適倪孝廉子太學生

家胤。次適庠生劉永鼎。次受徐士充子以倬聘。次受庠生趙光祖子季枝聘。孫男三。長芝雲。次芝玉。芝室。俱箕英出。個儻有才名。多父風。能世其家。以萬歷己丑十二月二十四日。扶先生柩葬長涇之原。走華亭乞狀於不佞。不佞之生晚。雖未辱知於先生。而與先生伯子箕英。實有金蘭之契。故爲之銓次如左。以俟當世君子採擇而賜之不朽焉。

## 書陳穉登交情始末

無錫陳穉登之亡也。相潭孫公涇陽顧公狀而志之。而唐元徵董玄宰王辰玉皆各爲之傳。其子藝之。又以穉登遺書訣余。余更白練衣爲位。而拜啟其書。淚泫於睫。而不能讀也。嗚呼痛哉。初穉登入南雍。新都許相國爲祭酒。新建張相國爲司業。一時所賞識。傾天下知名之士。而獨愛重穉登。與吾亡友徐長孺。長孺歸而謂余。南中有大儒及奇男子各一人。則武進徐儼。絳上陳穉登。徐公名宿。顧心降穉登。蓋其人豪似元龍。俠似孟公。推倒一世。似同父。余退而私志之。甲申穉登走華亭訪余。余方與辰玉讀書婁水。而穉登亦欲謁文於弇州太原兩王家。至是始相遇。甚得。別去已丑。余與徐長孺會葬於顧墓。因訪穉登。穉登出子弟見余。流連日夜。鍵門不得歸。迫余賦詩。又屬余撰祠堂記。因導入祠中。掃除靚潔。蕭如官府。曰。不肯歲時饋奠。吾婦手澆鑄釜而進之。一夕婦不戒於鼠。而不肯禮必以味爽上食。婦倉卒不能辦。爲易它饌。不肯爾時當神主前。不可以請讓婦。伏地責無狀。哭不起。吾婦聞之懼。幾若無以自容者。累日既而出。饌饌余甚旨而整。及余童子行。則聞雜酒脯。枯魚。麥飯以佐之。余以是心知談孺人賢。又知穉登之恭儉而有禮。能行於妻子也。自後與穉登不數見。歲以書往來。而一日雨中薄暮。跡余於秀州之南園。余門生皆以得見穉登爲快。穉登方從北雍下第歸。俯仰黯黯。既而燃燭進酒。忽岸然謂余曰。我北遊無所遇。願喜見李如松大將軍。霍霍瞻略。有名將風。顧叔時爲文選。恂恂如書生。閉門清緊。不通針芥。顧益卿司馬。時時以酒錢寄我。我得緩急人。且使者言遼陽黃蟲兒皆折箭相戒。不敢犯塞上。是皆長安中可喜事。其餘馬蹄碌碌。惟有埋人。

十丈塵耳。禪登時已大醉。復命浴。科頭坐。余榻間。滾滾論文史。旁策國事。反覆及夜半。皆可喜。至明日。邀余送之十里外。雨蓬之下。探詩草奏余。一讀一笑。鬚眉奮張。臨別復邀余贈一歌。乃釋。此乙未八月十六日也。嗚呼。孰意此日。乃與禪登訣耶。禪登長余七歲。余多病。禪登壯旺。有精魄。尙未衰。余見人退縮。而禪登實至如歸。以禪登之年。與才心。敵志得。與當世將相。及四方文章豪士。酣嬉淋漓。何所不樹立。而落落卒不遇以死。其死又僅四十有九。是可惜也。禪登忠直孝友。能信於里族。里族無大小。不之官府。而之禪登。一言以爲解生平。視交情最真。其待王峴崙先生。始終執世。講子姪禮最謹。顧司馬嘗折柬峴崙。招爲薊門遊。峴崙行別。禪登置酒送之。已復念其老。不任遠道。爲掩抑泣下。峴崙卽時慷慨能裝。顧司馬以不能致峴崙也。乃馳百金爲王先生壽。天下聞而咸高之。今春峴崙以禪登病告。余以爲卽病不必死。未幾。哭禪登訃矣。又未幾。且哭王先生柩矣。張新建已解相印去。顧司馬與涇陽兄弟皆歸臥矣。李大將軍戰沒矣。曩與君南雍同游者。如傲絃長孺皆先亡。卽許相國墓頭之草。黃且隕者。又不知凡幾歲矣。大抵人生如奕棋。遍生遍死。遍合遍離。此無足怪。然必局終而後國手乃見。今下子方醮半道而撤。非獨奕者負恨。卽旁觀亦爲之嘆息不已。嗟乎。禪登。豈特余一人區區知己之痛而已哉。幸而可以不朽。吾禪登者。有諸君子之志狀表傳在。余特記其交道之始末。以示吾兩家子孫各有考焉。

## 祭文

### 祭徐澤夫

嗚呼。藏舟於壑。孰之能守。夜半有力。負之而走。所負伊何。澤夫分手。訣絕已來。四十有九。憶昔好古。縱討二酉。憶昔酒後。烏鳥擊缶。憶昔操觚。肝腸欲嘔。憶昔附義。五內可剖。憶昔談禪。若獅子吼。憶昔窮玄。若游龍叟。憶昔賑施。心必應口。憶昔論交。要必白首。請事斯語。昔者吾友。何期今日。柳生于肘。賦作子虛。化爲烏有。以泣以奠。澤夫知否。君



而有知。見我一觴。其忍舉之。君而無知。卽此一觴。醉亦何爲。我將求君于十七新堂。素帷丹幃。空爾翁張。我將求君老親之側。但聞哀鳴。不見其跡。我將求君或水西園。野鳥悲啼。桃李不言。我將求君金陵白門。六朝絃管。嘯歌無人。嗚呼。君竟何來。君竟何去。上下求之。塊然天地。徒有遺書。蟲魚章句。徒有遺胤。雪涕如雨。嗟夫。澤夫而竟已矣。

祭吳母文

峨峨黃山。白雲丹霞。眷焉反顧。孺人之家。竄遼厥家。以從厥子。視時積著。吳淞之涖。賈而十倍。居業靡遷。不足非財。以樂余年。盤有甘藟。筍有綺縠。歲時伏臘。烹羔廬鹿。芝蘭之秀。羅于中庭。彩而舞者。上壽百齡。文學先生。以及里巷。莫不休嘉。幸甚神王。豈惟壽康。亦有令聞。葺城之東。畏學斯存。魏母不來。黎星不耀。殄茲賢媼。何天不弔。丹旌前揚。素帷後張。魂兮翩翩。返于故鄉。務支焦黃。再拜以祖。縞衣冠白。於何之濟。

祭張母文

嗚呼。南嶽星冥。西池雲冷。上鎖天門。下窺人境。爰相夫君。閭範肅整。禮服有盈。籩豆無梗。法彼坤儀。既柔而靜。誕肇賢結。有燁其華。河陽春樹。勾漏丹砂。佐郡執法。秉憲鷹邪。輪轂盛世。羽儀王家。天子曰俞。朕居中央。握機執樞。運於四方。鑒觀爾嗣。克洪厥章。伊何能穀。母氏孔良。用錫爾祉。錦衣雀裳。世崇委蛇。嗣賤篋屨。伏羲作城。蹈道爲轍。四維是明。百鍊不折。挂冠東歸。脫若秋葉。賢哉大夫。洩洩融融。洗爵上壽。惟母與翁。吳天降割。嫠女墮空。去何之兮。蕊珠之官。沙淹明璫。苔生寶瑟。十月悲風。悼彼玄宅。枯楊夜號。芳麗無色。嗟爾令子。日月有升。省臺上書。傷杜旣白。億萬斯年。永妥幽魄。有鳳者雛。有龍者孫。三槐奔葉。五桂續紛。繩乃祖武。世其家聲。翼此清椒。緊誰之楨。念我弱女。母則皇姑。如攀高松。而抱女蘿。松旣萎拆。蘿可彘何。素辭縮酒。洒爾丘阿。白蘋非藥。英靈可呼。

## 祭王和石

嗚呼先生。居今之世。爲古之人。悠悠世途。莫知苦心。擇地而陷。循牆而行。譬彼墨守。不失規繩。南省含香。中州秉鐸。挂冠東歸。爰得三樂。三樂未幾。百憂以煎。數月之前。公嘗有言。鰥寡孤獨。我居其三。余則謂公。語不云乎。天不汝從。人將奈何。公於此時。笑而點頭。寧謂今日。酬公以酒。生則無壽。沒則無後。禍福倒持。陰陽頗謬。嗚呼哀哉。公亦人子。生死異路。不見其母。終天之苦。公亦人弟。永訣告終。不見其兄。生人之窮。遠牀而號。望影而祭。賴有仲子。事公以禮。此脈可存。血食有主。百歲千秋。公祀不餒。嗚呼哀哉。遺書在狀。遺像在堂。靈帷綬綬。載翁載張。漆燈燐燐。載玄載黃。人止夜靜。如嘆於傍。公之淒涼。路人所傷。况如我者。國士之腸。無以慰公。清酒一觴。魂兮歸來。殘月微霜。

## 祭高旭崖文代

嗚呼妹丈。樹德孔揚。性既正直。氣自溫良。惠愛友於。周鄰睦鄉。怒不至言。戲不涉狂。口無兼味。體無麗裳。草衣蔬食。執親之喪。孝弟忠信。家居之常。解紛排難。一言足當。放歌彈鋏。千金若忘。爲堦寒門。行篤且藏。有時釀醴。燕兄弟行。傳經教子。挑燭聯牀。子也英特。翩翩於庠。孫枝蘭茂。業用寢昌。謂宜榮考。春秋彌長。天何遽奪。未稀爲殃。松摧桂折。珠沉玉藏。鳧雁嗚呼。雲煙慘傷。嗚呼妹丈。仙路杳茫。抑游崑崙。而登閩闔。某等內弟。渥誼靡量。今其已矣。灑淚汪汪。敬奠椒酒。哀辭是將。

## 祭徐相公文

嗚呼相公之生。騎日御月。鞭雷掣霆。前翼後衛。下離天門。相公之度。春風孕和。冬月遙溫。未琢者璞。不雕者金。相

公之學。飲流酌源。披華茹英。洙泗之壇。濂洛之庭。相公之文。吐約雲霞。杼柚星辰。金匱丹書。石函洞經。相公之功。心繫九廟。德奠三靈。龍袞補闕。麟閣繪形。相公之子。鳴鑿佩玉。縮絨垂纓。三槐奕葉。五桂繽紛。相公之孫。卷舒白雲。翔翔青雲。繩爾祖武。世其家聲。相公之歸。鄴架圖書。洛社琴尊。巍矣國寶。卓哉鄉評。相公之壽。豹文愈變。龜算彌尊。黃封紫詔。飛錫玉京。何不昊天。億萬其齡。爰揮羽旄。爰曳霓旌。躬返赤霄。神遊紫清。天地震掉。神人涕零。林木若號。禽鳥欲鳴。某也宮牆私淑。几杖親承。摳衣梓邑。憑軾裳陰。覲乃聖矩。剽其德音。揭日而示。莫喻其明。懸河而流。孰究其深。拜謝公教。敬以書紳。玉山既倒。冰谷無春。感深國士。淚灑喆人。潤毛匪茹。江蓴可飲。酌此清酒。奠於歲星。

祭王元美先生文

我明攘夷。頓還二曜。微於文章。殘氛莫掃。奈何崛起。全力交夷。譬之勝廣。斬木揭旗。以詩龍準。非公其誰。公與於鱗。焚舟而濟。初爲敵國。晚難兄弟。公之虛左。亦有深意。以大事小。菜羹必察。侍玉皇案。遂稱黃冠。公不黃冠。胡甯不仙。游金馬門。遂稱司寇。公不司寇。胡寧不朽。出亦無意。處亦無心。若空嘯風。若山吐雲。至人之路。孰得而尋。儒者治外。二氏治內。彌縫其間。兀然一醉。天地夢緣。古今游氣。香山子瞻。差足聯類。香山老矣。猶恨無兒。公之階庭。玉樹參差。子瞻半生。頭白窮海。公擁兪州。得大自在。白日行院。蘇曰押衙。智以爲多。愚以爲誇。詎如我公。談笑逝耶。不戀空果。况復空花。今於空中。何以雪涕。所不遺者。國士之淚。又於空中。何以悲慟。所難割者。斯文之痛。

祭包心聿文

嗚呼。一片乾坤。兩九日月。送盡英雄。頭白如雪。亦夜吾兄。未白而殞。石火電光。權花朝菌。我之交兄。由兄大夫。忘年忘分。小友見呼。兄遂買棹。訪我菰廬。人生之樂。莫樂新知。兄之知我。非止文詞。親之所愛。兄亦愛之。從此與兄。笑

而莫遲。兩無愧心。亦無愧心。歲寒之盟。庶幾無數。何期須臾。奪以暴疾。聞兄大夫。夢有識兆。兄遂割算。續親壽考。鳴鐘擊鼓。叩神露禱。遂獲所請。中道而天。人孰無死。兄死何早。人孰無死。兄死於孝。兄乎足矣。夫復奚悼。所可痛者。兄有遺書。塵積滿牀。所可念者。兄有遺胤。影弔空堂。性喜義俠。解紛息爭。誰如兄者。爲俗干城。性喜好施。賑孤恤苦。誰如兄者。爲人外府。以兄之器。芙蓉寶鐔。千金未售。神銷光落。以兄之才。桃花寶騎。千里未馳。鬢枯纓墜。客歲仲秋。落羽南旋。我來慰兄。手跡一編。嘆息不遇。壯士無顏。我心許兄。梓之以傳。劖劇甫就。竟焚柩前。嗚呼哀哉。聞兄訃時。長嫂尙在。久而不弔。意蓋有待。兄旣先逝。長孺復歿。明好幾何。零落殆絕。辟彼中天。曉星殘月。感念君子。百憂中結。

### 祭朱月溪

嗟乎。滔滔不返。東流浩波。長繩不繫。西飛赤鳥。朝悲薜蘿。夕傷螻蛄。覲化易及。哀我人徒。嗟惟朱公。令德淳龐。如玉穩璞。不暴其光。春馳坦度。樂易溫良。家安孝友。里挹璫芳。形夷質市。情古豪莊。念昔先人性稟。嚴毅慎擇。與可不苟。諧契白髮。締交惟君。兄弟分參。絲羅情誼。切至公推。餘愛以及小子。兩世通家。形忘彼此。我從西來。君東延跼。列時榮華。堂羅綺飲。詎通霄賓。明雜起。我醉婆娑。君情則喜。嗚呼。贈袍憐生。挂劍憐死。我念朱公。情何已已。年踰知命。雙髻未絲。仁厚獲齡。安禩未期。奈何一疾。而忽成悲。公始抱痾。我數問醫。醫者雜視。咸曰無危。病久不痊。我心則疑。愕焉計報。雙淚涕洟。嗚呼傷哉。若古有言。仁者有後。公之芝田。幸挺續秀。以世其家。誰云弗壽。我酒盈尊。我殺伊徂。縞帶素袍。酬公楸所。公貌蕭臞。公性慷慨。英魂不流。瞻也如在。哀哉尙享。

### 祭王弘宇

客春乙未。再震者地。客冬木妖。火生神樹。占史狐疑。余嘆且喟。邦人當之。其在先輩。俄報訃音。公騎斗去。騎年獵

第艾歲懸車。出有民譽。歸有道書。不琢不彫。若冲若虛。憶昔高堂。子夜清輝。花籠步障。香印氈氍。燈光破玉。客履連珠。公倚而笑。喜動鬢眉。退賦百詠。以序屬余。譬彼播揚。前以糠粃。公之憐才。舉世無兩。氣韻彌敦。遂成世講。嶮嶮鶴冠。蕭蕭鶴屐。樂哉東山。抑河西爽。塵尾筇頭。幸隨俯仰。長公次公。踈立人上。龍媒長嘶。獅絳絕響。草虫之鳴。亦復見賞。嗣余授經。越水吳臺。公亦高臥。門掩蒼苔。雞犬相聞。不相往來。庶幾近之。彼此無猜。室邇人遐。跡疎心密。尚擬龍門。威瞻風德。胡天不弔。白日竟夕。落梅在庭。愁雲抱石。風褰素帷。淡無春色。先慈棄予。公更捐客。生我知我。一朝永隔。萬痛攻心。百愛刺骨。公有誥詞。千霄六翼。願予山壟。報母何日。念酬感懷。彈泪命碧。

祭文

祭王亭伯文

嗚呼。一片乾坤。兩九日月。送盡英雄。頭白如雪。更有吾兄。未白而殞。朝榮暮落。槿花野園。憶昔庚辰。遇於直塘。傾蓋而語。得兩琳琅。嗣後漸暱。笑言斐斐。握手拍肩。宛焉兄弟。草綠烏啼。留連觀西夕。陽在樹。醉咏而歸。兩年以來。蹤跡彼此。青雲白雲。各言爾志。蘇贊之園。欣然斗酒。爲別未幾。柳生於時。嗚呼。二三知己。落落晨星。嗚如吾兄。肝膽相親。名教若掃。淪胥以沉。嗚如吾兄。孝友溫文。所可痛者。大襄未卜。而有季在。宜瞑其目。所可念者。遺珠在腹。而舉得雄。若敖可續。人如車輪。生往死復。月十二。乘日三十。輻誰久存者。而亦何哭。

祭何太老師文

相彼時雨。膏沐人寰。孰隆施是。雲出名山。相彼流泉。以灌以溉。孰委輸是。源從大海。吾儕小子。事師有年。孰開先是。教本家傳。於穆先生。心古行古。吾師得之。性稟鄒魯。盡地而蹈。循牆而行。吾師得之。溫溫蒸人。早振一經。晚酣六

籍吾師得之。雀起鶴立。誼敦老友。澤急窮親。吾師得之。腸熱如焚。無妄笑言。無輕臧否。吾師得之。黃中通理。不設城府。不立藩籬。吾師得之。光明坦夷。獨秉直心。邁種隱德。吾師得之。以昌世澤。世澤方滋。草木始芽。良果垂實。克大厥家。惟師與仲。爰及名孫。五色風采。千里龍文。花照金罍。月籠玉樹。舞袖翩翩。式歌既醉。爲魯靈光。爲鄉祭酒。樂哉未央。百歲非久。何爲忽忽。日迫嶠嶷。匪腸攻骨。哀絕吾師。凡我及門。淵源道重。後時舉觴。忍觸師痛。荒日淡淡。寒風綏綏。酸涕入地。靈今來歸。載翁載張。彷彿舉帷。紙錢不散。通信葭灰。

### 祭震野楊公文代

吳俗滔滔。江河斯決。中砥流波。仗我先哲。巍然二老。公與安節。袁公星隕。公若曉月。皤皤黃髮。是杳是疇。遜髦於荒。執政之羞。東帛干旌。我徂維求。三事夙夜。矜公壯猷。公亦幡然。爲余強起。司馬人龍。旋還故里。屢詔不赴。眉壽燕喜。占吳得歲。歲曰庚子。公躋大耋。上錫仗几。使者在門。酌酒及禮。獻老乞言。三祝而起。德薰鄙吝。身繫安危。衣冠劍佩。照耀里衢。香山洛社。舍公誰歸。扮榆相望。余擬肩隨。方春壽公。曾致厥辭。酌以大斗。化而爲箕。人生實難。慶弔須臾。嗚呼哀哉。居鄉畏疊。居官去思。慎履無咎。清德可師。與言及此。能不傷悲。朝樂輟奏。市杵罷歎。國論私情。老淚如絲。震耶縮耶。宜配公祠。尙鑿。

### 祭徐孟孺

詩咏於旄。易取東帛。賢者之廬。王侯伏軾。吾求伊人。欽君高迹。南州徐穉。山陽徐積。穉有隱操。積有孝德。韻頗千秋。君真其匹。少奉慈訓。適爲大儒。後以慈背。尋焚公車。焚繻柩下。結廬墓除。松柏蕭蕭。淚與血俱。庭母苦節。成君初志。君謝謁余。居然處士。微及性命。恥談名利。宜巢宜由。不夷不惠。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玉所積。其山有光。君之所

止其國必良。何期仙詔。忽返帝鄉。薛荔慘淡。猿鶴悲傷。挂劍荒楸。懸榻空梁。嗚呼哀哉。吾聞古云。丘園道重。不爲之爲。無用之用。箕君一觴。非以私痛。激揚清風。薄俗可憫。

祭徐孟孺代

世有良驥。實惟龍驤。乃不馴乎。康莊世有。俊才實惟。棟梁乃不。構乎明堂。世有隱君。木之豫章。馬之飛黃。乃不遇乎。匠石之與孫陽。漢有孺子。魏有徐偉。長合二子。以並駕齊名於四方。如雀之起於菰蘿。如鳳之鳴於高岡。如天半朱霞之掩映。如雲中白鶴之騫翔。河期黃絹。竟祕青箱。少有志於金馬。晚聞然而豹霧。黛眉如月。入室見妬。操琴吹竽。數奇塞步。畏風塵石含沙。不敢厝足於當路。慨雞豚之不逮。甘結廬以永錮。泌水衡門。焚香高枕。偶寄興於森編。終下榭而燕寢。方聞龍臥。忽聞蟬蛻。騎箕尾而上征。望玄扉而策轡。何二豎之不遷。極三尺之永崇。通德之里。雪消蘭蕙。高隱之廬。雨埋蓬蒿。瞻仰治風。孰之能繼。予等忝司一邦。欣聞高誼。方千旌之在郊。乃溘然而仙去。用君家法。生芻陳祭。眷言詰人。臨風結涕。

祭王和石代

震澤之脈。蜿蜒而東。匯爲婁水。靈秀所鍾。譬如大川。必生蛟龍。蟠結人文。聿古次公。公與吾師。兄弟師友。節義文章。千秋無偶。金谿二陸。眉山兩蘇。求之古人。庶幾其徒。立幟麟經。聯轡雁翼。蕙吐蘭芽。金相玉質。含香儀部。握鑑銓曹。斗山愈重。月且靡逃。視學中州。青標外著。桃李無言。菁莪有譽。忽思初服。遽爾懸車。載壘戴篋。其樂何如。君子道長。尺一屢下。縉紳拭目。行不俟駕。公乃家食。堅臥如前。雙枝玉樹。旂旒當筵。甫抱神駒。遽殤國寶。公亦隨殞。徵音俱杳。嗚呼。樂天伯道。莫恨無兒。夜臺母子。猶及見之。名位壽考。莫恨早齋。封樹鬱然。而寢孔碩。白楊瑟瑟。黃日荒荒。送

客如雲。幸舉一觴。

祭徐金吾 公子

嗚呼。人立天地。何死何生。生死幻夢。誰殤誰彭。藍縷華路。泉釣山耕。瓊居珍食。楚舞秦音。淡濃異響。銷落同塵。與公子條骸傷心。育自華胄。曾祖文貞。爲國師保。顯懿耀靈。襲功錫券。世典禁兵。大父奉常。厥父踐登。蔚爲家裔。準爵形庭。燐燐炳炳。閔閔嶢嶢。公子好豪。燕市吳門。高裝駿馬。冠佩晶英。公子好俠。三都五陵。花撲玉缸。單霍黃金。公子好畫。劇龍陽青。香飄九和。其從如雲。公子好客。朱履紛紜。彈棋擊劍。伐鼓飛笙。翩翩公子。濁世幾人。年未三十。謫焉石城。六朝紅粉。繁擊遊魂。昂身紫闥。疇速之亨。畢命黃墟。疇促之屯。露晞日影。蘭敗秋聲。江流雲散。星殞珠沉。虛夜靜。風寒自冷。嗚呼公子。舟壑忽分。人生到此。天道寧論。丘壘紫紫。松楸陰陰。王侯斷隸。卒歸幽冥。矧公子兮。何悼之云。所可悼者。閩淑零丁。鉅合空守。獨弔孤燈。所可悼者。堂上萱椿。朱顏鬢髮。誰爲溫清。所可悼者。嬰孩在抱。呱呱弱齡。所可悼者。名與身逝。池館未平。嗚呼公子。曷遂捐茵。風流已矣。靡不心憐。某等幸叨翁誼。戚友情深。聞公子訃。漣然淚盈。謹勒哀草。敬奠淑尊。惟靈來鑒。惟靈來歆。

祭沈石樓 代撫臺

憶昔先朝。帝重翰墨。華亭二沈。入侍西掖。伯仲巨卿。天龍駢錫。人得片楮。貴若拱璧。數傳及公。實世其澤。志繩祖武。才高數厄。壯心無墜。飲羽沒鏑。卒以名儒。脫穎通籍。拜官大行。飲水嚼蘗。駢駢四牡。每懷靡及。十年不調。六月偶息。氣活意銷。雅忘失得。望重資深。爲邦司直。直道如弦。能補袞職。神羊觸邪。聰馬避跡。生視玉關。風行電擊。墨吏胆寒。債帥股慄。帝難厭任。廷推屢格。借重豫章。先聲辟易。衣繡鳴騶。光滿衢陌。何期中道。二豎見迫。法星麗天。隕而爲



石風雪殘燈。凄其古驛。嗚呼。官至侍御。退若遁客。仕宦稔載。家徒四壁。兒衿半青。親顏已白。數卷遺書。寸心捧檄。傷哉痛哉。山陽短笛。

祭唐抑所

嗚呼。人生何嘗造物茫茫。廿年事業。一枕黃粱。猶憶曩昔。隨兄雁行。兄儻城南。桑戶。藎。蘭入束薪。誰知國香。貧有秦色。咀官喉商。寒毡濁酒。語必昏黃。相視而笑。富貴無忘。剖玉三獻。人驚夜光。垂翅之翼。化爲鳳凰。錦衣東歸。四牡乘黃。彼其之子。蒲伏道旁。名位愈灼。賓親滿堂。觥籌笑語。爭道吉祥。願而事我。兄色獨壯。我亦道義。惟兄是匡。官箴鄉譽。朝典國防。掀髯抵掌。狂生不狂。兄謹謝教。書紳以藏。旁及片語。錄付奚囊。兄之重我。豈爲文章。同心之言。各有攸當。兄有正氣。如三秋霜。兄有堅守。如百鍊鋼。兄有冷面。惡圓喜方。兄有熱腸。植弱鋤強。兄照當空。魑魅潛藏。兄魂升天。野鬼跳梁。安危所繫。寧獨故鄉。假兄相位。度必見長。正直忠厚。造福無疆。爲范仲淹。爲司馬光。天胡不仁。殲此棟梁。嗚呼痛哉。

祭楊石閭

嗚呼。人孰無友。心如實難。寸心苟異。離合多端。外雖膠漆。內實沙搏。和合之玉。終必破丸。惟我與兄。終始金蘭。當兄未遇。蠹死螢乾。公車載牘。屢罷春官。憔悴低迷。仰屋而嘆。餅馨藥取。對客損歡。余時過從。慰爾歲寒。代兄教子。輩輩共餐。涕笑錯沓。往往夜闌。逮兄鼎貴。視子金鑿。故人千里。峨及羽翰。匡以道義。毋受世彈。兄謹謝教。書紳及幣。吏議鄉評。罕索垢癢。兩人名龍。或飛或蟠。兄無我驕。我無兄干。鐘鼎山林。彼此俱安。病榻之際。彌覺盤桓。苦言藥石。余心先殫。猶冀神明。相爾衰殘。何期別後。竟載一棺。新堂未聖。素幙改觀。氣象慘惡。道路汙瀾。余何人哉。痛殺心骸。

### 祭袁徵之

嗟哉世不識兄。沒而獻嘲。我同知心。反哭爲謠。兄本丈夫。氣誼甚豪。擬神竹素。瞪目雲霄。既綜經術。旁擅風騷。笑撥一第。如劍吹毛。胡期數奇。造物汝驕。感憤用壯。破其寂寥。脫身俠游。紅樓素綃。更走塞下。控馬射雕。千金垂盡。寸胆難消。肯傍妻孥。米鹽細瑣。肯向市兒。足起眉嫵。肯握牙籌。賤同土賈。肯挾虫編。敢知降虜。日月朝三。乾坤格五。誰蛇誰龍。誰鼠誰虎。瘍子彭錢。等子破釜。正癡旅魂。終歸客土。兄本達人。且醉清醕。未了之事。有兒能補。

### 遙祭李知府

維侯言慈貌慈。心古行古。三月政成。奪我李父。臥轍攀車。以義得禍。借寇不能。樹碑道左。之子東來。如見明府。哲人云亡。自辰及午。今始知之。山川間阻。設位而哭。絮漿羞俎。萬姓傾哀。同余此苦。透骨清風。隨車甘雨。遺愛在民。侯或瞻汝。

### 祭歸季思

嗚呼季思。初聞君名。疑鬼疑仙。繼得君實。可聖可賢。讀君之文。煩憂以滿。挹君之度。鄙吝盡蠲。如空中雲。如淵底泉。雲歸無痕。既妍以靜。水流無聲。既甘且冷。依依若親。黯黯若避。不衣自暖。不酒亦醉。一試公車。再傳童子。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葬毋以還。遂與亡絕。木榻一匡。蘆絮百結。紙窗呼風。圭竇捲雪。囊無剩錢。壤無遺蔬。案無退筆。皮無藏書。兀然一身。神明與居。誰應門者。長裘髮鬚。人謂君苦。君神休休。人謂君矯。君行油油。所資既廉。致用亦難。斯卿斯命。天也曷仇。古賢不壽。惟回與憲。人道何缺。陰陽何沍。念此人亡。顛倒五濁。犬豺哈骨。蟻蠅競肉。嚮羶爲勞。避涼趨

燠誰策龜靈。實稿蟬腹。迎風而蛻。永謝亡福。清虛之府。別有綿邈。古道古辭。爾先太僕。俎豆其間。死亦不辱。卽死幾何。遽掩蓬蔓。念我母慈。侍子於此。棺固於身。封甫及趾。維孝維廉。有吳季子。

祭王逸季

一片乾坤。兩九日月。送盡英雄。頭白如雪。亦有吾兄。未白而殞。石火電光。朝菌暮槿。嗚呼痛哉。余憶弱冠。游於鄆。那兄髮覆額。卓爾名家。文采爛然。垂雲聚霞。覺我形穢。玉樹兼葭。國士見推。謬得問伯。問伯許可。兄亦動色。從此漸敦。笑而莫逆。氣叶椒蘭。誼堅金石。歲寒之盟。庶幾無數。何期壯年。妖夢忽及。余方病瘡。莫獲問疾。臥聞兄訃。驚動心骨。雪涕漣漣。濕枕沾席。兄沒一年。余病方起。困頓支離。喘息而已。乃東生駕。哭兄蒿里。往歲此時。幾同兄鬼。未死之身。奠兄一卮。兄而有知。其忍舉之。兄而無知。酌亦何爲。我將求兄。於延益堂。素帷丹旆。空爾翕張。我將求兄。於弇州園。墨池書帶。空爾凄烟。兄竟何去。上下求之。塊然天地。徒有才名。士林傳譽。徒有遺文。蠹魚章句。屈指交游。十年以內。既失仲趾。復奪孟孺。落落辰星。交游漸替。今復哭兄。逸季已矣。人生幾何。殫此血淚。嗚呼哀哉。

祭陸君羽

嗚呼君羽。其遂亡耶。當君羽病時。則賴長公。飲哺將護。執手殷勤。當其歿時。則賴長公。紀綱後事。含歛擇衾。當其藁葬。則賴長公。鼓吹綱旌。辭別國門。傷哉吾曹。病不藥死。不臨除夕之辰。又不能素車白馬。爲君執紼。而前行嗚呼痛哉。君相岸偉。修髯便腹。貴宜邁俗。而志不酬。君度遲緩。落落穆穆。老宜後福。而壽不登六。三戰三北。家無脫粟。一字一絹。沒無尺幅。人孰無死。奪君太酷。人孰無死。出君太速。骨離淺土。血猶附肉。族不及送。友不及哭。嗚呼痛哉。傷心慘目。君病瞑眩。兒死勿知。君若有知。尙覓見兒。夜臺寂寞。或笑或悲。其今存者。君可勿思。君策孝友。吾曹所師。惟

伯氏在。衣之食之。惟伯氏在。教之誨之。吾曹友生。愛何能爲。生死訣絕。盡此一扈。

### 祭學憲包瑞溪

嗚呼吾公。竟至此耶。悠悠人世。其足特耶。憶昨客冬。別公言歸。徊徘徊中庭。霜月滿衣。問余來。駁燈以爲期。十三之日。猶勤手書。何知訃音。旋起須臾。何知永訣。乃在河湄。嗚呼哀哉。知公如此。恨不當時。抵掌未極。知公如此。恨不在座。嘔心盡出。知公如此。恨不同遊。青山白石。知公如此。恨不微歡。朱絃錦瑟。知公如此。恨不逍遙扁舟。竟日知公如此。恨不笑談清燈。彌夕。嗚呼哀哉。德無全福。仁無全壽。竇黨驚疑。余哀獨疚。孰如吾公。忘年而友。孰如吾公。忘形而人。孰如吾公。知余不苟。孰如吾公。望余不朽。家人國士。知己感恩。乾坤落落。罕見此人。鍾期絕調。鮑叔孤攻。一腔熱血。千行淚零。何以報之。儼日寸心。實聞斯言。賢子若孫。其以微忱。告諸恭人。此時太恭人并祭故及嗚呼哀哉。

### 祭張完柏

麟鳳所至。其國必祥。蘭蕙所植。其草必香。賢者所居。其俗必良。穆穆先生。善蓋一鄉。引繩而陷。畫地而將。視聽無愆。讷笑必莊。屏去械數。洞見肺腸。不應名賓。不受奔女。冥行隱德。可格神鬼。屢上公車。一官聊止。首藉青氈。其清如水。家無負郭。門無俗軌。心無炎涼。口無臧否。手一遺編。以送殘暑。父子相師。自爲知己。如周元公。如元紫芝。伊室甚邇。伊人可思。舉公賓筵。三讓三推。公既避名。名亦避之。歲時粟帛。在浚于旗。終公之亡。罕及庭廡。猶幸百年。永言丘壑。起懦廉頑。挽浮敦薄。何圖返眞。竟騎逸鶴。某臥泖上。病魔躑躅。生芻不前。我心則怍。敬奠一觴。告我先覺。古貌古心。宛焉如昨。

## 祭相國王荊石

古云。千人諾諾。一士譁譁。自余事公。而始味此語之無作。憶當乙酉。公批余文。疑有仙骨。恨羽毛之尙薄。時與辰玉同應南舉。同罷公車。辰玉有志再戰。而予則決意乎蓬蒿。丙戌。辰玉別予入都。予裂青衿而招之云。盍歸乎來。相與逍遙。從楊許於碧落。公聞而笑。是子也。不鳴不舞。無乃類羊公之鶴。戊子。領解。辰玉向亨。予適自者。既而辰玉且譽且誹。且戰且却。乃寄書戲予爲李文靖。而公亦嘆予之不爲名縛。辛丑。辰玉上第。馳詔故鄉。金羈玉絡。公也笑迎。幸衣鉢之有托。何期家孫云亡。辰玉病劇。種種衰相。如青天之忽散爲冰霰。而春花之竟隕爲秋籜。晚而司馬再相。召命自洛。人以爲慶。予以爲愕。未幾。不祥之事與不解之詬。遂彌天而大作。昔者登龍。今者羅雀。予再詣門。慰公寂寞。餘波及之。幾不免耿耿之餘喘。然而心本無他。豪傑所覺。漸久漸灼。浮陰解駁。而公已騎箕尾而游冥漠。嗚呼痛哉。公忠孝簡於帝心。明羽定於儲幄。社稷大計。非山澤之所能圖度。獨其門無四知之金。室無姬武之樂。不市恩。不修郄。不人才牢籠。不名譽彫琢。殘花數畦。枯棋數着。公自諒機心機事之盡忘。人訝公世情世法之太略。而不知者猶猜其退而營進。坦而藏鏗。老而強飢。病而不藥。及今蓋棺。而果信公邯鄲之夢。絕不及於平津之閣。嗚呼冤哉。嗚呼痛哉。夫老臣心迹不明。猶望有朝議之是非如昨。是非不明。猶望有常情之恩怨如昨。恩怨不明。猶望有天道之善惡報應如昨。今天以摧殘。人以謠誣。門祚凋謝。子孫單弱。三者一無憑焉。豈月盈必虧。果碩必剝。是不共笑。齒不並角。卽公且不能逃盛衰之數。而幽明今古。原如此之亂沌。而舛錯者耶。帝闈茫茫。坐視爲虐。鬼神憤憤。似復相詭。物情三變。劫運五濁。夫何言哉。不如夜壑。

## 祭朱養源太史太孺人文代

嗚呼。瑤池竹冷。南岳花明。爲西王母。爲魏夫人。或居靈府。或掌名山。各有司存。孰來人間。勘校靈篇。檢閱玄籙。爰擇令德。爲母之鵠。令德伊何。實維朱母。環珮羽毛。麗於下土。法彼坤儀。矢其德音。籩豆無梗。禮儀有益。雪殘閉戶。雨暗挑燈。式穀爾後。蔚爲閒人。射策軒墀。首冠多士。酒漾花紅。煩煩宮使。玉皇香案。金馬祕書。甘泉朱雁。天祿青藜。帝曰。麻哉。朕居中央。握機蹈杼。運於四方。暨觀爾嗣。克稱厥選。揆考本原。姆氏聖善。何不少須。爾綸爾誥。燁燁白雲。翩翾青鳥。大壑蓬壺。神仙所都。靈爽復去。其歸此乎。某忝年家。誼若兄弟。豈無一杯。奠於靈几。酌此椒酒。採此蘋花。含意未伸。雪涕如麻。

### 祭徐長孺母王孺人文

木必有本。水必有源。不知其母。請視子賢。伊子云何。經明行修。衡門泌水。恥於諸侯。有雀在羅。有駒在谷。孺人曰。足子生不辱。有羞匪鼎。有衣匪班。孺人曰。安食旨且甘。嗟彼縉紳。鬚眉楚楚。與貧賤仇。如滅猛虎。豈意孺人面氣。則吐豈意今人。而心則古。風雨機絲。雪霜燈火。髮若飛蓬。心無茶苦。方諸令儀。指不再數。黔婁之妻。和靖之母。採西山薇。僅堪一豆。酌南山酒。僅堪一斗。跪而進之。爲孺人壽。何不百年。柳乃生肘。青鳥西歸。白雲東走。在南岳頭。在瑤池口。翩翾女真。應與爲友。儒與之子。嘔肝露腸。宜如昔人。拜母登堂。乃從訃後。竟莫空觴。唱薤葉歌。薤柏子香。靈輿可招。來格洋洋。

### 祭黃母太恭人文代

穆穆恭人。夙閑內則。曰嬪君子。德音無斁。若坤代終。如月繼日。鳳鸞再鳴。鳩鳩一德。入撫哲嗣。不育而教。旋樹婦儀。遂居母道。小星澤均。寶婺光耀。申錫自天。載綸載誥。伯也南臺。白日霜飛。埋輪攬轡。請劍執裾。仲也宮詹。清風穆穆。

如玉皇香案。金馬祕書。紫馳異轂。黃封法醞。鼎養實隆。恩寵莫並。兄弟稽首。對揚明聖。持此寸心。以師衆正。成功納履。高蹈懸車。堂開綠野。松對紫薇。燕喜無量。鶴髮相輝。風生黃扇。花傍潘輿。又有文孫。書奏河渠。三祝者華。五福者箕。惟太恭人而樂。蓮鑑南山。擊歌西池。來詔乃馭。白雲乃控。青鳥去何之兮。暮雲縹緲。瑤瑟明璫。遽埋寒草。嗚呼哀哉。緬惟吾師。恩埒陶冶。聞母之訃。未遑逝者。於役此邦。泣陳一幣。惟靈祐之。再相司馬。

祭郁太夫人

古人定交。如子姓行。擔簦千里。拜母登堂。維太夫人。若母猶母。不及捧觴。竟陳翠酒。嗚呼哀哉。吾哭夫人。微獨闔德。有厥孫子。爲子金石。氣義節俠。千五色雲。才鋒韜略。空千里羣。初以風雅。頗稱同調。既披腹素。習母陰教。聞鳩治績。雞鳴薦蘋。相彼君子。循吏儒林。秉禮蹈義。肅如朝典。有穀貽孫。瓜瓞斯衍。燕謀奕奕。鶴髮蕭蕭。安期之棗。金母之桃。何不百歲。式歌既醉。鸞鶴未來。蚪車忽御。白雲遙冷。黃竹歌沉。迷離殘雪。慘淡孤燈。嗚呼哀哉。齒豁八旬。不爲不壽。身閱四世。不爲不久。玉樹琳珎。參差戶牖。况其長者。尤稱不朽。母目已瞑。母寢已甘。桂花在凡。明月在籠。蒼顏老骨。清香滿天。

祭王澹生母魏夫人

我思古人。交亦不易。一言於秋。比於昆弟。拜母登堂。起居而退。儒於諸君。誼亦非淺。布衣之交。未叙斯典。然聞徽音。母實賢媛。唯莊渠公。名德令聞。而我淑人。爲其女孫。唯琅琊公。列仙文伯。而我淑人。爲其元匹。能以鵲巢。贊助羔羊。坤厚載物。元吉黃裳。再以櫻木。弘衍瓜瓞。庭下參差。蘭芬玉茁。世祿之家。鮮克有禮。而主蘋繁。維管及筥。庶人之婦。言不出里。而德升聞。綸書至止。剉薦給客。挑燈課兒。視子猶子。恩斯勃斯。駕部長君。上書請告。非擬冥鴻。志在烏

烏婆婆綵服。逍遙板輿。爲樂未央。遮爾言歸。嗚呼痛哉。某昔仲春。先慈見背。雞骨半枯。鵲啼盡淚。今聞訃音。感動五內。進謁几筵。泣無乾地。凍雲不解。春暉已斜。紙錢戰風。寒掠窗紗。靈帷翕張。遠耶近耶。孺子酒薄。侑以梅花。

### 祭樵李丁烈婦文

余讀嘉興柳志。志節婦僅兩人耳。蓋歎而悲之。夫禮義之鄉。度必有奇節。而爲委巷窶人婦。或閭史不記。國史不書。式廬表墓。闕如也。人固有幸不幸哉。丁烈婦。端平巷中窶人婦也。夫亡葬火。烈婦年十七。投焰者三。父母掖之。堅不死。數日。微聞翁將嫁之。烈婦仗刀自剄。不死。傅以藥。手掣之。不死。皮肉綴附一絲許。號哭震裂。喉斷竟死矣。嗚呼異哉。方烈婦之死也。翁姑駭而走。有小姑來視尸。父母熱其髮尸上。噪繫之不聽出。業訟之官。天暑。烈婦不得斂。吾友賀伯開聞而義焉。身詣卷中。問其事事。核爲解諭。呼父母來。釋小姑去。凡紀綱其衾。樵幕旆悉無憾。郡邑長與士大夫爭爲文以祭。且釀金卜壤葬之。烈婦非特身名不辱。且不朽矣。夫樵李自二百年來。節婦堙滅。不勝數。丁烈婦年甚少。家甚貧。一時老稚奔走告語。郡邑士大夫哀挽而表章之者。獨甚著。人真有幸不幸哉。語云。無言不騷。無德不報。烈婦其何以報鄉之人。大抵愚夫婦之生死。如飄風游塵。何關聚散。惟節義之精靈英爽。非歿爲明神。則轉爲男子。將無驅厲鬼。吞妖魅。以清此一方民。不可將知。將無再世更生孝子忠臣。湯火惟命。不可知。將無他方離吏。於故鄉爲監司郡邑長。整齊綱常。捍恤災患。如同室之救。不可知。嗚呼。是皆爾丁烈婦死後之責也。雖然。西子沼吳。隨范大夫。買臣妻去。更嫁閭吏。樵李至今蓋稱之。今有丁烈婦慷慨殺身。以張越勁。則烈婦之振樵李多矣。且以丁烈婦之故。里中聚談。或旁引某婦某女。或嫁或未嫁。或死或尙未死。或不及旌。以待旌。或貧賤格不得旌者。縷縷追述。其年歲日月里居。并及其父母夫之姓名。宛如昨日事。一丁烈婦死。而衆貞女烈婦皆生。則烈婦之振樵李又多矣。豈必徵靈於烈婦之身後哉。嗚呼。深閨寡婦。拭淚而施簪珥。立朝大臣。易姓而拖青紫。上玷丹書。下污青史。彼何人。



哉。死而死矣。嗚呼尙饗。

祭陸宮保

天有元神。國有元氣。儲與磅礴。五福攸萃。德位名壽。雖曰合符。古今疇兼。惟公耦俱。前茲辛丑。爲士冠冕。煌煌人文。奕奕天選。後茲辛丑。爲國老更。寵以命使。養以大烹。閱世則九。閱歲實百。視宰官身。過神仙歷。維公道宇。岳峙淵澄。維公局度。月皎風清。不得而親。不得而疎。既遠釣餌。寧挂網罟。不爲名尸。不爲智府。朱絃爲君。玄酒爲母。退也進基。不考而最。歷官七年。坐致卿位。虛而實用。功在不刊。啓沃密如。寅清穆然。六十罷官。人謂太早。置而善藏。不爽厥寶。六十生子。人謂太遲。共保歲寒。及子未衰。天之福公。可謂善巧。公之承天。翼翼小心。小偃仰林泉。四十年多。鬚眉皓白。冠裳巍峨。一茗一爐。三豆三爵。燕居游息。執事亦恪。邦君國人。負牆以趨。半面爲師。片語作謨。間演三車。以弼四教。德返嬰兒。羣狎鷗鳥。比聞藍笥。時出近城。子孫祁祁。觀者闐闐。以公神王。占國有慶。以公寡言。疑國則病。一旦翛然。乘化以歸。神輿反馬。杳不可追。亦有壽者。蓋爾木石。維公之壽。如泉匯澤。霖雨之膏。厥施一時。泉深土肥。百世賴之。公今仙馭。或駐斗旁。騎箕再來。功業詎央。所矍然者。藐予後進。是誨是攜。實仰公正。予何人斯。敢比老彭。冀與吾黨。勉奉典刑。

祭馮烈婦文

余拜橋李丁烈婦墓歸。甫小憩讀易。而客復有以新豐馮烈婦事報者。余曰。此一部咸恆易也。夫易之咸。而必繼之以恆者。何也。咸爲艮兌。少男烈女。夫婦之卦也。故恆之六二。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吉。一而終也。夫婦偕老。最爲吉祥善事。若馮少婦二十二而自縊殉夫。忍言吉哉。余曰。此正易之所謂恆也。忠孝節義。乃人道中

之風雷。何地。篋有烈婦不幸而得恆之正耳。烈婦嫁裔道。貧且病。病且就殉。非夫子凶乎。夫死于萬曆丁未五月壬申。而張氏就義于六月辛丑。從一而終。非恆其德真乎。烈婦一死。而郡人奔走告賅。以爲奇。非震雷象乎。邑大夫與鄉衮孝秀。爭爲文。若詩誄之。而遠近賢媛。聞之。戚戚心動矣。非巽風象乎。雷則震動一時。而風則巽入百世。雷風變而恆道成矣。非吉乎。嗚呼。此馮氏一部咸恆卦也。吾曹終日講易。而不知有心易。易乃在婦人女子。可愧也。夫。可愧也。夫。尙鑒。

### 祭餓死張烈婦文

維萬曆歲次丁未朔日癸亥。陳繼儒謹以首陽之薇。娥江之水。致祭于明故張烈婦陳氏之靈曰。吾聞古之節婦。或剋面引鏡。或斃耳握刀。或割髮表心。或截鼻見旨。非外追豪強。則內迫父母耳。張茂才彌留之際。烈婦以節許之。父母不忍。傷烈婦心。慙然以白頭守節許烈婦矣。豈不能須臾忍而竟死耶。夫程嬰未死。以趙氏有嗣在。張世傑。陸秀夫未死。以宋氏有帝胄在。今烈婦誰倚乎。有孤則保孤爲重。孤無可立。則殉夫爲重。等死耳。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毒蛇。猛獸死。五日不汗死。七日不穀死。詎若烈婦今日之死爲快哉。村嫗竈婢。以緩死勸節婦。此若以蘇屬國。洪忠宣勸人。夫屬國十九年而歸漢。忠宣十八年而歸宋。要自有天幸。不當與人臣道也。藉令數年之內。不幸以他故死。卽不忍爲逆劉豫所留。亦將爲降李陵所笑。文信國被執。就義稍緩。太學生王炎午作生祭文以速之。膽寫百篇。榜之水陸通衢曰。丞相欠一死耳。今烈婦飲毒飲金。繼之絕粒。必從張生地下而後已。旣不覲蘇屬國。洪忠宣之生還。又不待王炎午之生祭。則烈婦之死。加忠臣一等矣。一死而後。不辱張氏婦。一死而後。不辱陳氏女。一死而九峰若首陽。三泖若娥江。使見者心膽皆慄。談者齒舌俱香。感激激義。烈敬奠一觴。非止爲閨闈勸。蓋將廉頑起懦。告諸男子。慎無負七尺之鬚眉。而蔑百代之綱常也。嗚呼。哀哉。尙鑒。

再祭張烈婦文

嗚呼。伯夷。薇。仲子。李。蘇。武。雪。豈不矯矯絕粒哉。然而夷也。猶寄命于薇也。仲也。猶寄命于雪也。且武則胡婦爲之左右。仲有辟疆。夷有叔齊。夫婦兄弟。一鼓一舞。烈婦。莞然獨身而已。有勸生。無勸死。則烈婦之不食狗夫。又非伯夷以下諸君子可以同日論也。嗚呼。奇哉。嗚呼。痛哉。尙製。

祭王太夫人文 時同故人徐孟孺子

嗚呼。衆人之母。賢不出里。宰相之母。至聞人主。若賈黃中。召母禁庭。賦詩賜坐。頒賚頻仍。若張齊顏母。亦八十。手詔存問。帝嘆福德。我嘗以此。壽太夫人。詎子相公。眞社稷臣。金張絕援。丙魏同心。外朝減樂。暮餽却金。無令養交。而各借名。務渙小羣。而成大羣。婉調象心。曲回容聽。陰靈忽開。斗柄期正。飄然拂衣。假給歸省。公謂東山。可以長請。家席未暖。使者屢宣。首柄國枋。召對御前。天光下霽。喜動聖顏。扶母遠來。忠孝兩全。溫諭如此。恩寵爲極。賈張二母。嗚呼。莫及。相公感奮。繼之以泣。羽翼帝儲。旋乾夾日。言路肅清。邊海寧壹。功成脫屣。謙著循墻。板輿東旋。爲樂未央。何期癸宿。中夜無光。公稟孺慕。搢拊欲傷。嗚呼。有子名相。有孫列仙。若太夫人。可以解顏。辰玉名行。卓爾千古。若太夫人。爾氣亦吐。誰無百年。或計長安。素帷丹旆。山霧江濤。凌競雜沓。千里間關。唯太夫人。而寢孔甘。又若潤州。忽遭百憂。熾炎下灼。石拆金流。如閭水濱。而駕膠舟。唯太夫人。樂哉首丘。儒等世忝通家。國士見齒。聞母之喪。哀不能已。絮酒家風。有徐孺子梅花一枝。以代湘芷。